

列传第五十一

王肃·宋弁

王肃，字恭懿，琅邪临沂人，司马衍丞相导之后也。父奂，萧赜尚书左仆射，肃少而聪辩，涉猎经史，颇有大志。仕萧赜，历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、秘书丞，肃自谓《礼》、《易》为长，亦未能通其大义也。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赜所杀，肃自建业来奔。是岁，太和十七年也。

高祖幸鄴，闻肃至，虚襟待之，引见问故。肃辞义敏切，辩而有礼，高祖甚哀恻之。遂语及为国之道，肃陈说治乱，音韵雅畅，深会帝旨。高祖嗟纳之，促席移景，不觉坐之疲淹也。因言萧氏危灭之兆，可乘之机，劝高祖大举。于是图南之规转锐。器重礼遇日有加焉，亲贵旧臣莫能间也。或屏左右相对谈说，至夜分不罢。肃亦尽忠输诚，无所隐避，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。寻除辅国将军、大将军长史，赐爵开阳伯；肃固辞伯爵，许之。

诏肃讨萧鸾义阳。听招募壮勇以为爪牙，其募士有功，赏加常募一等；其从肃行者，六品已下听先拟用，然后表闻；若投化之人，听五品已下先即优授。于是假肃节，行平南将军。肃至义阳，频破贼军，降者万余。高祖遣散骑侍郎劳之，以功进号平南将军，赐骏马一匹，除持节、都督豫州东郢三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豫州刺史、扬州大中正。肃善于抚接，治有声称。

寻征肃入朝，高祖手诏曰：“不见君子，中心如醉；一日三岁，我劳如何？饰馆华林，拂席相待，卿欲以何日发汝坟也？故复此敕。”又诏曰：“肃丁荼蓼世，志等伍胥，自拔吴州，鹰求魏县，躬操忘礼之本，而同无数之丧，誓雪怨耻，方展申复，穷谕再期，蔬糲不改。诚季世之高风，末代之孝节也。但圣人制礼，必均愚智；先王作则，理齐盈虚。过之者俯而就之，不及者企而行之。曾参居罚，宁其哀终；吴员处酷，岂闻四载？夫三年者，天下之达丧，古今之所一。其虽欲过礼，朕得不制之以礼乎？有司可依礼谕之，为裁练禭之制。”

二十年七月，高祖以久旱不雨，辍膳三旦，百僚诣阙，引在中书省。高祖在崇虚楼，遣舍人问曰：“朕知卿等至，不获相见，卿何为而来？”肃对曰：“伏承陛下辍膳已经三旦，群臣焦怖，不敢自宁。臣闻尧水汤旱，自然之数，须圣人以济世，不由圣以致灾。是以国储九年，以御九年之变。臣又闻至于八月不雨，然后君不举膳。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，唯京城之内微为少泽。蒸民未阙一餐，陛下辍膳三日，臣庶惶惶，无复情地。”高祖遣舍人答曰：“昔尧水汤旱，赖圣人以济民，朕虽居群黎之上，道谢前王，今日之旱，无以救恤，应待立秋，克躬自咎。但此月十日已来炎热焦酷，人物同悴，而连云数日，高风萧条。虽不食数朝，犹自无感，朕诚心未至之所致也。”肃曰：“臣闻圣人与凡同者五常，异者神明。昔姑射之神，不食五谷，臣常谓矫。今见陛下，始知其验。且陛下自辍膳以来，若天全无应，臣亦谓上天无知，陛下无感。一昨之前，外有滂泽，此有密云，臣即谓天有知，陛下有感矣。”高祖遣舍人答曰：“昨内外贵贱咸云四郊有雨，朕恐此辈皆勉劝之辞。三覆之慎，必欲使信而有征。比当遣人往行，若果雨也，便命大官欣然进膳。岂可以近郊之内而慷慨要天乎？若其无也，朕之无感，安用朕

身以扰民庶！朕志确然，死而后已。”是夜澍雨大降。

以破萧鸾将裴叔业功，进号镇南将军，加都督豫、南兖、东荆、东豫四州诸军事，封汝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，持节、中正、刺史如故。肃频表固让，不许，诏加鼓吹一部。二十二年，既平汉阳，诏肃曰：“夫知己贵义，君臣务恩，不能矜灾恤祸，恩义焉措？卿情同伍员，怀酷归朕，然未能翦一仇人，馘彼凶帅，何尝不兴言愤叹，羨吴闾而长息。比获萧鸾辅国将军黄瑶起，乃知是卿怨也。寻当相付，微望纾泄，使吾见卿之日，差得缓怀。”初，贽之收肃父奂也，司马黄瑶起攻奂杀之，故诏云然。

高祖之伐淮北，令肃讨义阳，未克，而萧鸾遣将裴叔业寇涡阳。刘藻等救之，为叔业所败。肃表求更遣军援涡阳。诏曰：“得表览之恍然。观卿意非专在水，当是以藻等锐兵新败于前，事往势难故也。朕若分兵，遣之非多，会无所制，多遣则禁旅难阙。今日之计，唯当作必克之举，不可为狐疑之师，徒失南兖也。卿便息意停彼，以图义阳之寇。宜止则止，还取义阳；宜下则下，镇军淮北。深量二途，勿致重爽。若孟表粮尽，军不及至，致失涡阳，卿之过也。”肃乃解义阳之围，以赴涡阳，叔业乃引师而退。肃坐刘藻等败，黜为平南将军，中正、刺史如故。

高祖崩，遗诏以肃为尚书令，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，征肃会驾鲁阳。肃至，遂与禧等参同谋谟。自鲁阳至于京洛，行途丧纪，委肃参量，忧勤经综，有过旧戚。禧兄弟并敬而昵之，上下称为和辑。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羁远，一旦在己之上，以为憾焉。每谓人曰：“朝廷以王肃加我上尚可。从叔广陵，宗室尊宿，历任内外，云何一朝令肃居其右也？”肃闻其言，恆降而避之。寻为澄所奏劾，称肃谋叛，言寻申释。诏肃尚陈留

长公主，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，赐钱二十万、帛三千匹。肃奏：“考以显能，陟由绩著，升明退暗，于是乎在。自百僚旷察，四稔于兹，请依旧式，考检能否。”从之。

裴叔业以寿春内附，拜肃使持节、都督江西诸军事、车骑将军，与骠骑大将军、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。萧宝卷豫州刺史萧懿率众三万屯于小岷，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，将图寿春。懿遣将胡松、李居士等领众万余屯据死虎。肃进师讨击，大破之，擒其将桥珉等，斩首数千。进讨合肥，生擒叔献，萧懿弃小岷南走。肃还京师，世宗临东堂引见劳之，又问江左有何息耗，肃曰：“如闻崔慧景已死。宝卷所仗，非邪即佞。天殆以此资陛下，廓定之期，势将不久。”以肃淮南累捷，赏帛四千七百五十匹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昌国县开国侯，食邑八百户，余如故。寻以肃为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持节，余官如故。

肃频在边，悉心抚接，远近归怀，附者若市，以诚绥纳，咸得其心。清身好施，简绝声色，终始廉约，家无余财。然性微轻佻，颇以功名自许，护疵称伐，少所推下，高祖每以此为言。景明二年薨于寿春，年三十八。世宗为举哀。诏曰：“肃奄至不救，痛惋兼怀，可遣中书侍郎贾思伯兼通直散骑常侍抚慰厥孤，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袭、钱三十万、帛一千匹、布五百匹、蜡三百斤，并问其卜迁远近，专遣侍御史一人监护丧事，务令优厚。”又诏曰：“死生动静，卑高有域，胜达所居，存亡崇显。故杜预之歿，窆于首阳；司空李冲，覆舟是托。顾瞻斯所，诚亦二代之九原也。故扬州刺史肃，诚义结于二世，英惠符于李杜，平生本意，愿终京陵，既有宿心，宜遂先志。其令葬于冲、预两坟之间，使之神游相得也。”赠侍中、司空公，本官如故。有司奏以肃忠心大度，宜谥匡公，诏谥宣简。肃宗

初，诏为肃建碑铭。子绍袭。

绍，字三归。历官太子洗马、员外常侍、中书侍郎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子迁，袭。武定中，通直常侍。齐受禅，爵随例降。

绍弟理，孝静初，始得还朝。武定末，著作佐郎。

绍，肃前妻谢生也。肃临薨，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。世宗纳其女为夫人，肃宗又纳绍女为嫔。

肃弟秉，字文政。涉猎书史，微有兄风。世宗初，携兄子诵、翊、衍等入国，拜中书郎，迁司徒谘议，出为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。卒，赠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诵，字国章，肃长兄融之子。学涉有文才，神气清俊，风流甚美。自员外郎、司徒主簿，转司徒属、司空谘议、通直常侍、汝南王友。迁司徒谘议，加前军、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出为左将军、幽州刺史。未几，征为长兼秘书监，徙给事黄门侍郎。肃宗崩，灵太后之立幼主也，于时大赦，诵宣读诏书，音制抑扬，风神疏秀，百僚倾属，莫不叹美。孝庄初，于河阴遇害，年三十七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、徐州刺史，谥曰文宣。

子孝康，武定中，尚书郎中。卒。

孝康弟俊康，性清雅，颇有文才。齐文襄王中外府祭酒。卒，赠征虏将军、太府少卿。

诵弟衍，字文舒。名行器艺亚于诵。自著作佐郎，稍迁尚书郎、员外常侍、司空谘议、光禄大夫、廷尉、扬州大中正、度支尚书，仍转七兵，徙太常卿。出为散骑常侍、征东将军、西兖州刺史。衍届治未几，属尔朱仲远称兵内向，州既路冲，为其攻逼。衍不能守，为仲远所擒，以其名望不害也，令其骑牛从军，久乃见释。还洛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孝静初，

转侍中，将军如故。天平三年卒，年五十二。敕给东园秘器、赠物三百段，赠使持节、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徐州刺史，谥曰文献。衍笃于交旧，有故人竺虢，于西兖为仲远所害，其妻子饥寒，衍置之於家，累年赡恤，世人称其敦厚。

翊，字士游，肃次兄琛子也。风神秀立，好学有文才。历司空主簿、清河王友、中书侍郎。颇锐于荣利，结婚于元义，超拜左将军、济州刺史，寻加平东将军。清静爱民，有政治之称。入为散骑常侍。孝庄初，迁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国子监祭酒。永安元年冬卒，年三十七。赠侍中、卫将军、司空公、徐州刺史。

子渊，武定中，仪同开府记室参军。

宋弁，字义和，广平列人也。祖愔，与从叔宣、博陵崔建俱知名。世祖时，历位中书博士、员外散骑常侍，使江南，赐爵列人子，还拜广平太守。兴安五年卒，赠安远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谥曰惠。长子显袭爵。弁伯父世显无子，养弁为后。弁父叔珍，李敷妹夫，因敷事而死。

弁才学俊贍，少有美名。高祖初，曾至京师，见尚书李冲，因言论移日。冲竦然异之，退而言曰：“此人一日千里，王佐才也。”显卒，弁袭爵。弁与李彪州里，迭相祗好。彪为秘书丞，弁自中散。彪请为著作佐郎，寻除尚书殿中郎中。高祖曾因朝会之次，历访治道，弁年少官微，自下而对，声姿清亮，进止可观，高祖称善者久之。因是大被知遇，赐名为弁，意取弁和献玉、楚王不知宝之也。

迁中书侍郎，兼员外常侍，使于萧赜。赜司徒萧子良、秘书丞王融等皆称美之，以为志气謇谔不逮李彪，而体韵和雅、举止闲邃过之。转散骑侍郎，时散骑位在中书之右。高祖曾论

江左事，因问弁曰：“卿比南行，入其隅隩，彼政道云何？兴亡之数，可得知不？”弁对曰：“萧氏父子，无大功于天下，既以逆取，不能顺守。德政不理，徭役滋剧；内无股肱之助，外有怨叛之民。以臣观之，必不能贻厥孙谋，保有南海。若物惮其威，身免为幸。”

后车驾南征，以弁为司徒司马、曜武将军、东道副将。军人有盗马鞞者，斩而徇之。于是三军振惧，莫敢犯法。

黄门郎崔光荐弁自代，高祖不许，然亦赏光知人。未几，以弁兼黄门，寻即正，兼司徒左长史。时大选内外群官，并定四海士族，弁专参铨量之任，事多称旨。然好言人之阴短，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，弁因毁之；至于旧族沦滞，人非可忌者，又申达之。弁又为本州大中正，姓族多所降抑，颇为时人所怨。

从驾南讨，诏弁于豫州都督所部及东荆领叶，皆灭戍士营农，水陆兼作。迁散骑常侍，寻迁右卫将军，领黄门。弁屡自陈让，高祖曰：“吾为相知者，卿亦不可有辞。岂得专守一官，不助朕为治？且常侍者黄门之粗冗，领军者二卫之假摄，不足空存推让，以弃大委。”其被知遇如此。

始，高祖北都之选也，李冲多所参预，颇抑宋氏。弁有恨于冲，而与李彪交结，雅相知重。及彪之抗冲，冲谓彪曰：“尔如狗耳，为人所噬。”及冲劾彪，不至大罪，弁之力也。彪除名为民，弁大相嗟慨，密图申复。

高祖在汝南不豫，大渐。旬有余日，不见侍臣，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。小瘳，乃引见门下及宗室长幼诸人，入者未能知，致悲泣。弁独进及御床，嘘唏流涕曰：“臣不谓陛下圣颜毁瘠乃尔！”由是益重之。车驾征马圈，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书，摄七兵事。及行，执其手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祠与戎。故令卿综摄二曹，可不自勉。”弁顿首辞谢。弁劬劳王事，夙

夜在公，恩遇之甚，辈流莫及，名重朝野，亚于李冲。高祖每称弁可为吏部尚书。及崩，遗诏以弁为之，与咸阳王禧等六人辅政，而弁已先卒，年四十八。诏赐钱十万、布三百匹，赠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曰贞顺。

弁性好矜伐，自许膏腴。高祖以郭祚晋魏名门，从容谓弁曰：“卿固应推郭祚之门也。”弁笑曰：“臣家未肯推祚。”高祖曰：“卿自汉魏以来，既无高官，又无俊秀，何得不推？”弁曰：“臣清素自立，要尔不推。”侍臣出后，高祖谓彭城王勰曰：“弁人身良自不恶，乃复欲以门户自矜，殊为可怪。”

长子维，字伯绪。维弟纪，字仲烈。维少袭父爵，自员外郎迁给事中。坐谄事高肇，出为益州龙骧府长史，辞疾不行。太尉、清河王怿辅政，以维名臣之子，荐为通直郎，辟其弟纪行参军。灵太后临政，委任元义，而义恃宠骄盈，怿每以分理裁断。义甚忿恨，思以害怿，遂与维为计，以富贵许之。维见义宠势日隆，便至乾没，乃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欲谋逆立怿。怿坐被录禁中，文殊父子惧而逃遁。鞫无反状。以文殊亡走，悬处大辟。置怿于宫西别馆，禁兵守之。维应反坐，义言于太后，欲开将来告者之路，乃黜为燕州昌平郡守，纪为秦州大羌令。维及纪颇涉经史，而浮薄无行。怿亲尊懿望，朝野瞻属；维受怿眷赏，而无状构间，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贱薄之。及义杀怿，专断朝政，以维兄弟前者告怿，征维为散骑侍郎，纪为太学博士，领侍御史，甚昵之。维超迁通直常侍，又除冠军将军、洛州刺史；纪超迁尚书郎。初，弁谓族弟世景言：“维性疏险，而纪识慧不足，终必败吾业也。”世景以为不尔，至是果然，闻者以为知子莫若父。尚书令李崇、尚书左仆射郭祚、右仆射游肇每云：“伯绪凶疏，终败宋氏，幸得杀身耳。”论

者以为有征。后除营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灵太后反政，以义党除名，遂还乡里。寻追其前诬告清河王事，于鄴赐死。

子春卿，早亡。弟纪以次子钦仁继。

钦仁，武定末，太尉祭酒。

纪，肃宗末，为北道行台。卒于晋阳。

子钦道，武定末，冀州别驾。

并弟机，本州治中。

子宝积，卒于中散大夫。

并族弟颖，字文贤。自奉朝请稍迁尚书郎、魏郡太守。纳货刘腾，腾言之于元义，以颖为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。颖前妻邓氏亡后十五年，颖梦见之，向颖拜曰：“新妇今被处分为高崇妻，故来辞君。”泫然流涕。颖旦而见崇言之，崇后数日而卒。

颖族弟燮，字崇和。广平王怀郎中令、员外常侍。为征北李平司马，北殄元愉，颇有赞谋之功。

燮族弟鸿贵，为定州平北府参军，送兵于荆州。坐取兵绢四百匹，兵欲告之，乃斩十人。又疏凡不达律令，见律有梟首之罪，乃生断兵手，以水浇之，然后斩决。寻坐伏法。时人哀兵之苦，笑鸿贵之愚。

史臣曰：古人有云，才未半古，功以过之，非徒语也。王肃流寓之人，见知一面，虽器业自致，抑亦逢时，荣仕赫然，寄同旧列，美矣。诵、翊继轨，不殒光风。宋并以才度见知，迹参顾命，拔萃出类，其有以哉。无子之叹，岂徒羊舌？宗祀之不亡，幸矣。

列传第五十二

郭祚·张彝

郭祚，字季祐，太原晋阳人，魏车骑郭淮弟亮后也。祖逸，州别驾，前后以二女妻司徒崔浩，一女妻浩弟上党太守恬。世祖时，浩亲宠用事，拜逸徐州刺史，假榆次侯，终赠光禄大夫。父洪之，坐浩事诛，祚亡窜得免。少而孤贫，姿貌不伟，乡人莫之识也。有女巫相祚，后当富贵。祚涉历经史，习崔浩之书，尺牋文章见称于世。弱冠，州主簿，刺史孙小委之书记。又太原王希彦，逸妻之侄，共相周恤，得以饶振。

高祖初，举秀才，对策上第，拜中书博士，转中书侍郎，迁尚书左丞，长兼给事黄门侍郎。祚清勤在公，夙夜匪懈，高祖甚知赏之。从高祖南征，及还，正黄门。车驾幸长安，行经渭桥，过郭淮庙，问祚曰：“是卿祖宗所承邪？”祚曰：“是臣七世伯祖。”高祖曰：“先贤后哲，顿在一门。”祚对曰：“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，唯事魏文。微臣虚薄，遭奉明圣，自惟幸甚。”因敕以太牢祭淮庙，令祚自撰祭文。以赞迁洛之规，赐爵东光子。高祖曾幸华林园，因观故景阳山。祚曰：“山以仁静，水以智流，愿陛下修之。”高祖曰：“魏明以奢失于前，朕何为袭之于后？”祚曰：“高山仰止。”高祖曰：“得非景行之谓？”迁散骑常侍，仍领黄门。是时高祖锐意典礼，兼铨镜九流，又迁都草创，征讨不息，内外规略，号为多事。祚与

黄门宋弁参谋帷幄，随其才用，各有委寄。祚承稟注疏，特成勤剧。尝以立冯昭仪，百官夕饮清徽后园，高祖举觞赐祚及崔光曰：“郭祚忧劳庶事，独不欺我；崔光温良博物，朝之儒秀。不劝此两人，当劝谁也？”其见知若此。

初，高祖以李彪为散骑常侍，祚因入见，高祖谓祚曰：“朕昨误授一人官。”祚对曰：“陛下圣镜照临，论才授职，进退可否，黜陟幽明，品物既彰，人伦有序。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？”高祖沉吟曰：“此自应有让。因让，朕欲别授一官。”须臾，彪有启云：“伯石辞卿，子产所恶。臣欲之已久，不敢辞让。”高祖叹谓祚曰：“卿之忠谏，李彪正辞，使朕迟回不能复决。”遂不换彪官也。乘舆南讨，祚以兼侍中从，拜尚书，进爵为伯。高祖崩，咸阳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书，寻除长兼吏部尚书、并州大中正。

世宗诏以奸吏逃刑，悬配远戍，若永避不出，兄弟代之。祚奏曰：“慎狱审刑，道焕先古；垂宪设禁，义纂惟今。是以先王沿物之情，为之轨法；故八刑备于昔典，奸律炳于来制，皆所以谋其始迹，访厥成罪，敦风厉俗，永资世范者也。伏惟旨义博远，理绝近情，既怀愚异，不容不述。诚以败法之原，起于奸吏，奸吏虽微，败法实甚。伏寻诏旨，信亦断其逋逃之路，为治之要，实在于斯。然法贵止奸，不在过酷，立制施禁，为可传之于后。若法猛而奸不息，禁过不可永传，将何以载之刑书，垂之百代？若以奸吏逃窜，徙其兄弟；罪人妻子，复应徙之。此则一人之罪，祸倾二室。愚谓罪人既逃，止徙妻子，走者之身，悬名永配，于害不免，奸途自塞。”诏从之。

寻正吏部。祚持身洁清，重惜官位，至于铨授，假令得人，必徘徊久之，然后下笔。下笔即云：“此人便以贵矣。”由是事颇稽滞，当时每招怨讟。然所拔用者，皆量才称职，时又以

此归之。

出为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及太极殿成，祚朝于京师，转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祚值岁不稔，阖境饥敝，矜伤爱下，多所赈恤，虽断决淹留，号为烦缓，然士女怀其德泽，于今思之。入为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并州大中正，迁尚书右仆射。时议定新令，诏祚与侍中、黄门参议刊正。故事，令、仆、中丞骑唱而入宫门，至于马道。及祚为仆射，以为非尽敬之宜，言于世宗，帝纳之。下诏：“御在太极，骑唱至止车门；御在朝堂，至司马门。”骑唱不入宫，自此始也。诏祚本官领太子少师。祚曾从世宗幸东宫，肃宗幼弱，祚怀一黄出奉肃宗。时应诏左右赵桃弓与御史中尉王显迭相脣齿，深为世宗所信，祚私事之。时人谤祚者，号为桃弓仆射、黄少师。

祚奏曰：“谨案前后考格虽班天下，如臣愚短，犹有未悟。今须定职人迁转由状，超越阶级者即须量折。景明初考格，五年者得一阶半。正始中，故尚书、中山王英奏考格，被旨：‘但可正满三周为限，不得计残年之勤。’又去年中，以前二制不同，奏请裁决。旨云：‘黜陟之体，自依旧来恆断。’今未审从旧来之旨，为从景明之断，为从正始为限？景明考法：东西省文武闲官悉为三等，考同任事；而前尚书卢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转半阶。今之考格，复分为九等，前后不同，参差无准。”诏曰：“考在上中者，得泛以前，有六年以上迁一阶，三年以上迁半阶，残年悉除。考在上下者，得泛以前，六年以上迁半阶，不满者除。其得泛以后，考在上下者，三年迁一阶。散官从卢昶所奏。”

祚又奏言：“考察令：公清独著，德绩超伦，而无负殿者为上上，一殿为上中，二殿为上下，累计八殿，品降至九。未审今诸曹府寺，凡考：在事公清，然才非独著；绩行称务，而

德非超伦；干能粗可，而守平堪任；或人用小劣，处官济事，并全无负殿之徒为依何第？景明三年以来，至今十有一载，准限而判，三应升退。今既通考，未审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，积以为第，随前后年断，各自除其善恶而为升降？且负注之章，数成殿为差，此条以寡愆为最，多戾为殿。未审取何行是寡愆？何坐为多戾？结累品次，复有几等？诸文案失衷，应杖十者为一负。罪依律次，过随负记。十年之中，三经肆眚，赦前之罪，不问轻重，皆蒙宥免。或为御史所弹，案验未周，遇赦复任者，未审记殿得除以不？”诏曰：“独者、超伦及才备、寡咎，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。自此以降，犹有八等，随才为次，令文已具。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，皆含在其中，何容别疑也？所云通考者，据总多年之言；至于黜陟之体，自依旧来年断，何足复请？其罚赎已决之殿，固非免限，遇赦免罪，惟记其殿，除之。”寻加散骑常侍。

时诏营明堂国学。祚奏曰：“今云罗西举，开纳岷蜀；戎旗东指，镇靖淮荆；汉沔之间，复须防捍。征兵发众，所在殷广，边郊多垒，烽驿未息，不可于师旅之际，兴板筑之功。且献岁云暨，东作将始，臣愚量谓宜待丰靖之年，因子来之力，可不时而就。”从之。世宗末年，每引祚入东宫，密受赏赉，多至百余万，杂以锦绣。又特赐以剑杖，恩宠甚深，迁左仆射。

先是，萧衍遣将康绚遏淮，将灌扬徐。祚表曰：“萧衍狂悖，擅断川渚，役苦民劳，危亡已兆。然古谚有之，‘敌不可纵’。夫以一酌之水，或为不测之渊；如不时灭，恐同原草。宜命一重将，率统军三十人，领羽林一万五千人，并科京东七州虎旅九万，长驱电迈，遄令扑讨。擒斩之勋，一如常制，贼资杂物，悉入军人。如此，则鲸鲵之首可不日而悬。诚知农桑之时，非发众之日，苟事理宜然，亦不得不尔。昔韦顾跋扈，

殷后起昆吾之师；獬豸孔炽，周王兴六月之伐。臣职忝枢衡，献纳是主，心之所怀，宁敢自嘿。并宜敕扬州选一猛将，遣当州之兵令赴浮山，表里夹攻。”朝议从之。

出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太和以前，朝法尤峻，贵臣蹉跌，便致诛夷。李冲之用事也，钦祚识干，荐为左丞，又兼黄门。意便满足，每以孤门往经崔氏之祸，常虑危亡，苦自陈挹，辞色恳然，发于诚至。冲谓之曰：“人生有运，非可避也。但当明白当官，何所顾畏。”自是积二十余年，位秩隆重，而进趋之心更复不息。又以东宫师傅之资，列辞尚书，志在封侯、仪同之位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为之奏闻。及为征西、雍州，虽喜于外抚，尚以府号不优，心望加大，执政者颇怪之。于时，领军于忠恃宠骄恣；崔光之徒，曲躬承奉。祚心恶之，乃遣子太尉从事中郎景尚说高阳王雍，令出忠为州。忠闻而大怒，矫诏杀祚，时年六十七。

祚达于政事。凡所经履，咸为称职；每有断决，多为故事。名器既重，时望亦深，一朝非罪见害，远近莫不惋惜。灵太后临朝，遣使吊慰，追复伯爵。正光中，赠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文贞公。

初，高祖之置中正，从容谓祚曰：“并州中正，卿家故应推王琼也。”祚退谓僚友曰：“琼真伪今自未辨，我家何为减之？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说耳。”祚死后三岁而于忠死，咸以祚为祟。

祚长子思恭，弱冠，州辟为主簿。早卒。思恭弟庆礼以第二子延伯继。

延伯，袭祖爵东光伯。武定中，骠骑大将军、将作大匠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思恭弟景尚，字思和。涉历书传，晓星历占候，言事颇验。初为彭城王中军府参军，迁员外郎、司徒主簿、太尉从事中郎。公强当世，善事权宠，世号之曰“郭尖”。肃宗时，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转中书侍郎，未拜而卒，年五十一。

子季方，武定中，胶州骠骑府长流参军。

景尚弟庆礼，字叔，为祚所爱。著作佐郎、通直郎。卒，赠征虏将军、瀛州刺史。

子元贞，武定末，定州骠骑府长史。

张彝，字庆宾，清河东武城人。曾祖幸，慕容超东牟太守，后率户归国。世祖嘉之，赐爵平陆侯，拜平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祖淮之袭，又为东青州刺史。父灵真，早卒。

彝性公强，有风气，历览经史。高祖初，袭祖侯爵，与卢渊、李安民等结为亲友，往来朝会，常相追随。渊为主客令，安民与彝并为散令。彝少而豪放，出入殿庭，步眄高上，无所顾忌。文明太后雅尚恭谨，因会次见其如此，遂召集百僚督责之，令其修悔，而犹无悛改。善于督察，每东西驰使有所巡检，彝恆充其选。清慎严猛，所至人皆畏伏，侑类亦以此高之。迁主客令，例降侯为伯，转太中大夫，仍行主客曹事。寻为黄门。后从驾南征，母忧解任。彝居丧过礼，送葬自平城达家，千里徒步，不乘车马，颜貌毁瘠，当世称之。高祖幸冀州，遣使吊慰，诏以骠骑将军起之，还复本位。以参定迁都之勋，进爵为侯，转太常少卿，迁散骑常侍，兼侍中，持节巡察陕东、河南十二州，甚有声称。使还，以从征之勤，迁尚书。坐举元昭为兼郎中，黜为守尚书。世宗初，除正尚书、兼侍中，寻正侍中。世宗亲政，罢六辅，彝与兼尚书邢峦闻处分非常，出京奔走。为御史中尉甄琛所弹，云“非虎非兕，率彼旷野”，诏书切责之。

寻除安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彝务尚典式，考访故事。及临陇右，弥加讨习，于是出入直卫，方伯威仪，赫然可观。羌夏畏伏，惮其威整，一方肃静，号为良牧。其年冬，太极初就，彝与郭祚等俱以勤旧被征。及还州，进号抚军将军，彝表解州任，诏不许。彝敷政陇右，多所制立，宣布新风，革其旧俗，民庶爱仰之。为国造佛寺名曰兴皇，诸有罪咎者，随其轻重，谪为土木之功，无复鞭杖之罚。时陈留公主寡居，彝意愿尚主，主亦许之。仆射高肇亦望尚主，主意不可。肇怒，谮彝于世宗，称彝擅立刑法，劳役百姓。诏遣直后万貳兴驰驿检察。貳兴，肇所亲爱，必欲致彝深罪。彝清身奉法，求其愆过，遂无所得。见代还洛，犹停废数年，因得偏风，手脚不便。然志性不移，善自将摄，稍能朝拜。久之，除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

彝爱好知己，轻忽下流，非其意者，视之蔑尔。虽疹疾家庭，而志气弥高。上表曰：“臣闻元天高朗，尚假列星以助明；洞庭渊湛，犹藉众流以增大。莫不以孤照不诣其幽，独深未尽其广。先圣识其若此，必取物以自诫。故尧称则天，设谤木以晓未明；舜称尽善，悬谏鼓以规政阙。虞人献箴规之旨，盘盂著举动之铭，庶几见善而思齐，闻恶以自改。眷眷于悔往之衢，孜孜于不逮之路，用能声高百王，卓绝中古，经十氏而不渝，历二千以孤郁。伏惟太祖拨乱，奕代重光。世祖以不世之才，开荡函夏；显祖以温明之德，润沃九区。高祖大圣临朝，经营云始，未明求衣，日昃忘食，开翦荆棘，徙御神县，更新风轨，冠带朝流。海东杂种之渠，衡南异服之帅，沙西氈头之戎，漠北獬发之虏，重译纳贡，请吏称藩。积德懋于夏殷，富仁盛于周汉，泽教既周，武功亦匝。犹且发明诏，思求直士，信是苍生荐言之秋，祝史陈辞之日。况臣家自奉国八十余年，纡金锵玉，及臣四世。过以小才，藉廕出仕，学惭专门，武阙方略，

早荷先帝眷仗之恩，未蒙陛下不遗之施。侍则出入两都，官历纳言常伯，忝牧秦籓，号兼安抚。实思碎首膏原，仰酬二朝之惠；轻坐碎石，远增嵩岱之高。辄私访旧书，窃观图史，其帝皇兴起之元，配天隆家之业，修造益民之奇，龙麟云凤之瑞，卑官爱物之仁，释网改祝之泽，前歌后舞之应，囹圄寂寥之美，可为辉风景行者，辄谨编丹青，以标睿范。至如太康好田，遇穷后迫祸；武乙逸禽，罹震雷暴酷；夏桀淫乱，南巢有非命之诛；殷纣昏酣，牧野有倒戈之陈；周厉逐兽，灭不旋踵；幽王遇惑，死亦相寻；暨于汉成失御，亡新篡夺；桓灵不纲，魏武迁鼎；晋惠暗弱，骨肉相屠。终使聪曜鸱视并州，勒虎狼据燕赵——如此之辈，罔不毕载。起元庖牺，终于晋末，凡十六代，百二十八帝，历三千二百七十年，杂事五百八十九，合成五卷，名曰《历帝图》，亦谤木、谏鼓、虞人、盘盂之类。脱蒙置御坐之侧，时复披览，冀或起予左右，上补未萌。伏愿陛下远惟宗庙之忧，近存黎民之念，取其贤君，弃其恶主，则微臣虽沉沦地下，无异乘云登天矣。”世宗善之。

彝又表曰：“窃惟皇王统天，必以穷幽为美；尽理作圣，亦假广采成明。故询于刍蕘，著之周什，與人献箴，流于夏典。不然，则美刺无以得彰，善恶有时不达。逮于两汉、魏、晋，虽道有隆污，而被绣传檄，未始阙也。及惠帝失御，中夏崩离，刘符专据秦西，燕赵独制关左，姚夏继起，五凉竞立，致使九服摇摇，民无定主，礼仪典制，此焉堙灭。暨大魏应历，拨乱登皇，翦彼鲸鲵，禽靖神县，数纪之间，天下宁一，传辉七帝，积圣如神。高祖迁鼎成周，永兹八百，偃武修文，宪章斯改，实所谓加五帝、登三王，民无德而名焉。犹且虑独见之不明，欲广访于得失，乃命四使，观察风谣。臣时忝常伯，充一使之列，遂得仗节挥金，宣恩东夏，周历于齐鲁之间，遍驰于梁宋

之域。询采诗颂，研检狱情，实庶片言之不遗，美刺之俱显。而才轻任重，多不遂心。所采之诗，并始申目，而值銮舆南讨，问罪宛邓，臣复忝行军，枢机是务。及辇驾之返，膳御未和，续以大讳奄臻，四海崩慕，遂尔推迁，不及闻彻。未几，改牧秦蕃，违离阙下，继以谴疾相缠，宁丁八岁。常恐所采之诗永沦丘壑，是臣夙夜所怀，以为深忧者也。陛下垂日月之明，行云雨之施；察臣往罪之滥，矜臣贫病之切。既蒙崇以禄养，复得拜扫丘坟，明目友朋，无所负愧。且臣一二年来，所患不剧，寻省本书，粗有仿佛。凡有七卷，今写上呈，伏愿昭览，敕付有司。使魏代所采之诗，不堙于丘井，臣之愿也。”

肃宗初，侍中崔光表曰：“彝及李韶，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，器能干世，又并为多，近来参差，便成替后。计其阶途，虽应迁陟，然恐班秩犹未赐等。昔卫之公叔，引下同举；晋之士丐，推长伯游。古人所高，当时见许。敢缘斯义，乞降臣位一阶，授彼泛级，齐行圣庭，帖穆选叙。”诏加征西将军、冀州大中正。虽年向六十，加之风疾，而自强人事，孜孜无怠。公私法集，衣冠从事；延请道俗，修营斋讲；好善钦贤，爱奖人物。南北新旧，莫不多之。大起第宅，徽号华侈，颇侮其疏宗旧戚，不甚存纪，时有怨憾焉。荣宦之间，未能止足。屡表在秦州预有开援汉中之勋，希加赏报，积年不已，朝廷患之。

第二子仲瑀上封事，求铨别选格，排抑武人，不使预在清品。由是众口喧喧，谤讟盈路，立榜大巷，克期会集，屠杀其家。彝殊无畏避之意，父子安然。神龟二年二月，羽林虎贲几将千人，相率至尚书省诟骂，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，不获，以瓦石击打公门。上下畏惧，莫敢讨抑。遂便持火，虏掠道中新蒿，以杖石为兵器，直造其第，曳彝堂下，捶辱极意，唱呼噉

嗽，焚其屋宇。始均、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。始均回救其父，拜伏群小，以请父命。羽林等就加殴击，生投之于烟火之中。及得尸骸，不复可识，唯以髻中小钗为验。仲瑀伤重走免。彝仅有余命，沙门寺与其比邻，舆致于寺。远近闻见，莫不惋骇。

彝临终，口占左右上启曰：“臣自奉国及孙六世，尸禄素餐，负恩唯觐，徒思竭智尽诚，终然靡效。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，益治实多，既曰有益，宁容默尔。通呈有日，未简神听，岂图众忿，乃至于此。臣不能祸防未萌，虑绝殃兆，致令军众横器，攻焚臣宅。息始均、仲瑀等叩请流血，乞代臣死，始均即陷涂炭，仲瑀经宿方苏。臣年已六十，宿被荣遇，垂暮之秋，忽见此苦，顾瞻灾酷，古今无比。臣伤至重，残气假延，望景顾时，推漏就尽，顷刻待终，臣之命也，知复何言？若所上之书，少为益国，臣便是生以理全，死与义合，不负二帝于地下，臣无余恨矣！一归泉壤，长离紫庭，恋仰天颜，诚痛无已。不胜眷眷，力喘奉辞，伏愿二圣加御珍膳，覆露黔首，寿保南岳，德与日升。臣夙被刍豢，先后衔恩，欲报之期，昊天罔极，亡魂有知，不忘结草。”彝遂卒，时年五十九。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，不能穷诛群竖，即为大赦以安众心，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。丧还所焚宅，与始均东西分斂于小屋。仲瑀遂以创重避居荥阳，至五月，创得渐瘳，始奔父丧，诏赐布帛千匹。灵太后以其累朝大臣，特垂矜恻，数月犹追言泣下，谓诸侍臣曰：“吾为张彝饮食不御，乃至首发微有亏落。悲痛之苦，以至于此。”

初，彝曾祖幸，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，后相依合，至于罢入冀州，积三十年，析别有数万户。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户，最为大州。彝为黄门，每侍坐以为言，高祖谓之曰：“终当以卿为刺史，酬先世诚效。”彝追高祖往旨，累乞本州，朝

议未许。彝亡后，灵太后云：“彝屡乞冀州，吾欲用之，有人违我此意。若从其请，或不至是，悔之无及。”乃赠使持节、卫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文侯。

始均，字子衡，端洁好学，有文才。司徒行参军，迁著作佐郎。世宗以彝先朝勋旧，不幸疹废，特除始均长兼左民郎中，迁员外常侍，仍领郎。始均才干，有美于父，改陈寿《魏志》为编年之体，广益异闻，为三十卷。又著《冠带录》及诸赋数十篇，今并亡失。初，大乘贼起于冀瀛之间，遣都督元遥讨平之，多所杀戮，积尸数万。始均以郎中为行台，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，乃令检集人首数千，一时焚爇，至于灰烬，用息侥幸，见者莫不伤心。及始均之死也，始末在于烟炭之间，有焦烂之痛，论者或亦推咎焉。赠乐陵太守，谥曰孝。

子嵩，袭祖爵。武定中，开府主簿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嵩弟晏之，武定中，仪同开府中兵参军。

仲瑀，司空祭酒、给事中。

子台，仪同开府参军事。

仲瑀弟珉，著作佐郎。

史臣曰：郭祚才干敏实，有世务之长，高祖经纶之始，独在勤劳之地，居官任事，动静称述。张彝风力謇謇，有王臣之气，衔命拥旄，风声犹在。并魏氏器能之臣乎？遭随有命，俱婴世祸，悲哉！始均才志未申，惜也。

列传第五十三

邢峦·李平

邢峦，字洪宾，河间鄆人也。五世祖嘏，石勒频征不至。嘏无子，峦高祖盖，自旁宗入后。盖孙颖，字宗敬，以才学知名。世祖时，与范阳卢玄、渤海高允等同时被征。后拜中书侍郎，假通直常侍、宁朔将军、平城子，衔命使于刘义隆。后以病还乡里。久之，世祖访颖于群臣曰：“往忆邢颖长者，有学义，宜侍讲东宫，今其人安在？”司徒崔浩对曰：“颖卧疾在家。”世祖遣太医驰驿就疗。卒，赠冠军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曰康。子修年，即峦父也，州主簿。

峦少而好学，负帙寻师，家贫厉节，遂博览书传。有文才干略，美须髯，姿貌甚伟。州郡表贡，拜中书博士，迁员外散骑侍郎，为高祖所知赏。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萧齐。还，拜通直郎，转中书侍郎，甚见顾遇，常参座席。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，见峦宅，遣使谓峦曰：“朝行药至此，见卿宅乃住，东望德馆，情有依然。”峦对曰：“陛下移构中京，方建无穷之业，臣意在与魏升降，宁容不务永年之宅。”高祖谓司空穆亮、仆射李冲曰：“峦之此言，其意不小。”有司奏策秀、孝，诏曰：“秀、孝殊问，经权异策。邢峦才清，可令策秀。”后兼黄门郎。

从征汉北，峦在新野，后至。高祖曰：“伯玉天迷其心，

鬼惑其虑；守危邦，固逆主，乃至如此。”峦曰：“新野既摧，众城悉溃，唯有伯玉，不识危机，平殄之辰，事在旦夕。”高祖曰：“至此以来，虽未擒灭，城隍已崩，想在不远。所以缓攻者，正待中书为露布耳。”寻除正黄门、兼御史中尉、瀛州大中正，迁散骑常侍、兼尚书。

世宗初，峦奏曰：“臣闻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，莫不重粟帛，轻金宝。然粟帛安国育民之方，金玉是虚华损德之物。故先皇深观古今，去诸奢侈。服御尚质，不贵雕镂；所珍在素，不务奇绮。至乃以纸绢为帐宸，铜铁为辔勒。训朝廷以节俭，示百姓以忧务，日夜孜孜，小大必慎。轻贱珠玑，示其无设，府藏之金，裁给而已，更不买积以费国资。逮景明之初，承升平之业，四疆清晏，远迩来同，于是蕃贡继路，商贾交入，诸所献贸，倍多于常。虽加以节约，犹岁损万计，珍货常有余，国用恆不足。若不裁其分限，便恐无以支岁。自今非为要须者，请皆不受。”世宗从之。寻正尚书，常侍如故。

萧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迁以汉中内附，诏加峦使持节、都督征梁汉诸军事、假镇西将军，进退征摄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峦至汉中，白马以西犹未归顺，峦遣宁远将军杨举、统军杨众爱、汜洪雅等领卒六千讨之。军锋所临，贼皆款附，唯补谷戍主何法静据城拒守。举等进师讨之，法静奔溃，乘胜追奔至关城之下，萧衍龙骧将军关城流杂疑

李侍叔逆以城降。萧衍辅国将军任僧幼等三十余将，率南安、广长、东洛、大寒、武始、除口、平溪、桶谷诸郡之民七千余户，相继而至。萧衍平西将军李天赐、晋寿太守王景胤等拥众七千，屯据石亭。统军韩多宝等率众击之，破天赐前军赵者，擒斩一千三百。遣统军李义珍讨晋寿，景胤宵遁，遂平之。诏曰：“峦至彼，须有板官，以怀初附。高下品第，可依

征义阳都督之格也。”拜峦使持节、安西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。

萧衍巴西太守庞景民恃远不降，峦遣巴州刺史严玄思往攻之，斩景民，巴西悉平。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孔陵等率众二万，屯据深坑，冠军将军曾方达固南安，冠军将军任僧褒、辅国将军李岷戍石同。峦统军王足所在击破之，萧衍辅国将军乐保明、宁朔将军李伯度、龙骧将军李思贤，贼遂保回车栅。足又进击衍辅国将军范峻，自余斩获殆将万数。孔陵等收集遗众，奔保梓潼，足又破之，斩衍辅国将军符伯度，其杀伤投溺者万有余人。开地定民，东西七百，南北千里，获郡十四、二部护军及诸县戍，遂逼涪城。峦表曰：

扬州、成都相去万里，陆途既绝，唯资水路。萧衍兄子渊藻，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，今岁四月四日至蜀。水军西上，非周年不达，外无军援，一可图也。益州顷经刘季连反叛，邓元起攻围，资储散尽，仓库空竭，今犹未复。兼民人丧胆，无复固守之意，二可图也。萧渊藻是裙屐少年，未洽治务，及至益州，便戮邓元起、曹亮宗，临戎斩将，则是驾驭失方。范国惠津渠退败，锁执在狱。今之所任，并非宿将重名，皆是左右少年而已。既不厌民望，多行残暴，民心离解，三可图也。蜀之所恃唯剑阁，今既克南安，已夺其险，据彼界内，三分已一。从南安向涪，方轨任意，前军累破，后众丧魂，四可图也。昔刘禅据一国之地，姜维为佐，邓艾既出绵竹，彼即投降。及苻坚之世，杨安、朱彤三月取汉中，四月至涪城，兵未及州，仲孙逃命。桓温西征，不旬月而平。蜀地昔来恆多不守。况渊藻是萧衍兄子，骨肉至亲，若其逃亡，当无死理。脱军克涪城，渊藻复何宜城中坐而受困？若其出斗，庸蜀之卒唯便刀槊，弓箭至少，假有遥射，弗至伤人，五可图也。

臣闻乘机而动，武之善经；攻昧侮亡，《春秋》明义。未

有舍干戚而康时，不征伐而混一。伏惟陛下，纂武文之业，当必世之期；跨中州之饶，兼甲兵之盛；清荡天区，在于今矣。是以践极之初，寿春驰款；先岁命将，义阳克辟。淮外谧以风清，荆沔于焉肃晏。方欲偃甲息兵，候机而动，而天赞休明，时来斯速，虽欲靖戎，理不获已。至使道迁归诚，汉境伫拔。臣以不才，属当戎寄，内省文吏，不以军谋自许，指临汉中，惟规保疆守界。事属艰途，东西寇窃，上凭国威，下仗将士，边帅用命，频有薄捷。藉势乘威，经度大剑，既克南安，据彼要险。前军长迈，已至梓潼，新化之民，翻然怀惠。瞻望涪益，旦夕可屠。正以兵少粮匮，未宜前出。为尔稽缓，惧失民心，则更为寇。今若不取，后图便难，辄率愚管，庶几殄克，如其无功，分受宪坐。且益州殷实，户余十万，比寿春、义阳三倍非匹，可乘可利，实在于兹。若朝廷志存保民，未欲经略，臣之在此，便为无事，乞归侍养，微展乌鸟。

诏曰：“若贼敢窥觐，观机翦扑；如其无也，则安民保境，以悦边心。子蜀之举，更听后敕。方将席卷岷蜀，电扫西南，何得辞以恋亲，中途告退！宜勗令图，务申高略。”恋又表曰：

昔邓艾、钟会率十八万众，倾中国资给，裁得平蜀。所以然者，斗实力故也。况臣才绝古人，智勇又阙，复何宜请二万之众而希平蜀？所以敢者，正以据得要险，士民慕义，此往则易，彼来则难，任力而行，理有可克。今王足前进，已逼涪城；脱得涪城，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，但得之有早晚耳。且梓潼已附，民户数万，朝廷岂得不守之也？若守也，直保境之兵则已一万，臣今请二万五千，所增无几。又剑阁天险，古来所称，张载《铭》云：“世乱则逆，世清斯顺。”此之一言，良可惜矣。臣诚知征戎危事，不易可为，自军度剑阁以来，鬓发中白，忧虑战惧，宁可一日为心。所以勉强者，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，

恐辜先皇之恩遇，负陛下之爵禄，是以孜孜，频有陈请。且臣之意算，正欲先图涪城，以渐而进。若克涪城，便是中分益州之地，断水陆之冲。彼外无援军，孤城自守，复何能持久哉！臣今欲使军军相次，声势连接，先作万全之计，然后图彼，得之则大克，不得则自全。

又巴西、南郑相离一千四百，去州迢递，恆多生动。昔在南之日，以其统绌势难，故增立巴州，镇静夷獠，梁州藉利，因而表罢。彼土民望，严、蒲、何、杨，非唯五三；族落虽在山居，而多有豪右。文学笺启，往往可观；冠带风流，亦为不少。但以去州既远，不能仕进；至于州纲，无由厠迹。巴境民豪，便是无梁州之分，是以郁快，多生动静。比建议之始，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，克城以来，仍使行事。巴西广袤一千，户余四万，若彼立州，镇摄华獠，则大帖民情。从垫江已还，不复劳征，自为国有。

世宗不从。又王足于涪城辄还，遂不定蜀。

恠既克巴西，遣军主李仲迁守之。仲迁得萧衍将张法养女，有美色，甚惑之。散费兵储，专心酒色，公事谘承，无能见者。恠忿之切齿，仲迁惧，谋叛，城人斩其首，以城降衍将譙希远，巴西遂没。武兴氏杨集起等反叛，恠遣统军傅竖眼讨平之，语在《竖眼传》。恠之初至汉中，从容风雅，接豪右以礼，抚细民以惠。岁余之后，颇因百姓去就，诛灭齐民，藉为奴婢者二百余口，兼商贩聚敛，清论鄙之。征授度支尚书。

时萧衍遣兵侵轶徐兖，缘边镇戍，相继陷没。朝廷忧之，乃以恠为使持节、都督东讨诸军事、安东将军，尚书如故。世宗劳遣恠于东堂曰：“萧衍寇边，旬朔滋甚，诸军舛互，规致连戍陷没，宋鲁之民尤罹汤炭。诚知将军旋京未久，膝下难违，然东南之寄，非将军莫可。将军其勉建殊绩，以称朕怀，自古

忠臣亦非无孝也。”峦对曰：“贼虽送死连城，犬羊众盛，然逆顺理殊，灭当无远。况臣仗陛下之神算，奉律以摧之，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。愿陛下勿以东南为虑。”世宗曰：“汉祖有云‘金吾击郾，吾无忧矣’。今将军董戎，朕何虑哉。”

先是，萧衍辅国将军萧及先率众二万，寇陷固城；冠军将军鲁显文、骁骑将军相文玉等率众一万，屯于孤山；衍将角念等率众一万，扰乱龟蒙，土民从逆，十室而五。峦遣统军樊鲁讨文玉，别将元恆攻固城，统军毕祖朽讨角念。樊鲁大破文玉等，追奔八十余里，斩首四千余级。元恆又破固城，毕祖朽复破念等，兖州悉平。峦破贼将蓝怀恭于睢口，进围宿豫。而怀恭等复于淮南造城，规断水陆之路。峦身率诸军，自水南而进，遣平南将军杨大眼从北逼之，统军刘思祖等夹水造筏，烧其船舫。众军齐进，拔栅填堑，登其城。火起中流，四面俱击，仍陷贼城，俘斩数万。在陈别斩怀恭，擒其列侯、列将、直阁、直后三十余人，俘斩一万。宿豫既平，萧昕亦于淮阳退走，二戍获米四十余万石。

世宗赐峦玺书曰：“知大龕丑虏，威振贼庭，淮外雾披，徐方卷蹙，王略远恢，混一维始，公私庆泰，何快如之！贼衍此举，实为倾国。比者宿豫陷殁，淮阳婴城，凶狡倂张，规抗王旅。将军忠规协著，火烈霜摧，电动岱阴，风扫沂峰。遂令逋诛之寇，一朝歼夷；元鲸大憝，千里折首。殊勋茂捷，自古莫二。但扬区未安，余烬宜荡，乘胜犄角，势不可遗。便可率厉三军，因时经略，申威东南，清彼江介，忘此仍劳，用图永逸，进退规度，委之高算。”又诏峦曰：“淮阳、宿豫虽已清复，梁城之贼，犹敢聚结。事宜乘胜，并势摧殄。可率二万之众渡淮，与征南犄角，以图进取之计。”

及梁城贼走，中山王英乘胜攻钟离，又诏峦帅众会之。峦

表曰：“奉彼诏旨：令臣济淮与征南犄角，乘胜长驱，实是其会。但愚怀所量，窃有未尽。夫图南因于积风，伐国在于资给，用兵治戎，须先计校。非可抑为必胜，幸其无能。若欲掠地诛民，必应万胜；如欲攻城取邑，未见其果。得之则所益未几，不获则亏损必大。萧衍倾竭江东，为今岁之举，疲兵丧众，大败而还，君臣失计，取笑天下。虽野战非人敌，守城足有余，今虽攻之，未易可克。又广陵悬远，去江四十里；钟离、淮阴介在淮外，假其归顺而来，犹恐无粮艰守；况加攻讨，劳兵士乎？且征南军士从戎二时，疲弊死病，量可知已。虽有乘胜之资，惧无远用之力。若臣之愚见，谓宜修复旧戍，牢实边方，息养中州，拟之后举。又江东之衅，不患久无，畜力待机，谓为胜计。”诏曰：“济淮犄角，事如前敕。何容犹尔盘桓，方有此请！可速进军，经略之宜听征南至要。”

峦又表曰：“萧衍侵境，久劳王师，今者奔走，实除边患。斯由灵贲皇魏，天败寇竖，非臣等弱勢所能克胜。若臣之愚见，今正宜修复边镇，俟之后动。且萧衍尚在，凶身未除，螳螂之志，何能自息。唯应广备以待其来，实不宜劳师远入，自取疲困。今中山进军钟离，实所未解。若能为得失之计，不顾万全，直袭广陵，入其内地，出其不备，或未可知。正欲屯兵，萧密余军犹自在彼；欲言无粮，运船复至。而欲以八十日粮图城者，臣未之前闻。且广陵、任城可为前戒，岂容今者复欲同之？今若往也，彼牢城自守，不与人战，城堑水深，非可填塞，空坐至春，则士自敝苦。遣臣赴彼，粮何以致？夏来之兵，不赍冬服，脱遇冰雪，取济何方？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，不受败损空行之罪。钟离天险，朝贵所具，若有内应，则所不知，如其无也，必无克状。若其不复，其辱如何！若信臣言也，愿赐臣停；若谓臣难行，求回臣所领兵统，悉付中山，任其处分，臣求单

骑随逐东西。且俗谚云，耕则问田奴，绢则问织婢。臣虽不武，忝备征将，前宜可否，颇实知之。臣既谓难，何容强遣？”诏曰：“安东频请罢军，迟回未往，阻异戎规，殊乖至望。士马既殷，无容停积，宜务神速，东西齐契，乘胜扫殄，以赴机会。

“ 忝累表求还，世宗许之。英果败退，时人伏其识略。

初，侍中卢昶与忝不平。昶与元晖俱世宗所宠，御史中尉崔亮，昶之党也。昶、晖令亮纠忝，事成，许言于世宗以亮为侍中。亮于是奏劾忝在汉中掠良人为奴婢。忝惧为昶等所陷，乃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民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。化生等数人，奇色也，晖大悦，乃背昶为忝言于世宗云：“忝新有大功，已经赦宥，不宜方为此狱也。”世宗纳之。高肇以忝有克敌之效，而为昶等所排，助忝申释，故得不坐。

豫州城民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，以城南入，萧衍遣其冠军将军齐苟仁率众入据悬瓠。诏忝持节率羽林精骑以讨之，封平舒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，赏宿豫之功也。世宗临东堂，劳遣忝曰：“司马悦不慎重门之戒，智不足以谋身，匪直丧元隶贤，乃大亏王略。悬瓠密迤近畿，东南藩捍，兼云□公在彼，忧虑尤深。早生理不独立，必远引吴楚，士民同恶，势或交兵。卿文昭武烈，朝之南仲，故令卿星言电迈，出其不意。卿言早生走也守也？何时可以平之？”忝对曰：“早生非有深谋大智。能构成此也，但因司马悦虐于百姓，乘众怒而为之，民为凶威所慑，不得已而苟附。假萧衍军入应，水路不通，粮运不继，亦成擒耳，不能为害也。早生得衍军之接，溺于利欲之情，必守而不走。今王师若临，士民必翻然归顺。围之穷城，奔走路绝，不度此年，必传首京师。愿陛下不足垂虑。”世宗笑曰：“卿言何其壮哉！深会朕遣卿之意。知卿亲老，颇劳于外，然忠孝不俱，才宜救世，不得辞也。”

于是恠率骑八百，倍道兼行，五日次于鲍口。贼遣大将军胡孝智率众七千，去城二百，逆来拒战。恠击破孝智，乘胜长驱，至于悬瓠。贼出城逆战，又大破之，因即渡汝。既而大兵继至，遂长围之。诏加恠使持节、假镇南将军、都督南讨诸军事。征南将军、中山王英南讨三关，亦次于悬瓠，以后军未至，前寇稍多，惮不敢进，乃与恠分兵犄角攻之。衍将齐苟仁等二十一人开门出降，即斩早生等同恶数十人。豫州平，恠振旅还京师。世宗临东堂劳之曰：“卿役不逾时，克清妖丑，鸿勋硕美，可谓无愧古人。”恠对曰：“此自陛下圣略威灵，英等将士之力，臣何功之有。”世宗笑曰：“卿匪直一月三捷，所足称奇，乃存士伯，欲功成而不处。”

恠自宿豫大捷，及平悬瓠，志行修正，不复以财贿为怀。戎资军实，丝毫无犯。迁殿中尚书，加抚军将军。延昌三年，暴疾卒，年五十一。恠才兼文武，朝野瞻望，上下悼惜之。诏赠帛四百匹，朝服一袭，赠车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。初，世宗欲赠冀州，黄门甄琛以恠前曾劾己，乃云：“瀛州恠之本邦，人情所欲。”乃从之。及琛为诏，乃云“优赠车骑将军、瀛州刺史”，议者笑琛浅薄。谥曰文定。

子逊，字子言。貌虽陋短，颇有风气。解褐司徒行参军，袭爵。后迁国子博士、本州中正。因谒灵太后，自陈：“功名之子，久抱沉屈。臣父屡为大将，而臣身无军功阶级。臣父唯为忠臣，不为慈父。”灵太后慨然，以逊为长兼吏部郎中。出为安远将军、平州刺史。时北蕃多难，稽留不进，免。孝庄初，除辅国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东道军司，讨逆贼刘举于濮阳，不克。还，除散骑常侍，加前将军。永安二年，坐受任元顼，除名。寻除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出帝时，转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孝静初，以本官领尝药典御，加车骑将军。久之，

除大司农卿，与少卿马庆哲至相纠讼。逊锐于财利，议者鄙之。武定四年卒，年五十六。赠本将军、光禄勋卿、幽州刺史。

子祖微，开府祭酒。父丧未终，谋反，伏法。

忸弟儒，瀛州镇远府长史、给事中。

儒弟伟，尚书郎中。卒，赠博陵太守。子昕，在《文苑传》。

伟弟季彦。

季彦弟晏，字幼平。美风仪，博涉经史，善谈释老，雅好文咏。起家太学博士、司徒东阁祭酒。世宗初，为与广平王怀游宴，左迁郑县令。未之官，除给事中，迁司空主簿、本州中正、汝南王文学。稍迁辅国将军、司空长史、兼吏部郎中。以本将军出为南兖州刺史。征为太中大夫、兼丞相高阳王右长史。寻以本将军除沧州刺史。为政清静，吏民安之。孝昌中卒，时年五十一。赠征北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瀛州刺史，谥曰文贞。晏笃于义让。初为南兖州刺史，例得一子解褐，乃启其孤弟子子慎，年甫十二，而其子已弱冠矣。后为沧州，复启孤兄子昕为府主簿，而其子并未从宦。世人以此多之。

子测，武定末，太子洗马。

测弟亢，字子高，颇有文学。释褐司空行参军。迁广平王开府从事中郎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使于萧衍，时年二十八。还，除平东将军，齐文襄王大将军府属，又转中外府属。武定七年，坐事死于晋阳，年三十四。

忸叔祖祐，字宗祐。少有学尚，知名于时。征除著作郎，领乐良王傅。后假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刘彧。以将命之勤，除建威将军、平原太守，赐爵城平男。政清刑肃，百姓安之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子产，字神宝。好学，善属文。少时作《孤蓬赋》，为时所称。举秀才，除著作佐郎。假员外常侍、鄆县子，使于萧颐。

产仍世将命，时人美之。后迁中书侍郎，俄迁太子中庶子。卒，年四十六，朝廷嗟惜焉。赠建威将军、平州刺史、乐城子，谥曰定。

祐从子虬，字神虎。少为《三礼》郑氏学，明经有文思。举秀才上第，为中书议郎、尚书殿中郎。高祖因公事与语，问朝覲宴飧之礼，虬以经对，大合上旨。转司徒属、国子博士。高祖崩，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，虬往往折以《五经》正礼。转尚书右丞，徙左丞，多所纠正，台阁肃然。时雁门人有害母者，八座奏輶之而滞其室，宥其二子。虬驳奏云：“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今谋逆者戮及期亲，害亲者今不及子，既逆甚臬獍，禽兽之不若，而使禋祀不绝，遗育永传，非所以劝忠孝之道，存三纲之义。若圣教含容，不加孥戮，使父子罪不相及，恶止于其身，不则宜投之四裔，敕所在不听配匹。盘庚言‘无令易种于新邑’，汉法五月食臬羹，皆欲绝其类也。”奏入，世宗从之。寻除司徒右长史，迁龙骧将军、光禄少卿。虬母在乡遇患，请假归。值秋水暴长，河梁破绝，虬得一小船而渡，漏而不没，时人异之。母丧，哀毁过礼，为时所称。年四十九，卒。赠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曰威。虬善与人交，清河崔亮、顿丘李平并与亲善。所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。有二子。

长子臧，在《文苑传》。

臧弟子才，武定末，太常卿。

虬从子策，亦有才学。卒于齐王仪同开府主簿。

李平，字昙定，顿丘人也，彭城王疑之长子。少有大度。及长，涉猎群书，好《礼》《易》，颇有文才。太和初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高祖礼之甚重。频经大忧，居丧以孝称。后以例降，袭爵彭城公。拜太子中舍人，迁散骑侍郎，舍人如故，迁太子中庶子。平因侍从容请自效一郡，高祖曰：“卿复欲以吏

事自试也。”拜长乐太守，政务清静，吏民怀之。车驾南伐，以平兼冀州仪同开府长史，甚著声称，仍除正长史，太守如故。未几，遂行河南尹，豪右权贵惮之。世宗即位，除黄门郎，迁司徒左长史，行尹如故。寻以称职正尹，长史如故。

车驾将幸鄴，平上表谏曰：“伏见己丑诏书，云轩銮辂，行幸有期，凤服龙骖，克驾近日。将欲讲武淇阳，大习鄴魏；驰骖騑于绿竹之区，骋麟骥于漳滏之壤。斯诚幽显同忻，人灵共悦。臣之愚管，窃有惑焉。何者？嵩京创构，洛邑俶营，虽年跨十稔，根基未就。代民至洛，始欲向尽，资产罄于迁移，牛畜毙于辇运；陵太行之险，越长津之难；辛勤备经，得达京阙。富者犹损太半，贫者可以意知。兼历岁从戎，不遑启处，自景明已来，差得休息。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，筑室者裁有数间之屋，莫不肆力伊瀍，人急其务。实宜安静新人，劝其稼穡，令国有九年之粮，家有水旱之备。若乘之以羁继，则所废多矣。一夫从役，举家失业。今复秋稼盈田，禾菽遍野，銮驾所幸，腾践必殷。未若端拱中天，坐招四海，耀武崧原，礼射伊洛，士马无跋涉之劳，兆民有康哉之咏。可不美欤？”不从。诏以本官行相州事。世宗至鄴，亲幸平第，见其诸子。寻正刺史，加征虏将军。

平劝课农桑，修饰太学，简试通儒以充博士，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，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，亲为立赞。前来台使颇好侵取，平乃画“履虎尾”、“践薄冰”于客馆，注颂其下，以示诫焉。加平东将军，征拜长兼度支尚书，寻正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

冀北刺史、京兆王愉反于信都，以平为使持节、都督北讨诸军事、镇北将军、行冀州事以讨之。世宗临式乾殿，劳遣平曰：“愉，朕之元弟，居不疑之地，豺狼之心，不意而发。欲

上倾社稷，下残万姓。大义灭亲，夫岂获止？周公行之于古，朕亦当行之于今。委卿以专征之任，必令应期摧殄，务尽经略之规，勿亏推毂之寄也。何图今日言及斯事。”因嘘唏流涕。平对曰：“臣愉天迷其心，构此臬忒。陛下不以臣不武，委以总督之任，今大宥既敷，便应有征无战。脱守迷不悟者，当仰凭天威，抑厉将士，譬犹太阳之消微露，巨海之荡荧烛，天时人事，灭在昭然。如其稽颡军门，则送之大理；若不悛待戮，则鸣鼓衅钟。非陛下之事。”

平进次经县，诸军大集。夜有蛮兵数千斫平前垒，矢及平帐，平坚卧不动，俄而乃定。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。贼攻围济州军，拔栅填堑，未滿者数尺。诸将合战，无利而还，惮于更进。平亲入行间，劝以重赏，士卒乃前，大破逆众。愉时坠马，乃有一人下马授愉，止而斗死。乘胜逐北，至于城门，斩首数万级，遂围城烧门。愉与百余骑突门出走，遣统军叔孙头追之，去信都八十里擒愉。冀州平，世宗遣兼给事黄门侍郎、秘书丞元梵宣旨慰劳。征还京师，以本官领相州大中正。

平先为尚书令高肇、侍御史王显所恨，后显代平为中尉，平加散骑常侍。显劾平在冀州隐截官口，肇又扶成其状，奏除平名。延昌初，诏复官爵，除其定冀之勋。前来良贱之讼，多有积年不决。平奏不问真伪，一以景明年前为限，于是争讼止息。武川镇民饥，镇将任款请贷未许，擅开仓赈恤，有司绳以费散之条，免其官爵。平奏款意在济人，心无不善，世宗原之。迁中书令，尚书如故。肃宗初，转吏部尚书，加抚军将军。平高明强济，所在有声，但以性急为累。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勋，请酬以山河之赏。灵太后乃封武邑郡开国公，食邑一千五百户，缣二千五百匹。

先是，萧衍遣其左游击将军赵祖悦偷据西硖石，众至数万，

以逼寿春。镇南崔亮攻之，未克，又与李崇乖贰。诏平以本官使持节、镇军大将军、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，节度诸军，东西州将一以禀之，如有乖异，以军法从事。诏平长子奖以通直郎从。赐平缣帛百段、紫纳金装衫甲一领，赐奖缣布六十段、绛衲袄一领。父子重列，拜受家庭，观者荣之。于是率步骑二千以赴寿春。平巡视硖石内外，知其盈虚之所。严勒崇、亮，令水陆兼备，克期齐举。崇、亮惮之，无敢乖互。频日交战，屡破贼军。安南将军崔延伯立桥于下蔡，以拒贼之援军。贼将王神念、昌义之等不得进救，祖悦守死穷城。平乃部分攻之。令崔亮督陆卒攻其城西，李崇勒水军击其东面，然后鼓噪，南北俱上。贼众周章，东西赴战。屠贼外城，贼之将士相率归附。祖悦率其余众固保南城，通夜攻守，至明乃降。斩祖悦，送首于洛，俘获甚众。以功迁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，将军如故。

平还京师，灵太后见于宣光殿，赐以金装刀杖一口。时南徐州表云：萧衍堰淮水为患。诏公卿议之，平以为不假兵力，终自毁坏。及淮堰破，灵太后大悦，引群臣入宴，敕平前鸣箫管，肃宗手赐缣布百段。熙平元年冬卒，遗令薄葬。诏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帛七百匹。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。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文烈公。平自在度支，至于端副，夙夜在公，孜孜匪懈，凡处机密十有余年，有献替之称。所制诗赋箴谏咏颂，别有集录。

平长子奖，字遵穆，袭。容貌魁伟，有当世才度。自太尉参军事，稍迁通直郎、中书侍郎、直阁将军、吏部郎中、征虏将军，迁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仍吏部郎中。又以本官兼尚书，出为抚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初，元义擅朝，奖为其亲待，频居显要。灵太后反政，削除官爵。孝庄初，为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河南尹。奖前后所历，皆以明济著称。元颢入洛，颢以奖

兼尚书右仆射，慰劳徐州。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，害奖，传首洛阳。

出帝时，奖故吏通直散骑常侍宋游道上书理奖曰：“臣闻赏善罚恶，谓之二机，有道存焉，所贵不滥。是以子胥无罪，吴人痛之；郢宛不幸，国言未息。故河南尹李奖，门居戚里，世擅名家，有此良才，是兼周用。自少及长，忠孝为心，入朝出牧，清明流誉。襟怀放畅，风神爽发；实廊庙之瑚璉，社稷之桢干。往岁，北海窃据，负宸当朝，王公卿士，俯眉从事。而奖阖门百口，同居京洛，既被羈縻，自拔无由。托使东南，情存避难，当时物论，谓其得所。然北海未败之日，徐州刺史元孚为其纯臣，莫之敢距，表启相望，迟速唯命。及皇舆反正，神器斯复，轻薄之徒，共生侥幸，诡言要赏，曲道求通，滥及善人，称为己力。若以奖受命贼朝，语迹成罪，便与天下共当此责。于时朝旨唯命免官，亦既经恩，方加酷滥。伊昔具臣，比肩贼所，身临河上，日寻干戈，时逢宽政，任遇不改。一介使人，独婴斯戮，凡在有心，孰不嗟悼！前朝所以论功者，见其边人且相慰悦，其有郭默生乱，刘胤悬首，事乃权宜，盖非实录。昔邓艾下世，段灼理其冤；马援物故，朱勃申其屈。臣虽小人，趣事君子，有怀旧恩，义兼人故，见其若此，久欲陈辞。含言未吐，遂至今日，幽泉已闭，垄树成行，内手扪心，顾怀愧慨。幸逢兴圣，理运唯新，虽曰纂戎，事同创革。频有大恩，被于率土，亡官失爵者，悉蒙追复。而奖杂木犹存，牛车未改。士感知乙，怀此无忘，轻率瞽言，干犯輶轂。伏愿天鉴，赐垂矜览，加其赠秩，慰此幽魂。”诏赠卫将军、冀州刺史。

子构，袭。武定末，太子中舍人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构弟训，太尉默曹参军。

奖弟谐，字虔和。风流闲润，博学有文辩，当时才俊，咸相钦赏。受父前爵彭城侯。自太尉参军，历尚书郎、徐州北海王顓抚军府司马，入为长兼中书侍郎。崔光引为兼著作郎，谐在史职，无所历意。加辅国将军、相州大中正、光禄大夫，除金紫光禄大夫，加卫将军。

元顓入洛，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顓败，除名，乃为《述身赋》曰：

夫休咎相蹶，祸福相生。龟筮迷其兆，圣达蔽其萌。览成败于前迹，料趣舍于人情。咸争途以走利，罕外己以逃名。连从车以载祸，多厩马以取刑。岂知夫一介独往，乃千乘所不能倾。伊薄躬之悔吝，无性命之淑灵。藉休庸于祖武，仰余烈于家声。徒从师以下学，乏游道于上京。洎方年之四五，实始筮之弱龄。爰释巾而从吏，谬邀宠于时明。

彼□□之赫赫，乃陋周而小汉。帝文笃其成功，我武治其未乱。掩四奥而同轨，穆三辰而贞观。威北暢而武戢，鼎南迁而文焕。异人相趋于绛阙，鸿生接武于儒馆。总群雅而同归，果方员而殊贯。伊滥吹之所从，初窃服于宰旅。奉盛王之高义，游兔园而容与。缀鸿鹭之末行，连英髦之茂序。

及伯舅之西伐，赫灵旗之东举。复奉役于前轅，仍执羁于后距。迫玄冬之暮岁，历关山之遐阻。风激沙而破石，雪浮河而漫野。乐在志其无端，悲涉物而多绪。俄宫车之晏驾，改乘轅而归予。

属推恩之在今，自傍枝而褫福。既献□以命宗，叨微躬于侯服。礼空文于覲飧，赋无征于汤沐。思守位而匪懈，每屏居而自肃。忽忝命于建礼，游丹绮之重复。信兹选之为难，乃上应于列宿。阳源犹且自免，何称仲治与太叔。余生□之萧散，本寓名而而为仕。好不存于吏法，才实疏于政理。竟火烛之不事，

徒博弈其贤已。窃自托于诸生，颇驰骋于文史。通人假其余论，士林察于口理。乃妄涉于风流，遂饰辈于士子。且以自托，□□□□。

虽迎僊尘滓，而赏许云霞。栖闲虚以筑馆，背城阙而为家。带二学之高宇，远三市之狭邪。事虽俭而未陋，制有度而不奢。山隐势于复石，水回流于激沙。树先春而动色，草迎岁而发花。座有清谈之客，门交好事之车。或林嬉于月夜，或水宴于景斜。肆雕章之腴旨，咀文艺之英华。羞绿芰与丹藕，荐朱李及甘瓜。虽惭洛水之名致，有类金谷之喧哗。聊自足于所好，岂留连于或号？思炯戒而自反，勗身名于所蹈。奉哲后之渊猷，赞崇麾于华奥。岂千乘之乏使？感一眄之相劳。竟不留于三月，因病满而休告。

彼东观之清华，乃任隆于载笔。蔡一去而貽恨，张再选而有述。忽牵短而滥官，司惇史于藏室。惭班子之繁丽，微马生之简实。复通籍而延宠，陪帝局之华密。信仪凤之所栖，乃丝文之自出。历五载而徘徊，犹官命之不改。谢能飞于无翼，故同滞于有待。晚加秩于戎章，乃口号之斯在。

属运道之将季，谅冠履之无碍。奄升御于鼎湖，忽流哀于四海。昔汉命之中微，皇统于是三绝。暨孝昌之陵陂，亦继□而祸结。将《小雅》之诗废，复三纲之道灭。思踟躇于时昏，独沉吟于运闭。遂退处于穷里，不外交于人世。及数反于中兴，驱时雄而电逝。既藉取乱之权，方乘转圆之势。俄隙开而守废，遂冠冕之毁裂。彼膏原而涂野，嗟卫肝与稽血。

何古今之一揆，每治少而乱多。卢遁身于东掖，荀寤迹于南罗。时获逃于□阜，仍窜宿于岩阿。首丘急于明发，东路长其如何。遽登舟而鼓枻，乃沿洛而泛河。鹜寸阴于不测，竟征鸟于归波。时在所而放命，连百万于山东。何信都之巨猾，若

封豕与大风。肆吞噬于觚距，咸邑烬而野空。径黎阳之寇聚，迫崖垒之汎隆。躁通川而鼎沸，矢交射于舟中。备百罹于兹日，谅陈蔡之非穷。乘虎口而获济，陵阳侯而迅往。得投憩于濮阳，实陶卫之旧壤。望乡村而伫立，曾不遥之河广。闻虓马之夕嘶，见胡尘之昼上。

王略恢而庙胜，车徒发而雷响。扇风师之猛气，张天□之层网。裁一鼓而冰销，俄氛昆之廓荡。昔蓬生之出奔，睹亡征于乱政。及季子之来反，乃君立而位定。伊吾人之蕞尔，本无僊于衰盛。忻草茅而偃伏，且优游于宸庆。复推斥于宦流，延光华于玺命。甫闻内侍之忝，复奉优加之令。何金紫之陆离，郁貂玉之相映。

时权定之云初，尚民心之易扰。何建武之明杰，茂雄姿于天表。忽灵命之有归，藉亲均而争绍。师出楚而飙发，旆陵江而云矫。辟闾阖之峥嵘，端冕旒于亿兆。神驾逝以流越，翠华飘而缭绕。苟命舛而数违，虽功深而祚夭。时难忽然已及，网罗周其四张。非五三之亲暱，罕徇节于汉阳。彼百僚之冠带，咸北面于西王。矧恩疏而任远，固身存而义亡。及宸居之反正，振天网于颓纲。甄大义以明罚，虚半列于周行。乃褫带而来反，驱下泽于故乡。

探宿志以内求，抚身途而自计。不诡遇以邀合，岂钓名以干世。独浩然而任己，同虚舟之不系。既未识其所以来，亦岂知其所以逝。于是得丧同遣，忘怀自深。遇物栖息，触地山林。虽因西浮之迹，何异东都之心。愿自托于鱼鸟，永得性于飞沉。庶保此以获没，不再罪于当今。

孝静初，遭母忧，还乡里。征为魏尹，将军如故，以禪制未终，表辞。朝议亦以为优，仍许其让。萧衍求通和好，朝廷盛选行人，以谐兼散骑常侍，为聘使主。谐至石头，萧衍遣其

主客郎范胥当接。谐问胥曰：“主客在郎官几时？”胥答曰：“我本训胄虎门，适复今任。”谐言：“国子博士不应左转为郎。”胥答曰：“特为接应远宾，故权兼耳。”谐言：“屈己济务，诚得事宜。由我一介行人，令卿左转。”胥答曰：“自顾菲薄，不足对扬盛美，岂敢言屈？”胥问曰：“今犹尚暖，北间当小寒于此？”谐答曰：“地居阴阳之正，寒暑适时，不知多少。”胥曰：“所访鄴下，岂是测影之地？”谐答曰：“皆是皇居帝里，相去不远，可得统而言之。”胥曰：“洛阳既称盛美，何事还鄴？”谐答曰：“不常厥邑，于兹五邦，王者无外，所在关河，复何所怪？”胥曰：“殷人否危，故迁相耿，贵朝何为而迁？”谐答：“圣人藏往知来，相时而动，何必俟于隆替？”胥曰：“金陵王气兆于先代，黄旗紫盖，本出东南，君临万邦，故宜在此。”谐答曰：“帝王符命，岂得与中国比隆？紫盖黄旗，终于入洛，无乃自害也？有口之说，乃是俳谐，亦何足道！”萧衍亲问谐曰：“魏朝人士，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几人？”谐对曰：“本朝多士，义等如林，文武贤才，布在列位，四科之美，非无其人，庸短造次，无以备启。”衍曰：“武王有乱臣十人。魏虽人物之盛，岂得顿如卿言？”谐曰：“愚谓周称十人，本举佐命，至于‘济济多士’，实是文王之诗。皇朝廊庙之才，足与周人有竞。”衍曰：“若尔，文足标异，武有冠绝者，便可指陈。”谐曰：“大丞相渤海王秉文经武，左右皇极，画一九州，悬衡四海。录尚书、汝阳王元叔昭、尚书令元世俊，宗室之秀，綰政朝端。左仆射司马子如、右仆射高隆之，并时誉民英，戮力匡辅。侍中高岳、侍中孙腾，勋贤忠亮，宣赞王猷。自余才美，不可具悉。”衍曰：“故宜辅弼幼主，永固基业，深不可言。”江南称其才辩。

使还，除大司农卿，加骠骑将军，转秘书监。遇偏风废顿。

武定二年卒，年四十九，时人悼惜之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卫尉卿、齐州刺史。所著文集，别有集录行于世。

长子岳，武定末，司徒祭酒。

岳弟庶，尚书南主客郎。

谐弟邕，字修穆。幼而俊爽，有逸才。著作佐郎、高阳王雍友。凡所交游皆倍年，俊秀才藻之美，为时所称。年二十五，卒。赠镇远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曰文。

史臣曰：邢峦以文武才策，当军国之任，内参机揆，外寄折冲，其纬世之器欤？李平以高明干略，效智于时，出入当官，功名克著，盖赞务之英也。

列传第五十四

李崇·崔亮

李崇，字继长，小名继伯，顿丘人也。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。年十四，召拜主文中散，袭爵陈留公，镇西大将军。

高祖初，为大使巡察冀州。寻以本官行梁州刺史。时巴氏扰动，诏崇以本将军为荆州刺史，镇上洛。敕发陕秦二州兵送崇至治。崇辞曰：“边人失和，本怨刺史，奉诏代之，自然易帖。但须一宣诏旨而已，不劳发兵自防，使怀惧也。”高祖从之。乃轻将数十骑驰到上洛，宣诏绥慰，当即帖然。寻勒边戍，掠得萧赀人者，悉令还之。南人感德，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许人。两境交和，无复烽燧之警。在治四年，甚有称绩。召还京师，赏赐隆厚。

以本将军除兖州刺史。兖土旧多劫盗，崇乃村置一楼，楼悬一鼓，盗发之处，双槌乱击。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，次复闻者以二为节，次后闻者以三为节，各击数千槌。诸村闻鼓，皆守要路，是以盗发俄顷之间，声布百里之内。其中险要，悉有伏人，盗窃始发，便尔擒送。诸州置楼悬鼓，自崇始也。后例降为侯，改授安东将军。

车驾南征，骠骑大将军、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，诏崇以本官副焉。徐州降人郭陆聚党作逆，人多应之，搔扰南北。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诈称犯罪，逃亡归陆。陆纳之，以为谋主。

数月，冀州斩陆送之，贼徒溃散。入为河南尹。

后车驾南讨汉阳，崇行梁州刺史。氏杨灵珍遣弟婆罗与子双领步骑万余，袭破武兴，与萧鸾相结。诏崇为使持节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率众数万讨之。崇槎山分进，出其不意，表里以袭。群氏皆弃灵珍散归，灵珍众减大半。崇进据赤土，灵珍又遣从弟建率五千人屯龙门，躬率精勇一万据鹫硖。龙门之北数十里中伐树塞路，鹫硖之口积大木，聚礮石，临崖下之，以拒官军。崇乃命统军慕容拒率众五千，从他路夜袭龙门，破之。崇乃自攻灵珍，灵珍连战败走，俘其妻子。崇多设疑兵，袭克武兴。萧鸾梁州刺史阴广宗遣参军郑猷、王思考率众援灵珍。崇大破之，并斩婆罗首，杀千余人，俘获猷等，灵珍走奔汉中。高祖在南阳，览表大悦，曰：“使朕无西顾之忧者，李崇之功也。”以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梁州刺史。高祖手诏曰：“今仇、陇克清，镇捍以德，文人威惠既宣，实允远寄，故敕授梁州，用宁边服。便可善思经略，去其可除，安其可育，公私所患，悉令芟夷。”及灵珍偷据白水，崇击破之，灵珍远遁。

世宗初，征为右卫将军，兼七兵尚书。寻加抚军将军，正尚书。转左卫将军、相州大中正。鲁阳蛮柳北喜、鲁北燕等聚众反叛，诸蛮悉应之，围逼湖阳。游击将军李暉先镇此城，尽力捍御，贼势甚盛。诏以崇为使持节、都督征蛮诸军事以讨之。蛮众数万，屯据形要，以拒官军。崇累战破之，斩北燕等，徙万余户于幽并诸州。世宗追赏平氏之功，封魏昌县开国伯，邑五百户。东荆州蛮樊安，聚众于龙山，僭称大号，萧衍共为唇齿，遣兵应之。诸将击讨不利，乃以崇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征蛮诸军事，进号镇南将军，率步骑以讨之。崇分遣诸将，攻击贼垒，连战克捷，生擒樊安，进讨西荆，诸蛮悉降。

诏以崇为使持节、兼侍中、东道大使，黜陟能否，著赏罚之称。转中护军，出除散骑常侍、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诏曰：“应敌制变，算非一途，救左击右，疾雷均势。今胸山蚁寇，久结未殄，贼衍狡诈，或生诡劫，宜遣锐兵，备其不意。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，坐敦威重，遥运声算。”延昌初，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江西诸军事，刺史如故。

先是，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，遇贼亡失，数年不知所在。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，泰以状告。各言己子，并有邻证，郡县不能断。崇曰：“此易知耳。”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，禁经数旬，然后遣人告之曰：“君儿遇患，向已暴死，有教解禁，可出奔哀也。”苟泰闻即号咷，悲不自胜；奉伯咨嗟而已，殊无痛意。崇察知之，乃以儿还泰，诘奉伯诈状。奉伯乃款引云：“先亡一子，故妄认之。”又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，坐事俱徙扬州。弟思安背役亡归，庆宾惧后役追责，规绝名贯，乃认城外死尸，诈称其弟为人所杀，迎归殡葬。颇类思安，见者莫辨。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，说思安被害之苦，饥渴之意。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、李盖等所杀，经州讼之，二人不胜楚毒，各自款引。狱将决竟，崇疑而停之。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，伪从外来，诣庆宾告曰：“仆住在此州，去此三百。比有一人见过寄宿，夜中共语，疑其有异，便即诘问，迹其由绪。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，姓解字思安。时欲送官，苦见求及。称有兄庆宾，今住扬州相国城内，嫂姓徐，君脱矜愍，为往报告，见申委曲，家兄闻此，必重相报，所有资财，当不爱惜。今但见质，若往不获，送官何晚？是故相造，指申此意。君欲见雇几何，当放贤弟。若其不信，可见随看之。”庆宾怅然失色，求其少停，当备财物。此人具以报，崇摄庆宾问曰：“尔弟逃亡，何故妄认他尸？”庆宾伏引。更问盖等，乃云自诬。数日

之间，思安亦为人缚送。崇召女巫视之，鞭笞一百。崇断狱精审，皆此类也。

时有泉水涌于八公山顶。寿春城中有鱼无数，从地涌出；野鸭群飞入城，与鹊争巢。五月，大霖雨十有三日，大水入城，屋宇皆没，崇与兵泊于城上。水增未已，乃乘船附于女墙，城不没者二板而已。州府劝崇弃寿春，保北山。崇曰：“吾受国重恩，忝守藩岳，德薄招灾，致此大水。淮南万里，系于吾身。一旦动脚，百姓瓦解，扬州之地，恐非国物。昔王尊慷慨，义感黄河；吾岂爱一躯，取愧千载？但怜兹士庶，无辜同死，可桴筏随高，人规自脱。吾必守死此城，幸诸君勿言！”时州人裴绚等受萧衍假豫州刺史，因乘大水，谋欲为乱，崇皆击灭之。崇以洪水为灾，请罪解任。诏曰：“卿居藩累年，威怀兼畅，资储丰溢，足制勦寇。然夏雨泛滥，斯非人力，何得以此辞解？今水涸路通，公私复业，便可缮甲积粮，修复城雉，劳恤士庶，务尽绥怀之略也。”崇又表请解州，诏报不听。是时非崇，则淮南不守矣。

崇沉深有将略，宽厚善御众。在州凡经十年，常养壮士数千人，寇贼侵边，所向摧破，号曰“卧虎”，贼甚惮之。萧衍恶其久在淮南，屡设反间，无所不至，世宗雅相委重，衍无以措其奸谋。衍乃授崇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户郡公，诸子皆为县侯，欲以构崇。崇表言其状，世宗屡赐玺书慰勉之。赏赐珍异，岁至五三，亲待无与为比。衍每叹息，服世宗之能任崇也。

肃宗践祚，褒赐衣马。及萧衍遣其游击将军赵祖悦袭据西硖石，更筑外城，逼徙缘淮之人于城内。又遣二将昌义之、王神念率水军溯淮而上，规取寿春。田道龙寇边城，路长平寇五门，胡兴茂寇开霍。扬州诸戍，皆被寇逼。崇分遣诸将，与之

相持。密装船舰二百余艘，教之水战，以待台军。萧衍霍州司马田休等率众寇建安，崇遣统军李神击走之。又命边城戍主邵申贤要其走路，破之于濡水，俘斩三千余人。灵太后玺书劳勉。

许昌县令兼乡宁麻戍主陈平玉南引衍军，以戍归之。崇自秋请援，表至十余。诏遣镇南将军崔亮救硖石，镇东将军萧宝夤于衍堰上流决淮东注。朝廷以诸将乖角，不相顺赴，乃以尚书李平兼右仆射，持节节度之。崇遣李神乘斗舰百余艘，沿淮与李平、崔亮合攻硖石。李神水军克其东北外城，祖悦力屈乃降，语在《平传》。朝廷嘉之，进号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刺史、都督如故。衍淮堰未破，水势日增。崇乃于硖石戍间编舟为桥，北更立船楼十，各高三丈，十步置一篱，至两岸，蕃板装治，四箱解合，贼至举用，不战解下。又于楼船之北，连覆大船，东西竟水，防贼火伐。又于八公山之东南，更起一城，以备大水，州人号曰魏昌城。崇累表解州，前后十余上，肃宗乃以元志代之。寻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仪同如故。不行。

崇上表曰：

臣闻世室明堂，显于周夏；二黉两学，盛自虞殷。所以宗配上帝，以著莫大之严；宣布下土，以彰则天之轨。养黄发以询格言，育青襟而敷典式，用能享国久长，风徽万祀者也。故孔子称巍巍乎其有成功，郁郁乎其有文章，此其盛矣。爰暨亡秦，政失其道，坑儒灭学，以蔽黔首。国无黉序之风，野有非时之役，故九服分崩，祚终二世。炎汉勃兴，更修儒术，文景已降，礼乐复彰，化致升平，治几刑措。故西京有六学之美，东都有三本之盛，莫不纷纶掩蔼，响流无已。逮自魏晋，拨乱相因，兵革之中，学校不绝，遗文灿然，方轨前代。

仰惟高祖孝文皇帝，稟圣自天，道镜今古，徙馭嵩河，光

宅函洛。模唐虞以革轨仪，规周汉以新品制，列教序于乡党，敦诗书于郡国。使揖让之礼，横被于崎岖；歌咏之音，声溢于仄陋。但经始事殷，戎轩屡驾，未遑多就，弓剑弗追。世宗统历，聿遵先绪，永平之中，大兴板筑，续以水旱，戎马生郊，虽逮为山，还停一篑。

窃惟皇迁中县，垂二十祀。而明堂礼乐之本，乃郁荆棘之林；胶序德义之基，空盈牧竖之迹。城隍严固之重，阙砖石之工；墉堞显望之要，少楼榭之饰。加以风雨稍侵，渐致亏坠。又府寺初营，颇亦壮美，然一造至今，更不修缮，宇凋朽，墙垣頽坏，皆非所谓追隆堂构，仪形万国者也。伏闻朝议，以高祖大造区夏，道侔姬文，拟祀明堂，式配上帝。今若基宇不修，仍同丘畎，即使高皇神享，阙于国阳，宗事之典，有声无实。此臣子所以匪宁，亿兆所以失望也。

臣又闻官方授能，所以任事，事既任矣，酬之以禄。如此，上无旷官之讥，下绝尸素之谤。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，而无教授之实，何异兔丝燕麦、南箕北斗哉！昔刘向有言：“王者宜兴辟雍，陈礼乐，以风化天下。夫礼乐所以养人，刑法所以杀人。而有司勤勤请定刑法，至于礼乐，则曰未敢，是则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”臣以为当今四海清平，九服宁晏，经国要重，理应先营；脱复稽延，则刘向之言征矣。但事不两兴，须有进退。以臣愚量，宜罢尚方雕靡之作，颇省永宁土木之功，并减瑶光材瓦之力，兼分石窟镌琢之劳，及诸事役非急者，三时农隙，修此数条。使辟雍之礼，蔚尔而复兴；讽诵之音，焕然而更作。美榭高墉，严壮于外；槐宫棘宇，显丽于中。道发明令，重遵乡饮，敦进郡学，精课经业。如此，则元、凯可得之于上序，游、夏可致之于下国，岂不休欤！诚知佛理渊妙，含识所宗，然比之治要，容可小缓。苟使魏道熙缉，元首唯康，

尔乃经营，未为晚也。

灵太后令曰：“省表，具悉体国之诚。配飨大礼，为国之本，比以戎马在郊，未遑修缮。今四表晏宁，年和岁稔，当敕有司别议经始。”

除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，仪同如故。又授右光禄大夫，出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定州刺史，仪同如故。征拜尚书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，骠骑、仪同如故。迁尚书令，加侍中。崇在官和厚，明于决断，受纳辞讼，必理在可推，始为下笔，不徒尔收领也。然性好财货，贩肆聚敛，家资巨万，营求不息。子世哲为相州刺史，亦无清白状。鄴洛市鄽，收擅其利，为时论所鄙。

蠕蠕主阿那 襄率众犯塞，诏崇以本官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。崇辞于显阳殿，戎服武饰，志气奋扬，时年六十九，干力如少。肃宗目而壮之，朝廷莫不称善。崇遂出塞三千余里，不及贼而还。

后北镇破落汗拔陵反叛，所在响应。征北将军、临淮王彧大败于五原，安北将军李叔仁寻败于白道，贼众日甚。诏引丞相、令、仆、尚书、侍中、黄门于显阳殿，诏曰：“朕比以镇人构逆，登遣都督临淮王克时除翦。军届五原，前锋失利，二将殒命，兵士挫衄。又武川乖防，复陷凶手。恐贼势侵淫，寇连恆朔。金陵在彼，夙夜忧惶。诸人宜陈良策，以副朕怀。”吏部尚书元修义曰：“强寇充斥，事须得讨。臣谓须得重贵，镇压恆朔，总彼师旅，备卫金陵。”诏曰：“去岁阿那 襄叛逆，遣李崇令北征，崇遂长驱塞北，返旆榆关，此亦一时之盛。崇乃上表求改镇为州，罢削旧贯。朕于时以旧典难革，不许其请。寻李崇此表，开诸镇非异之心，致有今日之事。但既往难追，为复略论此耳。朕以李崇国戚望重，器识英断，意欲还遣

崇行，总督三军，扬旌恆朔，除彼群盗。诸人谓可尔以不？”仆射萧宝夤等曰：“陛下以旧都在北，忧虑金陵，臣等实怀悚息。李崇德位隆重，社稷之臣，陛下此遣，实合群望。”崇启曰：“臣实无用，猥蒙殊宠，位妨贤路，遂充北伐。徒劳将士，无勋而还，惭负圣朝，于今莫已。臣以六镇幽垂，与贼接对，鸣柝声弦，弗离旬朔。州名差重于镇，谓实可悦彼心，使声教日扬，微尘去塞。岂敢导此凶源，开生贼意。臣之愆负，死有余责。属陛下慈宽，赐全腰领。今更遣臣北行，正是报恩改过，所不敢辞。但臣年七十，自惟老疾，不堪敌场，更愿英贤，收功盛日。”

于是诏崇以本官加使持节、开府、北讨大都督，抚军将军崔暹，镇军将军、广陵王渊皆受崇节度。又诏崇子光禄大夫神轨，假平北将军，随崇北讨。崇至五原，崔暹大败于白道之北，贼遂并力攻崇。崇与广陵王渊力战，累破贼众，相持至冬，乃引还平城。渊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，盗没军资。崇坐免官爵，征还，以后事付渊。

后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。时除安乐王鉴为徐州刺史以讨法僧，为法僧所败，单马奔归。乃诏复崇官爵，为徐州大都督，节度诸军事。会崇疾笃，乃以卫将军、安丰王延明代之。除改开府、相州刺史，侍中、将军、仪同并如故。孝昌元年薨于位，时年七十一。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康。后重赠太尉公，增邑一千户，余如故。

长子世哲，性轻率，供奉豪侈。少经征役，颇有将用。自司徒中兵参军，超为征虏将军、骠骑将军。寻迁后将军，为三关别将，讨群蛮，大破之，斩萧衍龙骧将军文思之等。还拜鸿胪少卿。性倾巧，善事人，亦以货赂自达。高肇、刘腾之处势也，皆与亲善，故世号为“李锥”。肃宗末，迁宗正卿，加平

南将军，转大司农卿，仍本将军。又改授太仆卿，加镇东将军。寻出为相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世哲至州，斥逐细人，迁徙佛寺，逼买其地，广兴第宅，百姓患之。崇北征之后，征兼太常卿。御史高道穆毁发其宅，表其罪过。后除镇西将军、泾州刺史，赐爵卫国子。正光五年七月卒。赠帛五百匹、朝服一袭，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，子如故。

世哲弟神轨，受父爵陈留侯。自给事中，稍迁员外常侍、光禄大夫。累出征讨，颇有将领之气。孝昌中，为灵太后宠遇，势倾朝野。时云见幸帷幄，与郑俨为双，时人莫能明也。频迁征东将军、武卫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常领中书舍人。时相州刺史、安乐王鉴据州反，诏神轨与都督源子邕等讨平之。武泰初，蛮帅李洪扇动诸落，伊阙已东，至于巩县，多被烧劫。诏神轨为都督，破平之。尔朱荣之向洛也，复为大都督，率众御之。出至河桥，值北中不守，遂便退还。寻与百官候驾于河阴，仍遇害焉。建义初，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相州刺史，谥曰烈。

崔亮，字敬儒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父元孙，刘骏尚书郎。刘彧之僭立也，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。彧使元孙讨文秀，为文秀所害。亮母房氏，携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于历城，道固即亮之叔祖也。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齐，内徙桑乾，为平齐民。时年十岁，常依季父幼孙居，家贫，佣书自业。

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，亮从兄光往依之，谓亮曰：“安能久事笔砚，而不往托李氏也？彼家饶书，因可得学。”亮曰：“弟妹饥寒，岂可独饱？自可观书于市，安能看人眉睫乎！”光言之于冲，冲召亮与语，因谓亮曰：“比见卿先人《相命论》，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念。今遂亡本，卿能记之不？”亮即为诵之，涕泪交零，声韵不异。冲甚奇之，迎为馆客。冲谓其兄子

彦曰：“大崔生宽和笃雅，汝宜友之；小崔生峭整清彻，汝宜敬之。二人终将大至。”冲荐之为中书博士。转议郎，寻迁尚书二千石郎。

高祖在洛，欲创革旧制，选置百官。谓群臣曰：“与朕举一吏部郎，必使才望兼允者，给卿三日假。”又一日，高祖曰：“朕已得之，不烦卿辈也。”驰驿征亮兼吏部郎。俄为太子中舍人，迁中书侍郎，兼尚书左丞。亮虽历显任，其妻不免亲事舂簸。高祖闻之，嘉其清贫，诏带野王令。世宗亲政，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兼吏部郎，领青州大中正。亮自参选事，垂将十年，廉慎明决，为尚书郭钜所委，每云：“非崔郎中，选事不办。”

寻除散骑常侍，仍为黄门。迁度支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自迁都之后，经略四方，又营洛邑，费用甚广。亮在度支，别立条格，岁省亿计。又议修汴蔡二渠，以通边运，公私赖焉。侍中、广平王怀以母弟之亲，左右不遵宪法，敕亮推治。世宗禁怀不通宾客者久之。后因宴集，怀恃亲使忿，欲陵突亮。亮乃正色责之，即起于世宗前，脱冠请罪，遂拜辞欲出。世宗曰：“广平粗疏，向来又醉，卿之所悉，何乃如此也？”遂诏亮复坐，令怀谢焉。亮外虽方正，内亦承候时情，宣传左右。郭神安颇被世宗识遇，以弟托亮，亮引为御史。及神安败后，因集禁中，世宗令兼侍中卢昶宣旨责亮曰：“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请？”亮拜谢而已，无以上对。转都官尚书，又转七兵，领廷尉卿，加散骑常侍，中正如故。徐州刺史元晔抚御失和，诏亮驰驿安抚。亮至，劾晔，处以大辟，劳费绥慰，百姓帖然。

除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城北渭水浅不通船，行人艰阻。亮谓僚佐曰：“昔杜预乃造河梁，况此有异长河，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，吾今决欲营之。”咸曰：“水浅，不可为，浮桥泛

长无恆，又不可施柱，恐难成立。”亮曰：“昔秦居咸阳，横桥渡渭，以像阁道，此即以柱为桥。今唯虑长柱不可得耳。”会天大雨，山水暴至，浮出长木数百根。藉此为用，桥遂成立，百姓利之，至今犹名崔公桥。亮性公清，敏于断决，所在并号称职，三辅服其德政。世宗嘉之，诏赐衣马被褥。后纳其女为九嫔。征为太常卿，摄吏部事。

肃宗初，出为抚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萧衍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偷据硖石。诏亮假镇南将军，齐王萧宝夤镇东将军，章武王融安南将军，并使持节、都督诸军事以讨之。灵太后劳遣亮等，赐戎服杂物。亮至硖石，祖悦出城逆战，大破之。贼复于城外置二栅，欲拒官军，亮焚击破之，杀三千余人。亮与李崇为水陆之期，日日进攻，而崇不至。及李平至，崇乃进军，共平硖石，语在《平传》。灵太后赐亮玺书曰：“硖石既平，大势全举，淮堰孤危，自将奔遁。若仍敢游魂，此当易以立计，擒翦蚁徒，应在旦夕。将军推轂所凭，亲对其事，处分经略，宜共协齐，必令得扫荡之理，尽彼遗烬也。随便守御，及分度掠截，扼其咽喉，防塞走路，期之全获，无令漏逸。若畏威降首者，自加蠲宥，以仁为本，任之雅算。一二往使别宣。”以功进号镇北将军。

李平部分诸军，将水陆兼进，以讨堰贼。亮违平节度，以疾请还，随表而发。平表曰：“臣以萧衍将湛僧珍、田道龙游魂境内，犹未收迹，义之、神念尚住梁城。令都督崔亮权据下蔡，别将甕生即住东岸，与亮接势，以防桥道。臣发引向堰，舍人曹道至，奉敕更有处分，而亮已辄还京。按亮受付东南，推轂是托，诚应忧国忘家，致命为限。而始届汝阴，盘桓不进；暨到寇所，停淹八旬；所营土山攻道，并不克就。损费粮力，坐延岁序。赖天威远被，士卒愤激，东北腾上，垂至北门；而

亮迟回，仍不肯上，臣逼以白刃，甫乃登陟。及平硃石，宜听处分，方更肆其专恣，轻辄还归。此而不纠，法将焉寄？按律‘临军征讨而故留不赴者死’，又云‘军还先归者流’。军罢先还，尚有流坐，况亮被符令停，委弃而反，失乘胜之机，阙水陆之会？缘情据理，咎深‘故留’。今处亮死，上议。”灵太后令曰：“亮为臣不忠，去留自擅，既损威棱，违我经略。虽有小捷，岂免大咎！但吾摄御万几，庶兹恶杀，可特听以功补过。”及平至，亮与争功于禁中，形于声色。

寻除殿中尚书，迁吏部尚书。时羽林新害张彝之后，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。官员既少，应选者多，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，百姓大为嗟怨。亮乃奏为格制，不问士之贤愚，专以停解日月为断。虽复官须此人，停日后者终于不得；庸才下品，年月久者灼然先用。沉滞者皆称其能。亮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书规亮曰：“殷周以乡塾贡士，两汉由州郡荐才，魏晋因循，又置中正。谛观在昔，莫不审举，虽未尽美，足应十收六七。而朝廷贡才，止求其文，不取其理；察孝廉唯论章句，不及治道；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，空辨氏姓高下。至于取士之途不溥，沙汰之理未精。而舅属当铨衡，宜须改张易调。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？天下士子，谁复修厉名行哉！”亮答书曰：“汝所言乃有深致。吾乘时邀幸，得为吏部尚书。当其壮也，尚不如人，况今朽老而居帝难之任。常思同升举直，以报明主之恩；尽忠竭力，不为貽厥之累。昨为此格，有由而然，今已为汝所怪，千载之后，谁知我哉？可静念吾言，当为汝论之。吾兼正六为吏部郎，三为尚书，铨衡所宜，颇知之矣。但古今不同，时宜须异。何者？昔有中正，品其才第，上之尚书，尚书据状，量人授职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。吾谓当尔之时，无遗才，无滥举矣，而汝犹云十收六七。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，以一人

之鉴照察天下。刘毅所云：‘一吏部、两郎中，而欲究竟人物，何异以管窥天，而求其博哉！’今勋人甚多，又羽林入选，武夫崛起，不解书计，唯可彍弩前驱，指踪捕噬而已。忽令垂组乘轩，求其烹鲜之效，未曾操刀，而使专割。又武人至多，官员至少，不可周溥。设令十人共一官，犹无官可授，况一人望一官，何由可不怨哉？吾近面执，不宜使武人入选，请赐其爵，厚其禄。既不见从，是以权立此格，限以停年耳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，叔向讥之以正法，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！仲尼云：德我者亦《春秋》，罪我者亦《春秋》。吾之此指，其由是也。但令当来君子，知吾意焉。”后甄琛、元修义、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，利其便己，踵而行之。自是贤愚同贯，泾渭无别。魏之失才，从亮始也。

转侍中、太常卿，寻迁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。时刘腾擅权，亮托妻刘氏，倾身事之，故频年之中名位隆赫，有识者讥之。转尚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正光二年秋，疽发于背，肃宗遣舍人问疾，亮上表乞解仆射，送所负荷及印绶，诏不许。寻卒，诏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袭，赠物七百段、蜡三百斤。赠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曰贞烈。亮在雍州，读《杜预传》，见为八磨，嘉其有济时用，遂教民为碾。及为仆射，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，其利十倍，国用便之。亮有三子，士安、士和、士泰，并强干善于当世。

士安，历尚书比部郎，卒于谏议大夫。赠左将军、光州刺史。无子，弟士和以子乾亨继。

乾亨，武定中，尚书都兵郎中。

士和，历司空主簿、通直郎。从亮征硖石，以军勋拜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、西道行台、元修义左丞，行泾州事。萧宝夤

之在关中，高选僚佐，以为督府长史。时莫折念生遣使诈降，宝夤表士和兼度支尚书，为陇右行台，令入秦抚慰，为念生所害。

士泰，历给事中、司空从事中郎、谏议大夫、司空司马。肃宗末，荆蛮侵斥，以士泰为龙骧将军、征蛮别将。事平，以功赐爵五等男。建义初，遇害于河阴。赠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文肃。子肇师，袭爵。武定末，中书舍人。

亮弟敬默，奉朝请。卒于征虏长史，赠南阳太守。子思韶，从亮征硖石，以军功赐爵武城子，为冀州别驾。

敬默弟隐处，青州州都。亮以其贱出，殊不经纪，论者讥焉。

亮从父弟光韶，事亲以孝闻。初除奉朝请。光韶与弟光伯双生，操业相伴，特相友爱。遂经吏部尚书李冲，让官于光伯，辞色恳至。冲为奏闻，高祖嘉而许之。太和二十年，以光韶为司空行参军，复请让从叔和，曰：“臣诚微贱，未登让品，属逢皇朝，耻无让德。”和亦谦退，辞而不当。高祖善之，遂以和为广陵王国常侍。寻敕光韶兼秘书郎，掌校华林御书。

肃宗初，除青州治中，后为司空骑兵参军，又兼司徒户曹。出为济州辅国府司马，刺史高植甚知之，政事多委访焉。迁青州平东府长史，府解，敕知州事。光韶清直明断，民吏畏爱之。入为司空从事中郎，以母老解官归养，赋诗展意，朝士属和者数十人。久之，征为司徒谘议，固辞不拜。光韶性严毅，声韵抗烈，与人平谈，常若震厉。至于兄弟议论，外闻谓为忿怒，然孔怀雍睦，人少逮之。

孝庄初，河间邢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众，攻逼州郡。刺史元俊忧不自安，州人乞光韶为长史以镇之。时阳平路回寓居齐

士，与杲潜相影响，引贼入郭。光韶临机处分，在难确然。贼退之后，刺史表光韶忠毅，朝廷嘉之，发使慰劳焉。寻为东道军司。及元颢入洛，自河以南，莫不风靡。而刺史、广陵王欣集文武以议所从。欣曰：“北海、长乐俱是同堂兄弟，今宗祏不移，我欲受赦。诸君意各何如？”在坐之人莫不失色，光韶独抗言曰：“元颢受制梁国，称兵本朝，拔本塞源，以资仇敌，贼臣乱子，旷代少俦！何但大王家事，所宜切齿。等荷朝眷，未敢仰从！”长史崔景茂、前瀛州刺史张烈、前郢州刺史房叔祖、征士张僧皓咸云：“军司议是。”欣乃斩颢使。

寻征辅国将军、廷尉少卿。未至，除太尉长史，加左将军，俄迁廷尉卿。时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劾，光韶必欲致之重法。太尉、阳城王徽，尚书令、临淮王彧，吏部尚书李神俊，侍中李彧，并势望当时，皆为莹求宽。光韶正色曰：“朝贤执事，于舜之功未闻有一，如何反为罪人言乎！”其执意不回如此。

永安末，扰乱之际，遂还乡里。光韶博学强辩，尤好理论，至于人伦名教得失之间，榷而论之，不以一毫假物。家足于财，而性俭吝，衣马敝瘦，食味粗薄。始光韶在都，同里人王蔓于夜遇盗，害其二子。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，一坊之内，家别搜索。至光韶宅，绫绢钱布，匱篋充积。议者讥其矫吝。其家资产，皆光伯所营。光伯亡，悉焚其契。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，后送还之。光韶曰：“此亡弟相贷，仆不知也。”竟不纳。刺史元弼前妻，是光韶之继室儿女，而弼贪婪，多诸不法，光韶以亲情，亟相非责，弼衔之。时耿翔反于州界，弼诬光韶子通与贼连结，囚其合家，考掠非理，而光韶与之辩争，辞色不屈。会樊子鹄为东道大使，知其见枉，理出之。时人劝令诣樊陈谢，光韶曰：“羊舌大夫已有成事，何劳往也。”子鹄亦叹尚之。后刺史侯渊代下疑惧，停军益都，谋为不轨。令

数百骑夜入南郭，劫光韶，以兵胁之，责以谋略。光韶曰：“凡起兵者，须有名义，使君今日举动直是作贼耳。父老知复何计？”渊虽恨之，敬而不敢害。寻除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不起。

光韶以世道屯遭，朝廷屡变，闭门却扫，吉凶断绝。诫子孙曰：“吾自谓立身无惭古烈，但以禄命有限，无容希世取进。在官以来，不冒一级，官虽不达，经为九卿。且吾平生素业，足以遗汝，官阙亦何足言也。吾既运薄，便经三娶，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，合葬非古，吾百年之后，不须合也。然赠谥之及，出自君恩，岂容子孙自求之也，勿须求赠。若违吾志，如有神灵，不享汝祀。吾兄弟自幼及老，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，至于儿女官婚荣利之事，未尝不先以推弟。弟顷横祸，权作松楸，亦可为吾作松棺，使吾见之。”卒年七十一。孝静初，侍中贾思同申启，称述光韶，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光韶弟光伯，尚书郎、青州别驾。后以族弟休临州，遂申牒求解。尚书奏：“按礼：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，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诸父，封君之孙得尽臣。计始封之君，即是世继之祖，尚不得臣，况今之刺史，既非世继，而得行臣吏之节、执笏称名者乎？检光伯请解，率礼不愆，请宜许遂，以明道教。

“灵太后令从之。寻除北海太守，有司以其更满，依例奏代。肃宗诏曰：“光伯自莅海沂，清风远著，兼其兄光韶复能辞荣侍养，兄弟忠孝，宜有甄录。可更申三年，以厉风化。”后历太傅谏议参军。

前废帝时，崔祖螭、张僧皓起逆，攻东阳，旬日之间，众十余万。刺史、东莱王贵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劳。兄光韶曰：“城民陵纵，为日已久，人人恨之，其气甚盛。古人有言‘众怒如水火焉’，以此观之，今日非可慰谕止也。”贵平强之，光

韶曰：“使君受委一方，董摄万里，而经略大事，不与国士图之。所共腹心，皆趋走群小。既不能绥遏以杜其萌，又不能坐观待其衰挫。蹙迫小弟，从为无名之行。若单骑独往，或见拘縶；若以众临之，势必相拒敌。悬见无益也。”贵平逼之，不得已，光伯遂出城数里，城民以光伯兄弟群情所系，虑人劫留，防卫者众。外人疑其欲战，未及晓谕，为飞矢所中，卒。赠征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子滔，武定末，殷州别驾。

史臣曰：李崇以风质英重，毅然秀立，任当将相，望高朝野，美矣。崔亮既明达后事，动有名迹，于断年之选，失之逾远，救弊未闻，终为国蠹，“无所苟而已”，其若是乎？光韶居雅仗正，有国士之风矣。

列传第五十五

崔光

崔光，本名孝伯，字长仁，高祖赐名焉。东清河鄆人也。祖旷，从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之时水。慕容氏灭，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。父灵延，刘骏龙骧将军、长广太守，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。

慕容白曜之平三齐，光年十七，随父徙代。家贫好学，昼耕夜诵，佣书以养父母。太和六年，拜中书博士，转著作郎，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。迁中书侍郎、给事黄门侍郎，甚为高祖所知待。常曰：“孝伯之才，浩浩如黄河东注，固今日之文宗也。”以参赞迁都之谋，赐爵朝阳子，拜散骑常侍，黄门、著作如故，又兼太子少傅。寻以本官兼侍中、使持节，为陕西大使，巡方省察，所经述叙古事，因而赋诗三十八篇。还，仍兼侍中，以谋谟之功，进爵为伯。

光少有大度，喜怒不见于色。有毁恶之者，必善言以报之，虽见诬谤，终不自申曲直。皇兴初，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，后诣光求哀，光乃以二口赎免。高祖闻而嘉之。虽处机近，曾不留心文案，唯从容论议，参赞大政而已。高祖每对群臣曰：“以崔光之高才大量，若无意外咎谴，二十年后当作司空。”其见重如是。又从驾破陈显达。世宗即位，正除侍中。

初，光与李彪共撰国书。太和之末，彪解著作，专以史事

任光。彪寻以罪废。世宗居谅暗，彪上表求成《魏书》，诏许之，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著述。光虽领史官，以彪意在专功，表解侍中、著作以让彪，世宗不许。迁太常卿，领齐州大中正。

正始元年夏，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，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。光表答曰：

臣谨按：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殿路軫中，雌鸡化为雄，毛变而不鸣不将，无距。元帝初元中，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，渐化为雄，冠距鸣将。永光中，有献雄鸡生角。刘向以为鸡者小畜，主司时起居，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。言小臣将乘君之威，以害政事，指石显也。竟宁元年，石显伏辜，此其效也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，一身毛皆似雄，但头冠尚未变。诏以问议郎蔡邕，邕对曰：“貌之不恭，则有鸡祸。臣窃推之，头为元首，人君之象也。今鸡一身已变，未至于头，而上知之，是将其有事，而不遂成之象也。若应之不精，政无所改，头冠或成，为患滋大。”是后张角作乱，称“黄巾贼”，遂破坏四方，疲于赋役，民多叛者。上不改政，遂至天下大乱。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，而其应颇相类矣。向、邕并博达之士，考物验事，信而有证，诚可畏也。

臣以邕言推之，翹足众多，亦群下相扇助之象，雏而未大，脚羽差小，亦其势尚微，易制御也。臣闻灾异之见，皆所以示吉凶，明君睹之而惧，乃能招福；暗主视之弥慢，所用致祸。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秦、汉之事多矣，此陛下所观者也。今或有自贱而贵，关预政事，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。南境死亡千计，白骨横野，存有酷恨之痛，殁为怨伤之魂。义阳屯师，盛夏未返；荆蛮狡猾，征人淹次。东州转输，往多无还；百姓困穷，绞缢以殒。北方霜降，蚕妇辍事；群生憔悴，莫甚于今。此亦贾谊哭叹、谷永切谏之时。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

陛下为民父母，所宜矜恤。国重戎战，用兵犹火，内外怨弊，易以乱离。陛下纵欲忽天下，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，先帝经营劬劳也？

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，警天地之意，礼处左右，节其贵越。往者邓通、董贤之盛，爱之正所以害之。又躬飧加罕，宴宗或阙，时应亲肃郊庙，延敬诸父。检访四方，务加休息，爰发慈旨，抚赈贫瘼。简费山池，减撤声饮，昼存政道，夜以安身。博采刍蕘，进贤黜佞。则兆庶幸甚，妖弭庆进，祯祥集矣。

世宗览之，大悦。后数日，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，于是礼光愈重，加抚军将军。

二年八月，光表曰：“去二十八日，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，敕以示臣，臣按其形，即庄子所谓‘蒸成菌’者也。又云‘朝菌不终晦朔’，雍门周所称‘磨萧斧而伐朝菌’，皆指言蒸气郁长，非有根种，柔脆之质，凋殒速易，不延旬月，无拟斧斤。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，罕起殿堂高华之所。今极宇崇丽，墙筑工密，粪朽弗加，沾濡不及，而兹菌焱构，厥状扶疏，诚足异也。夫野木生朝，野鸟入庙，古人以为败亡之象。然惧灾修德者，咸致休庆；所谓家利而怪先，国兴而妖豫。是故桑谷拱庭，太戊以昌；雉雉集鼎，武丁用熙。自比鸛鹄巢于庙殿，泉鵬鸣于宫寝，菌生宾阶轩坐之正，准诸往记，信可为诫。且东南未静，兵革不息，郊甸之内，大旱跨时，民劳物悴，莫此之甚。承天子育者，所宜矜恤。伏愿陛下，追殷二宗感变之意，侧躬聳诚，惟新圣道。节夜饮之忻，强朝御之膳，养方富之年，保金玉之性，则魏祚可以永隆，皇寿等于山岳。”

四年秋，除中书令，进号镇东将军。永平元年秋，将刑元愉妾李氏，群官无敢言者。敕光为诏，光逡巡不作，奏曰：“伏闻当刑元愉妾李，加之屠割。妖惑扇乱，诚合此罪。但外人

窃云李今怀妊，例待分产。且臣寻诸旧典，兼推近事，戮至刳胎，谓之虐刑。桀纣之主，乃行斯事。君举必书，义无隐昧，酷而乖法，何以示后？陛下春秋已长，未有储体，皇子襁褓，至有夭失。臣之愚识，知无不言，乞停李狱，以俟育孕。”世宗纳之。

延昌元年春，迁中书监，侍中如故。二年，世宗幸东宫，召光与黄门甄琛、广阳王渊等，并赐坐。诏光曰：“卿是朕西台大臣，今当为太子师傅。”光起拜固辞，诏不许。即命肃宗出，从者十余人，敕以光为傅之意，令肃宗拜光。光又拜辞，不当受太子拜，复不蒙许，肃宗遂南面再拜。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，于是宫臣毕拜，光北面立，不敢答拜，唯西面拜谢而出。于是赐光绣彩一百匹，琛、渊等各有差。寻授太子少傅。三年，迁右光禄大夫，侍中、监如故。

四年正月，世宗夜崩。光与侍中、领军将军于忠迎肃宗于东宫，安抚内外，光有力焉。帝崩后二日，广平王怀扶疾入临，以母弟之亲，径至太极西庑，哀恸禁内，呼侍中、黄门、领军、二卫，云身欲上殿哭大行，又须入见主上。诸人皆愕然相视，无敢抗对者。光独攘袂振杖，引汉光武初崩，太尉赵憙横剑当阶，推下亲王故事，辞色甚厉，闻者莫不称善，壮光理义有据。怀声泪俱止，云侍中以古事裁我，我不敢不服。于是遂还，频遣左右致谢。

初，永平四年，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。惠蔚首尾五载，无所厝意。至是三月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表光宜还史任，于是诏光还领著作。四月，迁特进。五月，以奉迎肃宗之功，封光博平县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七月，领国子祭酒。八月，诏光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。寻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灵太后临朝之后，光累表逊位。于忠擅权，光依附之。及忠稍被疏

黜，光并送章绶冠服茅土，表至十余上。灵太后优答不许。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。熙平元年二月，太师、高阳王雍等奏举光授肃宗经。初，光有德于灵太后，语在《于忠传》。四月，更封光平恩县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，以朝阳伯转授第二子勛。其月，敕赐羊车一乘。

时灵太后临朝，每于后园亲执弓矢。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，因以致谏曰：“孔子云：‘士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’艺谓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射、御。明前四业，丈夫妇人所同修者。若射、御，唯主男子，事不及女。古之贤妃烈媛，母仪家国，垂训四海，宣教九宗，可秉道怀德，率遵仁礼。是以汉后马邓，术迈祖考，羊嫔蔡氏，具体伯喈。伏惟皇太后，含圣履仁，临朝阐化，肃雍恺悌，靖徽齐穆，孝祀通于神明，和风溢于区宇。因时暇豫，清暑林园，远藐姑射，眷言鬯相，弦矢所发，必中正鹄，威灵遐暢，义震上下。文武慑心，左右悦目，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，不窥重仞，安见富美。天情冲谦，动容祇愧，以为举非蚕织，事存无功，岂谓应乾顺民，裁成辅相者哉。臣不胜庆幸，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，其集具在内，伏愿以时披览，仰裨未闻。息弯挟之劳，纳闲拱之泰，颐精养寿，栖神翰林。”

是秋，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。光表谏曰：“《礼记》云：‘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，是谓君臣为谗。’不言王后夫人，明无适臣家之义。夫人父母在，有时归宁，亲没，使卿大夫聘。《春秋》纪陈、宋、齐之女并为周王后，无适本国之事。是制深于士大夫，许嫁啗兄，又义不得；卫女思归，以礼自抑；《载驰》、《竹竿》所为作也。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，霍光，外祖也，亲为宰辅，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，示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。伯姬待姆，安就炎燎；樊姜俟命，忍赴洪流。传皆

缀集，以垂来咏。昨轩驾频出，幸冯翊君、任城王第，虽渐中秋，余热尚蒸，衡盖往还，圣躬烦倦。丰厨嘉醴，罄竭时羞，上寿弗限一觞，方丈甘逾百品，旦及日斜，接对不憩，非谓顺时而游，奉养有度。纵云辇崇凉，御筵安暢，左右仆侍，众过千百，扶卫跋涉，袍甲在身，蒙曝尘日，浼汗流离，致时饥渴，餐饭不贍，赁马假乘，交费钱帛。昔人称陛下甚乐，臣等至苦，或其事也。伏惟皇太后，月灵炳曜，坤仪挺茂，诞育帝躬，维兴魏道。德逾文母，仁迈和熹。亲以天至，远异莫间；爱由真固，非俟虚隆。纡屈銮驾，降临闾里，荣光帝京，士女藻悦。白首之耄，欣遇牺年；青衿之童，庆属唐日。千载之所难，一朝之为易，非至明超古，忘骄释吝，孰能若斯者哉？魏元以来，莫正斯美，兴居出入，自当坦然，岂同往嫌，曲有矫避。但帝族方衍，勋贵增迁，祇请遂多，将成彝式。陛下遵酌前王，貽厥后矩，天下为公，亿兆己任。专荐郊庙，止决大政，辅养神和，简息游幸。以德为车，以乐为御，考仁圣之风，习治国之道，则率土属赖，含生仰悦矣。臣过荷恩荣，所知必尽，嘿嘿唯唯，愚窃未敢，轻陈狂瞽，分貽宪坐。”

神龟元年夏，光表曰：“《诗》称：‘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’又云：‘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’《传》曰：‘思其人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不恤其人。’是以《书》始稽古，《易》本山火，观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孟子口实，匡张训说。安世记箴于汾南，伯山抱卷于河右。元始孤论，充汉帝之坐；孟皇片字，悬魏王之帐。前哲之宝重坟籍，珍爱分篆，犹若此之至也。矧乃圣典鸿经，炳勒金石，理为国楷，义成家范，迹实世模，事则人轨，千载之格言，百王之盛烈，而令焚荒污毁，积榛棘而弗扫，为鼯鼯之所栖宿，童竖之所登踞者哉！诚可为痛心疾首，拊膺扼腕。伏惟

皇帝陛下，孝敬日休，自天纵睿，垂心初学，儒业方熙。皇太后钦明慈淑，临制统化，崇道重教，留神翰林。将披云台而问礼，拂麟阁以招贤。诚宜远开阙里，清彼孔堂，而使近在城闾，面接宫庙，旧校为墟，子衿永替。岂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也？寻石经之作，起自炎刘，继以曹氏《典论》，初乃三百余载，计未向二十纪矣。昔来虽屡经戎乱，犹未大崩侵。如闻往者刺史临州，多构图寺，道俗诸用，稍有发掘，基蹠泥灰，或出于此。皇都始迁，尚可补复，军国务殷，遂不存检。官私显隐，渐加剥撤。播麦纳菽，秋春相因，口生蒿杞，时致火燎，由是经石弥减，文字增缺。职忝胄教，参掌经训，不能缮修颓坠，兴复生业，倍深惭耻。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，堪任干事者，专主周视，驱禁田牧，制其践秽，料阅碑牒所失次第，量厥补缀。”诏曰：“此乃学者之根源，不朽之永格，垂范将来，宪章之本，便可一依公表。”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、刘燮等勘校石经，其残缺者，计料石功，并字多少，欲补治之。于后，灵太后废，遂寢。

二年八月，灵太后幸永宁寺，躬登九层佛图。光表谏曰：“伏见亲升上级，伫蹕表刹之下，祇心图构，诚为福善。圣躬玉趾，非所践陟，臣庶惶惶，窃谓未可。按《礼记》：‘为人子者，不登高，不临深。’古贤有言：策画失于庙堂，大人蹶于中野。《汉书》：上欲西驰下峻坂，袁盎揽辔停舆曰：‘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倚衡。如有车败马惊，奈高庙太后何？’又云：上酎祭庙出，欲御楼船。薛广德免冠顿首，曰：‘宜从桥，陛下不听臣，臣以血污车轮。’乐正子春，曾参弟子，亦称至孝，固自谨慎，堂基不过一尺，犹有伤足之愧。永宁累级，阁道回隘，以柔儒之宝体，乘至峻之重峭，万一差跌，千悔何追？《礼》：将祭宗庙，必散斋七日，致斋三日，

然后入祀，神明可得而通。今虽容像未建，已为神明之宅。方加雕绩，饰丽丹青，人心所祇，锐观滋甚，登者既众，异怀若面。纵一人之身恆尽诚洁，岂左右臣妾各竭虔仰？不可独升，必有扈侍，惧或忘慎，非饮酒茹荤而已。昨风霾暴兴，红尘四塞，白日昼昏，特可惊畏。《春秋》：宋、卫、陈、郑同日而灾，伯姬待姆，致焚如之祸。去皇兴中，青州七级亦号崇壮，夜为上火所焚。虽梓慎、裨灶之明，尚不能逆克端兆。变起仓卒，预备不虞。天道幽远，自昔深诚。墟墓必哀，庙社致敬，望莹凄恻，入门耸栗，适墓不登陇，未有升陟之事。《传》云：‘公既视朔，遂登观台。’其下无天地先祖之神，故可得而乘也。《内经》，宝塔高华，堪室千万，唯盛言香花礼拜，岂有登上之义？独称三宝阶，从上而下，人天交接，两得相见，超世奇绝，莫可而拟。恭敬拜跽，悉在下级。远存瞩目，周见山河，因其所眇，增发嬉笑。未能级级加虔，步步崇慎，徒使京邑士女，公私凑集。上行下从，理势以然，迄于无穷，岂长世竞慕一登而可抑断哉？盖心信为本，形敬乃末，重实轻根，靖实躁君，恭己正南面者，岂月乘峻极，旬御层阶。今经始既就，子来自劝，基构已兴，雕绚渐起，紫山华台，即其宫也。伏愿息躬亲之劳，广风靡之化，因立制防，班之条限，以遏嚣污，永归清寂。下竭肃穆之诚，上展瞻仰之敬。勿践勿履，显固亿龄，融教阐悟，不其博欤？”

九月，灵太后幸嵩高。光上表谏曰：“伏闻明后当亲幸嵩高，往还累宿。銮游近甸，存省民物，诚足为善。虽渐农隙，所获栖亩，饥贫之家指为珠玉，遗乘滞遂，莫不宝惜。步骑万余，来去经践，驾辇杂还，竞鹜交驰，纵加禁护，犹有侵耗，士女老幼，微足伤心。秋末久旱，尘壤委深，风霾一起，红埃四塞。辕关峭险，山路危狭，圣驾清道，当务万安。乘履涧壑，

蒙犯霜露，出入半旬，途越数百，飘曝弥日，仰亏和豫。七庙上灵，容或未许；亿兆下心，实用悚栗。且藏蛰节远，昆虫布列，蠃蠕之类，盈于川原，车马辗蹈，必有类杀。慈矜好生，应垂未测，诚恐悠悠之议，将谓为福兴罪。厮役困于负担，爪牙窘于赁乘，供顿候迎，公私扰费。厨兵幕士，衣履败穿，昼暄夜凄，罔所覆藉，监帅驱捶，泣呼相望。霜旱为灾，所在不稔，饥谨荐臻，方成俭敝。为民父母，所宜存恤，靖以抚之，犹惧离散，乃于收敛初辰，致此行举，自近及远，交兴怨嗟。伏愿远览虞舜，恭己无为；近遵《老》、《易》，不出户牖。罢劳形之游，息伤财之驾，动循典防，纳诸轨仪，委司责成，寄之耳目。人神幸甚，朝野抃悦。”灵太后不从。

正光元年冬，赐光几杖、衣服。二年春，肃宗亲释奠国学，光执经南面，百僚陪列。司徒、京兆王继频上表以位让光。夏四月，以光为司徒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领著作如故。光表固辞历年，终不肯受。

八月，获秃鹫鸟于宫内，诏以示光。光表曰：“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鸟，此即《诗》所谓‘有鹫在梁’，解云‘秃鹫也’，贪恶之鸟，野泽所育，不应入殿庭。昔魏氏黄初中，有鹈鹕集于灵芝池，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，近小人，博求贤俊，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。臣闻野物入舍，古人以为不善，是以张璠恶任，贾谊忌鵬。鹈鹕暂集而去，前王犹为至诫，况今亲入宫禁，为人所获，方被畜养，晏然不以为惧。准诸往义，信有殊矣。且饕餮之禽，必资鱼肉，菽麦稻粱，时或餐啄，一食之费，容过斤鎰。今春夏阳旱，谷采稍贵，穷窘之家，时有菜色。陛下为民父母，抚之如伤，岂可弃人养鸟，留意于丑形恶声哉？卫侯好鹤，曹伯爱雁，身死国灭，可为寒心。陛下学通《春秋》，亲览前事，何得口咏其言，行违其道！诚愿远

师殷宗，近法魏祖，修德延贤，消灾集庆。放无用之物，委之川泽，取乐琴书，颐养神性。”肃宗览表大悦，即弃之池泽。

诏召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。三年六月，诏光乘步挽至东西上阁。九月，进位太保，光又固辞。光年耆多务，疾病稍增，而自强不已，常在著作，疾笃不归。四年十月，肃宗亲临省疾，诏断宾客，中使相望，为止声乐，罢诸游眺。拜长子劼为齐州刺史。十一月，疾甚，敕子侄等曰：“谛听吾言。闻曾子有云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启予手，启予足，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。吾荷先帝厚恩，位至于此，史功不成，殁有遗恨。汝等以吾之故，并得名位，勉之！勉之！以死报国。修短命也，夫复何言。速可送我还宅。”气力虽微，神明不乱。至第而薨，年七十三。肃宗闻而悲泣，中使相寻，诏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六十万、布一千匹、蜡四百斤，大鸿胪监护丧事。车驾亲临，抚尸恸哭。御辇还宫，流涕于路，为减常膳，言则追伤。每至光坐诵读之处，未尝不改容凄悼。五年正月，赠太傅，领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冀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又敕加后部鼓吹、班剑，依太保、广阳王故事，谥文宣公。肃宗祖丧建春门外，望 需哀感，儒者荣之。

初，光太和中，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，以赠李彪，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。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，国别为卷，为百三卷焉。

光宽和慈善，不逆于物，进退沉浮，自得而已。常慕胡广、黄琼之为人，故为气概者所不重。始领军于忠以光旧德，甚信重焉，每事筹决，光亦倾身事之。元叉于光亦深宗敬。及郭祚、裴植见杀，清河王怿遇祸，光随时俯仰，竟不匡救，于是天下讥之。自从贵达，罕所申荐。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，云敬徽为荊州五陵戍主，女随夫行，常虑寇抄，南北分张，乞为徐州

长史、兼别驾，暂集京师。肃宗许之。时人比之张禹。光初为黄门，则让宋弁；为中书监，让汝南王悦；为太常，让刘芳；为少傅，让元暉、穆绍、甄琛；为国子祭酒，让清河王怿、任城王澄；为车骑、仪同，让江阳王继，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。皆顾望时情，议者以为矫饰。崇信佛法，礼拜读诵，老而逾甚，终日怡怡，未曾恚忿。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，有鸽飞集膝前，遂入于怀，缘臂上肩，久之乃去。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。每为沙门朝贵请讲《维摩》、《十地经》，听者常数百人，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。识者知其疏略，以贵重为后坐疑。

于讲次。凡所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，五十余卷，别

有集。光十一子，励、勳、勔、劝、劼、勉、勅、劬、、勉。励，字彦德，器学才行最有父风。举秀才，中军彭城王参军、秘书郎中，以父光为著作，固辞不拜。历员外郎、骑侍郎、太尉记室、散骑侍郎，以继母忧去职。神龟中，除司空从事中郎。正光二年，拜中书侍郎。领军将军元义为明堂大将，以励为长史。与从兄鸿俱知名于世。四年十月，父光疾甚，诏拜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。以父寝疾，衣不解带。及光薨，肃宗每加存慰。五年春，光葬于本乡，又诏遣主书张文伯宣吊焉。孝昌元年十二月，诏除太尉长史，仍为齐州大中正，袭父爵。建义初，遇害河阴，时年四十八。赠侍中、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

子挹，袭。武定末，太尉。属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挹弟损，仪同开府主簿。

勳，武定末，征虏将军、安州刺史、朝阳伯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勔，字彦儒，亦有父风。司空记室、通直散骑侍郎、宁远将军、清河太守，带槃阳镇将。为逆贼崔景安所害。赠征虏将

军、齐州刺史。

子权，太尉参军事。

劼，武定中，中书郎。

光弟敬友，本州治中。颇有受纳，御史案之，乃与守者俱逃。后除梁郡太守，会遭所生母忧，不拜。敬友精心佛道，昼夜诵经。免丧之后，遂菜食终世。恭宽接下，修身厉节。自景明已降，频岁不登，饥寒请丐者，皆取足而去。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，大路之北，设食以供行者。延昌三年二月卒，年五十九。

子鸿，字彦鸾。少好读书，博综经史。太和二十年，拜彭城王国左常侍。景明三年，迁员外郎、兼尚书虞曹郎中。敕撰《起居注》。迁给事中，兼祠部郎，转尚书都兵郎中。诏太师、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，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，鸿与光俱在其中，时论荣之。永平初，豫州城人白早生，杀刺史司马悦，据悬瓠叛。诏镇南将军邢峦讨之，以鸿为行台镇南长史。徙三公郎中，加轻车将军。迁员外散骑常侍，领郎中。

延昌二年，将大考百僚，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，乃建议曰：“窃惟王者为官求才，使人以器，黜陟幽明，扬清激浊，故绩效能官、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，年岁数迁，岂拘一阶半级，阂以口僚等位者哉？二汉以降，太和以前，苟必官须此人，人称此职，或超腾升陟，数岁而至公卿，或长兼、试守称允而迁进者，披卷则人人而是，举目则朝贵皆然。故能时收多士之誉，国号丰贤之美。窃见景明以来考格，三年成一考，一考转一阶。贵贱内外万有余人，自非犯罪，不问贤愚，莫不上中，才与不肖，比肩同转。虽有善政如黄龚，儒学如王郑，史才如班马，文章如张蔡，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，选曹亦抑为一概，不曾甄

别。琴瑟不调，改而更张，虽明旨已行，犹宜消息。”世宗不从。

三年，鸿以父忧解任，甘露降其庐前树。十一月，世宗以本官征鸿。四年，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。复加中坚将军，常侍、领郎如故。迁中散大夫、高阳王友，仍领郎中。其年为司徒长史。正光元年，加前将军。修高祖、世宗《起居注》。光撰魏史，徒有卷目，初未考正，阙略尤多。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，但须记录时事，以待后人。临薨言鸿于肃宗。五年正月，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。孝昌初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寻加散骑常侍、齐州大中正。鸿在史甫尔，未有所就，寻卒。赠镇东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青州刺史。

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，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，无所措意。以刘渊、石勒、慕容俊、苻健、慕容垂、姚萇、慕容德、赫连屈子、张轨、李雄、吕光、乞伏国仁、秃发乌孤、李嵩、沮渠蒙逊、冯跋等，并因世故，跨僭一方，各有国书，未有统一，鸿乃撰为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勒成百卷，因其旧记，时有增损褒贬焉。鸿二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僭晋、刘、萧之书。又恐识者责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世宗闻其撰录，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：“闻卿撰定诸史，甚有条贯，便可随成者送呈，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。”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，言多失体，且既未讫，迄不奏闻。鸿后典起居，乃妄载其表曰：

臣闻帝王之兴也，虽诞应图录，然必有驱除，盖所以翦彼厌政，成此乐推。故战国纷纭，年过十纪，而汉祖夷殄群豪，开四百之业。历文景之怀柔蛮夏，世宗之奋扬威武，始得凉、朔同文，牂、越一轨。于是谈、迁感汉德之盛，痛诸史放绝，乃钤括旧书，著成《太史》，所谓辑兹人事，光彼天时之义也。

昔晋惠不竞，华戎乱起；三帝受制于奸臣，二皇晏驾于非

所；五都萧条，鞠为煨燼。赵燕既为长蛇，辽海緬成殊域，穷兵锐进，以力相雄，中原无主，八十余年。遗晋僻远，势略孤微，民残兵革，靡所归控。皇魏龙潜幽代，世笃公刘，内修德政，外抗诸伪，并冀之民，怀宝之士，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，虽邠岐之赴太王，讴歌之归西伯，实可同年而语矣。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，接金行之运，应天顺民，龙飞受命。太宗必世重光，业隆玄默。世祖雄才睿略，阐曜威灵，农战兼修，扫清氛秽。岁垂四纪，而寰宇一同。僭耳、文身之长，卉服、断发之酋，莫不请朔率职，重译来庭。隐愍鸿济之泽，三乐击壤之歌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，欣于尧舜之世。

自晋永宁以后，虽所在称兵，竞自尊树，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，十有六家。善恶兴灭之形，用兵乖会之势，亦足以垂之将来，昭明劝戒。但诸史残缺，体例不全，编录纷谬，繁略失所；宜审正不同，定为一书。伏惟高祖，以大圣应期，钦明御运，合德乾坤，同光日月，建格天之功，创不世之法，开凿生民，惟新大造。陛下以青阳继统，睿武承天。应符屈己，则道高三、五；颐神至境，则洞彼玄宗。剖判百家，斟酌六籍，远迈石渠，美深白虎。至如导礼革俗之风，昭文变性之化，固以感彼禽鱼，穆兹寒暑。而况愚臣沐浴太和，怀音正始，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，砥砺木石之心哉？诚知敏谢允南，才非承祚，然《国志》、《史考》之美，窃亦辄所庶几。始自景明之初，搜集诸国旧史，属迁京甫尔，率多分散，求之公私，驱驰数岁。又臣家贫禄薄，唯任孤力，至于纸尽，书写所资，每不周接，暨正始元年，写乃向备。谨于吏按之暇，草构此书。区分时事，各系本录；破彼异同，凡为一体；约损烦文，补其不足。三豕五门之类，一事异年之流，皆稽以长历，考诸旧志，删正差谬，定为实录。商校大略，著《春秋》百篇。至三年之末，草成九

十五卷。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，寻访不获，所以未及缮成，辍笔私求，七载于今。此书本江南撰录，恐中国所无，非臣私力所能终得。其起兵僭号，事之始末，乃亦颇有，但不得此书，惧简略不成。久思陈奏，乞敕缘边求采，但愚贱无因，不敢轻辄。

散骑常侍、太常少卿、荊州大中正臣赵邕，忽宣明旨，敕臣送呈。不悟九皋微志，乃得上闻，奉敕欣惶，庆惧兼至。今谨以所讫者，附臣邕呈奏。臣又别作序例一卷，年表一卷，仰表皇朝统括大义，俯明愚臣著录微体。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，文致疏鄙，无一可观，简御之日，伏深惭悸。

鸿意如此，然自正光以前，不敢显行其书。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，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，乃颇相传读。亦以光故，执事者遂不论之。鸿经综既广，多有违谬。至如太祖天兴二年，姚兴改号，鸿以为改在元年；太宗永兴二年，慕容超擒于广固，鸿又以为事在元年；太常二年，姚泓败于长安，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。如此之失，多不考正。

子元，秘书郎。后永安中，乃奏其父书，曰：“臣亡考故散骑常侍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前将军、齐州大中正鸿，不殒家风，式缵世业，古学克明，在新必镜，多识前载，博极群书，史才富洽，号称籍甚。年止壮立，便斐然怀著述意。正始之末，任属记言，撰缉余暇，乃刊著赵、燕、秦、夏、凉、蜀等遗载，为之赞序，褒贬评论。先朝之日，草构悉了，唯有李雄《蜀书》，搜索未获，阙兹一国，迟留未成。去正光三年，购访始得，讨论适讫，而先臣弃世。凡十六国，名为《春秋》，一百二卷，近代之事最为备悉。未曾奏上，弗敢宣流。今缮写一本，敢以仰呈。傥或浅陋，不回睿赏，乞藏秘阁，以广异家。”子元后谋反，事发逃窜，会赦免。寻为其叔鸢所杀。

光从祖弟长文，字景翰。少亦徙于代都，聪敏有学识。太和中，除奉朝请。迁洛，拜司空参军事，营构华林园。后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为宕昌使主。还，授给事中、本国中正、尚书库部郎。正始中，大修器械，为诸州造仗都使、齐州太原太守、雍州抚军府长史。以廉慎称。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转太府少卿，丞相、高阳王雍谘议参军，太中大夫。永安中，以老拜征虏将军、平州刺史。还家专读佛经，不关世事。年七十九，天平初卒。赠使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曰贞。

子慈懋，字德林。永熙初，征虏将军、徐州征东府长史。

长文从弟庠，字文序。有干用。初除侍御史、员外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。频使高丽，转步兵校尉，又转司空掾，领左右直长。出除相州长史，还，拜河阴、洛阳令，以强直称。迁东郡太守。元颢寇逼郡界，庠拒不从命，弃郡走还乡里。孝庄还宫，赐爵平原伯，拜颍川太守。二年五月，为城民王早、兰宝等所害。后赠骠骑将军、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

子罕，袭爵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光族弟荣先，字隆祖。涉历经史，州辟主簿。

子铎，有文才。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
铎弟觐，宁远将军、羽林监。

史臣曰：崔光风素虚远，学业渊长。高祖归其才博，许其大至，明主固知臣也。历事三朝，师训少主，不出宫省，坐致台傅，斯亦近世之所希有。但顾怀大雅，托迹中庸，其于容身之讥，斯乃胡广所不免也。鸿博综古今，立言为事，亦才志之士乎？

列传第五十六

甄琛·高聪

甄琛，字思伯，中山毋极人，汉太保甄邯后也。父凝，州主簿。琛少敏悟，闺门之内，兄弟戏狎，不以礼法自居。颇学经史，称有刀笔，而形貌短陋，鲜风仪。举秀才。入都积岁，颇以弈棋弃日，至乃通夜不止。手下苍头常令秉烛，或时睡顿，大加其杖，如此非一。奴后不胜楚痛，乃白琛曰：“郎君辞父母，仕宦京师。若为读书执烛，奴不敢辞罪，乃以围棋，日夜不息，岂是向京之意？而赐加杖罚，不亦非理！”琛惕然惭感，遂从许叡、李彪假书研习，闻见益优。

太和初，拜中书博士，迁谏议大夫，时有所陈，亦为高祖知赏。转通直散骑侍郎，出为本州征北府长史，后为本州阳平王颐卫军府长史。世宗践祚，以琛为中散大夫、兼御史中尉，转通直散骑常侍，仍兼中尉。琛表曰：

王者道同天壤，施齐造化，济时拯物，为民父母。故年谷不登，为民祈祀。乾坤所惠，天子顺之；山川秘利，天子通之。苟益生民，损躬无吝，如或所聚，唯为赈恤。是以《月令》称：山林薮泽，有能取蔬食禽兽者，皆野虞教导之；其迭相侵夺者，罪之无赦。此明导民而弗禁，通有无以相济也。《周礼》虽有川泽之禁，正所以防其残尽，必令取之有时。斯所谓障护虽在公，更所以为民守之耳。且一家之长，惠及子孙；一运之君，

泽周天下；皆所以厚其所养，以为国家之富。未有尊居父母，而醯醢是吝；富有万品，而一物是规。今者，天为黔首生盐，国与黔首障护，假获其利，是犹富专口断不及四体也。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。四海之有，备奉一人；军国之资，取给百姓。天子亦何患乎贫，而苟禁一池也。

古之王者，世有其民，或水火以济其用，或巢宇以诲其居，或教农以去其饥，或训衣以除其敝。故周《诗》称“教之诲之，饮之食之”，皆所以抚覆导养，为之求利者也。臣性昧知理，识无远尚，每观上古爱民之迹，时读中叶骤税之书，未尝不叹彼远大，惜此近狭。今伪弊相承，仍崇关鄆之税；大魏恢博，唯受谷帛之输。是使远方闻者，罔不歌德。昔亶父以弃宝得民，硕鼠以受财失众。君王之义，宜其高矣；魏之简税，惠实远矣。语称出内之吝，有司之福；施惠之难，人君之祸。夫以府藏之物，犹以不施而为灾；况府外之利，而可吝之于黔首？且善藏者藏于民，不善藏者藏于府。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，藏于府者国怨而民贫。国怨则示化有亏，民贫则君无所取。愿弛兹盐禁，使沛然远及，依《周礼》置川衡之法，使之监导而已。

诏曰：“民利在斯，深如所陈。付八座议可否以闻。”

司徒、录尚书、彭城王勰，兼尚书邢峦等奏：“琛之所列，富乎有言，首尾大备，或无可贬。但恐坐谈则理高，行之则事阙，是用迟回，未谓为可。窃惟古之善为治者，莫不昭其胜途，悟其远理，及于救世，升降称时。欲令丰无过溢，俭不致敝，役养消息，备在厥中，节约取足，成其性命。如不尔者，焉用君为？若任其生产，随其啄食，便是刍狗万物，不相有矣。自大道既往，恩惠生焉，下奉上传，卑高理睦。然恩惠既交，思拯之术广，恆恐财不周国，泽不厚民。故多方以达其情，立法以行其志。至乃取货山川，轻在民之贡；立税关市，裨十一之

储。收此与彼，非利己也；回彼就此，非为身也。所谓集天地之产，惠天地之民，藉造物之富，赈造物之贫。彻商贾给戎战，赋四民赡军国，取乎用乎，各有义已。禁此渊池，不专大官之御；敛此匹帛，岂为后宫之资？既润不在己，彼我理一，犹积而散之，将焉所吝？且税之本意，事有可求，固以希济生民，非为富赡藏货。不尔者，昔之君子何为然哉？是以后来经图，未之或改。故先朝商校，小大以情，降鉴之流，疑兴复盐禁。然自行以来，典司多怠，出入之间，事不如法，遂令细民怨嗟，商贩轻议。此乃用之者无方，非兴之者有谬。至使朝廷明识，听营其间，今而罢之，惧失前旨。一行一改，法若易棋，参论理要，宜依前式。”诏曰：“司盐之税，乃自古通典，然兴制利民，亦代或不同，苟可以富氓益化，唯理所在。甄琛之表，实所谓助政毗治者也，可从其前计，使公私并宜，川利无拥。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。”

诏琛参八座议事。寻正中尉，常侍如故。迁侍中，领中尉。琛俯眉畏避，不能绳纠贵游，凡所劾治，率多下吏。于时赵修盛宠，琛倾身事之。琛父凝为中散大夫，弟僧林为本州别驾，皆托修申达。至修奸诈事露，明当收考，今日乃举其罪。及监决修鞭，犹相隐恻。然告人曰：“赵修小人，背如土牛，殊耐鞭杖。”有识以此非之。修死之明日，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，兼尚书元英、邢峦穷其阿附之状。琛曾拜官，诸宾悉集，峦乃晚至，琛谓峦曰：“卿何处放蛆来，今晚始顾？”虽以戏言，峦变色衔忿。及此，大相推穷。司徒公、录尚书、北海王详等奏曰：“臣闻党人为患，自古所疾；政之所忌，虽宠必诛，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，保灵基于永业者也。伏惟陛下，纂圣前晖，渊鉴幽慝，恩断近习，宪轨唯新，大政蔚以增光，鸿猷于焉永泰。谨按：侍中、领御史中尉甄琛，身居直法，纠

擢是司，风邪响黜，犹宜劾纠，况赵修奢暴，声著内外，侵公害私，朝野切齿。而琛尝不陈奏，方更往来，绸缪结纳，以为朋党，中外影响，致其谈誉。令布衣之父，超登正四之官；七品之弟，越陟三阶之禄。亏先皇之选典，尘圣明之官人。又与武卫将军、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，凭兄叨封，知而不言。及修衅彰，方加弹奏。生则附其形势，死则就地排之，窃天之功以为己力，仰欺朝廷，俯罔百司，其为鄙诈，于兹甚矣。不实不忠，实合贬黜。谨依律科徒，请以职除。其父中散，实为叨越，虽皇族帝孙，未有此例，既得不以伦，请下收夺。李凭朋附赵修，是亲是仗，交游之道，不依恆度，或晨昏从就，或吉凶往来；至乃身拜其亲，妻见其子，每有家事，必先请托。缙点皇风，尘鄙正化，此而不纠，将何以肃整阿谀，奖励忠概！请免所居官，以肃风轨。”奏可。琛遂免归本郡，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。

始，琛以父母年老，常求解官扶侍，故高祖授以本州长史。及贵达，不复请归，至是乃还供养。数年，遭母忧。母钜鹿曹氏，有孝性，夫氏去家，路逾百里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，必令僮仆走奉其母，乃后食焉。琛母服未阙，复丧父。琛于莹兆之内，手种松柏，隆冬之月，负掘水土。乡老哀之，咸助加力。十余年中，坟成木茂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。专事产业，亲躬农圃，时以鹰犬驰逐自娱。朝廷有大事，犹上表陈情。

久之，复除散骑常侍、领给事黄门侍郎、定州大中正。大见亲宠，委以门下庶事，出参尚书，入厕帷幄。琛，高祖时兼主客郎，迎送萧赜使彭城刘缵，琛钦其器貌，常叹咏之。缵子晰为胸山戍主。晰死，家属入洛。有女年未二十，琛已六十余矣，乃纳晰女为妻。婚日，诏给厨费，琛深所好悦，世宗时调戏之。卢昶败于胸山，诏琛驰驿检按。

迁河南尹，加平南将军，黄门、中正如故。琛表曰：“《诗》称‘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’者，京邑是四方之本，安危所在，不可不清。是以国家居代，患多盗窃，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，广置主司里宰，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。又多置吏士，为其羽翼，崇而重之，始得禁止。今迁都已来，天下转广，四远赴会，事过代都，五方杂沓，难可备简，寇盗公行，劫害不绝。此由诸坊混杂，厘比不精，主司暗弱，不堪检察故也。凡使人攻坚木者，必为之择良器。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坚木，盘根错节，乱植其中。六部里尉即攻坚之利器，非贞刚精锐，无以治之。今择尹既非南金，里尉铅刀而割，欲望肃清都邑，不可得也。里正乃流外四品，职轻任碎，多是下才，人怀苟且，不能督察，故使盗得容奸，百赋失理。边外小县，所领不过百户，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。京邑诸坊，大者或千户、五百户，其中皆王公卿尹，贵势姻戚，豪猾仆隶，廕养奸徒，高门邃宇，不可干问。又有州郡侠客，廕结贵游，附党连群，阴为市劫，比之边县，难易不同。今难彼易此，实为未愜。王者立法，随时从宜，改弦易调，明主所急。先朝立品，不必即定，施而观之，不便则改。今闲官静任，犹听长兼，况烦剧要务，不得简能下领？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，以本官俸恤，领里尉之任，各食其禄；高者领六部尉，中者领经途尉，下者领里正。不尔，请少高里尉之品，选下品中应迁之者，进而为之。则督责有所，辇毂可清。”诏曰：“里正可进至勋品，经途从九品，六部尉正九品，诸职中简取，何必须武人也？”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，于诸坊巷司察盗贼。于是京邑清静，至今踵焉。

转太子少保，黄门如故。大将军高肇伐蜀，以琛为使持节、假抚军将军，领步骑四万为前驱都督。琛次梁州獠亭，会世宗

崩，班师。高肇既死，以琛肇之党也，不宜复参朝政，出为营州刺史，加安北将军。岁余，以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，时年六十五矣。遂停中山，久之乃赴洛。除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犹以琛高氏之昵也，不欲处之于内。寻征拜太常卿，仍以本将军出为徐州刺史。及入辞肃宗，琛辞以老，诏除吏部尚书，将军如故。未几，除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衣锦昼游，大为称满。治体严细，甚无声誉。崔光辞司徒之授也，琛与光书，外相抑扬，内实附会也。光亦揣其意，复书褒美以悦之。征为车骑将军、特进，又拜侍中。以其衰老，诏赐御府杖，朝直杖以出入。

正光五年冬卒。诏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十万、物七百段、蜡三百斤。赠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，加后部鼓吹。太常议谥“文穆”。吏部郎袁翻奏曰：“案《礼》：谥者，行之迹也；号者，功之表也；车服者，位之章也。是以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行生于己，名生于人，故阖棺然后定谥。皆累其生时美恶，所以为将来劝戒；身虽死，使名常存也。凡薨亡者，属所即言大鸿胪，移本郡大中正，条其行迹功过，承中正移言公府，下太常部博士评议，为谥列上。谥不应法者，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。若行状失实，中正坐如博士。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，以为褒贬之实也。今之行状，皆出自其家，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，无复相是非之事。臣子之欲光扬君父，但苦迹之不高、行之不美，是以极辞肆意，无复限量。观其状也，则周孔联镳，伊颜接衽；论其谥也，虽穷文尽武，罔或加焉。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，唯知依其行状，又先问其家人之意，臣子所求，便为议上，都不复斟酌与夺，商量是非。致号谥之加，与泛阶莫异，专以极美为称，无复贬降之名，礼官之失，一至于此！案甄司徒行状，至德与圣人齐踪，鸿名共大贤比迹，‘文穆’之谥，何足加焉？但比来赠谥，于例普重，如甄琛之

流，无不复谥。谓宜依谥法‘慈惠爱民曰孝’，宜谥曰孝穆公。自今已后，明勒太常、司徒有行状如此，言辞流宕，无复节限者，悉请裁量，不听为受。必准人立谥，不得甚加优越。复仍踵前来之失者，付法司科罪。”从之。琛祖载，肃宗亲送，降车就舆，吊服哭之，遣舍人慰其诸子。琛性轻简，好嘲谑，故少风望。然明解有干具，在官清白。自高祖、世宗咸相知待，肃宗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。所著文章，鄙碎无大体，时有理诣，《磔四声》、《姓族废兴》、《会通缙素三论》及《家诲》二十篇，《笃学文》一卷，颇行于世。

琛长子侃，字道正。郡功曹，释褐秘书郎。性险薄，多与盗劫交通。随琛在京，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，殴击主人，为司州所劾，淹在州狱，琛大以惭愧。广平王怀为牧，与琛先不协，欲具案穷推。琛托左右以闻，世宗遣白衣吴仲安敕怀宽放，怀固执治之。久乃特旨出之。侃自此沉废，卒于家。

侃弟楷，字德方。粗有文学，颇习吏事。太平中，上《高祖颂》十二篇，文多不载，优诏报之。琛启除秘书郎。世宗崩未葬，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，免官。任城王澄为司徒，引为功曹参军。稍迁尚书仪曹郎，有当官之称。

肃宗末，定州刺史、广阳王渊被征还朝。时楷丁忧在乡，渊临发，召楷兼长史，委以州任。寻值鲜于修礼、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，屠村掠野，引向州城。州城之内，先有燕恆云三州避难之户，皆依傍市廛，草庐攒住。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，共为举动。既外寇将逼，恐有内应，楷见人情不安，虑有变起，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杀之，以威外贼，固城民之心。及刺史元冏、大都督杨津等至，楷乃还家。后修礼等忿楷屠杀北人，遂掘其父墓，载棺巡城，示相报复。

孝庄时，征为中书侍郎。尔朱荣之死，帝以其堪率乡义，

除试守常山太守，赐绢二百匹。出帝初，除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齐文襄王取为仪同府谏议参军。天平四年卒，年四十六。赠骠骑将军、秘书监、沧州刺史。

楷弟宽，字仁规。自员外散骑侍郎、本州别驾，稍迁太尉从事中郎、治书侍御史。武定初，谢病还乡，卒于家。

僧林，终于乡里。

琛从父弟密，字叔雍。清谨少嗜欲，颇涉书史。太和中，奉朝请。密疾世俗贪竞，乾没荣宠，曾作《风赋》以见意。后参中山王英军事。英钟离败退，乡人苏良没于贼手，密尽私财以赎之。良既归，倾资报密，密一皆不受，谓良曰：“济君之日，本不求货，岂相赎之意也？”

历太尉铠曹，迁国子博士。肃宗末，通直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。时贼帅葛荣侵扰河北，裴衍、源子邕败没，人情不安，诏密为相州行台，援守鄴城。庄帝以密全鄴之勋，赏安市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迁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领廷尉少卿，寻转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孝静初，车骑将军、廷尉卿，在官有平直之誉。出为北徐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兴和四年卒。赠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瀛州刺史，谥曰靖。

长子俭，字元恭。官至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卒。

俭弟颐，有才学，亦早卒。

琛同郡张纂，字伯业。祖珍，字文表，慕容宝度支尚书。太祖平中山，入国。世祖时，拜中书侍郎。真君元年，关右慰劳大使。二年，拜使持节、镇西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卒，赠征东将军、燕州刺史，谥曰穆。纂颇涉经史，雅有气尚，交结胜流。太和中，释褐奉朝请，稍迁伏波将军、任城王澄镇北府骑兵参军，带魏昌县令，吏民安之。后为北中府司马，久之，除乐陵太守。在郡多所受纳，闻御史至，弃郡逃走，于是除名，乃卒。

天平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纂叔感，字崇仁。有器业，不应州郡之命。

子宣轨，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历郡功曹、州主簿。延昌中，释褐奉朝请、冀州征东府长流参军，转相州中军府录事参军、定州别驾。后除镇远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出为相州抚军府司马。宣轨性通率，轻财好施。属葛荣围城，与刺史李神有固守之效。永安中，以功赐爵中山公。中兴初，坐事死于鄴。

子子瑜。

纂从弟元宾，太和十六年，出身奉朝请，迁员外郎、给事中。正光中，除中坚将军、射声校尉。永安三年卒。永熙中，外生高敖曹贵达，启赠持节、抚军将军、瀛州刺史。

子辨，天平中，司徒行参军。

高聪，字僧智，本渤海蓐人。曾祖轨，随慕容德徙青州，因居北海之剧县。父法昂，刘骏车骑将军王玄谟甥也。少随玄谟征伐，以军功至员外郎。早卒。

聪生而丧母，祖母王抚育之。大军攻克东阳，聪徙入平城，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，窘困无所不至。族祖允视之若孙，大加周给。聪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才，允嘉之，数称其美，言之朝廷，云：“青州蒋少游与从孙僧智，虽为孤弱，然皆有文情。”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。积十年，转侍郎，以本官为高阳王雍友，稍为高祖知赏。

太和十七年，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萧昭业。高祖定都洛阳，追诏聪等曰：“比于河阳敕卿，仍屈瀍洛，周视旧业，依然有怀，固欲先之营之，后乃薄伐。且以隳丧甫尔，使通在昔，乘危幸凶，君子弗取。是用辍兹前图，远期来会，爰息六师，三川是宅，将底居成周，永恢皇宇。今更造玺书，以代往诏，

比所敕授，随宜变之，善勸皇华，无替指意。”使还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兼太府少卿，转兼太子左率。

聪微习弓马，乃以将用自许。高祖锐意南讨，专访王肃以军事。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，肃言之于高祖。故假聪辅国将军，统兵二千，与刘藻、傅永、成道益、任莫问俱受肃节度，同援涡阳。而聪躁怯少威重，所经淫掠无礼，及与贼交，望风退败。与藻等同囚于悬瓠，高祖恕死，徙平州为民。行届瀛州，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，托聪为表。高祖见表，顾谓王肃曰：“在下那得复有此才，而令朕不知也？”肃曰：“比高聪北徙，此文或其所制。”高祖悟曰：“必应然也，何应更有此辈？”

世宗初，聪复窃还京师。六辅之废，聪之谋也。世宗亲政，除给事黄门侍郎，加辅国将军。迁散骑常侍，黄门如故。世宗幸鄴，还于河内怀界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余步。侍中高显等奏：“伏见亲御弧矢，临原弋远，弦动羽驰，矢鏃所逮，三百五十余步。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，神艺夙茂；巧会《驹虞》之节，妙尽鬻圃之仪。威棱攸叠，彪兕慑气，才猛所振，勍慙弭心，足以肃截九区，赫服八宇矣。盛事奇迹，必宜表述，请勒铭射宫，永彰圣艺。”诏曰：“此乃弓弧小艺，何足以示后叶，而喉膺近侍苟以为然，亦岂容有异，便可如请。”遂刊铭于射所，聪为之词。

赵修嬖幸，聪深朋附。及诏追赠修父，聪为碑文，出入同载，观视碑石。聪每见修，迎送尽礼。聪又为修作表，陈当时便宜，教其自安之术，由是迭相亲狎。修死，甄琛、李凭皆被黜落，聪亦深用危虑。而聪先以疏宗之情，曲事高肇，竟获自免，肇之力也。修之任势，聪倾身事之，及修之死，言必毁恶。茹皓之宠，聪又媚附，每相招命，言笑携抚，公私托仗，无所不至。每称皓才识明敏，非赵修之侔。乃因皓启请青州镇下治

中公廨，以为私宅；又乞水田数十顷，皆被遂许。及皓见戮，聪以为死之晚也。其薄于情义，类皆如此。

侍中高显出授护军，聪转兼其处，于时显兄弟疑聪间构而求之。聪居兼十余旬，出入机要，言即真，无远虑。藉贵因权，耽于声色，贿纳之音，闻于遐迩。中尉崔亮知肇微恨，遂面陈聪罪，世宗乃出聪为平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聪善于去就，知肇嫌之，侧身承奉，肇遂待之如旧。聪在并州数岁，多不率法，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，再为大使、御史举奏，肇每以宗私相援，事得寝缓。世宗末，拜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。

肃宗践祚，以其素附高肇，出为幽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寻以高肇之党，与王世义、高绰、李宪、崔楷、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，灵太后并特原之。聪遂停废于家，断绝人事，唯修营园果，以声色自娱。久之，拜光禄大夫，加安北将军。聪心望中书令，然后出作青州，愿竟不果。正光元年夏卒，年六十九。灵太后闻其病，遣主书问之，聪对使者嘘唏恸泣。及闻其亡，嗟悼良久，言：“朕既无福，大臣殒丧。且其与朕父南征，契阔戎旅，特可感念。”赙布帛三百匹、冰一车。赠抚军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曰献。聪有妓十余人，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，以悦其情。及病，不欲他人得之，并令烧指吞炭，出家为尼。聪所作文笔二十卷，别有集。

子长云，字彦鸿。起家秘书郎、太尉主簿，稍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建义初，于河阴遇害。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长云弟叔山，字彦甫。司徒行参军，稍迁宁朔将军、越骑校尉。卒，赠太常少卿。

史臣曰：甄琛以学尚刀笔，早树声名，受遇三朝，终至崇重。高聪才尚见知，名位显著。而异轨同奔，咸经于危覆之辙，惜乎！

列传第五十七

崔休·裴延俊·袁翻

崔休，字惠盛，清河人，御史中丞逞之玄孙也。祖灵和，仕刘义隆为员外散骑侍郎。父宗伯，世宗初，追赠清河太守。休少孤贫，矫然自立。举秀才，入京师，与中书郎宋弁、通直郎邢峦雅相知友。尚书王凝钦其人望，为长子聘休姊，贍以货财，由是少振。高祖纳休妹为嫔，以为尚书主客郎。转通直正员郎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。休好学，涉历书史，公事军旅之隙，手不释卷；崇尚先达，爰接后来，常参高祖侍席，礼遇次于宋、郭之辈。

高祖南伐，以北海王为尚书仆射，统留台事，以休为尚书左丞。高祖诏休曰：“北海年少，未闲政绩，百揆之务，便以相委。”转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。后从驾南行。及车驾还，幸彭城，泛舟泗水，诏在侍筵，观者荣之。

世祖初，休以弟亡，祖父未葬，固求渤海，于是除之。性严明，雅长治体。下车先戮豪猾数人，广布耳目，所在奸盗，莫不擒剪，百姓畏之，寇盗止息，清身率下，渤海大治。时大儒张吾贵有盛名于山东，四方学士咸相宗慕，弟子自远而至者恆千余人。生徒既众，所在多不见容。休乃为设俎豆，招延礼接，使肄业而还，儒者称为口实。

入为吏部郎中，迁散骑常侍，权兼选任。休爱才好士，多

所拔擢。广平王怀数引谈宴，世宗责其与诸王交游，免官。后除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在州数年，以母老辞州，许之。寻行幽州事，征拜司徒右长史。休聪明强济，雅善断决，幕府多事，辞讼盈几，剖判若流，殊无疑滞，加之公平清洁，甚得时谈。复除吏部郎中，加征虏将军、冀州大中正。迁光禄大夫，行河南尹。肃宗初，即真，加平东将军。寻除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进号安北将军。迁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青州九郡民单于剽、李伯徽、刘通等一千人，上书讼休德政，灵太后善之。休在幽青州五六年，皆清白爱民，甚著声绩，二州怀其德泽，百姓追思之。

征为安南将军、度支尚书，寻进号抚军将军、七兵尚书，又转殿中尚书。休久在台阁，明习典礼，每朝廷疑议，咸取正焉。诸公咸相谓曰：“崔尚书下意处，我不能异也。”正光四年卒，年五十二。赠帛五百匹，赠车骑将军、尚书仆射、冀州刺史，谥文贞侯。

休少而谦退，事母孝谨。及为尚书，子仲文纳丞相雍第二女，女妻领军元义长庶子秘书郎稚舒。挟恃二家，志气微改；内有自得之心，外则陵藉同列。尚书令李崇、左仆射萧宝夤、右仆射元钦，皆以雍、义之故，每惮下之。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孙邢氏，休不欲，乃违其母情，以妻义子，议者非之。休有九子。

长子俊，字长儒。武定中，七兵尚书、武城县开国公。

俊弟仲文，散骑常侍。

仲文弟叔仁，性轻侠，重衿期。历通直散骑侍郎、司徒司马、散骑常侍，出为骠骑将军、颍州刺史。以贪污为御史所劾。兴和中，赐死于宅。临刑，赋诗与诸弟诀别而不及其兄，以其不甚营救故也。

叔仁弟叔义，孝庄时为尚书库部郎。坐兄俊铸钱事发，合家逃逸。数日，叔义遂见执获。时城阳王徽为司州牧，临淮王彧以非其身罪，骤为致言，徽不从，乃杀之。

叔义弟子侃，以窃级为中书郎，为尚书左丞和子岳弹纠，失官。后兼通直常侍，使于萧衍，还，路病卒。

子侃弟子聿，武定末，东莞太守。卒。

子聿弟子约，开府祭酒。

休弟夤，字敬礼。太子舍人，早卒。赠乐安太守。妻，安乐王长乐女晋宁主也，贞烈有德行。

子长谦，好学修立，少有令名。仕历给事中，仍还乡里。久之，刺史尉景取为开府谘议参军事。晚颇以酒为损。天平中，被征兼主客郎，接萧衍使张皋等。后兼散骑常侍，使萧衍。还，卒于宿豫，时人叹惜之。以死王事，赠骠骑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

裴延俊，字平子，河东闻喜人，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孙。曾祖天明，谘议参军、并州别驾。祖双虎，河东太守。卒，赠平远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顺。父崧，州主簿，行平阳郡事。以平蜀贼丁虫功，赠东雍州刺史。

延俊少偏孤，事后母以孝闻。涉猎坟史，颇有才笔。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著作佐郎。迁尚书仪曹郎，转殿中郎、太子洗马，又领本邑中正及太子友。太子恂废，以宫官例免。顷之，除太尉掾，兼太子中舍人。世宗初，为散骑侍郎，寻除雍州平西府长史，加建威将军，入为中书侍郎。时世宗专心释典，不事坟籍。延俊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有尧文思，钦明稽古；妣舜体道，慎典作圣。汉光神叡，军中读书；魏武英规，马上玩籍。先帝天纵多能，克文克武，营迁谋伐，手不释卷。良以经史义深，补益处广，虽则劬劳，不可暂辍。斯乃前王之美实，后王之水镜，善足以遵，恶足以诫也。陛下道悟自深，渊鉴独得；

升法座于宸闱，释觉善于日宇；凡在听瞩，尘蔽俱开。然《五经》治世之模，六籍轨俗之本。盖以训物有渐，应时匪妙，必须先粗后精，乘近即远。伏愿经书互览，孔释兼存，则内外俱周，真俗斯暢。”

后除司州别驾，加镇远将军。及诏立明堂，群官博议，延俊独著一堂之论。太傅、清河王怿时典众议，读而笑曰：“子故欲远符仆射也。”兼太子中庶子，寻即正，别驾如故，加冠军将军。肃宗初，迁散骑常侍，监起居注，加前将军，又加平西将军，除廷尉卿。转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。范阳郡有旧督亢渠，径五十里；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，广袤三十里。皆废毁多时，莫能修复。时水旱不调，民多饥馑，延俊谓疏通旧迹，势必可成，乃表求营造。遂躬自履行，相度水形，随力分督，未几而就。溉田百万余亩，为利十倍，百姓至今赖之。又命主簿郗恽修起学校，礼教大行，民歌谣之。在州五年，考绩为天下最。

延俊继母随延俊在蓟，时遇重患，延俊启求侍母还京疗治。至都未几，拜太常卿。时汾州山胡恃险寇窃，正平、平阳二郡尤被其害，以延俊兼尚书，为西北道行台，节度讨胡诸军。寻遇疾，敕还。三鵠群蛮寇掠不已，车驾欲亲征之，延俊乃于病中上疏谏诤。寻除七兵尚书、安南将军，徙殿中尚书，加中军将军，转散骑常待、中书令、御史中尉。又以本官兼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延俊在台阁，守职而已，不能有所裁断直绳也。庄帝初，于河阴遇害。赠都督雍岐豳三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本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子元直，尚书郎中。

元直弟敬猷，员外常侍。兄弟并有学尚，与父同时遇害。元直赠光州刺史。敬猷妻丞相、高阳王雍外孙，超赠尚书仆射。

延俊从叔桃弓，亦见称于乡里。

子夙，字买兴。沉雅有器识，仪望甚伟，高祖见而异之。自司空主簿，转尚书左主客郎中。时吏部尚书、任城王澄有知人鉴，每叹美夙，以远大许之。高祖南伐，为行台吏部郎，仍除征北大将军穆亮从事中郎。转为河北太守，以忠恕接下，百姓感之。卒于郡，年四十三。

长子范，字宗模。早卒。

范子凝，字长儒。卒于武平镇将。

范弟升之、鉴。武定末，升之，太尉掾；鉴，司徒右长史。

延俊从祖弟良，字元宾。起家奉朝请，转北中府功曹参军。世宗初，南绛县令。稍迁并州安北府长史。入为中散大夫，领尚书考功郎中。

时汾州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，以良兼尚书左丞，为西北道行台。值别将李德龙为羽所破，良入汾州，与刺史、汝阴王景和及德龙率兵数千，凭城自守。贼并力攻逼。诏遣行台裴延俊，大都督、章武王融，都督宗正珍孙等赴援。时有五城郡山胡冯宜都、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，假称帝号，服素衣，持白伞白幡，率诸逆众，于云台郊抗拒王师。融等与战败绩，贼乘胜围城。良率将士出战，大破之，于阵斩回成，复诱导诸胡令斩送宜都首。又山胡刘蠡升自云圣术，胡人信之，咸相影附，旬日之间，逆徒还振。德龙议欲拔城，良不许，德龙等乃止。景和薨，以良为汾州刺史，加辅国将军，行台如故。都督高防来援，复败于百里候。先是官粟贷民。未及收聚，仍值寇乱。至是城民大饥，人相食。贼知仓库空虚，攻围日甚，死者十三四。良以饥窘，因与城人奔赴西河。汾州之治西河，自良始也。时南绛蜀陈双炽等聚众反，自号建始王，与大都督长孙稚、宗正珍孙等相持不下。诏良解州，为慰劳使。转太中大夫、本郡中正。

孝庄末，除光禄大夫。尔朱荣死，荣从子天光拥众关西，乃诏良持节、假安西将军、潼关都督，又兼尚书，为河东、恆农、河北、宜阳行台以备之。前废帝时，除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寻转卫将军，又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转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出帝末，除汲郡太守。孝静初，卫大将军、太府卿。天平二年秋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使持节、都督雍华二州诸军事、吏部尚书、本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贞。又重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仆射，余如故。

子叔祉，武定末，太子洗马。

良从父兄子庆孙，字绍远。少孤，性倜傥，重然诺。释褐员外散骑侍郎。

正光末，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、马牒腾并自立为王，聚党作逆，众至数万。诏庆孙为募人别将，招率乡豪，得战士数千人以讨之。胡贼屡来逆战，庆孙身先士卒，每摧其锋，遂深入至云台郊。诸贼更相连结，大战郊西，自旦及夕，庆孙身自突陈，斩贼王口郭康儿。贼众大溃。敕征赴都，除直后。于后贼复鸠集，北连蠡升，南通绛蜀，凶徒转盛，复以庆孙为别将，从轹关入讨。至齐子岭东，贼帅范多、范安族等率众来拒，庆孙与战，复斩多首。乃深入二百余里，至阳胡城。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，衿要之所，肃宗末，逐立邵郡，因以庆孙为太守、假节、辅国将军、当郡都督。民经贼乱之后，率多逃窜，庆孙务安缉之，咸来归业。永安中，还朝，除太中大夫。

尔朱荣之死也，世隆拥众北渡，诏庆孙为大都督，与行台源子恭率众追击。军次太行，而庆孙与世隆密通，事泄，追还河内而斩之，时年三十六。庆孙任侠有气，乡曲壮士及好事者，多相依附，抚养咸有恩纪。在郡之日，值岁饥凶，四方游客常有百余，庆孙自以家粮贍之。性虽粗武，爱好交流，与诸才学

之士咸相交结，轻财重义，座客常满，是以为时所称。

子子莹，永安中，太尉行参军。

延俊从祖弟仲规，少好经史，颇有志节。起家奉朝请，领侍御。咸阳王禧为司州牧，辟为主簿，仍表行建兴郡事。车驾自代还洛，次于郡境。仲规备供帐，朝于路侧。高祖诏仲规曰：“朕开置神畿，畿郡望重，卿既首应司隶美举，复督我名邦，何能自致也？”仲规对曰：“陛下穷神尽圣，应天顺民，弃彼玄壤，来宅紫县。臣方罄心力，跃马吴会，冀功铭帝籍，勋书王府，岂一郡而已？”高祖笑曰：“冀卿必副此言。”车驾达河梁，见咸阳王，谓曰：“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，六军丰贍，元弟之寄，殊副所望。”寻除司徒主簿。仲规父在乡疾病，弃官奔赴，以违制免。久之，中山王英征义阳，引为统军，奏复本资。于陈战歿，时年四十八。赠河东太守，谥曰贞。无子，弟叔义以第二子伯茂为之后。伯茂在《文苑传》。

叔义，亦有学行。高祖末，除兖州安东府外兵参军，累迁太山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吏民安之。迁司空从事中郎。正光五年夏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赠征虏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谥曰宣。

子景融，字孔明，笃学好属文。正光初，举秀才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学博士。永安中，秘书监李凯以景融才学，启除著作佐郎，稍迁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，仍领著作。出帝时，议孝庄谥，事遂施行。时诏撰《四部要略》，令景融专典，竟无所成。元象中，仪同高岳以为录事参军。弟景颜被劾廷尉狱。景融入选，吏部拟郡，为御史中丞崔暹所弹，云其贪昧苟进，遂坐免官。武定四年冬，病卒，年五十。景融卑退廉谨，无竞于时。虽才不称学，而缉缀无倦，文词泛滥，理会处寡。所作文章，别有集录。又造《鄴都、晋都赋》云。

景颜，颇有学尚。起家汝南王开府行参军。孝庄初，为广

州防蛮别将，行广汉郡事。元颢入洛，与刺史郑先护据州起义，事宁，赐爵保城子。以军功稍迁太尉从事中郎，转谘议参军。孝静初，徙司空长史，在官贪秽。武定二年，为中尉崔暹所劾，事下廷尉，遇疾死于狱，年四十五。

仲规弟子伯珍，历襄威将军、员外散骑郎、西河太守。孝静初，为平东将军、荥阳太守，卒官，时年三十二。赠本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延俊族子礼和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，迁谒者仆射。身長九尺，腰帶十围，于群众之中，魁然有异。出为陈留太守。卒于金紫光禄大夫。

延俊族兄聿，字外兴。以操尚贞立，为高祖所知。自著作佐郎出为北中府长史。时高祖以聿与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，欲以干禄优之，乃以亮带野王县，聿带温县，时人荣之。转尚书郎，迁太尉谘议参军，出为平秦太守。卒，赠冠军将军、洛州刺史。

子子袖，歿关西。

延俊族人瑗，安珍宝。太和中，析属河北郡。少孤贫，而清苦自立，太守司马悦召为中正。悦为别将，军征义阳，引为中兵参军。瑗夙夜恭勤，为悦所知。军还，除奉朝请，转给事中，汝南王悦郎中令。悦散费无常，每国俸初入，一日之中分赐极意。瑗每随例，恆辞多受少，伺悦虚竭，还来奉贡。悦虽性理不恆，然亦相赏爱。悦迁太尉，请为从事中郎，转骠骑将军。肃宗末，出为汝南太守，不行，转太原太守。属肃宗崩，尔朱荣初谋赴洛，瑗豫其事，封五原县开国子，邑三百户。寻行并州事，转平北将军、殷州刺史。孝静初，除卫将军、东雍州刺史。兴和元年卒，年七十三。

子夷吾，武定末，徐州骠骑府长流参军。

袁翻，字景翔，陈郡项人也。父宣，有才笔，为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。皇兴中，东阳州平，随文秀入国。而大将军刘昶每提引之，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，令与其府谘议参军袁济为宗。宣时孤寒，甚相依附。及翻兄弟官显，与济子洸、演遂各凌竞，洸等乃经公府以相排斥。

翻少以才学擅美一时。初为奉朝请。景明初，李彪在东观，翻为徐纥所荐，彪引兼著作佐郎，以参史事。及纥被徙，寻解。后迁司徒祭酒、扬烈将军、尚书殿中郎。正始初，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，翻与门下录事常景、孙绍，廷尉监张虎，律博士侯坚固，治书侍御史高绰，前军将军邢苗，奉车都尉程灵虬，羽林监王元龟，尚书郎祖莹、宋世景，员外郎李琰之，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。又诏太师、彭城王勰，司州牧、高阳王雍，中书监、京兆王愉，前青州刺史刘芳，左卫将军元丽，兼将作大匠李韶，国子祭酒郑道昭，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。后除豫州中正。

是时修明堂辟雍。翻议曰：

谨案明堂之义，古今诸儒论之备矣。异端竞构，莫适所归，故不复远引经传、傍采纪籍以为之证，且论意之所同，以副诏旨耳。盖唐虞已上，事难该悉；夏殷已降，校可知之。谓典章之极，莫如三代；郁郁之盛，从周斯美。制礼作乐，典刑在焉；遗风余烈，垂之不朽。

案《周官考工》所记，皆记其时事，具论夏殷名制，岂其纡缪？是知明堂五室，三代同焉，配帝象行，义则明矣。及《淮南》、《吕氏》与《月令》同文，虽布政班时，有堂、个之别，然推其体例，则无九室之证。既而世衰礼坏，法度淆弛，正义残隐，妄说斐然。明堂九室，著自《戴礼》，探绪求源，罔知所出，而汉氏因之，自欲为一代之法。故郑玄云：“周人明堂

五室，是帝一室也，合于五行之数。《周礼》依数以为之室。

德行疑

于今，虽有不同，时说眇然，本制著存，而言无明文，欲复何责。”本制著存，是周五室也；于今不同，是汉异周也。汉为九室，略可知矣。但就其此制，犹窃有懵焉。何者？张衡《东京赋》云：“乃营三宫，布教班常，复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此乃明堂之文也。而薛综注云：“房，室也，谓堂后有九室。堂后九室之制，非巨异乎？裴颢又云：“汉氏作四维之个，不能令各据其辰，就使其像可图，莫能通其居用之礼，此为设虚器也。”甚知汉世徒欲消灭周典，捐弃旧章，改物创制，故不复拘于载籍。且郑玄之诂训《三礼》，及释《五经异义》，并尽思穷神，故得之远矣。览其明堂图义，皆有悟人意，察察著明，确乎难夺，谅足以扶微阐幽，不坠周公之旧法也。伯喈损益汉制，章句繁杂，既违古背新，又不能易玄之妙矣。魏晋书纪，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，而不记其经始之制，又无坦然可准。观夫今之基址，犹或仿佛，高卑广狭，颇与《戴礼》不同。何得以意抑心，便谓九室可明？且三雍异所，复乖卢、蔡之义，进退亡据，何用经通？晋朝亦以穿凿难明，故有一屋之论，并非经典正义，皆以意妄作，兹为不典，学家常谈，不足以范时轨世。

皇代既乘乾统历，得一驭宸，自宜稽古则天，宪章文武，追踪周孔，述而不作，四彼三代，使百世可知。岂容虚追子氏放篇之浮说，徒损经纪《雅诰》之遗训？而欲以支离横议，指画妄图，仪刑宇宙而贻来叶者也。

又北京制置，未皆允帖，缮修草创，以意良多。事移礼变，所存者无几，理苟宜革，何必仍旧？且迁都之始，日不遑给，先朝规度，每事循古，是以数年之中，倏换非一，良以永法为

难，数改为易。何为宫室府库多因古迹，而明堂辟雍独遵此制？建立之辰，复未可知矣。既猥班访逮，辄轻率瞽言。明堂五室，请同周制；郊建三雍，求依故所。庶有会经诂，无失典刑。识偏学疏，退惭谬浪。

后议选边戍事，翻议曰：

臣闻两汉警于西北，魏晋备在东南。是以镇边守塞，必寄威重；伐叛柔服，实赖温良。故田叔、魏尚声高于沙漠，当阳、钜平绩流于江汉，纪籍用为美谈，今古以为盛德。自皇上以睿明纂御，风凝化远，威力秋霜，惠沾春露，故能使淮海输诚，华阳即序，连城请面，比屋归仁。悬车剑阁，岂伊曩载；鼓噪金陵，复在兹日。然荆扬之牧，宜尽一时才望；梁郢之君，尤须当今秀异。

自比缘边州郡，官至便登，疆场统戍，阶当即用。或值秽德凡人，或遇贪家恶子，不识字民温恤之方，唯知重役残忍之法。广开戍逻，多置帅领；或用其左右姻亲，或受人财货请属，皆无防寇御贼之心，唯有通商聚敛之意。其勇力之兵，驱令抄掠。若值强敌，即为俘虏；如有执获，夺为己富。其羸弱老小之辈，微解金铁之工，少闲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。自余或伐木深山，或耘草平陆，贩贸往还，相望道路。此等禄既不多，资亦有限，皆收其实绢，给其虚粟，穷其力，薄其衣，用其工，节其食，绵冬历夏，加之疾苦，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。是以吴楚间伺，审此虚实，皆云粮匮兵疲，易可乘抗，故驱率犬羊，屡犯疆场。频年以来，甲冑生虻，十万在郊，千金日费，为弊之深，一至于此！皆由边任不得其人，故延若斯之患。贾生所以痛哭，良有以也。

夫洁其流者清其源，理其末者正其本。既失之在始，庸可止乎？愚谓自今以后，荆、扬、徐、豫、梁、益诸蕃，及所统

郡县、府佐、统军至于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才，不拘阶级。若能统御有方，清高独著，威足临戎，信能怀远，抚循将士，得其忻心，不营私润，专修公利者，则就加爵赏，使久于其任，以时褒赉，厉其忠款。所举之人，亦垂优异，奖其得士，嘉其诚节。若不能一心奉公，才非捍御，贪恡日富，经略无闻，人不见德，兵厌其劳者，即加显戮，用彰其罪。所举之人，随事免降，责其谬荐，罚其伪薄。如此，则举人不得挟其私，受任不得孤其举，善恶既审，沮劝亦明，庶边患永消，讥议攸息矣。

遭母忧，去职。熙平初，除冠军将军、廷尉少卿，寻加征虏将军，后出为平阳太守。翻为廷尉，颇有不平之论。及之郡，甚不自得，遂作《思归赋》曰：

日色黯兮，高山之岑。月逢霞而未皎，霞值月而成阴。望他乡之阡陌，非旧国之池林。山有木而蔽月，川无梁而复深。怅浮云之弗限，何此恨之难禁。于是杂石为峰，诸烟共色；秀出无穷，烟起不极。错翻花而似绣，网游丝其如织。蝶两戏以相追，燕双飞而鼓翼。怨驱马之悠悠，叹征夫之未息！

尔乃临峻壑，坐层阿。北眺羊肠诘屈，南望龙门嵯峨。叠千重以耸翠，横万里而扬波。远 颢吾与麇麇，走蜃鳖及龟鼃。彼暖然兮巩洛，此邈矣兮关河。心郁郁兮徒伤，思摇摇兮空满。思故人兮不见，神翻覆兮魂断。断魂兮如乱，忧来兮不散。俯镜兮白水，水流兮漫漫。异色兮纵横，奇光兮烂烂。下对兮碧沙，上睹兮青岸。岸上兮氤氲，驳霞兮绛氛。凤摇枝而为弄，日照水以成文。行复行兮川之畔，望复望兮望夫君。君之门兮九重门，余之别兮千里分。愿一见兮导我意，我不见兮君不闻。魄悄悄兮知何语，气缭戾兮独荣缁。

彼鸟马之无知，尚有情于南北。虽吾人之固鄙，岂忘怀于

上国？去上国之美人，对下邦之鬼蜮。形既同于魍魉，心匪殊于蝥贼。欲修之而难化，何不残之云克？知进退之非可，徒终朝以默默。愿生还于洛滨，荷天地之厚德。

神龟末，迁冠军将军、凉州刺史。时蠕蠕主阿那瑰、后主婆罗门，并以国乱来降，朝廷问翻安置之所。翻表曰：

谬以非才，忝荷边任，猥垂访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瑰、婆罗门等处所远近利害之宜。窃惟匈奴为患，其来久矣，虽隆周、盛汉莫能障服。衰弱则降，富强则叛。是以方叔、召虎不遑自息，卫青、去病勤亦劳止。或修文德以来之，或兴干戈以伐之，而一得一失，利害相侔。故呼韩来朝，左贤入侍，史籍谓之盛事，千载以为美谈，至于皇代勃兴，威馭四海，爰在北京，仍梗疆场。自卜惟洛食，定鼎伊瀍，高车、蠕蠕迭相吞噬。始则蠕蠕衰微，高车强盛，蠕蠕则自救靡暇，高车则僻远西北。及蠕蠕复振，反破高车，王丧民离，不绝如线。而高车今能终雪其耻，复摧蠕蠕者，正由种类繁多，不可顿灭故也。然斗此两敌，即卜庄之算，得使境上无尘数十年中者，抑此之由也。

今蠕蠕为高车所讨灭，外凭大国之威灵，两主投身，一期而至，百姓归诚，万里相属。进希朝廷哀矜，克复宗社；退望庇身有道，保其妻儿。虽乃远夷荒桀，不识信顺，终无纯固之节，必有孤负之心。然兴亡继绝，列圣同规；抚降恤附，绵经共轨。若弃而不受，则亏我大德；若纳而礼待，则损我资储。来者既多，全徙内地，非直其情不愿，迎送艰难。然夷不乱华，殷鉴无远，覆车在于刘石，毁辙固不可寻。且蠕蠕尚存，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，未暇窥窬上国。若蠕蠕全灭，则高车跋扈之计，岂易可知？今蠕蠕虽主奔于上，民散于下，而余党实繁，部落犹众，处处棋布，以望今主耳。高车亦未能一时并兼，尽令率附。

又高车士马虽众，主甚愚弱，上不制下，下不奉上，唯以掠盗为资，陵夺为业。河西捍御强敌，唯凉州、敦煌而已。凉州土广民希，粮仗素阙，敦煌、酒泉空虚尤甚，若蠕蠕无复竖立，令高车独擅北垂，则西顾之忧，匪旦伊夕。愚谓蠕蠕二主，皆宜存之，居阿那瑰于东偏，处婆罗门于西裔，分其降民，各有攸属。那瑰住所，非所经见，其中事势，不敢辄陈。其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安处之。西海郡本属凉州，今在酒泉直抵、张掖西北千二百里，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，汉家行军之旧道，土地沃衍，大宜耕殖。非但今处婆罗门，于事为便，即可永为重戍，镇防西北。宜遣一良将，加以配衣疑

，仍令监护婆罗门。凡诸州镇应徙之兵，随宜割配，且田且戍。虽外为置蠕蠕之举，内实防高车之策。一二年后，足食足兵，斯固安边保塞之长计也。若婆罗门能自克厉，使余烬归心，收离聚散，复兴其国者，乃渐令北转，徙渡流沙，即是我之外蕃，高车就敌。西北之虞，可无过虑。如其奸回返覆，孤恩背德者，此不过为逋逃之寇，于我何损。今不早图，戎心一启，脱先据西海，夺我险要，则酒泉、张掖自然孤危，长河以西终非国有。不图厥始，而忧其终，噬脐之恨，悔将何及？

愚见如允，乞遣大使往凉州、敦煌及于西海，躬行山谷要害之所，亲阅亭障远近之宜，商量士马，校练粮仗，部分见定，处置得所。入春，西海之间即令播种，至秋，收一年之食，使不复劳转输之功也。且西海北垂，即是大碛，野兽所聚，千百为群，正是蠕蠕射猎之处。殖田以自供，籍兽以自给，彼此相资，足以自固。今之豫度，微似小损，岁终大计，其利实多。高车豺狼之心，何可专信？假令称臣致款，正可外加优纳，而复内备弥深，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者也。管窥所陈，惧多孟浪。

时朝议是之。

还，拜吏部郎中，加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以本将军出为齐州刺史，无多政绩。孝昌中，除安南将军、中书令，领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徐纥俱在门下，并掌文翰。翻既才学名重，又善附会，亦为灵太后所信待。是时蛮贼充斥，六军将亲讨之，翻乃上表谏止。后萧宝夤大败于关西，翻上表请为西军死亡将士举哀，存而还者并加赈赉。后拜度支尚书，寻转都官。翻表曰：“臣往忝门下，翼侍帐幄。同时流辈皆以出离左右，蒙数阶之陟。唯臣庸朽，诚为叨滥；准之伦匹，或有未尽。窃惟安南之与金紫，虽是异品之隔，实有半阶之校；加以尚书清要，位遇通显，准秩论资，似加少进。语望比官，人不愿易。臣自揆自顾，力极求此，伏愿天地成造，有始有终，矜臣疲病，乞臣骸骨，愿以安南、尚书换一金紫。”时天下多事，翻虽外请闲秩，而内有求进之心，识者怪之。于是，加抚军将军。

肃宗、灵太后曾燕于华林园，举觞谓群臣曰：“袁尚书，朕之杜预。欲以此杯敬属元凯，今为尽之。”侍座者莫不羡仰。翻名位俱重，当时贤达咸推与之，然独善其身，无所奖拔，排抑后进，惧其凌己，论者鄙之。建义初，遇害于河阴，年五十三。所著文笔百余篇，行于世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

嫡子宝首，武定中，司徒记室参军。

宝首兄叔德，武定末，太子中舍人。

翻弟跃，语在《文苑传》。

跃弟颺，本州治中、别驾，豫州冠军府司马而卒。

颺弟升，太学博士、司徒记室、尚书仪曹郎中、正员郎、通直常侍。颺死后，升通其妻。翻惭恚，为之发病，升终不止，

时人鄙秽之。亦于河阴见害。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崔休立身有本，当官著闻，朝之良也。裴俊器业位望，有可称乎？袁翻文高价重，其当时之才秀欤？

列传第五十八

刘藻 傅永
傅竖眼 李神

刘藻，字彦先，广平易阳人也。六世祖遐，从司马睿南渡。父宗之，刘裕庐江太守。藻涉猎群籍，美谈笑，善与人交，饮酒至一石不乱。永安中，与姊夫李嶷俱来归国，赐爵易阳子。擢拜南部主书，号为称职。

时北地诸羌数万家，恃险作乱，前后牧守不能制。奸暴之徒，并无名实，朝廷患之，以藻为北地太守。藻推诚布信，诸羌咸来归附。藻书其名籍，收其赋税，朝廷嘉之。迁龙骧将军、雍城镇将。先是氏豪徐成、杨黑等驱逐镇将，故以藻代之。至镇，擒获成、黑等，斩之以徇，群氏震慑。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为骠骑将军。诏曰：“选曹已用人，藻有惠政，自宜他叙。”在任八年，迁离城镇将。

太和中，改镇为岐州，以藻为岐州刺史。转秦州刺史。秦人恃险，率多粗暴，或拒课输，或害长吏，自前守宰，率皆依州遥领，不入郡县。藻开示恩信，诛戮豪横，羌氏惮之，守宰于是始得居其旧所。遇车驾南伐，以藻为东道都督。秦人纷扰，诏藻还州，人情乃定。仍与安南将军元英征汉中，频破贼军，长驱至南郑，垂平梁州，奉诏还军，乃不果克。

后车驾南伐，以藻为征虏将军，督统军高聪等四军为东道别将。辞于洛水之南，高祖曰：“与卿石头相见。”藻对曰：“臣虽才非古人，庶亦不留贼虏而遗陛下，辄当酺曲阿之酒以待百官。”高祖大笑曰：“今未至曲阿，且以河东数石赐卿。”后与高聪等战败，俱徙平州。景明初，世宗追录旧功，以藻为太尉司马。是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七、赠钱六万。

子绍珍，无他才用，善附会，好饮酒。结托刘腾，腾启为其国郎中令。袭子爵。稍迁本州别驾、司空属，以事免官。建义初，诏复，寻除太中大夫。永安二年，除安西将军、河北太守。还朝，久之，拜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出为黎阳太守。所在无政绩。天平中，坐子尚书郎洪业入于关中，率众侵扰，伏法。

傅永，字修期，清河人也。幼随叔父洪仲与张幸自青州入国，寻复南奔。有气干，拳勇过人，能手执鞍桥，倒立驰骋。年二十余，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，请于洪仲，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。永乃发愤读书，涉猎经史，兼有才笔。自东阳禁防为崔道固城局参军，与道固俱降，入为平齐民。父母并老，饥寒十数年。赖其强于人事，戮力佣丐，得以存立。晚乃被召，兼治礼郎，诣长安，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庙，赐爵贝丘男，加伏波将军。未几，除中书博士，又改为议郎。转尚书考功郎中，为大司马从事中郎。寻转都督、任城王澄长史，兼尚书左丞。

王肃之为豫州，以永为建武将军、平南长史。咸阳王禧虑肃难信，言于高祖。高祖曰：“已选傅修期为其长史，虽威仪不足，而文武有余矣。”肃以永宿士，礼之甚厚。永亦以肃为高祖眷遇，尽心事之，情义至穆。萧鸾遣将鲁康祚、赵公政众号一万，侵豫州之太仓口。肃令永勒甲士三千击之。时康祚等军于淮南，永舍淮北十有余里。永量吴楚之兵，好以斫营为事，

即夜分兵二部，出于营外。又以贼若夜来，必应渡淮之所，以火记其浅处。永既设伏，乃密令人以瓠盛火，渡淮南岸，当深处置之。教之云：“若有火起，即亦然之。”其夜，康祚、公政等果亲率领，来斫永营。东西二伏夹击之，康祚等奔趋淮水。火既竞起，不能记其本济，遂望永所置之火而争渡焉。水深，溺死、斩首者数千级，生擒公政。康祚人马坠淮，晓而获其尸，斩首，并公政送京师。公政，岐州刺史超宗之从兄也。

时裴叔业率王茂先、李定等来侵楚王戍。永适还州，肃复令大讨之。永将心腹一人驰诣楚王戍，至即令填塞外堑，夜伏战士一千人于城外。晓而叔业等至江，于城东列陈，将置长围。永所伏兵于左道击其后军，破之。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陈，自率精甲数千救之。永上门楼，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，更开门奋击，遂摧破之。叔业进退失图，于是奔走。左右欲追之，永曰：“弱卒不满三千，彼精甲犹盛，非力屈而败，自堕吾计中耳。既不测我之虚实，足丧其胆。存此足矣，何假逐之？”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。两月之中，遂献再捷，高祖嘉之，遣谒者就豫州策拜永安远将军、镇南府长史、汝南太守、贝丘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高祖每叹曰：“上马能击贼，下马作露布，唯傅修期耳。”

裴叔业又围涡阳，时高祖在豫州，遣永为统军，与高聪、刘藻、成道益、任莫问等往救之。军将逼贼，永曰：“先深沟固垒，然后图之。”聪等不从，载营辎重，便击之，一战而败。聪等弃甲，径奔悬瓠。永独收散卒徐还，贼追至，又设伏击之，挫其锋锐。四军之兵，多赖以以免。永至悬瓠，高祖俱锁之。聪、藻徙为边民，永免官爵而已。不经旬日，诏曰：“修期在后少有擒杀，可扬武将军、汝阴镇将，带汝阴太守。”

景明初，裴叔业将以寿春归国，密通于永，永具表闻。及

将迎纳，诏永为统军，与杨大眼、奚康生等诸军俱入寿春。同日而永在后，故康生、大眼二人并赏列土，永唯清河男。

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，沿淮为寇。时司徒、彭城王勰，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，以九江初附，人情未洽，兼台援不至，深以为忧。诏遣永为统军，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。永总勒士卒，水陆俱下，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。永去二十余里，牵船上汝南岸，以水牛挽之，直南超淮，下船便渡。适上南岸，贼军亦及。会时已夜，永乃潜进，晓达寿春城下。勰、衍闻外有军，共上门楼观望，然不意永至。永免冠，乃信之，遂引永上。勰谓永曰：“北望以久，恐洛阳难复可见。不意卿能至也。”勰令永引军入城。永曰：“执兵被甲，固敌是求，若如教旨，便共殿下同被围守，岂是救援之意？”遂孤军城外，与勰并势以击伯之，频有克捷。

中山王英之征义阳，永为宁朔将军、统军、当长围遏其南门。萧衍将马仙 卑连营稍进，规解城围。永谓英曰：“凶竖豕突，意在决战。雅山形要，宜早据之。”英沉吟未决，永曰：“机者如神，难遇易失，今日不往，明朝必为贼有，虽悔无及。”英乃分兵，通夜筑城于山上，遣统军张怀等列陈于山下以防之。至晓，仙 卑果至，怀等战败，筑城者悉皆奔退，仙 卑乘胜直趋长围，义阳城人复出挑战。永乃分兵付长史贾思祖，令守营垒，自将马步千人南逆仙 卑。擐甲挥戈，单骑先入，唯有军主蔡三虎副之，余人无有及者。突陈横过，贼射永洞其左股，永拔箭复入，遂大破之，斩仙 卑子。仙 卑烧营席卷而遁。英于陈谓永曰：“公伤矣，且还营。”永曰：“昔汉祖扞足，不欲人知。下官虽微，国家一帅，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！”遂与诸军追之，极夜而返，时年七十余矣。三军莫不壮之。义阳既平，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板，意谓不可，令永改之。永亦不

增文彩，直与之改陈列军仪，处置形要而已。而英深赏之，叹曰：“观此经算，虽有金城汤池亦不能守矣。”还京复封，永先有男爵，至是以品不累加，赐帛二千匹。除太中大夫，行秦梁二州事，代邢峦镇汉中。

后还京师，于路除恆农太守，非心所乐。时英东征钟离，连表请永，求以为将，朝廷不听。永每言曰：“文渊、充国竟何人哉！吾独白首见拘此郡。”深用扼腕。然于治民非其所长，故在任无多声称。未几，解郡，还为太中大夫，行南青州事，迁左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犹能驰射，盘马弯弧。时年逾八十，常讳言老，每自称六十九。还京，拜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熙平元年卒，年八十三。赠安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永尝登北邙，于平坦处弯弧跃马，盘旋瞻望，有终焉之志。远慕杜预，近好李冲、王肃，欲葬附其墓，遂买左右地数顷，遗敕子叔伟曰：“此吾之永宅也。”永妻贾氏留于本乡，永至代都，娶妾冯氏，生叔伟及数女。贾后归平城，无男，唯一女。冯恃子事贾无礼，叔伟亦奉贾不顺，贾常忿之。冯先永亡，及永之卒，叔伟称父命欲葬北邙。贾疑叔伟将以冯合葬，贾遂求归葬永于所封贝丘县。事经司徒，司徒胡国珍本与永同经征役，感其所慕，许叔伟葬焉。贾乃邀诉灵太后，灵太后遂从贾意。事经朝堂，国珍理不能得，乃葬于东清河。又永昔营宅兆，葬父母于旧乡，贾于此强徙之，与永同处，永宗亲不能抑。葬已数十年矣，棺为桑枣根所绕束，去地尺余，甚为周固，以斧斩斫，出之于坎，时人咸怪。未三年而叔伟亡。

叔伟，九岁为州主簿。及长，膂力过人，弯弓三百斤，左右驰射，又能立马上与人角骋。见者以为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。正光中，叔伟子丰生袭封。

傅竖眼，本清河人。七世祖伛。伛子邁，石虎太常。祖父

融南徙渡河，家于磐阳，为乡闾所重。性豪爽。有三子，灵庆、灵根、灵越，并有才力。融以此自负，谓足为一时之雄。尝谓人曰：“吾昨夜梦有一骏马，无堪乘者，人曰：‘何由得人乘之？’有一人对曰：‘唯有傅灵庆堪乘此马。’又有弓一张，亦无人堪引，人曰：‘唯有傅灵根可以弯此弓。’又有数纸文书，人皆读不能解，人曰：‘唯傅灵越可解此文。’融意谓其三子文武才干，堪以驾馭当世。常密谓乡人曰：“汝闻之不？鬲虫之子有三灵，此图讖之文也。”好事者然之，故豪勇之士多相归附。

刘骏将萧斌、王玄谟寇碣磬，时融始死，玄谟强引灵庆为军主。将攻城，攻车为城内所烧，灵庆惧军法，诈云伤重，令左右舆之还营，遂与壮士数十骑遁还。斌、玄谟命追之。左右谏曰：“灵庆兄弟并有雄才，兼其部曲多是壮勇，如彭超、卢生之徒，皆一当数十人，援不虚发，不可逼也。不如缓之。”玄谟乃止。灵庆至家，遂与二弟匿于山泽之间，时灵庆从叔乾爱为斌法曹参军。斌遣乾爱诱呼之，以腰刀为信，密令壮健者随之，而乾爱不知斌之欲图灵庆也。既至灵庆间，对坐未久，斌所遣壮士执灵庆杀之。灵庆将死，与母崔诀，言：“法曹杀人，不可忘也。”

灵根、灵越奔河北。灵越至京师，高宗见而奇之。灵越因说齐民慕化，青州可平，高宗大悦。拜灵越镇远将军、青州刺史、贝丘子，镇羊兰城；灵根为临齐副将，镇明潜垒。灵越北入之后，母崔氏遇赦免。刘骏恐灵越在边，扰动三齐，乃以灵越叔父琰为冀州治中，乾爱为乐陵太守。乐陵与羊兰隔河相对，命琰遣其门生与灵越婢作为夫妇投化以招之。灵越与母分离思积，遂与灵根相要南走。灵越与羊兰奋兵相击，乾爱遣船迎之，得免。灵根差期，不得俱渡，临齐人觉知，判斩杀之。乾爱出

郡迎灵越，问灵根愆期之状，而灵越殊不应答，但言不知而已。乾爱不以为恶，敕左右出匣中乌皮裤褶，令灵越代所常服。灵越言不须。乾爱云：“汝岂可著体上衣服见垣公也？”时垣护之为刺史。灵越奋声言：“垣公！垣公！著此当见南方国主，岂垣公也！”竟不肯著。及至丹阳，刘骏见而礼之，拜员外郎、兖州司马，带鲁郡，而乾爱亦迁青、冀司马，带魏郡。后二人俱还建康。灵越意恆欲为兄复仇，而乾爱初不疑防，知乾爱嗜鸡肉葵菜食，乃为作之，下以毒药，乾爱饭还而卒。

后数年而灵越为太原太守，戍升城。后举兵同刘骏子子勋，子勋以灵越为前军将军。子勋败，灵越军众散亡，为刘彧将王广之军人所擒，厉声曰：“我傅灵越也，汝得贼何不即杀！”广之生送诣彧辅国府司马刘劭。劭躬自慰劳，诘其叛逆，对曰：“九州唱义，岂独在我？”劭又问：“四方阻逆，无战不擒，主上皆加以大恩，即其才用，卿何不早归天阙，乃逃命草间乎？”灵越答曰：“薛公举兵淮北，威震天下，不能专任智勇，委付子侄，致败之由，实在于此。然事之始末，备皆参预，人生归于一死，实无面求活。”劭壮其意，送诣建康。刘彧欲加原宥，灵越辞对如一，终不回改，乃杀之。

竖眼，即灵越子也。沉毅壮烈，少有父风。入国，镇南王肃见而异之，且奇其父节，倾心礼敬，表为参军。从肃征伐，累有战功，稍迁给事中、步兵校尉、左中郎将，常为统军，东西征伐。世宗时为建武将军，讨扬州贼。破之，仍镇于合肥，萧衍民归之者数千户。

后武兴氏杨集义反叛，推其兄子绍先为主，攻围关城。梁州刺史邢峦遣竖眼讨之。集义众逆战，频破走之，乘胜追北，仍克武兴。还洛，诏假节，行南兖州事。竖眼善于绥抚，南人多归之。

转昭武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以州初置，境逼巴獠，给羽林虎贲三百人，进号冠军将军。及高肇伐蜀，假竖眼征虏将军、持节，领步兵三万先讨北巴。萧衍闻大军西伐，遣其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偷路入益州北境，欲扰动氐蜀，以绝运路。乘国讳班师，遂扇诱土民，奄破东洛、除口二戍，因此诈言南军继至，氐蜀信之，翕然从逆。太洪率氐蜀数千围逼关城，竖眼遣宁朔将军成兴孙讨之。军次白护，太洪遣其辅国将军任硕北等率众一千，邀险拒战，在虎径南山连置三营。兴孙分遣诸统，随便掩击，皆破之。太洪又遣军主边昭等率氐蜀三千，攻逼兴孙栅，兴孙力战，为流矢所中，死。竖眼又遣统军姜喜、季元度从东嶰潜入，回出西岗，邀贼之后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，斩边昭及太洪前部王隆护首。于是太洪及关城五栅一时逃散。

竖眼性既清素，不营产业，衣食之外，俸禄粟帛皆以飧赐夷首，赈恤士卒。抚蜀人以恩信为本，保境安民，不以小利侵窃。有掠蜀民入境者，皆移送还本土。捡勒部下，守宰肃然。远近杂夷相率款谒，仰其德化，思为魏民矣。是以蜀民请军者旬月相继，世宗甚嘉之。肃宗初，屡请解州，乃以元法僧代之。益州民追随恋泣者数百里。至洛，拜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萧衍遣将赵祖悦入屯硖石，以逼寿春。镇南将军崔亮讨之，以竖眼为持节、镇南军司。

法僧既至，大失民和。萧衍遣其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张齐，因民心之怨，入寇晋寿，频陷葭萌、小剑诸戍，进围州城。朝廷以西南为忧，乃驿征竖眼于淮南。既至，以为右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寻加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假安西将军、西征都督，率步骑三千以讨张齐。给铜印千余，须有假职者，听六品以下板之。竖眼既出梁州，衍冠军将军勾道侍、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余将所在拒塞，竖眼三日之中，转战二百余里，甲不去身，频

致九捷。土民统军席广度等处处邀击，斩太洪及衍征虏将军杨伏锡等首。张齐引兵西退，遂奔葭萌。蜀民闻竖眼复为刺史，人人喜悦，迎于路者日有百数。竖眼至州，白水以东，民皆宁业。

先是，萧衍信义将军、都统白水诸军事杨兴起，征虏将军李光宗袭据白水旧城。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与阴平王杨太赤率众千余，夜渡白水，旦而交战，大败贼军，斩兴起首，克复旧城。又遣统军傅昙表等大破衍宁朔将军王光昭于阴平。张齐仍阻白水屯，寇葭萌。竖眼分遣诸将水陆讨之。齐遣其宁朔将军费忻督步骑二千逆来拒战，军主陈洪起力战破之，乘胜追奔，遂临夹谷三栅。统军胡小虎四面攻之，三栅俱溃。张齐亲率骁勇二万余人与诸军交战，竖眼命诸统帅同时奋击。军主许畅斩衍雄信将军牟兴祖，军主孔领周射齐中足，于是大破贼军，斩获甚众。齐乃栅于虎头山下，贼帅任令崇屯据西郡。竖眼复遣讨之，令崇弃众夜遁。乃进讨齐，破其二栅，斩首万余，齐被重创，奔窜而退。小剑、大剑贼亦捐城西走，益州平。灵太后玺书慰劳，赐骅骝马一匹、宝剑一口。

竖眼表求解州，不许，复转安西将军、岐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仍转梁州刺史，常侍、将军如故。梁州之人既得竖眼为牧，人咸自贺。而竖眼至州，遇患不堪综理，其子敬绍险暴不仁，聚货耽色，甚为民害，远近怨望焉。寻假镇军将军、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诸军事。萧衍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、司马鱼和、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军，率众三万，入寇直城。竖眼遣敬绍总众赴之，倍道而进，至直城，而贼袭据直口。敬绍以贼断归路，督兼统军高彻、吴和等与贼决战，大破之，擒斩三千余人，休儒等走还魏兴。

敬绍颇览书传，微有胆力，而奢淫倜傥，轻为残害。又见

天下多事，阴怀异图，欲杜绝四方，擅据南郑。令其妾兄唐崐仓扇搅于外，聚众围城，敬绍谋为内应。贼围既合，其事泄露，在城兵武执敬绍，白竖眼而杀之。竖眼耻恚发疾，遂卒。永安中，赠征东将军、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出帝初，重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司徒三公、相州刺史，开国如故。

长子敬和，敬和弟敬仲，并好酒薄行，倾侧势家。敬和，历青州镇远府长史。孝庄时，复为益州刺史，朝廷以其父有遗惠故也。至州，聚敛无已，好酒嗜色，远近失望。仍为萧衍将樊文炽攻围，敬和以城降，送于江南。后衍以齐献武王威德日广，令敬和还国，以申和通之意。久之，除北徐州刺史，复以耽酒为土贼掩袭，弃城走。征诣廷尉，遇恩免，遂废弃，卒于家。

乾爱子三宝，与房法寿等同效疑

盘阳，赐爵贝丘子。

三宝弟法献，高祖初南叛，为萧鸾右中郎将、直阁将军。从崔慧景至邓城，为官军所杀。

琰曾孙文骥，勇果有将领之才。随竖眼征伐，累有军功，自强弩将军出为琅邪戍主。朐山内附，徐州刺史卢昶遣文骥守朐山，樵米既竭，而昶军不进。文骥遂弃母妻，以城降萧衍。后大以南货赂光州刺史罗衡，衡为渡其母妻。

李神，恆农人。父洪之，秦益二州刺史。神少有胆略，以气尚为名。早从征役，其从兄崇深所知赏。累迁威远将军、新蔡太守，领建安戍主。转宁远将军、陈留太守，领狄丘戍主。频有军功，封长乐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迁征虏将军、骁骑将军、直阁将军。

萧衍将赵祖悦率众据硖石，神为别将，率扬州水军受刺史李崇节度，与都督崔亮、行台仆射李平等攻硖石，克之。进平

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孝昌中，行相州事。寻正，加抚军将军，假镇东将军、大都督。建义初，除卫将军。时葛荣充斥，民多逃散。先是，州将元鉴反叛引贼，后都督源子邕、裴衍战败被害，朝野忧惶，人不自保。而神志气自若，抚劳兵民，小大用命。既而葛荣尽锐攻之，久不能克。会尔朱荣擒葛荣于鄴西，事平。除车骑将军，以功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，通前一千户。

元颢入洛，庄帝北巡，以神为侍中，又除殿中尚书，仍行相州事。车驾还宫，改封安康郡开国公，加封五百户。普泰元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相州大中正。永熙中薨。天平元年，赐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子士约，袭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史臣曰：刘藻、傅永、竖眼文武器干，知名于时。竖眼加以抚边导俗，风化尤美。方之二子，固以优乎？抑又魏世之良牧。李神据危城，当大难，其气概亦足称焉。

列传第五十九

裴叔业	夏侯道迁
李元护	席法友
王世弼	江悦之
淳于诞	李苗

裴叔业，河东闻喜人也。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。五代祖苞，晋秦州刺史。祖邕，自河东居于襄阳。父顺宗、兄叔宝仕萧道成，并有名位。

叔业少有气干，颇以将略自许。仕萧贲，历右军将军、东中郎将、谘议参军。萧鸾见叔业而奇之，谓之曰：“卿有如是志相，何虑不大富贵？深宜勉之。”鸾为豫州，引为司马，带陈留太守。鸾辅政，叔业常伏壮士数百人于建业。及鸾废昭文，叔业率众赴之。鸾之自立也，以叔业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封武昌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。高祖南巡，车驾次钟离。鸾拜叔业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以水军入淮。去王师数十里，高祖令尚书郎中裴聿往与之语。叔业盛饰左右服玩以夸聿曰：“我在南富贵正如此，岂若卿彼之俭陋也？”聿云：“伯父仪服诚为美丽，但恨不昼游耳。”徙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屯寿阳。

鸾死，子宝卷自立，迁叔业本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会陈显达围建鄴，叔业遣司马李元护率军赴宝卷，其实应显达也。显达败而还。叔业虑内难未已，不愿为南兖，以其去建鄴近，受制于人。宝卷嬖人茹法珍、王晷之等疑其有异，去来者并云叔业北入。叔业兄子植、颺、粲等，弃母奔寿阳。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场，急则引魏，力不能制，且欲羁縻之，白宝卷遣中书舍人裴长穆慰诱之，许不复回换。

叔业虽云得停，而忧惧不已，遣亲人马文范以自安之计访之于宝卷雍州刺史萧衍曰：“天下之事，大势可知，恐无复自立理。雍州若能坚据襄阳，辄当戮力自保；若不尔，回面向北，不失作河南公。”衍遣文范报曰：“群小用事，岂能及远？多遣人相代，力所不办；少遣人，又于事不足。意计回惑，自无所成。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，自然无患。若意外相逼，当勒马步二万直至横江，以断其后，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地相处，河南公宁复可得？如此，则南归之望绝矣。”叔业沉疑未决，遣信诣豫州刺史薛真度，具访入国可否之宜。真度答书，盛陈朝廷风化惟新之美，知卿非无款心，自不能早决舍南耳。但恐临迫而来，便不获多赏。

叔业迟迟数反，真度亦遣使与相报复。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韦伯昕奉表内附。景明元年正月，世宗诏曰：“叔业明敏秀发，英款早悟，驰表送诚，忠高振古，宜加褒授，以彰先觉。可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”又赐叔业玺书曰：“前后使返有敕，想卿具一二。宝卷昏狂，日月滋甚，虐遍宰辅，暴加戚属，淫刑既逞，朝无子遗。国有瓦解之形，家无自安之计。卿兼兹智勇，深惧祸萌，翻然高举，去彼危乱。朕

兴居在念，深嘉乃勋。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，行往赴援。杨大眼、奚康生铁骑五千，星言即路；彭城王勰、尚书令肃精卒十万，络绎继发。将以长驱淮海，电击衡巫。卿其并心戮力，同斯大举。殊勋茂绩，职尔之由，崇名厚秩，非卿孰赏？并有敕与州佐吏及彼土人士，其有微功片效，必加褒异。”

军未渡淮，叔业病卒，年六十三。李元护、席法友等推叔业兄子植监州事。乃赠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如故。谥忠武公，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袭、钱三十万、绢一千匹、布五百匹、蜡三百斤。

子茜之，字文聪。仕萧鸾为随郡王左常侍，先卒。子谭绍封。

谭，粗险好杀，所乘牛马为小惊逸，手自杀之。然孝事诸叔，尽于子道，国禄岁入，每以分赡，世以此称之。世宗以谭及高皇后弟贞、王肃子绍俱为太子洗马。肃宗践祚，转员外常侍。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卒，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曰敬。

子测，字伯源，袭。历通直散骑侍郎。天平中，走于关西。

茜之弟芬之，字文馥。长者，好施，笃爱诸弟。仕萧鸾，历位羽林监。入国，以父勋授通直散骑常侍，上蔡县开国伯，食邑七百户。除广平内史，固辞不拜。转辅国将军、东秦州刺史，在州有清静之称。入为征虏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徙封山茌县。出为后将军、岐州刺史。正光末，元志西讨陇贼，军败退守岐州，为贼所围。城陷，志与芬之并为贼擒，送于上邽，为莫折念生所害。赠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

子涉，字仲升，袭。卒。

子侨尼，袭。武定中，员外羽林监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芬之弟简之、英之，并早卒。

英之弟藹之、字幼重。性轻率，好琴书。其内弟柳谐善鼓琴，藹之师谐而微不及也。历通直散骑侍郎，平东将军，安广、汝阳二郡太守。卒。

叔业长兄子彦先，少有志尚。叔业以寿春入国，彦先景明二年逃遁归魏。朝廷嘉之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封雍丘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出为赵郡太守，为政举大纲而已。正始中，转渤海相。属元愉作逆，征兵郡县，彦先不从，为愉拘执，逾狱得免。仍为沙门，潜行至洛。愉平，敕还郡。延昌中卒，时年六十一。熙平中，赠持节、左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曰惠恭。

子约，字元俭，性颇刚鯁。起家员外郎，转给事中。永平中，丹阳太守。后袭爵。冀州大乘贼起，敕为别将，行渤海郡事。后州军为贼所败，遂围郡城，城陷见害，年三十六。神龟中，赠平原太守。出帝时，复赠前将军、扬州刺史。

长子英起，武定末，洛州刺史。

英起弟威起，卒于齐王开府中兵参军，年三十二。赠鸿胪少卿。

彦先弟绚，扬州治中。时扬州霖雨，水入州城，刺史李崇居于城上，系船凭焉。绚率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，避水高原。谓崇还北，遂与别驾郑祖起等送子十四人于萧衍，自号豫州刺史。衍将马仙琕遣军赴之。崇闻绚反，未测虚实，乃遣国侍郎韩万兴单舸召之。绚闻崇在，怅然惊恨。报崇曰：“比因大水，蹢躅不免，群情所逼，推为盟首。今大计已尔，势不可追。恐民非公民，吏非公吏。愿早行，无犯将士。”崇遣从弟宁朔将军神、丹阳太守谢灵宝勒水军讨绚。绚率众逆战，神等大破之，斩其将帅十余人。绚众奔营，神乘胜克栅，众皆溃散。绚匹马单逃，为村民所获。至尉升湖，绚曰：“吾为人吏，反而见擒，有何面目得视公也。”投水而死。并郑祖起等皆斩之。

植，字文远，叔业兄叔宝子也。少而好学，览综经史，尤长释典，善谈理义。仕萧宝卷，以军勋至长水校尉，随叔业在寿春。叔业卒，僚佐同谋者多推司马李元护监州，一二日谋不决定，唯席法友、柳玄达、杨令宝等数人虑元护非其乡曲，恐有异志，共举植监州。秘叔业丧问，教命处分皆出于植。于是开门纳国军，城库管籥悉付康生。诏以植为征虏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崇义县开国侯，食邑千户。寻进号平东将军，入为大鸿胪卿。后以长子昕南叛，有司处之大辟。诏曰：“植阖门归款，子昕愚昧，为人诱陷，虽刑书有常，理宜矜恤，可特恕其罪，以表勋诚。”寻除扬州大中正，出为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。罢州，复除大鸿胪卿。迁度支尚书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

植性非柱石，所为无恆。兖州还也，表请解官，隐于嵩山，世宗不许，深以为怪。然公私集论，自言人门不后王肃，快快朝廷处之不高。及为尚书，志意颇满，欲以政事为己任，谓人曰：“非我须尚书，尚书亦须我。”辞气激扬，见于言色。入参议论，时对众官面有讥毁。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，言华夷异类，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。率多侵侮，皆此类也。侍中于忠、黄门元昭览之切齿，寝而不奏。会韦伯昕告植欲谋废黜，尚书又奏：“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，云受植旨，诈称被诏，率合部曲，欲图领军于忠。臣等穷治，辞不伏引，然众证明晒

。案律，在边合率部众不满百人以下，身犹尚斩，况仲达公然在京称诏聚众，喧惑都邑，骇动人情。量其本意，不可测度。按《诈伪律》：诈称制者死。今依众证，处仲达入死。金紫光禄大夫、尚书、崇义县开国侯裴植，身居纳言之任，为禁司大臣，仲达又称其姓名，募集人众，虽名仲达切让，无忿惧之心。众证虽不见植，皆言仲达为植所使。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，推论情状，不同之理不可分明。不得同之常狱，有所降减。

计同仲达，处植死刑。又植亲率城众，附从王化，依律上议，唯恩裁处。”诏曰：“凶谋既尔，罪不合恕。虽有归化之诚，无容上议，亦不须待秋分也。”时于忠专擅朝权，既构成其祸，又矫为此诏，朝野怨之。临终，神志自若，遗令子弟命尽之后，剪落须发，被以法服，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。年五十。

初，植与仆射郭祚、都水使者韦俊等同时见害。于后祚俊事雪加赠，而植追复封爵而已。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讼之，于是赠植征南将军、尚书仆射、扬州刺史。乃改葬。

植母，夏侯道迁之姊也，性甚刚峻，于诸子皆如严君。长成之后，非衣帟不见，小有罪过，必束带伏阁，经五三日乃引见之，督以严训。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见之，旦夕温清。植在瀛州也，其母年逾七十，以身为婢，自施三宝，布衣麻菲，手执箕帚，于沙门寺洒扫。植弟瑜、粲、衍并亦奴仆之服，泣涕而从，有感道俗。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其母。于是出家为比丘尼，入嵩高，积岁乃还家。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诸弟，而各别资财，同居异爨，一门数灶，盖亦染江南之俗也。植母既老，身又长嫡，其临州也，妻子随去，分违数岁。论者讥焉。

子憺，字道则，袭爵。

植弟颺，壮果有谋略。常随叔业征伐，以军功为宝卷骠骑将军。叔业之归诚也，遣颺率军于外，外以讨蛮楚为名，内实备宝卷之众。景明初，以颺为辅国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拟戍义阳，封义安县开国伯，邑千户。诏命未至，为贼所杀。赠冠军将军，进爵县侯，余如故。世宗以颺勋效未立而卒，其子炯不得袭封。肃宗初，炯行货于执事，乃封城平县开国伯，食邑八百户。

炯，字休光，小字黄头。颇有文学，善事权门。领军元义纳其金帛，除镇远将军、散骑侍郎、扬州大中正，进伯为侯，

改封高城县，增邑一千户。寻兼尚书右丞。出为东郡太守。孝昌三年，为城民所害。赠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开国如故，谥曰简。

子斌，袭。武定中，广州长流参军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颺弟瑜，字文琬。初拜通直散骑常侍，封下密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寻试守荥阳郡，坐虐暴杀人免官。后徙封灌津子。卒于渤海太守，年四十五。赠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子堪，字灵渊，袭爵。历尚书郎。兴和中，坐事死，爵除。

瑜弟粲，字文亮。景明初，赐爵舒县子。沉重善风仪，颇以骄豪为失。历正平、恆农二郡太守。高阳王雍曾以事属粲，粲不从，雍甚为恨。后因九日马射，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。雍时为州牧，粲往修谒，雍含怒待之。粲神情闲迈，举止抑扬，雍目之不觉解颜。及坐定，谓粲曰：“相爱举动，可更为一行。”粲便下席为行，从容而出。坐事免官。

后世宗闻粲善自标置，欲观其风度，忽令传诏就家急召之，须臾之间，使者相属，合家惶惧，不测所以，粲更恬然，神色不变。世宗叹异之。时仆射高肇以外戚之贵，势倾一时，朝士见者咸望尘拜谒。粲候肇，惟长揖而已。及还，家人尤责之，粲曰：“何可自同凡俗也。”又曾诣清河王怿，下车始进，便属暴雨；粲容步舒雅，不以沾濡改节。怿乃令人持盖覆之，叹谓左右曰：“何代无奇人！”性好释学，亲升讲座，虽持义未精，而风韵可重。但不涉经史，终为知音所轻。世宗末，除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、扬州大中正，迁安南将军、中书令。肃宗释奠，以为侍讲。转金紫光禄大夫。后元颺入洛，以粲为西兖州刺史。寻为濮阳太守崔巨伦所逐，弃州入嵩高山。

前废帝初，征为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复为中书令。后正月晦，帝出临洛滨，粲起于御前再拜曰：“今年还节美，圣

驾出游，臣幸参陪从，豫奉燕乐，不胜忻戴，敢上寿酒。”帝曰：“昔岁北海入朝，暂窃神器，具闻尔日卿戒之以酒。今欲使我饮，何异于往情？”粲曰：“北海志在沉湎，故谏其所失。陛下齐圣温克，臣敢献微诚。”帝曰：“实乃寡德，甚愧来誉。”仍为命酌。

出帝初，出为骠骑大将军、胶州刺史。属时亢旱，士民劝令祷于海神。粲惮违众心，乃为祈请，直据胡床，举杯而言曰：“仆白君。”左右云：“前后例皆拜谒。”粲曰：“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，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。”卒不肯拜。时青州叛贼耿翔受萧衍假署，寇乱三齐。粲唯高谈虚论，不事防御之术。翔乘其无备，掩袭州城。左右白言贼至，粲云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左右又言已入州门，粲乃徐云：“耿王可引上事，自余部众且付城外。”其不达时变如此。寻为翔所害，送首萧衍，时年六十五。

子含，字文若。员外散骑侍郎。

粲弟衍，字文舒。学识优于诸兄，才行亦过之。事亲以孝闻，兼有将略。仕萧宝卷至阴平太守。景明二年，始得归国，授通直郎。

衍欲辞朝命，请隐嵩高，乃上表曰：“臣幸乘昌运，得奉盛化，沐藉炎风，餐佩唐德，于生于运，已溢已荣。但摄性乖和，恆苦虚弱。比风露增加，精形侵耗。小人愚怀，有愿闲养。伏见嵩岑极天，苞育名草，修生救疾，多游此岫。臣质无灵分，性乖山水，非敢追踵轻举，仿佛高踪，诚希药此沉疴，全养稟气耳。若所疗微痊，庶偶影风云，永歌至德。荷衣葛屨，裁营已整；摇策纳屣，便陟山途。谨附陈闻，乞垂昭许。”诏曰：“知欲养疴中岳，练石嵩岭，栖素云根，饵芝清壑，腾迹之操，深用嘉焉。但治缺古风，有愧山客耳。既志往难裁，岂容有抑，

便从来请。”

世宗之末，衍稍以出山，干禄执事。肃宗除散骑侍郎，行河内郡事。寻除建兴太守，转河内太守，加征虏将军。遭母忧解任。衍历二郡，廉贞寡欲，善抚百姓，民吏追思之。孝昌初，萧衍遣将曹敬宗寇荊州，山蛮应之，大路断绝。都督崔暹率数万之众，盘桓鲁阳，不能前讨。荊州危急，朝廷忧之。诏衍为别将、假前将军，与恆农太守王罴率军一万出武关以救荊州。贼逆战于淝阳，衍大破之，贼遂退走，荊州围解。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假安东将军、北道都督，镇鄴西之武城，封安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

时相州刺史、安乐王鉴潜图叛逆，衍觉其有异，密表陈之。寻而鉴所部别将嵇宗驰驿告变。乃诏衍与都督源子邕、李神轨等讨鉴，平之。除抚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、假镇北将军、北道大都督，进封临汝县开国公，增邑千二百户，常侍如故。仍诏衍与子邕北讨葛荣。军次阳平之东北漳曲，贼来拒战，衍军败见害。朝野人情，莫不骇惋。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相州刺史。

子嵩，袭。武定中，河内太守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又天水冀人尹挺，仕萧鸾，以军勋至陈郡太守。遂与叔业参谋归诚。景明初，除辅国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拟戍义阳，亦封宋县开国伯，食邑八百户。转冠军将军、东郡太守。未拜而卒。赐布帛一百匹，赠本将军、泾州刺史。

子循，历太原太守。循弟彖，饶安令、辽西太守。兄弟皆有政事才。

时河东南解人柳玄达，颇涉经史。仕萧鸾，历诸王参军。与叔业姻娅周旋，叔业之镇寿春，委以管记。及叔业之被猜疑，将谋献款，玄达赞成其计，前后表启皆玄达之词。景明初，除

辅国将军、司徒谘议参军，封南顿县开国子，邑二百户。二年秋卒，时年四十三。后改封夏阳县，邑户如先。玄达曾著《大夫论》，备陈叔业背逆归顺、契阔危难之旨，又著《丧服论》，约而易寻。文多不录。

子絳，袭。武定中，东太原太守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絳弟远，字季云。性粗疏无拘检，时人或谓之“柳癡”。好弹琴，耽酒，时有文咏。为肃宗挽郎。出帝初，除仪同开府参军事。放情琴酒之间。每出返，家人或问有何消息，答云：“无所闻，纵闻亦不解。”元象二年，客游项城，遇患卒，时年四十。

玄达弟玄瑜，景明初，除正员郎，转镇南大将军、开府、从事中郎，带汝阴太守。延昌二年卒，年五十五。

子谐，颇有文学。善鼓琴，以新声手势，京师士子翕然从学。除著作佐郎。建义初，于河阴遇害，时年二十六。

又武都人杨令宝，有膂力，善射。仕萧鸾，数为小将。征战著效，至谯郡太守，遂参叔业归诚之谋。景明初，除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拟戍淮阴，封宁陵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。在淮南征战，累著劳捷。征拜冠军将军，试守京兆内史。卒，追封邵陵县开国子，邑二百户，赐帛二百匹，赠征虏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子彪，袭爵。永熙中，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令宝弟令仁，亦随令宝立效。前将军、汝南内史。

又京兆杜陵人韦伯昕，学尚有壮气。自以才智优于裴植，常轻之，植疾之如仇。即彦先之妹婿也。叔业以其有大志，故遣送子芬之为质。景明初，封云陵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，拜南阳太守。数岁，坐事免。久之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加中垒将

军。延昌末，告尚书裴植谋为废黜，植坐死。后百余日，伯昕亦病卒。临亡，见植为祟，口云：“裴尚书死，不独见由，何以见怒也？”

其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：裴智渊，左中郎将，封浚仪县；王昊，左军将军，封南汝阴县；赵革，右中郎将，封西宋县。并开国男，食邑各二百户。李道真，右军将军，封睢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；胡文盛，右军将军，封刚阳县；魏承祖，右军将军，封平春县。并开国子，食邑各三百户。

承祖，广陵寒人也。依随叔业，为趋走左右。壮健，善事人，叔业待之甚厚。及出为州，以为防阁。善抚士卒，兼有将用。自景明以后，常为统军，南北征伐，累有战功。历太原太守，至光禄大夫、安南将军。萧衍遣将围义阳，士民应之。三关既陷，州城时甚县急。以承祖持节，行抚军将军，率师讨之。大破贼众，解义阳之围，还复三关，遂为名将。终于并州刺史。

衣冠之士，预叔业勋者：安定皇甫光、北地梁祐、清河崔高客、天水阎庆胤、河东柳僧习等。

光，美须髯，善言笑。仕萧鸾，以军勋至右军将军。入国，为辅国将军，假南兖州刺史。卒于渤海太守。

兄椿龄，薛安都婿也。随安都于彭城内附，历位司徒谘议、岐州刺史。光未入朝而椿龄先卒。

椿龄子璋，乡郡相。

璋弟 易，为司徒胡国珍所拔，自太尉记室超迁吏部郎。性贪婪，多所受纳，鬻卖吏官，皆有定价。后以丞相、高阳王雍之婿，超拜持节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为政残暴，百姓患之。罢州后，仍遇风病。久之，除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太昌初卒，年五十八。赠卫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。子长卿，司州主簿、秘书郎中、太尉司马。

祐，叔业之从姑子也。好学，便弓马。随叔业征伐，身被五十余创。景明初，拜右军将军，赐爵山桑子。出为北地太守，清身率下，甚有治称。历骁骑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右将军。从容风雅，好为诗咏，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，以诗酒自娱。迁光禄大夫，加平北将军。端然养志，不历权门。出为平西将军、京兆内史，当世叹其抑屈。卒官，赠本将军、泾州刺史。

高客，博学，善文札，美风流。景明初，拜散骑侍郎。出为扬州开府掾，带陈留太守。卒官。

庆胤父汪，参薛安都平北将军事。安都入国，听汪还南。庆胤博识洽闻，善于谈论，听其言说，不觉忘疲。景明初，为李元谈辅国府司马。卒于敷城太守。

僧习，善隶书，敏于当世。景明初，为裴植征虏府司马。稍迁北地太守，为政宽平，氏羌悦爱。肃宗时，至太中大夫，加前将军，出为颍川太守。卒官。

夏侯道迁，谯国人。少有志操。年十七，父母为结婚韦氏，道迁云：“欲怀四方之志，不愿取妇。”家人咸谓戏言。及至婚日，求觅不知所在。于后访问，乃云逃入益州。仕萧鸾，以军勋稍迁至前军将军、辅国将军。随裴叔业至寿春，为南谯太守。两家虽为姻好，而亲情不协，遂单骑归国。拜骁骑将军，随王肃至寿春，遣道迁守合肥。肃薨，道迁弃戍南叛。

会萧衍以庄丘黑为征虏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，镇南郑，黑请道迁为长史，带汉中郡。会黑死，衍以王镇国为刺史，未至，而道迁阴图归顺。先是，仇池镇将杨灵珍阻兵反叛，战败南奔。衍以灵珍为征虏将军、假武都王，助戍汉中，有部曲六百余人，道迁惮之。衍时又遣其左右吴公之等十余人使南郑。道迁乃伪会使者，请灵珍父子，灵珍疑而不赴。道迁乃杀使者五人，驰击灵珍，斩其父子，并送使者五首于京师。

江悦之等推道迁为持节、冠军将军、梁秦二州刺史。道迁表曰：“臣闻知机其神，趋利如响。臣虽不武，敢忘机利。伏惟陛下，泽被区宇，德济苍生，八表同忻，品物咸赖。臣顷亡蚁贼，匹马归阙，自斯搏噬，罄竭丹款。但中于寿阳，横为韦纘所谤。理之曲直，并是杨集朗、王秉所悉。臣实愚短，岂能自安？便逃窜江吴，苟存视息。萧衍梁州刺史庄丘黑与臣早旧，申臣为长史。值黑亡歿专任，天时素愿，机会在兹。遇武兴私署侍郎郑洛生来此，臣即披露诚款，与其共契机要，报武兴王杨绍先并其中叔集起等，请其遣军以为腹背。即遣左天长由寒山路驰启，复会通直散骑常侍臣集朗还至武兴。臣闻其至，知事必克。集朗果遣郑右留使至臣间，密参机举。会有萧衍使人吴公之至，知臣怀诚，将归大化，遂与府司马严思、臧恭，典签吴宗肃、王胜等，共杨灵珍父子密相构结，期当取臣。臣幸先觉，悉得戮思、恭等。臣即遣郑猥驰告集朗，急求军援。而武兴军未到之间，萧衍白马戍主尹天宝不识天命，固执愚迷，乃率部曲驱掠民丁，敢为不逞。臣即遣军主江悦之率诸军主席灵坦、庞树等领义勇应时讨扑。而树锐气难裁，违悦之节度，轻进失脱，天宝因此直到南郑，重围州城。梁秦士庶，企云危棘，以义逼臣，劝为刺史，须藉此威，镇靖内外。臣赤诚奉国，苟取济事，辄捐小迹，且从权宜，假当州位。重遣皇甫选由斜谷道以事启闻。臣即亲率士卒，四日三夜，交锋苦战，武兴之军，乘虚蹶后。天宝凶徒，因宵鸟散，进既摧破，退失巢穴，潜舍军众，依山傍险，突入白马。集朗与二弟躬擐甲冑，率其所领，登即擒斩。戍内户口，即放还民。斯由皇威遐振，罪人授首，凶狡时殄，公私庆快，非但梁秦竭力，实关集朗赴接之机。臣前已遣军主杜法先还洵阳，构合徒党，诱结乡落；令晋寿土豪王僧承、王文粲等还至西关，共兴大义。当今庸蜀虚弱，

楚邓悬危，开拓九区，扫清六合，形要之利，在于此时，进趣之略，愿速处分。臣以愚陋，猥当推举。事定之后，便即束身，驰归天阙。但物情草创，犹有参差。萧衍魏兴太守范珣、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，屯聚川东，尚规举斧，登遣讨袭，具于别启。集朗兄弟并议，曰臣往日归诚，誓尽心力，超蒙荣奖，灰殒匪报。但留臣权相绥奖，须得扑灭珣等，便即首路。伏愿圣慈，特垂鉴照。谨遣兼长史臣张天亮奉表略闻。”

诏曰：“得表闻之。将军前识机运，已投诚款，而中逢猜间，致有播越，复翻然风返，建兹殊效，忠贯古烈，义动遐迩。汉郑既开，势翦庸蜀，混同之略，方自斯始。擒凶扫恶，何快如之。想余党悉平，西南清荡，经算淹朔，当有劬劳。所请军宜，别敕一二。”又赐道迁玺书曰：“得表，具诚节之怀。卿忠义夙挺，期委自昔。中有事因，以致乖舛。知能乘机豹变，翻然改图，奖率同心，万里投顺，远举汉中，为开蜀之始。洪规茂略，深有嘉焉。今授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丰县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并同义诸人，寻有别授。王师数道，络绎电迈，遣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征梁汉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尚书邢峦，指授节度。卿其善建殊效，称朕意焉。

“道迁表受平南、常侍，而辞豫州、丰县侯，引裴叔业公爵为例。世宗不许。

道迁自南郑来朝京师，引见于太极东堂，免冠徒跣，谢曰：“比在寿春，遭韦缵之酷，申控无所，致此猖狂。是段之来，希酬昔遇。勋微恩重，有靦心颜。”世宗曰：“卿建为山之功，一簣之玷，何足谢也。”道迁以赏报为微，逡巡不拜。诏曰：“道迁至止既淹，未恭州封，可敕吏部速令召拜。”道迁拜日，诏给百五十人供。寻改封濮阳县开国侯，邑户如先。岁余，频表解州，世宗许之。除南兖州大中正，不拜。

道迁虽学不渊洽，而历览书史，闲习尺牍，札翰往还，甚有意理。好言宴，务口实，京师珍羞，罔不毕有。于京城之西，水次市地，大起园池，植列蔬果，延致秀彦，时往游适，妓妾十余，常自娱乐。国秩岁入三千余匹，专供酒饌，不营家产。每诵孔融诗曰：“‘坐上客恆满，樽中酒不空’，余非吾事也。”识者多之。

出为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华州刺史，转安东将军、瀛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为政清严，善禁盗贼。熙平年，病卒，年六十九。赠抚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赠帛五百匹，谥曰明侯。

初，道迁以拔汉中归诚，本由王颖兴之计，求分邑户五百封之，世宗不许。灵太后临朝，道迁重求分封。太后大奇其意，议欲更以三百户封颖兴，会卒，遂寝。道迁不娉正室，唯有庶子数人。

长子夬，字元廷。历位前军将军、镇远将军、南兖州大中正。夬性好酒，居丧不戚，醇醪肥鲜，不离于口。沽买饮啖，多所费用。父时田园，货卖略尽，人间债负数犹千余匹，谷食至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饥寒。初，道迁知夬好酒，不欲传授国封。夬未亡前，忽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来至其家，直上事，与其父坐，屏人密言。夬心惊惧，谓人曰：“世宝至官间，必击我也。”寻有人至，云“官呼郎”。随召即去，遣左右杖之二百，不胜楚痛，大叫良久乃寤，流汗彻于寝具。至明，前凉城太守赵卓诣之，见其衣湿，谓夬曰：“卿昨夕当大饮，溺衣如此。”

“夬乃具陈所梦。先是旬余，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。夬闻，谓卓曰：‘人生何常，唯当纵饮耳。’于是昏酣遂甚。梦后二日，不能言，针之乃得语，而犹虚劣。其从兄è等并营视之，皆言危而获振。俄而心闷，旋转而死。为洗浴者视其尸体，大有杖处，青赤隐起二百下许。赠钜鹿太守。初夬与南人辛谡、庾道、

江文遥等终日游聚，酣饮之际，恆相谓曰：“人生局促，何殊朝露，坐上相看，先后之间耳。脱有先亡者，当于良辰美景，灵前饮宴。傥或有知，庶其歆飨。”及夫亡后，三月上巳，诸人相率至夫灵前酌饮。时日晚天阴，室中微暗，咸见夫在坐，衣服形容不异平昔，时执杯酒，似若献酬，但无语耳。时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，披帘欲出，便即僵仆，状若被殴。夫从兄欣宗云：“今是节日，诸人忆弟畴昔之言，故来共饮，僧明何罪而被瞋责？”僧明便寤。而欣宗鬼语如夫平生，并怒家人皆得其罪，又发摈阴私窃盗，咸有次绪。夫妻，裴植女也，与道迁诸妾不穆，讼阉彻于公庭。

子籍，年十余岁，袭祖封。已数年，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痼疾，不任承继，自以与夫同庶，己应绍袭。尚书奏籍承封。元象中，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è，道迁兄子也。位至咸阳太守。

李元护，辽东襄平人。八世祖胤，晋司徒、广陆侯。胤子顺、璠及孙沉、志，皆有名宦。沉孙根，慕容宝中书监。根子后智等随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，数世无名位，三齐豪门多轻之。

元护以国家平齐后，随父怀庆南奔。身長八尺，美须髯，少有武力。仕萧道成，历官马头太守、后军将军、龙骧将军。虽以将用自达，然亦颇览文史，习于简牋。高祖至钟离，元护时在城中，为萧鸾徐州刺史萧惠休奉使诣军，高祖见而善之。后为裴叔业司马，带汝阴太守。叔业归顺，元护赞同其谋。及叔业疾病，外内阻贰，元护督率上下，以俟援军。寿春克定，元护颇有力焉。

景明初，以元护为辅国将军、齐州刺史、广饶县开国伯，食邑一千户，便道述职。其年入朝。寻以州民柳世明图为不轨，

元护驰还历城，至即擒殄，诛戮所加，微为滥酷。值州内饥俭，民人困敝，志存隐恤，表请赈贷，蠲其赋役。但多有部曲，时为侵扰，城邑苦之，故不得为良刺史也。三年夏卒，年五十一。病前月余，京师无故传其凶问。又城外送客亭柱，有人书曰：“李齐州死。”纲佐饯别者见而拭之。后复如此。

元护妾妓十余，声色自纵。情欲既甚，支骨消削，须长二尺，一时落尽。赠平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元护为齐州，经拜旧墓，巡省故宅，飧赐村老，莫不欣畅。及将亡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，士女属目。若丧过东阳，不可不好设仪卫，哭泣尽哀，令观者改容也。”家人遵其诫。

子会，袭。正始中，降爵为子，邑五百户。延昌中，除宣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会顽骃好酒。其妻，南阳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，甚有姿色，会不答之。房乃通于其弟机，因会饮醉，杀之。

子景宣，袭。天平中，除给事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机与房遂如夫妇。积十余年，房氏色衰，乃更婚娶。

元护弟静，景明初，以归诚勋拜前将军。性甚贪忍，兄亡未敛，便剥脱诸妓服玩及余财物。历齐州内史、天水太守。静子铉，羽林监。

元护从叔恤，卒于东代郡太守。子旷之。

席法友，安定人也。祖父南奔。法友仕萧鸾，以膂力自效军勋，稍迁至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建安戍主。萧宝卷遣胡景略代之。法友遂留寿春，与叔业同谋归国。景明初，拜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、苞信县开国伯，食邑千户。始，叔业卒后，法友与裴植追成叔业志，淮南克定，法友有力焉。寻转冠军将军、华州刺史。未拜，改授并州刺史。岁余代还。萧衍遣将杨公则寇扬州，假法友征虏将军以讨之。法友未至而公则败走。后假法友前将军、持节，为别将出淮南，欲解朐山之围。法友始渡

淮而胸山败没，遂停散十年。恬静自处，不竞势利。世宗末，以本将军除济州刺史，在州廉和著称。又徙封乘氏。肃宗初，拜光禄大夫。熙平二年卒。赠平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赠帛三百匹，谥襄侯。

子景通，袭。善事元叉，兼以货赂叉父继，继为司空，引景通为掾。后加右军将军、镇军将军，卒官。赠辅国将军、卫尉少卿。

子鷁，袭。永安末，尚书郎。走关西。

王世弼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刘裕灭姚泓，其祖父从裕南迁。世弼身长七尺八寸，魁岸有壮气。善草隶书，好爱坟典。仕萧鸾，以军勋至游击将军，为军主，助戍寿春，遂与叔业同谋归诚。景明初，除冠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拟戍钟离，悬封慎县开国伯，食邑七百户。后以本将军除东徐州刺史，治任于刑，为民所怨，有受纳之响。岁余，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，会赦免。久之，拜太中大夫，加征虏将军。寻以本将军出为河北太守，治有清称。转渤海相，寻迁中山内史，加平北将军。直阁元罗，领军义弟也，曾行过中山，谓世弼曰：“二州刺史，翻复为郡，亦当恨恨耳。”世弼曰：“仪同之号，起自邓骘；平北为郡，始在下官。”正光元年卒官。赠本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曰康。

长子会，汝阳太守。

次子由，字茂道。好学，有文才，尤善草隶。性方厚，有名士之风。又工摹画，为时人所服。历给事中、尚书郎、东莱太守。罢郡后寓居颍川。天平初，元洪威构逆，大军攻讨，为乱兵所害，时年四十三。名流悼惜之。

江悦之，字彦和，济阳考城人也。七世祖统，晋散骑常侍。刘渊、石勒之乱，南徙渡江。祖兴之，父范之，并为刘裕所诛。

悦之少孤。仕刘骏，历诸王参军。好兵书，有将略，善待

士，有部曲数百人。萧道成初以悦之为荆州征西府中兵参军，领台军主。迁屯骑校尉，转后军将军。部曲稍众，千有余人。萧贲遣戍汉中，就迁辅国将军。萧衍初，刘季连据蜀反叛，悦之率部曲及梁秦之众讨灭之，以功进号冠军将军。武兴氏破白马，进图南郑，悦之率军拒战，大破氏众，还复白马。

衍秦梁二州刺史庄丘黑死，夏侯道迁与悦之及庞树、军主李忻荣、张元亮、士孙天与等，谋以梁州内附。既杀萧衍使者及杨灵珍，衍华阳太守尹天宝率众向州城。悦之与树、忻荣勒众逆战，为天宝所败，遂围南郑。战经四日，众心危沮，咸怀离贰。悦之尽以家财散赏士卒，身当矢刃，昼夜督战。会武兴军至，天宝败走。道迁之克全勋款，悦之实有力焉。正始二年夏，与道迁俱至洛阳。寻卒，年六十一。赠辅国将军、梁州刺史，追封安平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，谥曰庄。悦之二子：文遥、文远。

文遥，少有大度，轻财好士，士多归之。道迁之图杨灵珍也，文遥奋剑请行，遂手斩灵珍。正始二年，除步兵校尉。遭父忧解官。永平初，袭封，拜前军。出为咸阳太守。勤于礼接，终日坐事，至者见之，假以恩颜，屏人密问。于是民所疾苦、大盗姓名、奸猾吏长，无不知悉，郡中震肃，奸劫息止，治为雍州诸郡之最。征拜骁骑将军、辅国将军，进号征虏将军。肃宗初，拜平原太守。在郡六年，政理如在咸阳。

迁后将军、安州刺史。文遥善于绥纳，甚得物情。时杜洛周、葛荣等相继叛逆，自幽燕以南悉皆沦陷，唯文遥介在群贼之外，孤城独守。鸠集荒余，且耕且战，百姓皆乐为用。建义元年七月遘疾，卒于州，年五十五。

长史许思祖等以文遥遗爱在民，复推其子果行州事。既摄州任，乃遣使奉表。庄帝嘉之，除果通直散骑侍郎、假节、龙

骧将军、行安州事、当州都督。既而贼势转盛，台援不接。果以阻隔强寇，内徙无由，乃携诸弟并率城民东奔高丽。天平中，诏高丽送果等，元象中，乃得还朝。

果弟昂，武定三年袭爵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文远，善骑射，勇于攻战。以军勋致效，自给事中稍迁中散大夫、龙骧将军。

庞树，南安人。世宗追录谋勋，封其子景亮襄邑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

李忻荣，汉中人。与树俱击天宝，同时战歿。封其子建为清水县开国子，食邑二百户。

张元亮，汉中人。便弓马，善战斗。以勋封抚夷县开国子，食邑二百户。拜东莱太守，入为平远将军、左中郎将。迁中散大夫，加龙骧将军。卒，赠左将军、巴州刺史。

士孙天与，扶风人。以勋封莫西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拜武功太守。

又襄阳罗道珍、北海王安世、颍川辛谡、汉中姜永等，皆参其勋末。

道珍，除齐州东平原相，有治称。卒于镇远将军、屯骑校尉。

安世，苻坚丞相王猛之玄孙也。历涉书传，敏于人间，自羽林监稍迁安西将军、北华州刺史。卒，赠本将军、梁州刺史。

谡，魏卫尉辛毗之后，有文学。历步兵校尉，濮阳、上党二郡太守。卒，赠征虏将军、梁州刺史。子儒之，济州司马。

永，善弹琴，有文学。员外郎、梁州别驾、汉中太守。

永弟漾，亦善士。性亦至孝，为汉中所叹服。元罗之陷也，永入于建鄴，遂死焉。时有颍川庾导者，亦与道迁俱入国，虽不参谋，亦为奇士。历览史传，善草隶书，轻财重义。仕萧衍，

右中郎将，助戍汉中。及至洛阳，环堵敝庐。多与俊秀交旧，积二十余岁，殊无宦情。正光中，乃除幽州左将军府主簿、饶安令。罢县后，仍客游齐鲁之间。天平中，卒于青州。

时有皇甫徽，字子玄，安定朝那人。仕萧衍，历诸王参军、郡守。及道迁之入国也，徽亦因地内属。徽妻即道迁之兄女，道迁列上勋书，欲以徽为元谋。徽曰：“创谋之始，本不关预，虽贪荣赏，内愧于心。”遂拒而不许。后刺史羊祉表授征虏府司马，卒官。

子和，武定末，司空司马。

和弟亮，仪曹郎中。

淳于诞，字灵远。其先太山博人，后世居于蜀汉，或家安国之桓陵县。父兴宗，萧贲南安太守。诞年十二，随父向扬州。父于路为群盗所害。诞虽童稚，而哀感奋发，倾资结客，旬朔之内，遂得复仇，由是州里叹异之。贲益州刺史刘俊召为主簿。萧衍除步兵校尉。

景明中，自汉中归国。既达京师，陈代蜀之计，世宗嘉纳之。延昌末，王师大举，除骁骑将军、假冠军将军，都督别部司马，领乡导统军。诞不愿先受荣爵，乃固让实官，止参戎号。及奉辞之日，诏遣主书赵桃弓宣旨劳勉，若克成都，即以益州许之。师次晋寿，蜀人大震。属世宗晏驾，不果而还。后以客例，起家除羽林监。萧衍遣将张齐攻围益州，诏诞为统军，与刺史傅竖眼赴援。事宁还朝。

正光中，秦陇反叛，诏诞为西南道军司、假冠军将军、别将，从子午南出斜谷，趣建安，与行台魏子建共参经略。时衍益州刺史萧渊猷遣将樊文炽、萧世澄等率众数万围小剑戍，益州刺史郗虬令子建拒之。因转营，为文炽所掩，统军胡小虎、崔珍宝并见俘执。子建遣诞助讨之。诞勒兵驰赴，相对月余，

未能摧殄。文炽军行之谷，东峰名龙须山，置栅其上以防归路。诞以贼众难可角力，乃密募壮士二百余人，令夜登山攻其栅。及时火起，烟焰涨天。贼以还途不守，连营震怖。诞率诸军鸣鼓攻击，文炽大败，俘斩万计，擒世澄等十一人。文炽为元帅，先走获免。

孝昌初，子建以诞行华阳郡，带白马戍。二年，复以诞行巴州刺史。三年，朝议以梁州安康郡阻带江山，要害之所，分置东梁州，仍以诞为镇远将军、梁州刺史。永安二年四月卒，时年六十。赠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谥曰庄。

长子亢。

亢弟胤，字□馆。武定末，梁州骠骑府司马。

李苗，字子宣，梓潼涪人。父膺，萧衍尚书郎、太仆卿。苗出后叔父略。略为萧衍宁州刺史，大著威名。王足伐蜀也，衍命略拒足于涪，许其益州。及足还退，衍遂改授。略怒，将有异图，衍使人害之。苗年十五，有报雪之心，延昌中遂归阙。仍陈图蜀之计。于是大将军高肇西伐，诏假苗龙骧将军、乡导统军。师次晋寿，世宗晏驾，班师。后以客例，除员外散骑侍郎，加襄威将军。

苗有文武才干，以大功不就，家耻未雪，常怀慷慨。乃上书曰：“昔晋室数否，华戎鼎沸，三燕两秦，咆哮中夏，九服分崩，五方圯裂。皇祚承历，自北而南，诛灭奸雄，定鼎河洛，唯独荆扬，尚阻声教。今令德广被于江汉，威风远振于吴楚，国富兵强，家给人足。以九居八之形，有兼弱攻昧之势，而欲逸豫，遗疾子孙，违高祖之本图，非社稷之深虑。诚宜商度东西戎防轻重之要，计量疆场险易安危之理，探测南人攻守窥觎之情，筹算卒乘器械征讨之备，然后去我所短，避彼所长，释其至难，攻其甚易，夺其险要，割其膏壤，数年之内，荆扬可

并。若舍舟楫，即平原，敛后疏前，则江淮之所短；弃车马，游飞浪，乘流驰逐，非中国之所长。彼不敢入平陆而争衡，犹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。若俱去其短，各恃其长，则东南未见可灭之机，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势。且夫满晨相倾，阴阳恆理；盛衰递袭，五德常运。今以至强攻至弱，必见吞并之理；如以至弱御至强，焉有全济之术？故明王圣主，皆欲及时立功，为万世之业。去高而就下，百川以之常流；取易而避难，兵家以之恆胜。今巴蜀孤悬，去建鄴辽远，偏兵独戍，彳亍斥流十千，牧守无良，专行劫剥，官由财进，狱以货成，士民思化，十室而九，延颈北望，日颺王师。若命一偏将，吊民伐罪，风尘不接，可传檄而定。守白帝之厄，据上流之险，循士治之迹，荡建鄴之逋，然后偃武修文，制礼作乐，天下幸甚，岂不盛哉！”于时肃宗幼冲，无远略之意，竟不能纳。

正光末，二秦反叛，侵及三辅。时承平既久，民不习战。苗以陇兵强悍，且群聚无资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食少兵精，利于速战；粮多卒众，事宜持久。今陇贼猖狂，非有素蓄，虽据两城，本无德义。其势在于疾攻，日有降纳，迟则人情离阻，坐受崩溃。夫颺至风起，逆者求万一之功；高壁深垒，王师有全制之策。但天下久泰，人不晓兵，奔利不相待，逃难不相顾，将无法令，士非教习。以骄将御惰卒，不思长久之计，务奇正之通，必有莫敖轻敌之志，恐无充国持重之规。如今陇东不守，汧军败散，则二秦遂强，三辅危弱，国之右臂，于斯废矣。今且宜勒大将，深沟高垒，坚守勿战。别命偏师精兵数千，出麦积崖以袭其后，则汧岐之下，群妖自散。”于是诏苗为统军，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，隶行台魏子建。子建以苗为郎中，仍领军，深见知待。孝昌中，还朝，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俄兼尚书右丞，为西北道行台，与大都督宗正珍孙讨汾、绛蜀贼，

平之。还除司徒司马，转太府少卿，加龙骧将军。

于时萧衍巴西民何难尉等豪姓，相率请讨巴蜀之间，诏苗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冠军将军、西南道慰劳大使。未发，会杀尔朱荣，荣从弟世隆拥荣部曲屯据河桥，还逼都邑。孝庄亲幸大夏门，集群臣博议。百僚惶惧，计无所出。苗独奋衣而起曰：“今小贼唐突如此，朝廷有不测之危，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！臣虽不武，窃所庶几。请以一旅之众，为陛下径断河梁！”城阳王徽、中尉高道穆赞成其计。庄帝壮而许焉。苗乃募人于马渚上流以舟师夜下，去桥数里便放火船，河流既驶，倏忽而至。贼于南岸望见火下，相蹙争桥，俄然桥绝，没水死者甚众。苗身率士卒百许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。既而官军不至，贼乃涉水，与苗死斗。众寡不敌，左右死尽，苗浮河而歿，时年四十六。帝闻苗死，哀伤久之，曰：“苗若不死，当应更立奇功。”赠使持节、都督梁益巴东梁四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梁州刺史、河阳县开国侯、邑一千户，赠帛五百匹、粟五百石。谥忠烈侯。

苗少有节操，志尚功名。每读蜀书，见魏延请出长安，诸葛亮不许，常叹息谓亮无奇计。及览《周瑜传》，未曾不咨嗟绝倒。太保、城阳王徽，司徒、临淮王彧重之，二王颇或不穆，苗每谏之。及徽宠势隆极，猜忌弥甚。苗谓人曰：“城阳蜂目先见，豺声今转彰矣。”解鼓琴，好文咏，尺牍之敏，当世罕及。死之日，朝野悲壮之。及庄帝幽崩，世隆入洛，主者追苗赠封，以白世隆。世隆曰：“吾尔时群议，更一二日便欲大纵兵士焚烧都邑，任其采掠。赖苗京师获全。天下之善士也，不宜追之。”

子昙，袭爵。武定末，冀州仪同府刑狱参军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史臣曰：寿春形胜，南郑要险，乃建鄴之肩髀，成都之喉嗑。裴叔业、夏侯道迁，体运知机，翻然鹊起，举地而来，功诚两茂。其所以大启茅赋，兼列旄旗，固其宜矣。植不恆其德，器小志大，斯所以颠覆也。衍才行将略，不遂其终，惜哉！李、席、王、江虽复因人成事，亦为果决之士。淳于诞好立功名，有志者竟能遂也。李苗以文武干局，沉断过人，临难慨然，奋其大节，蹈忠履义，歿而后已。仁必有勇，其斯人之谓乎！

列传第六十

阳尼	贾思伯
李叔虎	路恃庆
房亮	曹世表
潘永基	朱元旭

阳尼，字景文，北平无终人。少好学，博通群籍，与上谷侯天护、顿丘李彪同志齐名。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学艺文雅，乃表荐之。征拜秘书著作郎，奏佛道宜在史录。后改中书学为国子学。时中书监高闾、侍中李冲等以尼硕学博识，举为国子祭酒。高祖尝亲在苑堂讲诸经典，诏尼侍听，赐帛百匹。尼后兼幽州中正。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，带渔阳太守，未拜，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财货免官。尼每自伤曰：“吾昔未仕，不曾羡人，今日失官，与本何异？然非吾宿志，命也如何！”既而还乡，遂卒于冀州，年六十一。有书数千卷。所造《字释》数十篇，未就而卒。其从孙太学博士承庆遂撰为《字统》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子介，字天佐。奉朝请，冀州默曹参军。早卒。

尼从子鸣鹄。鸣鹄弟季智，俱有名于时，前后并为幽州司

马。

季智子璠，通直散骑常侍。

季智从弟荆，范阳太守，有吏能。卒，赠平西将军、东益州刺史。

季智从子伯庆，汝南太守。

伯庆从父弟藻，字景德。少孤，有雅志，涉猎经史。太和初，举秀才，射策高第。以母疾还。征拜中书博士，诏兼礼官，拜燕宣王庙于长安。还，授宁远将军，赐爵魏昌男。选为廷尉正，转考功郎中。除建德太守。以清贫，赐帛六十匹。寻假宁远将军，领统军，外防内抚，甚得居边之称。解任还家，久之，除兖州左将军府长史，又拜瀛州安东府长史，加扬烈将军。藻以年老归家，阖门不关世事。孝昌中，在乡为贼帅杜洛周所囚，发病卒。永熙中，赠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。

子贞，字世干。早卒。

贞弟弼，字世辅。长于吏事。本州别驾，加轻车将军。属洛周陷城，弼遂率宗亲南渡河，居于青州。值邢杲起逆，青州城民疑河北人为杲内应，遂害弼，时年四十八。

子搃，袭祖爵。

弼弟斐，武定末，尚书右丞。

藻从弟令鲜，京兆王愉郎中令。坐同愉反，逃窜免。会赦，除名。

子世和，武定末，齐州骠骑司马。

藻从弟延兴，南幽州刺史。

延兴从弟固，字敬安。性倜傥，不拘小节。少任侠，好剑客，弗事生产。年二十六，始折节好学，遂博览篇籍，有文才。

太和中，从大将军宋王刘昶征义阳，板府法曹行参军，假陵江将军。昶严暴，治军甚急，三军战栗无敢言者。固启谏，

并面陈事宜。昶大怒，欲斩之，使监当攻道。固在军勇决，志意闲雅，了无惧色。昶甚奇之。军还，言之高祖。年三十余，始辟大将军府参军事，署城局，仍从昶镇彭城，板兼长史。俄以忧去任。

裴叔业以淮南内附，世宗诏平南将军、广陵侯元衍与司徒、彭城王勰同镇寿春，敕固为衍司马。还，除太尉西阁祭酒，兼廷尉评。上改定律令议。除给事中。出为试守北平太守，甚有惠政。久之，以公事免。后除给事中，领侍御史。转治书，劾奏广平王怀、汝南王悦、南阳长公主。及使怀荒，镇将万貳望风逃走。劾恆农太守裴粲免官。

时世宗广访得失，固上说言表曰：“臣闻为治不在多方，在于力行而已。当今之务，宜早正东储，立师傅以保护，立官司以防卫，以系苍生之心；揽权衡，亲宗室，强干弱枝，以立万世之计；举贤良，黜不肖，使野无遗才，朝无素餐，孜孜万几，躬勤庶务，使民无谤讟之响；省徭役，薄赋敛，修学官，遵旧章，贵农桑，贱工贾，绝谈虚穷微之论，简桑门无用之费。以存元元之民，以救饥寒之苦，上合昊天之心，下悦亿兆之望。然后备器械，修甲兵，习水战，灭吴会，撰封禅之礼，袭轩唐之轨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号。协定鼎嵩河之心，副高祖殷勤之寄，上与三皇比隆，下与五帝齐美，岂不茂哉！臣位卑识昧，言不及义，属圣明广访，敢献瞽言。伏愿陛下留神，少垂究察。”

初，世宗委任群下，不甚亲览，好桑门之法。尚书令高肇以外戚权宠，专决朝事；又咸阳王禧等并有衅故，宗室大臣，相见疏薄；而王畿民庶，劳敝益甚。固乃作《南北二都赋》，称恆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，节以中京礼仪之式，因以讽谏。辞多不载。

世宗末，中尉王显起宅既成，集僚属飧宴。酒酣问固曰：

“此宅何如？”固对曰：“晏婴湫隘，流称于今；丰屋生灾，著于《周易》。此盖同传舍耳，唯有德能卒。愿公勉之。”显嘿然。他日又谓固曰：“吾作太府卿，库藏充实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固对曰：“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，州郡赃赎悉入京藏，以此充府，未足为多。且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，岂不戒哉！”显大不悦，以此衔固。又有人间固于显，显因奏固剩请米麦，免固官。既无事役，遂阖门自守，著《演赜赋》，以明幽微通塞之事。其词曰：

绍有周之遐轨兮，初锡世于河阳。建甸侯而列爵兮，与王室而并昌。遭季叶之纷乱兮，仍矫迹于良乡。弃卫侯之桢弼兮，乃植根于幽方。自祖考而辉烈兮，逮余躬而翳微。惧堂构之颓挠兮，恐崩毁其洪基。心惴惴而栗栗兮，若临深而履薄。登乔木而长吟兮，抗幽谷而靡托。何身轻而任重兮，惧颠坠于峻壑。凭神明之扶助兮，虽幽微而获存。赖先后之醇德兮，乃保护其遗孙。

伊日月之屡迁兮，何四时之相逼？知年命之有期兮，慨幹流之不息。伤艰蹶之相承兮，悲屯蹇而日臻。心惻怆而不悵兮，乃有怀于古人。

或垂纶于渭滨兮，有胥靡于傅岩。既应繇而赴兆兮，作殷周之元鉴。孔栖栖而不息兮，终见黜于庶邦。墨驰骋而不已兮，亦举世而不容。有鸾孤而争国兮，有让位而采薇。有跃马而赴会兮，有栖迟以俟时。曹纳辛而袁亡兮，袁戮田而曹盛。鲍授州而得时兮，韩弃牧而失性。赵尧门而诞圣兮，终夭隐而不繁。卫泯躯于世难兮，启洪业于宣元。释皋繇之法宪兮，见蓼六之先亡。练疑枉于怨狱兮，宁于公之独昌。明祸福之同门兮，知休咎之异涂。寻倚伏之无源兮，或先诎而后舒。

赐凭轩而策驷兮，抚清琴而自娱。宪服敝于陋巷兮，蕴六

艺于蓬庐。勃计行而致位兮，错谋合而身倾。萧功成而福集兮，韩勋立而祸并。纷回平而绵结兮，亮未识其幽情。有积毁而恩昵兮，有积誉而宠衰。或形乖而意合兮，或身密而志离。情与貌而纷竞兮，体与识而交驰。

旦流言而见疑兮，先缘谤而益信。乐食子而中疏兮，巴放麋而日进。或举世而称贤兮，偶不合于主心。或居乡而三黜兮，独为时之所钦。或负鼎而干主兮，或杖策于幽林。或望旗而色阻兮，或临危而抚琴。道有大而由小兮，义有显而必微。理贵在于得要兮，事终成于会机。每一日而三省兮，亦有念而九思。孰有是而可是兮，孰有非而可非？

石育子而启夏兮，鹄遗卵而孕殷。鸟藉冰而存弃兮，虎乳孩以字文。发升舟而鱼跃兮，季潜躬而覆云。或挥戈而争帝兮，或洗耳而辞君。道曲成而不一兮，神参差而异兆。兹圣达之未明兮，岂前修之克了？迷白日之近遥兮，方有窥于天表。且临海而观澜兮，何津源之杳杳？

文迁绎而身徂兮，景守节而灾移。汤改祝而革命兮，灵投策而诟龟。圉据胎而为巨兮，友发文而自相。凤吹砺而襄坠兮，神压纽而平王。彼羸缩之由人兮，信吉凶之在己。或勤忧以减龄兮，亦安乐而获祉。

弟成师而害兄兮，父纯臣而烹子。识同命于三君兮，兆先见于裔姒。始楼桑而发辉兮，终龙变于巴庸。绕阊门而结庆兮，郁蝉蜕于三江。水浩浩而襄陵兮，窃息壤而瘠之。鲧殛死于羽山兮，禹宣力而营之。凿龙门以通河兮，疏九江而入海。总九州以攸同兮，甄五都之所在。虽父子之同气兮，乃业行之丕改。

以患蹇为福兮，痛比干之残躯。以佞谀为获安兮，晒宰嚭之见屠。以举士而受赏兮，悼史迁之腐刑。以进为无益兮，见鄂秋之专城。以仁义为桎梏兮，信揖让之劳疲。以放旷为悬解

兮，伤六亲之乖离。哀越种之被戮兮，嘉范蠡之脱羈。钦四皓之高尚兮，叹伊周之涉危。望仗钺而先锋兮，光安车而勿顾。求封赏于寸心兮，梦台袞于远虑。或忌贤而独立兮，或篡君以自树。既思匿而名扬兮，亦求清而反污。

见众兆之纷错兮，睹变化之无方。心营营而扰扰兮，乃探衷而准常。俨端坐于敝筵兮，始拂龟而整策。冀灵鉴之祐余兮，愿告余以忠益。龟发兆以施灵兮，利去华而守约。蓍布列而成卦兮，保龙潜而勿跃。踵嘉遁之玄踪兮，追考盘于岩壑。登山以恬澹兮，辞朝市之纷若。奉贞吉于占繇兮，翻夕警而晨装。

揖许公于箕岭兮，谏夷齐于首阳。瞻嵩华之嵒嵒兮，眺恆碣之突唐。陵江湖之骇浪兮，升医闾之尚羊。乘玄虬之奕奕兮，鸣玉銮之琅琅。浮沧波而濯足兮，入三山而解裳。谒伯禹于涂山兮，诘三苗于三危。登苍梧而遐眺兮，访二妃于有娀。追祝融于荆芊兮，问洛宓于冯夷。

陵回飏而上骧兮，穷深谷而下驰。沿扶水而远瞩兮，见虞渊之威微。乘阊风之峻岨兮，觐王母于崦嵫。升瑶台而奏歌兮，坐琼室而赋诗。托赤水以寄命兮，附光风以传辞。出琨岫之崢嶸兮，入汜林之杳郁。采钟山之玉瑛兮，收珠泽之珂戍。

携羽民而远游兮，探长生之妙术。腾云雾而窈冥兮，变域中之秽质。望玄阙之寂寥兮，过寒门而怀悲。揖若士于霄际兮，求雾坐于海湄。凭帝台而肆眺兮，历层冰而风驰。越弱水之滢滢兮，躡不周之嶮巇。屑琼蕊以为粮兮，斟玉液以为浆。结秋兰为以珮兮，揽白蜺以为裳。

耸景云而上征兮，抚闾阖而启扉。肃百神而警策兮，奏《中皇》于紫微。聆《钧天》而九变兮，耽广乐而忘归。忽心移而志骇兮，恋旧京而依依。握招摇以为旆兮，巡天汉而下游。建云旗之逶迤兮，御回风之浏浏。策王良以敛轡兮，命风伯以挟

辘。符屏翳以清路兮，告河鼓以具舟。

聊右次于析木兮，遽回驾于青丘。访古人以首阳兮，亦问道于爽鸠。睹三韩之累累兮，见卉服之悠悠。瞻雒常之郁郁兮，贡楛矢之啾啾。心怊怊而惕惕兮，志惓惓而绵绵。伊五岳之嵒嵒兮，何四海之涓涓？瞻九河其如带兮，观三江其沉然。夫五都之总总兮，尚何足以游盘？彼八方之局促兮，殊无可以达观。方吞霞而弃粒兮，亦屑玉而炼丹。漱醴泉以养气兮，吸沆瀣以当餐。廕建木之长柯兮，援木禾之修茎。咀玉髓而充渴兮，嚼正阳以长生。参松乔而抚翰兮，侣浮丘而上征。

嗟域中之默默兮，诂摭写其深情。情盘桓而犹豫兮，志狐疑而未决。久放荡而不还兮，心惆悵而不悦。忆慈亲于故乡兮，恋先君于丘墓。回游驾而改轡兮，纵归辔而缓御。仆眷眷于短街兮，马依依于跬步。还故园而解羈兮，入茅宇而返素。耕东皋之沃壤兮，钓北湖之深潭。养慈颜于妇子兮，竞献寿而荐甘。朝乐酣于浊酒兮，夕寄忻于素琴。诵风雅以导志兮，蕴六籍于胸襟。敦儒墨之大教兮，崇逸民之远心。播仁声于终古兮，流不朽之徽音。进不求于闻达兮，退不营于荣利。泛若不系之舟兮，湛若不用之器。不洁其身兮，不屑于位。不拘小节兮，不求曲备。资灵运以托己兮，任性命之遭随。既听天而委化兮，无形志之两疲。除纷竞而靖默兮，守冲寂以无为。寄后贤以籍赏兮，宁怨时之弗知。

乱曰：稟元承命，人最灵兮。夭寿否泰，本天成兮。体源究道，归圣哲兮。随化委遇，能达节兮。显亲扬名，德之上兮。保家全身，亦厚量兮。趣世浮动，违性命兮。鉴始究终，同水镜兮。志愿不合，思远游兮。陵虚骋志，从所求兮。周历四极，腾八表兮。形劳志沮，未衷道兮。反我游驾，养慈亲兮。躬耕练艺，齐至人兮。

固又作《刺谗疾嬖幸诗》二首曰：

巧巧佞佞！谗言兴兮。营营习习，似青蝇兮。以白为黑，在汝口兮。汝非蝮蝥，毒何厚兮？巧佞！巧佞！一何工矣。司间司忿，言必从矣。朋党噂沓，自相同矣。浸润之譖，倾人壙矣。成人之美，君子贵焉。攻人之恶，君子耻焉。汝何人斯？譖毁日繁。予实无罪，骋汝谗言。番番缉缉，谗言侧入。君子好谗，如或弗及。天疾谗说，汝其至矣。无妄之祸，行将及矣。泛泛游鳧，弗制弗拘。行藏之徒，或智或愚。维予小人，未明兹理。毁与行俱，言与衅起。我期惩矣，我其悔矣。岂求人兮？忠恕在己。

彼谄谀兮，人之蠹兮。刺促昔粟，罔顾耻辱，以求媚兮。邪干侧入，如恐弗及，以自容兮。志行褊小，好习不道。朝挟其车，夕承其舆。或骑或徒，载奔载趋。或言或笑，曲事亲要。正路不由，邪径是蹈。不识大猷，不知话言。其朋其党，其徒实繁。有诡其行，有佞其音。蓬蔕戚施，邪媚是钦。既谗且石，以逞其心。是信是任，败其以多。不始不慎，末如之何。习习宰詬，营营无极。梁丘寡智，王鲋浅识。伊戾、息夫，异世同力。江充、赵高，甘言似直。竖刁、上官，擅生羽翼。乃如之人，僭爽其德。岂徒丧邦，又亦覆国。嗟尔中下，其亲其昵。不谓其非，不觉其失。好之有年，宠之有日。我思古人，心焉若疾。凡百君子，宜其慎矣。覆车之鉴，近可信矣。言既备矣，事既至矣。反是不思，维尘及矣。

肃宗即位，除尚书考功郎，奏诸秀孝中第者听叙，自固始。大军征硖石，敕为仆射李平行台七兵郎中。平奇固勇敢，军中大事悉与谋之。又命固节度水军，固设奇计先期乘贼，获其外城。军罢，太傅、清河王怿举固，除步兵校尉，领汝南王悦郎中令。寻加宁远将军。时悦年少，行多不法，屑近小人。固上

疏切谏，并面陈往代诸王贤愚之分，以感动悦，悦甚敬惮之。恠大悦，以为举得其人。熙平二年，除洛阳令，将军如故。在县甚有威风。丁母忧，号慕毁病，杖而能起。练禫之后，犹酒肉不进。时固年逾五十，而丧过于哀，乡党亲族咸叹服焉。

神龟末，清河王恠领太尉，辟固从事中郎。属恠被害，元义秉政，朝野震悚。恠诸子及门生吏僚莫不虑祸，隐避不出，素为恠所厚者弥不自安。固以尝被辟命，遂独诣丧所，尽哀恸哭，良久乃还。仆射游肇闻而叹曰：“虽栾布、王脩何以尚也？君子哉若人！”及汝南王悦为太尉，选举多非其人，又轻肆挝挞，固以前为元卿，虽离国，犹上疏切谏。事在《悦传》。悦辟固为从事中郎，不就。

正光二年，京兆王继为司徒，高选官僚，辟固从事中郎，加镇远将军。府解，除前军将军，镇远如故。又典科扬州勋赏。初硖石之役，固有先登之功，而朝赏未及，至是与尚书令李崇讼勋更表。崇虽贵盛，固据理不挠，谈者称焉。四年九月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赠辅国将军、太常少卿，谥曰文。

固刚直雅正，不畏强御，居官清洁，家无余财。终歿之日，室徒四壁，无以供丧，亲故为其棺敛焉。初，固著《绪制》一篇，务从俭约。临终，又敕诸子一遵先制。固有三子。

长休之，武定末，黄门郎。

休之弟诜之，字子衡。少著才名，辟司徒行参军。早为门生所害，时人悼惜之。

贾思伯，字士休，齐郡益都人也。世父元寿，高祖时中书侍郎，有学行，见称于时。思伯释褐奉朝请，太子步兵校尉、中书舍人，转中书侍郎。颇为高祖所知，常从征伐。

及世宗即位，以侍从之勤，转辅国将军。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，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。及澄失利，思伯为后殿。澄以思

伯儒者，谓之必死。及至，大喜，曰：“仁者必有勇，常谓虚谈，今于军司见之矣。”思伯托以失道，不伐其功，时论称其长者。后为河内太守，不拜。寻除鸿胪少卿，以母忧免。服阕，征为荥阳太守，有政绩。迁征虏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初，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授业，无资酬之，凤遂质其衣物。及思伯之部，送缣百匹遗凤，因具车马迎之，凤惭不往。时人称叹焉。寻以父忧免。后除征虏将军、光禄少卿，仍拜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肃宗时，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因请拜扫，还乡里。未拜，以风闻免。寻除右将军、凉州刺史。思伯以州边远，不乐外出，辞以男女未婚。灵太后不许，舍人徐纥言之，得改授太尉长史。又除安东将军、廷尉卿。思伯自以儒素为业，不好法律，希言事。俄转卫尉卿。

于时议建明堂，多有同异。思伯上议曰：“按《周礼·考工记》云：夏后氏世室，殷重屋，周明堂，皆五室。郑注云：‘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以明其制同也。’若然，则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。唐虞以前，其事未闻。戴德《礼记》云：明堂凡九室，十二堂。蔡邕云：‘明堂者，天子太庙，飨功养老，教学选士，皆于其中，九室十二堂。’按戴德撰《记》，世所不行。且九室十二堂，其于規制，恐难得厥衷。《周礼》营国，左祖右社，明堂在国之阳，则非天子太庙明矣。然则《礼记·月令》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，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。又《王制》云：‘周人养国老于东胶。’郑注云：‘东胶即辟雍，在王宫之东。’又《诗·大雅》云：‘邕邕在宫，肃肃在庙。’郑注云：‘宫，谓辟雍宫也，所以助王。养老则尚和，助祭则尚敬。’又不在明堂之验矣。按《孟子》云：‘齐宣王谓孟子曰，吾欲毁明堂。’若明堂是庙，则

不应有毁之问。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：‘堂方一百四十尺，象坤之策；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，象乾之策；方六丈，径九丈，象阴阳九六之数；九室以象九州；屋高八十一尺，象黄钟九九之数；二十八柱以象宿；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。’按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，而室独象九州，何也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，岂不快也？如此，蔡氏之论非为通典，九室之言或未可从，窃寻《考工记》虽是补阙之书，相承已久，诸儒注述无言非者，方之后作，不亦优乎？且《孝经援神契》、《五经要义》、《旧礼图》，皆作五室，及徐刘之论，同《考工》者多矣。朝廷若独绝今古，自为一代制作者，则所愿也。若犹祖述旧章，规摹前事，不应舍殷周成法，袭近代妄作。且损益之极，极于三王，后来疑议，难可准信。郑玄云：‘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各有一室也，合于五行之数，《周礼》依数以为之室。施行于今，虽有不同，时说然耳。’寻郑此论，非为无当。按《月令》亦无九室之文，原其制置，不乖五室。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，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，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，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。如此，则室犹是五，而布政十二。五室之理，谓为可按。其方圆高方，自依时量。戴氏九室之言，蔡子庙学之议，子干灵台之说，裴逸一屋之论，及诸家纷纭，并无取焉。”学者善其议。

又迁太常卿，兼度支尚书，转正都官。时太保崔光疾甚，表荐思伯为侍讲，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，思伯遂入授肃宗《杜氏春秋》。思伯少虽明经，从官废业，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。性谦和，倾身礼士，虽在街途，停车下马，接诱恂恂，曾无倦色。客有谓思伯曰：“公今贵重，宁能不骄？”思伯曰：“衰至便骄，何常之有？”当世以为雅谈。为元义所宠，论者讥其趣势。孝昌元年卒。赠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又赠尚书右仆射，

谥曰文贞。

子彦始，武定中，淮阳太守。

思伯弟思同，字士明。少厉志行，雅好经史。释褐彭城王国侍郎，五迁尚书考功郎，青州别驾。久之，迁镇远将军、中散大夫、试守荥阳太守。寻即真。后除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虽无明察之誉，百姓安之。及元颢之乱也，思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护并不降。庄帝还宫，封营陵县开国男，邑二百户，除抚军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青州大中正。又为镇东、金紫光禄大夫，仍兼黄门。寻加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迁鄴后，除黄门侍郎、兼侍中、河南慰劳大使。仍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，授静帝《杜氏春秋》。又加散骑常侍，兼七兵尚书。寻拜侍中。兴和二年卒。赠使持节、都督青徐光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文献。

初，思同之为别驾也，清河崔光韶先为治中，自恃资地，耻居其下，闻思同还乡，遂便去职。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。及光韶之亡，遗诫子侄不听求赠。思同遂上表讼光韶操业，登时蒙赠谥。论者叹尚焉。

思同之侍讲也，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，上书难《杜氏春秋》六十三事。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。互相是非，积成十卷。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，事未竟而思同卒。卒后，魏郡姚文安、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。冀隆亦寻物故，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。至今未能裁正焉。

李叔虎，渤海蓨人也。从祖金，世祖神武中与高允俱被征，位至征南从事中郎。叔虎好学博闻，有识度，为乡闾所称。太和中，拜中书博士，与清河崔光、河间邢峦并相亲友。转议郎。久之，迁太尉从事中郎，转国子博士、本国中正，摄乐陵中正。性清直，甚有公平之称。后兼散骑侍郎、太极都将。事讫，除

高阳太守，固辞不拜。寻除显武将军、太尉高阳王雍谘议参军事，雍以其器操重之。寻除假节、行华州事，为吏民所称。永平四年卒，年五十四。赠冠军将军、南青州刺史，谥曰穆。

兄叔宝，州举秀才，拜顿丘公国郎中令。迁太常丞。延昌末，叔宝为弟台户及从弟归伯同沙门法庆反，陷破郡县，叔宝当坐，遇病死于洛阳狱。

子伯胄，光禄大夫。

叔宝从弟凤，历尚书郎中、国子博士。坐弟同京兆王愉逆，除名。

凤从子长仁，字景安。颇有学涉。举秀才，射策高第。拜中书博士，转中书侍郎。累迁平南将军、沛郡太守，仍为彭城太守。又从尉元讨定南境，赐爵延陵男。征拜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刘准。行还，以疾除北海内史，诏赐医药。凡在三郡，吏民安之。寻卒。武定中，赠安南将军、七兵尚书、冀州刺史，男如故。

长仁从弟述，字道兴，有学识。州举秀才。拜太常博士，使诣长安，册祭燕宣王庙。还，除尚书仪曹郎，赐爵彦县男，稍迁建兴太守。卒。

子象，字孟则。清简有风概，博涉群书。初袭爵，为徐州平东府功曹参军。迁冀州治中，有勤绩。久之，拜散骑侍郎，加宁朔将军，寻转中书侍郎。出为青州太傅开府谘议参军、行北徐州事、本将军、光禄大夫。齐文襄王引为开府谘议参军，加征东将军。兴和二年，兼散骑常侍，使于萧衍。三年卒，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简，以子子贞预义之勤也。

子贞，历司空长史、武邑太守、司徒右长史、阳平太守。入为吏部郎中。出为骠骑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坐贪污赐死。

路恃庆，字伯瑞，阳平清渊人也。祖绰，阳平太守。恃庆有干用，与广平宋翻俱知名，为乡闾所称，相州刺史李安世并表荐之。太和中，除奉朝请。恃庆以从兄文举有才望，因推让之。高祖遂并拜焉。稍迁尚书仪曹郎，转左民郎，行颍川郡。出为华州安定王征虏府长史。寻以母忧去职。仍转定州河间王琛长史。琛贪暴肆意，恃庆每进苦言。年四十八，卒。赠左将军、安州刺史，谥曰襄。

子祖璧，给事中。

恃庆弟仲信，亦好学。为太尉参军，稍迁奉车都尉、开府掾。章武王融之讨葛荣也，仲信为其都督府长史。融败歿，仲信遂亦免弃。

仲信弟思略，字叔约，有识尚。冀州安东府骑军参军。

子祖遗，武定末，太学博士。

思略弟思令，字季俊。初为广阳王司空参军，转司空城局参军、司徒记室、威远将军、尚书左民郎，转右民。

时天下多事，思令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。戎之有功，在于将帅。三代不必别民，取治不等；五霸不必异兵，各能克定。有汤武之贤，犹须伊望之佐；尧舜之圣，尚有稷契之辅。得其人也，六合唾掌可清；失其人也，三河方为战地。何者？动之甚易，靖之至难。窃以比年以来，将帅多是宠贵子孙，军幢统领，亦皆故义托附。贵戚子弟未经戎役，至于衔杯跃马，志逸气浮，轩眉攘腕，便以攻战自许。及临大敌，怖惧交怀，雄图锐气，一朝顿尽。乃令羸弱在前以当锐，强壮居后以安身。兼复器械不精，进止不集，任羊质之将，驱不练之兵，当负险之众，敌数战之虏，欲令不败，岂有得哉！是以兵知必败，始集而先逃；将又怖敌，迁延而不进。国家便谓官号未满，重爵屡加，复疑赏赉之轻，金帛日赐。帑藏空虚，民

财殫尽。致使贼徒更增，胆气益盛，生民损耗，荼毒无聊。主叹臣哀，何心寝食。臣虽位微，窃不遑舍。臣闻孝行出于忠贞，节义率多果决。德可感义夫，恩可劝死士。今若舍上所轻，求下所重。黜陟幽明，赏罚善恶。搜徒简卒，练兵习武，甲密弩强，弓调矢劲。谋夫既设，辩士先陈，晓以安危，示其祸福。如其不悛，以我义顺之师，讨兹悖逆之竖，岂异厉萧斧而伐朝菌，鼓洪炉而燎毛发！虽愚者知其不旋踵矣。敢以愚短，昧死陈诚。”

寻拜假节、征虏将军、阳平太守。又割冀州之清河、相州之阳平、齐州之平原以为南冀州，仍以思令为左将军、南冀州刺史、假平东将军、都督。时葛荣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据高唐城以招叛民，思令乃命麾下并率乡曲潜军夜往，出其不意，遂大破之，徐乃收众南还。又诏思令并领冀州流民。及葛荣灭，还镇平原。后除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转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天平三年三月卒，时年五十一。赠骠骑将军、定州刺史。

恃庆从叔景略，起家中书博士。太和中，尚书郎、本郡中正。出为齐州魏郡、平原二郡太守。卒。

景略弟雄，字仲略，容貌伟异。以军功为给事中。高祖曾对群臣云：“路仲略好尚书郎才。”仆射李冲云：“其人宜为武职。”遂停。转太尉咸阳王录事参军，迁伏波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卒，赠顿丘太守。

景略从祖弟法常，幼而修立。为郡功曹，早卒。仪同李神俊与之有旧，每云：“诸路前辈中，有路法常足为名士，谓必远至，而竟无年。天下事诚难知也。”

房亮，字景高，清河人也。父法延，谯郡太守。亮好学，有节操。太和中，举秀才，为奉朝请。拜秘书郎，又兼员外散骑侍郎，副中书侍郎宋弁使于萧赜。还，除尚书二千石郎中、

济州中正。兼员外常侍，使高丽，高丽王托疾不拜。以亮辱命，坐白衣守郎中。后除济北太守，转平原太守，以清严称。时冀州刺史、京兆王愉据州反，平原界在河北，与愉接境。愉乃遣人说亮，啖以荣利。亮即斩其使人，发兵防捍。愉怒，遣其大将张灵和率众攻亮。亮督厉兵民，喻以逆顺，出城拒击，大破之。寻遭忧解任。服终，除左将军、汲郡太守。迁前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亮留心抚纳，夷夏安之。时边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，亮不言其子而启弟子超为奉朝请。议者称之。转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入为光禄大夫，加安东将军。永安二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赠抚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子柬，字元约。卒于光禄大夫。

亮弟詮，字凤举。尚书郎、本州中正。卒，赠抚军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詮弟悦，字季欣。解褐广平王怀国常侍，转青州平东府中兵参军，加宣威将军。迁高阳太守，转广川太守，加镇远将军。普泰中，济州刺史张琼表所部置南清河郡，仍请悦为太守，朝廷从之。凡历三郡，民吏安之。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兴和二年卒，年七十。赠征东将军、济州刺史。

长子超，字伯颖。武定末，司徒录事参军、济州大中正。

超弟昭，淮州骠骑大将军府长史。

曹世表，字景升，东魏郡魏人也。魏大司马休九世孙。祖谲，父庆，并有学名。世表少丧父，举止有礼度。性雅正，工尺牍，涉猎群书。

太和二十三年，尚书仆射、任城王澄奏世表为国子助教，颇失意。后转司徒记室。与武威贾思伯、范阳卢同、陇西辛雄等并相友善。侍中崔光，乡里贵达，每称美之。遇患归乡。永平中，除兖州左将军府司马，非其所愿，复以病解。延昌中，

除清河太守，治官省约，百姓安之。正光中，拜前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大将军、京兆王继西征，以为从事中郎，摄中水兵事，自当烦剧，论者皆称其能。还都，拜司空长史。孝昌中，青齐频年反乱，诏世表持节慰喻。还都，转尚书右丞。

后加征虏将军、出行豫州刺史。值萧衍将湛僧珍陷东豫州，州民刘获、郑辩反于州界，为之内应。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为州，以世表为东南道行台，率元安平、元显伯、皇甫邓林等讨之。于时贼众强断小殷关，驿使不通。诸将以士马单少，皆败散之余，不敢复战，咸欲保城自固。世表时患背肿，乃舆病出外，呼统军是云宝谓之曰：“湛僧珍所以敢深入为寇者，以获、辩皆州民之望，为之内应。向有驿至，知刘获移军欲迎僧珍，去此八十里。今出其不意，一战可破。获破，则僧珍自走，东南清服，卿之功也。”乃简选兵马，付宝讨之。促令发军，日暮出城，比晓兵合。贼不意官军卒至，一战破获，诸贼悉平，湛僧珍退走。唯郑辩与子恭亲旧，亡匿子恭所。世表召诸将吏，众责子恭，收辩斩之，传首京师。敕遣中使宣旨慰喻，赐马二匹、衣服被褥。复以世表行豫州事，行台如故。还朝，加左将军，兼尚书东道行台，沿河分立镇戍，以备葛荣。行达青州，遇患卒，时年五十四。永熙中，赠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潘永基，字绍业，长乐广宗人也。父灵虬，中书侍郎。永基性通率，轻财好施。为冀州镇东府法曹行参军，迁威烈将军、扬州曲阳戍主，转西硖石戍主，治陈留、南梁二郡事，颇有威惠。转扬州车骑府主簿。累迁虎贲中郎将、直寝、前将军。出为持节、平北将军、冀州防城都督、长乐太守。于时葛荣攻信都，长围遏水以灌州城。永基与刺史元孚同心戮力，昼夜防拒。外无军援，内乏粮储，从春至冬，力穷乃陷。荣欲害孚，永基请以身代孚死。

永安二年，除颍川太守，迁镇东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时萧衍将曹世宗、马洪武等率众来寇，永基出讨，破之。永熙中，为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迁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寻加卫大将军、复除东徐州刺史。前后在州，为吏民所乐。代还京师。元象初卒，年五十六。赠散骑常侍、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长子子礼，州主簿。

子礼弟子智，武定中，太尉士曹参军。

朱元旭，字君升，本乐陵人也。祖霸，真君末南叛，投刘义隆，遂居青州之乐陵。元旭颇涉子史，开解几案。起家清河王国常侍。太学博士、员外散骑侍郎。频使高丽。除尚书度支郎中。神龟末，以郎选不精，大加沙汰。元旭与陇西辛雄、范阳祖莹、泰山羊深、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见留。寻加镇远将军、兼尚书右丞，仍郎中、本州中正。时关西都督萧宝夤启云：“所统十万，食唯一月。”于是肃宗大怒，召问所由。录、令以下，皆推罪于元旭。元旭入见，于御座前屈指校计宝夤兵粮乃逾一年，事乃得释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。永安初，加平东将军、尚书左丞、光禄大夫。后转司农少卿。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中，复拜尚书左丞。既无风操，俯仰随俗，性多机数，自容而已。于时朝廷分汲郡、河内二界挟河之地以立义州，安置关西归款之户，除元旭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义州刺史。武定三年夏，卒于州，年六十七。赠本将军、幽州刺史。

子敬道，武定中，司徒长流参军。

史臣曰：阳尼学义之迹，世不乏人。固远气正情，文学兼致。贾思伯门有旧业，经明行修，唯兄及弟，并标儒素。李、路器尚所及，俱可观者。象风采词涉，亦当年之俊民。房亮、曹世表、潘永基、朱元旭，拔萃从宦，咸享名器，各有由也。

列传第六十一

奚康生·杨大眼·崔延伯

奚康生，河南洛阳人。其先代人也，世为部落大人。祖直，平远将军、柔玄镇将。入为镇北大将军，内外三都大官，赐爵长进侯。卒，赠幽州刺史，谥曰简。父普怜，不仕而卒。

太和十一年，蠕蠕频来寇边，柔玄镇都将李兜讨击之。康生性骁勇，有武艺，弓力十石，矢异常箭，为当时所服。从兜为前驱军主，频战陷陈，壮气有闻，由是为宗子队主。从驾征钟离，驾旋济淮，五将未渡，萧鸾遣将率众据渚，邀断津路。高祖敕曰：“能破中渚贼者，以为直阁将军。”康生时为军主，谓友人曰：“如其克也，得畅名绩；脱若不捷，命也在天。丈夫今日何为不决！”遂便应募，缚筏积柴，因风放火，烧其船舰，依烟直进，飞刀乱斫，投河溺死者甚众。乃假康生直阁将军。后以勋除中坚将军、太子三校、西台直后。

吐京胡反，自号辛支王。康生为军主，从章武王彬讨之。胡遣精骑一千邀路断截，康生率五百人拒战，破之，追至石羊城，斩首三十级。彬甲卒七千，与胡对战，分为五军，四军俱败，康生军独全。迁为统军。率精骑一千追胡至车突谷，诈为坠马，胡皆谓死，争欲取之。康生腾骑奋矛，杀伤数十人，胡遂奔北。辛支轻骑退走，去康生百余步，弯弓射之，应弦而死。因俘其牛羊驼马以万数。

萧鸾置义阳□，招诱边民。康生复为统军，从王肃讨之，进围其城。鸾将张伏护自升城楼，言辞不逊，肃令康生射之。以强弓大箭望楼射窗，扉开即入，应箭而毙。彼民见箭，皆云狂弩。以杀伏护，赏帛一千匹。又频战再退其军，赏三阶，帛五百匹。萧宝卷将裴叔业率众围涡阳，欲解义阳之急。诏遣高聪等四军往援之，后遣都督、广陵侯元衍，并皆败退。时刺史孟表频启告，高祖敕肃遣康生驰往赴援。一战大破之，赏二阶，帛一千匹。及寿春来降也，遣康生领羽林一千人，给龙厩马两匹，驰赴寿春。既入其城，命集城内旧老，宣诏抚赉。俄而，萧宝卷将桓和顿军梁城，陈伯之据硖石，民心骇动，颇有异谋。康生乃防御内外，音信不通。固城一月，援军乃至。康生出击桓和、伯之等二军，并破走之，拔梁城、合肥、洛口三戍。以功迁征虏将军，封安武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

出为南青州刺史。后萧衍郁州遣军主徐济寇边，康生率将出讨，破之，生擒济。赏帛千匹。时萧衍闻康生能引强弓，力至十余石，故特作大弓两张，送与康生。康生得弓，便会集文武，乃用平射，犹有余力。其弓长八尺，把中围尺二寸，箭粗殆如今之长笛，观者以为希世绝伦。弓即表送，置之武库。

又萧衍遣将宋黑率众寇扰彭城，时康生遭母忧，诏起为别将、持节、假平南将军，领南青州诸军击走之。后衍复遣都督、临川王萧宏，副将张惠绍勒甲十万规寇徐州，又假宋黑徐州刺史，领众二万，水陆俱进，径围高冢戍。诏授康生武卫将军、持节、假平南将军，为别将，领羽林三千人，骑、步甲士随便割配。康生一战败之。还京，召见宴会，赏帛千匹，赐骅骝御胡马一匹。

出为平西将军、华州刺史，颇有声绩。转泾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，削除官爵。寻旨复之。萧衍

直阁将军徐玄明戍于郁州，杀其刺史张稷，以城内附。诏遣康生迎接，赐细御银缠槊一张并枣柰果。面敕曰：“果者，果如朕心；枣者，早遂朕意。”未发之间，郁州复叛。时扬州别驾裴绚谋反，除康生平东将军，为别将，领羽林四千讨之，会事平不行。

遭父忧，起为平西将军、西中郎将。是岁，大举征蜀，假康生安西将军，领步骑三万邪趣绵竹。至陇右，世宗崩，班师。除卫尉卿。出为抚军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在州，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画像；复就西门豹祠祈雨，不获，令吏取豹舌。未几，二儿暴丧，身亦遇疾，巫以为虎、豹之祟。

征拜光禄卿，领右卫将军。与元义同谋废灵太后。迁抚军大将军、河南尹，仍右卫，领左右。与子难娶左卫将军侯刚女，即元义妹夫也。义以其通姻，深相委托，三人率多俱宿禁内，时或迭出。义以康生子难为千牛备身。

康生性粗武，言气高下，义稍惮之，见于颜色，康生亦微惧不安。正光二年三月，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，文武侍坐，酒酣迭舞。次至康生，康生乃为力士舞，及于折旋，每顾视太后，举手、蹈足、瞋目、颌首为杀缚之势。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。日暮，太后欲携肃宗宿宣光殿。侯刚曰：“至尊已朝讫，嫔御在南，何劳留宿？”康生曰：“至尊，陛下儿，随陛下将东西，更复访问谁？”群臣莫敢应。灵太后自起，援肃宗臂下堂而去。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，近侍皆唱万岁。肃宗引前入阁，左右竞相排，阁不得闭。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，斫直后元思辅，乃得定。肃宗既上殿，康生时有酒势，将出处分，遂为义所执，锁于门下。至晓，义不出，令侍中、黄门仆射、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，处康生斩刑，难处绞刑。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。康生如奏，难恕死从流。难哭拜辞父，康生忻子免死，

又亦慷慨，了不悲泣，语其子云：“我不及死，汝何为哭也？”

“有司驱逼，奔走赴市。时已昏暗，行刑人注刀数下不死，于地刻截。咸言稟义意旨，过至苦痛。尝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，亦就市绞刑。”

康生久为将，及临州尹，多所杀戮。而乃信向佛道，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。凡历四州，皆有建置。死时五十四。子难，年十八。以侯刚子婿得停百日，竟徙安州。后尚书卢同为行台，又令杀之。康生于南山立佛图三层，先死忽梦崩坏。沙门有为解云：“檀越当不吉利，无人供养佛图，故崩耳。”康生称然。竟及祸。灵太后反政，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又追封寿张县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。

子刚，袭。武定中，青州开府主簿。齐受禅，爵例降。

刚弟定国，袭康生安武县开国男。

杨大眼，武都氏难当之孙也。少有胆气，跳走如飞。然侧出，不为其宗亲顾待，颇有饥寒之切。太和中，起家奉朝请。

时高祖自代将南伐，令尚书李冲典迁征官，大眼往求焉。冲弗许，大眼曰：“尚书不见知，听下官出一技。”便出长绳三丈许系髻而走，绳直如矢，马驰不及，见者莫不惊欢。冲曰：“自千载以来，未有逸材若此者也。”遂用为军主。大眼顾谓同僚曰：“吾之今日，所谓蛟龙得水之秋。自此一举，终不复与诸君齐列矣。”未几，迁为统军。从高祖征宛、叶、穰、邓、九江、钟离之间，所经战陈，莫不勇冠六军。世宗初，裴叔业以寿春内附，大眼与奚康生等率众先入，以功封安成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除直阁将军，寻加辅国将军、游击将军。

出为征虏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时蛮酋樊秀安等反，诏大眼为别将，隶都督李崇，讨平之。大眼妻潘氏，善骑射，自诣军省大眼。至于攻陈游猎之际，大眼令妻潘戎装，或齐镞战场，

或并驱林壑。及至还营，同坐幕下，对诸僚佐，言笑自得，时指之谓人曰：“此潘将军也。”

萧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众数万次于樊雍，招诱蛮夏，规立宛州，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、军主曹仲宗等领众二万偷据河南城。世宗以大眼为武卫将军、假平南将军、持节、都督统军曹敬、郗虬、樊鲁等诸军讨茂先等，大破之，斩衍辅国将军王花、龙骧将军申天化，俘馘七千有余，衍又遣其舅张惠绍总率众军，窃据宿豫。又假大眼平东将军为别将，与都督邢峦讨破之。遂乘胜长驱，与中山王英同围钟离，大眼军城东，守淮桥东西二道。属水泛长，大眼所统统军刘神符、公孙祉两军夜中争桥奔退，大眼不能禁，相寻而走，坐徙为营州兵。

永平中，世宗追其前勋，起为试守中山内史。时高肇征蜀，世宗虑萧衍侵轶徐扬，乃征大眼为太尉长史、持节、假平南将军、东征别将，隶都督元遥，遏御淮肥。大眼至京师，时人思其雄勇，喜其更用，台省闾巷，观者如市。大眼次谯南，世宗崩。时萧衍遣将康绚于浮山遏淮，规浸寿春，诏加大眼光禄大夫，率诸军镇荆山，复其封邑。后与萧宝夤俱征淮堰，不能克。遂于堰上流凿渠决水而还，加平东将军。

大眼善骑乘，装束雄竦，擐甲折旋，见称当世。抚巡士卒，呼为儿子，及见伤痍，为之流泣。自为将帅，恆身先兵士，冲突坚陈，出入不疑，当其锋者，莫不摧拉。南贼前后所遣督将，军未渡江，预皆畏慑。传言淮泗、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，恐之云“杨大眼至”，无不即止。王肃弟子秉之初归国也，谓大眼曰：“在南闻君之名，以为眼如车轮？及见，乃不异人。”大眼曰：“旗鼓相望，瞋眸奋发，足使君目不能视，何必大如车轮。”当世推其骁果，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。然征淮堰之役，

喜怒无常，捶挞过度，军士颇憾焉。识者以为性移所致。

又以本将军出为荊州刺史。常缚蒿为人，衣以青布而射之。召诸蛮渠指示之曰：“卿等若作贼，吾政如此相杀也。”又北涪郡尝有虎害，大眼搏而获之，斩其头悬于穰市。自是荆蛮相谓曰：“杨公恶人，常作我蛮形以射之。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。”遂不敢复为寇盗。在州二年而卒。

大眼虽不学，恆遣人读书，坐而听之，悉皆记识。令作露布，皆口授之，而竟不多识字也。有三子，长甌生，次领军，次征南，皆潘氏所生，气干咸有父风。

初，大眼徙营州，潘在洛阳，颇有失行。及为中山，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言之于大眼，大眼怒，幽潘而杀之。后娶继室元氏。大眼之死也，甌生等问印绶所在。时元始怀孕，自指其腹谓甌生等曰：“开国当我兒袭之。汝等婢子，勿有所望！”甌生深以为恨。及大眼丧将还京，出城东七里，营车而宿。夜二更，甌生等开大眼棺，延宝怪而问之，征南射杀之。元怖，走入水，征南又弯弓射之。甌生曰：“天下岂有害母之人。”乃止。遂取大眼尸，令人马上抱之，左右扶挟以叛。荆人畏甌生等骁勇，不敢苦追。奔于襄阳，遂归萧衍。

崔延伯，博陵人也。祖寿，于彭城陷入江南。延伯有气力，少以勇壮闻。仕萧贇，为缘淮游军，带濠口戍主。太和中入国，高祖深嘉之，常为统帅。胆气绝人，兼有谋略，所在征讨，咸立战功。积劳稍进，除征虏将军、荊州刺史，赐爵定陵男。荊州土险，蛮左为寇，每有聚结，延伯辄自讨之，莫不摧殄。由是穰土帖然，无敢为患。

永平中，转后将军、幽州刺史。萧衍遣其左游击将军赵祖悦率众偷据峡石，诏延伯为别将，与都督崔亮讨之。亮令延伯守下蔡。延伯与别将伊纛生挟淮为营。延伯遂取车轮，去辎，

削锐其辐，两两接对，揉竹为絙，贯连相属，并十余道，横水为桥，两头施大轳轳，出没任情，不可烧斫。既断祖悦等走路，又令舟舸不通，由是衍军不能赴救，祖悦合军咸见俘虏。于军拜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

延伯与杨大眼等至自淮阳，灵太后幸西林园，引见延伯等。太后曰：“卿等志尚雄猛，皆国之名将，比平峡石，公私庆快，此乃卿等之功也。但淮堰仍在，宜须豫谋，故引卿等亲共量算，各出一图以为后计。”大眼对曰：“臣辄谓水陆二道，一时俱下，往无不克。”延伯曰：“臣今辄难大眼，既对圣颜，答旨宜实。水南水北各有沟渎，陆地之计如何可前？愚臣短见，愿圣心愍水兵之勤苦，给复一年，专习水战。脱有不虞，召便可用，往无不获。”灵太后曰：“卿之所言，深是宜要，当敕如请。”

二年，除安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在州贪污，闻于远近。还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出为镇南将军、行岐州刺史，假征西将军，赐骅骝马一匹。正光五年秋，以往在扬州建淮桥之勋，封当利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，寻增邑一百户，改封新丰，进爵为子。

时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陇东寇，征西将军元志为天生所擒，贼众甚盛，进屯黑水。诏延伯为使持节、征西将军、西道都督，与行台萧宝夤讨之。宝夤与延伯结垒马嵬，南北相去百余步。宝夤日集督将讨论贼方略，延伯每云：“贼新制胜，难与争锋。”宝夤正色责之曰：“君荷国宠灵，总戎出讨，便是安危所系。每云贼不可讨，以示怯懦，损威挫气，乃君之罪。”延伯明晨诣宝夤自谢，仍云：“今当仰为明公参贼勇怯。”延伯选精兵数千，下渡黑水，列陈西进以向贼营；宝夤率众于水东寻原西北，以示后继。于时贼众大盛，水西一里营营连接。延伯径至贼垒，扬威胁之，徐而还退。贼以延伯众少，开营竞追，众过

十倍，临水逼蹙。宝夤亲观之，惧有亏损。延伯不与其战，身自殿后，抽众东渡，转运如神，须臾济尽，徐乃自渡。贼徒夺气，相率还营。宝夤大悦，谓官属曰：“崔公，古之关张也。今年何患不制贼！”延伯驰见宝夤曰：“此贼非老奴敌，公但坐看。”后日，延伯勒众而出，宝夤为后拒。天生悉众来战，延伯申令将士，身先士卒，陷其前锋。于是勇锐竞进，大破之，俘斩十余万，追奔及于小陇。秦贼劲强，诸将所惮，朝廷初议遣将，咸云非延伯无以定之，果能克敌。授右卫将军。

于时万俟丑奴、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。先是，卢祖迁、伊纥生数将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，同时发雍，从六陌道将取高平。志败，仍停泾部。延伯既破秦贼，乃与宝夤率众会于安定，甲卒十二万，铁马八千匹，军威甚盛。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十里当原城，时或轻骑暂来挑战，大兵未交，便示奔北。延伯矜功负胜，遂倡议先驱。伐木别造大排，内为锁柱，教习强兵，负而趋走，号为排城。战士在外，輜重居中，自泾州缘原北上。众军将出讨贼，未战之间，有贼数百骑，诈持文书，云是降簿，乞且缓师。宝夤、延伯谓其事实，逡巡未阅。俄而宿勤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，乞降之贼从西竞下，诸军前后受敌。延伯上马突陈，贼势摧挫，便尔遂北，径造其营。贼本轻骑，延伯军兼步卒，兵力疲惫，贼乃乘间得入排城。延伯军遂大败，死伤者将有二万。宝夤敛军退保泾州。延伯修缮器械，购募骁勇，复从泾州西进，去贼彭阮谷栅七里结营。延伯耻前挫辱，不报宝夤，独出袭贼，大破之，俄顷间平其数栅。贼皆逃遁，见兵人采掠，散乱不整，还来冲突，遂大奔败。延伯中流矢，为贼所害，士卒死者万余人。延伯善将抚，能得众心，与康生、大眼为诸将之冠，延伯末路功名尤重。时大寇未平而延伯死，朝野叹惧焉。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谥曰

武烈。

又有王足者，骁果多策略。隶邢峦伐蜀，所在克捷。诏行益州刺史。遂围涪城，蜀人大震。世宗复以羊祉为益州，足闻而引退，后遂奔萧衍。次有王神念，足之流也。后自颍川太守奔江南。

又冀州李叔仁，叔仁弟龙环，以勇壮为将统。叔仁位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陈郡开国公。后为梁州刺史，殁于关西。龙环，正光中北征，战死白道。其平州刺史王买奴、南秦州刺史曹敬、南兖州刺史樊鲁、益州刺史郗虬、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、严思达、吕叵、崔袭、柴庆宗、宗正珍孙、卢祖迁、高智方，俱为将帅，并有攻讨之名，而事迹不存，无以编录。然未若康生、大眼、延伯尤著也。

史臣曰：人主闻鞞鼓之响，则思将帅之臣。何则？夷难平暴，折冲御侮，为国之所系也。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，奋征伐之气，亦一时之骁猛，壮士之功名也。

列传第六十二

尔朱荣

尔朱荣，字天宝，北秀容人也。其先居于尔朱川，因为氏焉。常领部落，世为酋帅。高祖羽健，登国初为领民酋长，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，定中山。论功拜散骑常侍。以居秀容川，诏割方三百里封之，长为世业。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，欲令居之。羽健曰：“臣家世奉国，给侍左右。北秀容既在划内，差近京师，岂以沃脊更迁远地？”太祖许之。所居之处，曾有狗氏地，因而穿之，得甘泉焉，至今名狗氏泉。羽健，世祖时卒。曾祖郁德，祖代勤，继为领民酋长。代勤，世祖敬哀皇后之舅。以外亲兼数征伐有功，给复百年，除立义将军。曾围山而猎，部民射兽，误中其髀，代勤仍令拔箭，竟不推问，曰：“此既过误，何忍加罪？”部内闻之，咸感其意。高宗末，假宁南将军，除肆州刺史。高祖赐爵梁郡公。以老致仕，岁赐帛百匹以为常。年九十一，卒。赐帛五百匹、布二百匹，赠镇南将军、并州刺史，谥曰庄。孝庄初，荣有翼戴之勋，追赠太师、司徒公、录尚书事。

父新兴，太和中，继为酋长。家世豪擅，财货丰赢。曾行马群，见一白蛇，头有两角，游于马前。新兴异之，谓曰：“尔若有神，令我畜牧蕃息。”自是之后，日觉滋盛，牛羊驼马，色别为群，谷量而已。朝廷每有征讨，辄献私马，兼备资粮，

助裨军用。高祖嘉之，除右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及迁洛后，特听冬朝京师，夏归部落。每入朝，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遗之，新兴亦报以名马。转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秀容第一领民酋长。新兴每春秋二时，恆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，射猎自娱。肃宗世，以年老启求传爵于荣，朝廷许之。正光中卒，年七十四。赠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恆州刺史，谥曰简。孝庄初，赠假黄钺、侍中、太师、相国、西河郡王。

荣洁白，美容貌，幼而神机明决。及长，好射猎，每设围誓众，便为军陈之法，号令严肃，众莫敢犯。秀容界有池三所，在高山之上，清深不测，相传曰祁连池，魏言天池也。父新兴，曾与荣游池上，忽闻箫鼓之音。新兴谓荣曰：“古老相传，凡闻此声皆至公辅。吾今年已衰暮，当为汝耳。汝其勉之。”

荣袭爵后，除直寝、游击将军。正光中，四方兵起，遂散畜牧，招合义勇，给其衣马。蠕蠕主阿那瑰寇掠北鄙，诏假荣节、冠军将军、别将，隶都督李崇北征。荣率其所部四千人追击，度碛，不及而还。秀容内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杀太守；南秀容牧子万子乞真反叛，杀太仆卿陆延；并州牧子素和婆嶮嶮作逆；荣并前后讨平之。迁直阁将军、冠军将军，仍别将。内附叛胡乞、步落坚胡刘阿如等作乱瓜肆，敕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阳，荣并灭之。以功封安平县开国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敕勒斛律洛阳作逆桑乾西，与费也头牧子迭相犄角，荣率骑破洛阳于深井，遂牧子于河西。进号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假安北将军，为北道都督。寻除武卫将军，俄加使持节、安北将军、都督恆朔讨虏诸军、假抚军将军，进封博陵郡公，增邑五百户。其梁郡前爵，听赐第二子。时荣率众至肆州，刺史尉庆宾畏恶之，闭城不纳。荣怒，攻拔之，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，执庆宾于秀容。自是荣兵威渐盛，朝廷亦不能罪责也。

寻除镇北将军。

鲜于修礼之反也，荣表东讨，复进号征东将军、右卫将军、假车骑将军、都督并肆汾广恆云六州诸军事，进为大都督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时杜洛周陷中山，于时车驾声将北讨，以荣为左军，不行。及葛荣吞洛周，凶势转盛。荣恐其南逼鄴城，表求遣骑三千东援相州，肃宗不许。又迁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寻进位仪同三司。

荣以山东贼盛，虑其西逸，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。复上书曰：“臣前以二州频反，大军丧败，河北无援，实虑南侵；故令精骑三千出援相州，京师影响，断其南望，贼闻此众，当亦息图。使还，奉敕云：‘念生枭戮，宝货受擒，丑奴、明达，并送诚款，三辅告谧，关陇载宁。费穆虎旅，大翦妖蛮；两绛狂蜀，渐已稽颡。’又承北海王顓率众二万出镇相州。北海皇孙，名位崇重，镇抚鄴城，实副群望。惟愿广其配衣，及机早遣。今关西虽平，兵未可役，山南邻贼，理无发召，王师虽众，频被摧北，人情危怯，实谓难用，若不更思方略，无以万全。如臣愚量，蠕蠕主阿那瑰荷国厚恩，未应忘报，求乞一使慰喻那瑰。即遣发兵东引，直趣下口，扬威振武，以蹙其背；北海之军，镇抚相部，严加警备，以当其前；臣麾下虽少，辄尽力命，自井陉以北，隘口以西，分防险要，攻其肘腋。葛荣虽并洛周，威恩未著，人类差异，形势可分。”于是荣遂严勒部曲，广召义勇，北捍马邑，东塞井陉。

寻属肃宗崩，事出仓卒。荣闻之大怒，谓郑俨、徐纥为之，与元天穆等密议称兵，入匡朝廷，讨定之。乃抗表曰：“伏承大行皇帝，背弃万方，奉讳号踊，五内摧剥。仰寻诏旨，实用惊惋。今海内草草，异口一言，皆云大行皇帝，鸩毒致祸。臣等外听谗言，内自追测。去月二十五日圣体康愈，至于二十六

日奄忽升遐。即事观望，实有所惑。且天子寝疾，侍臣不离左右，亲贵名医，瞻仰患状，面奉音旨，亲承顾托。岂容不豫初不召医，崩弃曾无亲奉，欲使天下不为怪愕，四海不为丧气，岂可得乎？复皇后女生，称为储两，疑惑朝野，虚行庆宥。宗庙之灵见欺，兆民之望已失；使七百危于累卵，社稷坠于一朝。方选君婴孩之中，寄治乳抱之日，使奸竖专朝，贼臣乱纪，惟欲指影以行权，假形而弄诏，此则掩眼捕雀，塞耳盗钟。今秦陇尘飞，赵魏雾合，宝夤、丑奴势逼幽雍，葛荣、就德凭陵河海，楚兵吴卒密迩在郊。古人有言：邦之不臧，邻之福也。一旦闻此，谁不窥窬？窃惟大行皇帝，圣德馥宇，继体正君，犹边烽迭举，妖寇不灭，况今从佞臣之计，随亲戚之谈，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，奉未言之儿而临四海，欲使海内安义，愚臣所未闻也。伏愿留圣善之慈，回须臾之虑，照臣忠诚，录臣至款，听臣赴阙，预参大议，问侍臣帝崩之由，访禁旅不知之状，以徐、郑之徒付之司败，雪同天之耻，谢远近之怨。然后更召宗亲，推其年德，声副遐迩，改承宝祚，则四海更苏，百姓幸甚。“于是遂勒所统将赴京师。灵太后甚惧，诏以李神轨为大都督，将于大行杜防。

荣抗表之始，遣从子天光、亲信奚毅及仓头王相入洛，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。天光乃见庄帝，具论荣心，帝许之。天光等还北，荣发晋阳。犹疑所立，乃以铜铸高祖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像，成者当奉为主，惟庄帝独就。师次河内，重遣王相密来奉迎，帝与兄彭城王劭、弟始平王子正于高渚潜渡以赴之。荣军将士咸称万岁。于时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。

十一日，荣奉帝为主，诏以荣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开府、兼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太原王，食邑二万户。十二日，百官皆朝于行宫。十三日，荣惑武

卫将军费穆之说，乃引迎驾百官于行宫西北，云欲祭天。朝士既集，列骑围绕，责天下丧乱，明帝卒崩之由，云皆缘此等贪虐，不相匡弼所致。因纵兵乱害，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，死者千三百余人。皇弟、皇兄并亦见害，灵太后、少主其日暴崩。荣遂有大志，令御史赵元则造禅文，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。至夜四更中，复奉帝南还营幕。帝忧愤无计，乃令人喻旨于荣曰：“帝王迭袭，盛衰无常，既属屯运，四方瓦解。将军仗义而起，前无横陈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也。我本相投，规存性命，帝王重位，岂敢妄希？直是将军见逼，权顺所请耳。今玺运已移，天命有在，宜时即尊号。将军必若推而不居，存魏社稷，亦任更择亲贤，共相辅戴。”荣既有异图，遂铸金为己像，数四不成。时幽州人刘灵助善卜占，为荣所信，言天时人事必不可尔。荣亦精神恍惚，不自支持，久而方悟，遂便愧悔。于是献武王、荣外兵参军司马子如等切谏，陈不可之理。荣曰：“愆误若是，惟当以死谢朝廷。今日安危之机，计将何出？”献武王等曰：“未若还奉长乐，以安天下。”于是还奉庄帝。十四日，舆驾入宫。

于时或云荣欲迁都晋阳，或云欲肆兵大掠，迭相惊恐，人情骇震，京邑士子不一存，率皆逃窜，无敢出者。直卫空虚，官守废旷。荣闻之，上书曰：“臣世荷蕃寄，征讨累年，奉忠王室，志存效死。直以太后淫乱，孝明暴崩，遂率义兵，扶立社稷。陛下登祚之始，人情未安，大兵交际，难可齐一，诸王朝贵，横死者众，臣今粉躯不足塞往责以谢亡者。然追荣褒德，谓之不朽，乞降天慈，微申私责。无上王请追尊帝号，诸王、刺史乞赠三司，其位班三品请赠令仆，五品之官各赠方伯，六品已下及白民赠以镇郡。诸死者无后听继，即授封爵。均其高下，节级别科，使恩洽存亡，有慰生死。”诏曰：“览表不胜

鲠塞。朕德行无感，致兹酷滥，寻绎往事，实切于怀。可如所表。”自兹已后，赠终叨滥，庸人贱品，动至大官，为识者所不贵。武定中，齐文襄王始革其失，追褒有典焉。荣启帝遣使循城劳问，于是人情遂安，朝士逃亡者亦稍来归阙。荣又奏请番直，朔望之日引见三公、令仆、尚书、九卿及司州牧、河南尹、洛阳河阴执事之官，参论国治，经纶王道，以为常式。

五月，荣还晋阳。七月，诏曰：“乾坤统物，星象赞其功；皇王御运，股肱匡其业。是以周道中缺，齐晋立济世之忠；殷祚或亏，彭韦振救时之节。自前朝失御，厄运荐臻，太原王荣爱戴朕躬，推临万国，勋逾伊霍，功格二仪，王室不坏，伊人是赖。可柱国大将军、兼录尚书事，余如故。”

时葛荣将向京师，众号百万。相州刺史李神轨闭门自守。贼锋已过汲郡，所在村坞悉被残略。荣启求讨之。九月，乃率精骑七千，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，东出滏口。葛荣为贼既久，横行河北，时众寡非敌，议者谓无制贼之理。葛荣闻之，喜见于色，乃令其众曰：“此易与耳。诸人俱办长绳，至便缚取。”

“葛荣自鄴以北列陈数十里，箕张而进。荣潜军山谷为奇兵，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，处有数百骑，令所在扬尘鼓噪，使贼不测多少。又以人马逼战，刀不如棒，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，置于马侧。至于战时，不听斩级，以棒棒之而已，虑废腾遂也。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，号令严明，战士同奋。荣身自陷陈，出于贼后，表里合击，大破之。于陈擒葛荣，余众悉降。荣以贼徒既众，若即分割，恐其疑惧，或更结聚，乃普告勒，各从所乐，亲属相随，任所居止。于是群情喜悦，登即四散，数十万众，一朝散尽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领，随便安置，咸得其宜。擢其渠帅，量才授用，新附者咸安。时人服其处分机速。乃槛车送葛荣赴阙。诏曰：“功格天地，锡命之位

必崇；道济生民，褒赏之名宜大。是以有莘赞毫，不次之号爰归；渭叟翼周，殊世之班载集。况导源积石，袭构昆山，门踵英猷，弼成鸿业，抗高天之摧柱，振厚地之绝维，德冠五侯，勋高九伯者哉！太原王荣代荷蕃宠，世载忠烈，入匡颓运，出剿元凶。使积年之雾，倏焉涤荡；数载之尘，一朝清谧。燕恆既泰，赵魏还苏，比绩况功，古今莫二。若不式稽旧典，增是礼数，将何以昭德报功，远明国范？可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，增邑一万户，通前三万，余官悉如故。”

初，荣之将讨葛荣也，军次襄垣，遂令军士列围大猎。有双兔起于马前，荣乃跃马弯弓而誓之曰：“中之则擒葛荣，不中则否。”既而并应弦而殪，三军咸悦。及破贼之后，即命立碑于其所，号“双兔碑”。荣将战之夜，梦一人从葛荣索千牛刀，而葛荣初不肯与。此人自称：我是道武皇帝，汝何敢违！葛荣乃奉刀，此人手持授荣。既寤而喜，自知必胜。

又诏曰：“我皇魏道契神元，德光灵范，源先二象，化穆三才。玉历与日月惟休，金鼎共乾坤俱永。而正光之末，皇运时屯，百揆咸乱，九宫失叙，朝野抚膺，士女嗟怨，遂使四海土崩，九区瓦解。逆贼杜周，虔刘燕代；妖寇葛荣，假噬魏赵。常山、易水，戎鼓夜惊；冰井、丛台，胡尘昼合。朔南久已丘墟，河北殆成灰烬。宗庙怀匪安之虑，社稷急不测之忧。大丞相、太原王荣道镜域中，德光区外，神昭藏往，思实知来，义踵先勋，忠资曩烈。遂能大建义谋，收集忠勇，熊罴竞逐，虎豹争先，轩翥南溟，抟风北极，气震林原，势动山岳，吊民伐罪，歼此鲸鲵。戮卒多于长平，积器高于熊耳。秦晋闻声而丧胆，齐莒侧听而誓息。中兴之业是乎再隆，太平之基兹焉更始。虽复伊霍宣翼之功，桓文崇赞之道，何足以仿佛鸿踪，比勋盛烈，道格普天，仁沾率土，振古以来，未有其比。若不广锡山

河，大开土宇，何以表大义之崇高，标盛德之广远？可以冀州之长乐、相州之南赵、定州之博陵、沧州之浮阳、平州之辽西、燕州之上谷、幽州之渔阳等七郡各万户，通前满十万户为太原国邑。”又进位太师，余如故。

建义初，北海王元颢南奔萧衍，衍乃立为魏主，资以兵将。时邢杲寇乱三齐，与颢应接。朝廷以颢孤弱，不以为虑。永安三年春，诏大将军元穆先平齐地，然后回师征颢。颢以大军未还，乘虚径进，既陷梁国，鼓行而西，荥阳、虎牢并皆不守。五月，车驾出幸河北。事出不虞，天下改望。荣闻之，即时驰传，朝行宫于上党之长子，行其部分。舆驾于是南辕，荣为前驱，旬日之间，兵马大集，资粮器仗，继踵而至。天穆既平邢杲，亦渡河以会车驾。颢都督宗正珍孙、河内太守元袭固守不降，荣攻而克之，斩珍孙、元袭以徇。帝幸河内城。荣与颢相持于河上，颢令都督安丰王延明缘河据守。荣既未有舟船，不得即渡，议欲还北，更图后举。黄门郎杨侃、高道穆等并谓大军若还，失天下之望，固执以为不可。语在侃等传。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，求为乡导，荣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济，登岸奋击。颢子领军将军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，兆大破之，临陈擒冠受。延明闻冠受见擒，遂自逃散，颢便率麾下南奔。事在其传。

车驾渡河，入居华林园。诏曰：“周武奉时，藉十乱以纂历；汉祖先天，资三杰以除暴。理民济治，斯道未爽。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丞相、太原王荣，蕴伏风烟，抱含日月，总奇正以成术，兼文武而为资。昔处乱朝，韬光戢翼，秣马冀北，厉兵晋阳，伫龙颜而振腕，想日角以叹息。忠勇奋发，虎士如林，义功始立，所向风靡。故能芟夷群恶，振此颓纲，俾朕寡昧，获承鸿绪。虽大位克正，而众盗未息。葛荣跋扈，仍乱中

原，建旗伐罪，授首歼馘。元颢凶顽，构成巨衅，阻弄吴楚，亏污宗社。朕徒御北徂，劬劳鞍甲。王闻难星奔，一举大定，下洽民和，上匡王室。鸿勋巨绩，书契所未纪；饮至策勋，事绝于比况。非常之功，必有非常之赏，可天柱大将军。此官虽访古无闻，今员未有，太祖已前增置此号，式遵典故，用锡殊礼。又宜开土宇，可增封十万，通前二十万，加前后部羽葆鼓吹。余如故。”荣寻还晋阳。

先是，葛荣枝党韩娄仍据幽平二州，荣遣都督侯渊讨斩之。时贼帅万俟丑奴、萧宝夤拥众幽涇，凶势日盛。荣遣其从子天光为雍州刺史，令率都督贺拔岳、侯莫、陈悦等总众入关讨之。天光既至雍州，以众少不敌，逡巡未集。荣大怒，遣其骑兵参军刘贵驰驿诣军，加天光杖罚。天光等大惧，乃进讨，连破之，擒丑奴、宝夤，并槛车送阙。天光又擒王庆云、万俟道乐，关西悉平。于是天下大难，便以尽矣。

荣性好猎，不舍寒暑，至于列围而进，必须齐一，虽遇阻险，不得回避，虎豹逸围者坐死。其下甚苦之。太宰元天穆从容谓荣曰：“大王勋济天下，四方无事，惟宜调政养民，顺时搜狩。何必盛夏驰逐，伤犯和气。”荣便攘肘谓天穆曰：“太后女主，不能自正，推奉天子者，此是人臣常节。葛荣之徒，本是奴才，乘时作乱，妄自署假，譬如奴走，擒获便休。顷来受国大宠，未能开拓境土，混一海内，何宜今日便言勋也！如闻朝士犹自宽纵，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马，校猎嵩原，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。仍出鲁阳，历三荆，悉拥生蛮北填六镇。回军之际，因平汾胡。明年简练精骑，分出江淮，萧衍若降，乞万户侯。如其不降，径渡数千骑，便往缚取。待六合宁一，八表无尘，然后共兄奉天子，巡四方，观风俗，布政教，如此乃可称勋耳。今若止猎，兵士懈怠，安可复用也。”

荣身虽居外，恆遥制朝廷。广布亲戚，列为左右，伺察动静，大小必知。或有侥幸求官者，皆诣荣承候，得其启请，无不遂之。曾关补定州曲阳县令，吏部尚书李神俊以阶悬不奉，别更拟人。荣闻大怒，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。荣使入京，虽复微蔑，朝贵见之莫不倾靡；及至阙下，未得通奏，恃荣威势，至乃忿怒。荣曾启北人为河南诸州，庄帝未许。天穆入见，面启曰：“天柱既有大功，若请普代天下官属，恐陛下亦不得违之。如何启数人为州，便停不用！”帝正色曰：“天柱若不为人臣，朕亦须代；如其犹存臣节，无代天下百官理。此事复何足论！”荣闻所启不允，大为恚恨，曰：“天子由谁得立？今乃不用我语。”庄帝外迫于荣，恆怏怏不悦，兼惩荣河阴之事，恐终难保。又城阳王徽、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权，惧荣害之，复相间构，日月滋甚，于是庄帝密有图荣之意。

三年九月，荣启将入朝。朝士虑其有变，庄帝又畏恶之。荣从弟世隆与荣书，劝其不来，荣妻北乡郡长公主亦劝不行，荣并不从。帝既图荣，荣至入见，即欲害之，以天穆在并，恐为后患，故隐忍未发。荣之入洛，有人告荣，云帝欲图之。荣即具奏，帝曰：“外人告云，亦言王欲害我，我岂信之？”于是荣不自疑，每入谒帝，从人不过数十，又皆挺身不持兵仗。及天穆至，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廊，引荣及荣长子菩提、天穆等俱入。坐定，光禄少卿鲁安、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，荣窘迫，起投御坐。帝先横刀膝下，遂手刃之，安等乱斫，荣与天穆、菩提同时俱死。荣时年三十八。于是内外喜叫，声满京城。既而大赦。

前废帝初，世隆等得志，乃诏曰：“故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天柱大将军、大丞相、太师、领左右、兼录尚书、北道大行台、太原王荣，功济区夏，诚贯幽明，天不憖遗，

奄从物化。追终褒绩，列代通谥；纪德铭勋，前王令范。可赠假黄钺、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、使持节、侍中、将军，王如故。”又诏曰：“故假黄钺、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天柱大将军、司州牧、太原王荣，惟岳降灵，应期作辅，功侔伊霍，德契桓文。方籍栋梁，永康国命，道长运短，震悼兼深。前已褒赠，用彰厥美。然礼数弗穷，文物有阙，远近之望，犹或未尽。宜循旧典，更加殊锡。可追号为晋王，加九锡，给九旒銮辂、虎贲、班剑三百人、辇轭车；准晋太宰、安平献王故事，谥曰武。”诏曰：“武泰之末，乾枢中圯，丕基宝命，有若缀旒。晋王荣固天所纵，世秉忠诚，一匡邦国，再造区夏，俾我颓纲，于斯复振。虽勋铭王府，德被管弦，而从祀之礼，于兹尚阙，非所以酬懋赏于当时，腾殊绩于不朽。宜遵旧典，配享高祖庙庭。”

菩提，肃宗末，拜羽林监。寻转直阁将军。孝庄初，以荣翼戴之勋，超授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、中书令。转太常卿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特进。死时年十四。前废帝初，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惠。

菩提弟义罗，孝庄初，除散骑常侍、武卫将军。初袭爵梁郡公，又进爵为王。寻卒，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司空公、雍州刺史。

义罗弟文殊，建义初，封平昌郡开国公，进爵为王。孝静初，转袭荣爵太原王。薨于晋阳，时年九岁。

文殊弟文暢，初封昌乐郡开国公，食邑二千户。以荣破葛贼之勋，进爵为王，增邑千户。超授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。后除肆州刺史，仍本将军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定三年春，坐与前东郡太守任曹等谋反，伏诛。时年十八。

文暢弟文略，袭爵梁郡王。武定末，抚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

史臣曰：太祖抚运乘时，奄开王业。世祖以武功一海内，高祖以文德革天下。世宗之后，政道颇亏。及明皇幼冲，女主南面。始则于忠专恣，继以元义权重，握赏罚之柄，擅生杀之威；荣悴在亲疏，贵贱由离合；附会者结之以子女，进趋者要之以金帛。且佞谀用事，功勤不赏，居官肆其聚敛，乘势极其陵暴。于是四海嚣然，已有群飞之渐矣。逮于灵后反政，宣淫于朝。郑俨手运天机，口吐王制。李轨、徐纥刺促以求先，元略、元徽喔咿以竞入。私利毕举，公道尽亡，遐迩怨愤，天下鼎沸。倾覆之征，于此至矣。

尔朱荣缘将帅之列，藉部众之用，属肃宗暴崩，民怨神怒，遂有匡颓拯弊之志，援主逐恶之图，盖天启之也。于是上下离心，文武解体，咸企忠义之声，俱听桓文之举。劳不汗马，朝野靡然，扶翼懿亲，宗祏有主，祀魏配天，不殒旧物。及夫擒葛荣，诛元颢，戮邢杲，翦韩娄，丑奴、宝夤咸梟马市。此诸魁者，或据象魏，或僭号令，人谓秉皇符，身各谋帝业，非徒鼠窃狗盗，一城一聚而已。苟非荣之致力，克夷大难，则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也。然则荣之功烈，亦已茂乎！而始则希覬非望，睥睨宸极；终乃灵后、少帝，沉流不反；河阴之下，衣冠涂地。此其所以得罪人神，而终于夷戮也。向使荣无奸忍之失，修德义之风，则彭、韦、伊、霍夫何足数？至于末迹见猜，地逼貽毙，斯则蒯通致说于韩王也。

列传第六十三

尔朱兆

尔朱彦伯

尔朱度律

尔朱天光

尔朱兆，字万仁，荣从子也。少骁猛，善骑射，手格猛兽，躡捷过人。数从荣游猎，至于穷岩绝涧人所不能升降者，兆先之。荣以此特加赏爱，任为爪牙。荣曾送台使，见二鹿，乃命兆前，止授二箭，曰：“可取此鹿供今食也。”遂停马构火以待之。俄然兆获其一。荣欲矜夸，使人责兆曰：“何不尽取？”杖之五十。

后以军功除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荣之入洛，兆兼前锋都督。及孝庄即阼，特除中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又假骁骑将军、建兴太守。寻除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武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都督、颍川郡开国公，食邑千二百户。后从上党王天穆讨平邢杲。及元颢之屯于河桥，荣遣兆与驾拔胜等自马渚西夜渡数百骑，袭击颢子冠受，擒之。又进破安丰王延明，颢于是退走。庄帝还宫，论功除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八百户。为汾州刺史，复增邑一千户。寻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又增邑五百户。

及尔朱荣死也，兆自汾州率骑据晋阳。元晖立，授兆大将军，爵为王。兆与世隆等定谋攻洛，兆遂率众南出，进达太行。

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忸龙开垒降兆，子恭退走。兆轻兵倍道从河梁西涉渡，掩袭京邑。先是，河边人梦神谓己曰：“尔朱家欲渡河，用尔作壅波津令，为之缩水脉。”月余，梦者死。及兆至，有行人自言知水浅处，以草往往表插而导道焉。忽失其所在。兆遂策马涉渡。是日，暴风鼓怒，黄尘涨天，骑叩宫门，宿卫乃觉。弯弓欲射，袍拨弦，矢不得发，一时散走。帝步出云龙门外，为兆骑所絜，幽于永宁佛寺。兆扑杀皇子，污辱妃嫔，纵兵虏掠。停洛旬余，先令卫送庄帝于晋阳。兆后于河梁监阅财货，遂害帝于五级寺。

初，兆将向洛也，遣使招齐献武王，欲与同举。王时为晋州刺史，谓长史孙腾曰：“臣而伐君，其逆已甚。我今不往，彼必致恨。卿可往申吾意，但云山蜀未平，今方攻讨，不可委之而去，致有后忧。定蜀之日，当隔河为犄角之势。如此报之，以观其趣。”腾乃诣兆，及之于并州大谷，具申王言。兆殊不悦，且曰：“还白高兄，弟有吉梦，今段之行，必有克获。”腾问：“王梦如何？”兆答曰：“吾比梦吾亡父登一高堆，堆旁之地悉皆耕熟，唯有马蔺草株往往犹在。吾父问言何故不拔，左右云坚不可去。吾父顾我，令下拔之，吾手所至，无不尽出。以此而言，往必有利。”腾还具报，王曰：“兆等猖狂，举兵犯上，吾今不同，猜忌成矣，势不可反事尔朱。今也南行，天子列兵河上，兆进不能渡，退不得还。吾乘山东下，出其不意，此徒可以一举而擒。”俄而兆克京师，孝庄幽絜。都督尉景从兆南行，以书报王。王得书大惊，召腾示之曰：“卿可驰驿诣兆，示以谒贺，密观天子今在何处，为随兆军府，为别送晋阳。脱其送并，卿宜驰报，吾当于路邀迎，唱大义于天下。”腾晨夜驱驰，已遇帝于中路。王时率骑东转，闻帝已渡，于是西还。仍与兆书，陈其福祸，不宜害天子，受恶名。兆怒不纳，帝遂

暴崩。

初，荣既死，庄帝诏河西人纥豆陵步蕃等令袭秀容。兆入洛后，步蕃兵势甚盛，南逼晋阳，兆所以不暇留洛，回师御之。兆虽骁果，本无策略，频为步蕃所败，于是部勒士马，谋出山东。令人频征献武王于晋州，乃分三州六镇之人，令王统领。既分兵别营，乃引兵南出，以避步蕃之锐。步蕃至于乐平郡，王与兆还讨破之，斩步蕃于秀容之石鼓山，其众退走。兆将数十骑诣王，通夜宴饮。后还营招王，王知兆难信，未能显示，将欲诣之。临上马，长史孙腾牵衣而止。兆乃隔水责骂腾等。于是各去，王还自襄垣东出，兆归晋阳。

及前废帝立，授兆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柱国大将军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并州刺史、兼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。又以兆为天柱大将军，兆谓人曰：“此是叔父终官，我何敢受？”遂固辞不拜。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，世袭并州刺史。

齐献武王之克殷州也，兆与仲远、度律约共讨之。仲远、度律次于阳平，北出井陉，屯于广阿，众号十万。王广纵反间，或云世隆兄弟谋欲害兆，复言兆与王同图仲远等，于是两不相信，各致猜疑，徘徊不进。仲远等频使斛斯椿、贺拔胜往喻之，兆轻骑三百来就仲远，同坐幕下。兆性粗犷，意色不平，手舞马鞭，长啸凝望，深疑仲远等有变，遂趋出驰还。仲远遣椿、腾等追而晓譬，兆遂拘缚。将还，经日放遣。仲远等于是奔退。王乃进击兆，兆军大败。兆与仲远、度律遂相疑阻，久而不和。世隆请前废帝纳兆女为后，兆乃大喜。世隆厚礼喻兆赴洛，深示卑下，随其所为，无敢违者。兆与天光、度律更自信约，然后大会于韩陵山。战败，复奔晋阳，遂大掠并州城内。献武王自鄴进讨之，兆遂走于秀容。王又追击，度赤洪岭，破之，众并降散。兆窜于穷山，杀所乘马，自缢于树。王收而葬之。

兆果于战斗，每有征伐，常居锋首，当时诸将伏其材力。而粗脱少智，无将领之能。荣虽奇其胆决，然每云“兆不过将三千骑，多则乱矣。”

兆弟智虎，前废帝封为安定王、骠骑大将军、肆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与兆俱走，献武王擒之于梁郡岢岚南山，赦之。后死于晋阳。

尔朱彦伯，荣从弟也。祖侯真，高祖时并安二州刺史、始昌侯。父买珍，世宗时武卫将军，出为华州刺史。

彦伯性和厚，释褐奉朝请，累迁奉车都尉，为荣府长史。元晔立，以为侍中，前废帝潜默龙花佛寺，彦伯敦喻往来，尤有勤款。废帝既立，尔朱兆以己不预谋，大为忿恚，将攻世隆。诏令华山王鸞兼尚书仆射、北道大使慰喻兆，兆犹不释。世隆复遣彦伯自往喻之，兆乃止。及还，帝燕彦伯于显阳殿。时侍中源子恭、黄门郎窦瑗并侍坐，彦伯曰：“源侍中比为都督，与臣相持于河内，当尔之时，旗鼓相望，眇如天隔，宁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欢也。”子恭曰：“蒯通有言，犬吠非其主。他日之事永安，犹今日之事陛下耳。”帝曰：“源侍中可谓有射钩之心也。”遂令二人极醉而罢。寻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马场大都督，封博陵郡开国公。后进爵为王。又迁司徒，于时炎旱，有劝彦伯解司徒者，乃上表逊位，诏许之。俄除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彦伯于兄弟之中，差无过患。

天光等败于韩陵，彦伯欲领兵屯河桥以为声势，世隆不从。及张劝等掩袭世隆，彦伯时在禁直从。长孙稚等于神虎门启陈齐献武王，义功既振，将除尔朱。废帝令舍人郭崇报彦伯知。彦伯狼狈出走，为人所执。寻与世隆同斩于阊阖门外，悬首于斛斯椿门树，传首于齐献武王。先是，洛中谣曰：“三月末，四月初，扬灰簸土觅真珠。”又曰：“头去项，脚根齐，驱上

树，不须梯。”至是并验。

彦伯弟仲远，颇知书记。肃宗末年，尔朱荣兵威稍盛，诸有启谒，率多见从。而仲远摹写荣书，又刻荣印，与尚书令史通为奸诈，造荣启表，请人为官，大得财货，以资酒色，落魄无行。

及孝庄即阼，除直寝、宁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寻特除平北将军、建兴太守，顿丘县开国侯，邑五百户。后加散骑常侍。及改郡立州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建州刺史。加侍中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寻改封清河郡，又加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转使持节、本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兼尚书左仆射、三徐州大行台。寻进督三徐州诸军事，余如故。仲远上言曰：“将统参佐，人数不足，事须在道更仆以充其员。窃见比来行台采募者皆得权立中正，在军定第，斟酌授官。今求兼置，权济军要。”诏从之。于是随情补授，肆意聚敛。尔朱荣死，仲远勒众来向京师，攻陷西兖州，将逼东郡。庄帝诏诸督将络绎进讨，并为仲远所败。又诏都督郑先护及右卫将军贺拔胜共讨之。胜战不利，仍降仲远。尔朱兆入洛，先护众散而走。

前废帝立，除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三徐二兖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、东道大都督、大行台，进爵彭城王。寻加大将军，又兼尚书令。竟不之州，遂镇于大梁。仲远遣使请准朝式，在军鸣驺。帝览启，笑而许之。其肆情如此。复进督东道诸军、本将军、兖州刺史，余如故。

仲远天性贪暴，大宗富族，诬之以反，殁其家口，簿籍财物，皆以入己，丈夫死者投之河流，如此者不可胜数。诸将妇有美色者，莫不被其淫乱。自荥阳以东，输税悉入其军，不送京师。时天光控关右，仲远在大梁，兆据并州，世隆居京邑，各自专恣，权强莫比焉。所在并以贪虐为事，于是四方解体。

又加太宰，解大行台。仲远专恣尤剧，方之彦伯、世隆，最为无礼。东南牧守，下至民俗，比之豺狼，特为患苦。

后移屯东郡，率众与度律等拒齐献武王。尔朱兆领骑数千自晋阳来会，军次阳平，王纵以间说，仲远等迭相猜疑，狼狈遁走。后与天光等于韩陵战败，南走东郡，仍奔萧衍，死于江南。

仲远弟世隆，字荣宗。肃宗末，为直斋。转直寝，后兼直阁，加前将军。尔朱荣表请入朝，灵太后恶之，令世隆诣晋阳慰喻荣，荣因欲留之。世隆曰：“朝廷疑兄，故令世隆来，今若遂住，便有内备，非计之善者。”荣乃遣之。荣举兵南出，世隆遂遁走，会荣于上党。

建义初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庄帝即位，乃特除侍中、领军将军、左卫将军、领左右、肆州大中正，封乐平郡开国公，食邑一千二百户。又除车骑将军、兼领军，俄授左光禄大夫、兼尚书右仆射，寻即真。元颢逼大梁，诏假议同三司、前军都督，镇虎牢。世隆不关世事，无将帅之略。颢既克荥阳，擒行台阳回，世隆惧而遁还。庄帝仓卒北巡，世隆之罪也。驾在河内，假骠骑大将军、行台右仆射、都督相州诸军事、相州刺史、当州都督。及车驾还宫，除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摄选，左右厢出入。又以停年格取士，颇为猥滞所称。又请解侍中，诏加散骑常侍。

庄帝之将图尔朱荣也，或有榜世隆门以陈其状者，世隆封以呈荣，劝其不入。荣自恃威强，不以为意，遂手毁密书，唾地曰：“世隆无胆，谁敢生心！”及荣死，世隆奉荣妻，烧西门率众夜走，北攻河桥，杀武卫将军奚毅，率众还战大夏门外。朝野震惧，忧在不测。庄帝遣前华阳太守段育慰喻，世隆斩之以徇。会李苗烧绝河梁，世隆乃北遁。建州刺史陆希质闭

城拒守，世隆攻克之，尽杀城人以肆其忿。及至长子，与度律等共推长广王晔为主，晔以世隆为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乐平郡王，加太傅，行司州牧，增邑五千户。先赴京师，会兆于河阳。兆既平京邑，自以为功，让世隆曰：“叔父在朝多时，耳目应广，如何不知不闻，令天柱受祸！”按剑瞋目，声色甚厉。世隆逊辞拜谢，然后得已。世隆深恨之。

时仲远亦自滑台入京，世隆与兄弟密谋，以元晔疏远，欲推立前废帝。而尔朱度律意在宝炬，乃曰：“广陵不言，何以主天下？”世隆兄彦伯密相敦喻，乃与度律同往龙花佛寺观之，后知能语，遂行废立。

初，世隆之为仆射，自忧不了，乃取尚书文簿在家省阅。性聪解，积十余日，然后视事。又畏尔朱荣威，深自克勉，留心几案，傍接宾客，遂有解了之名。荣死之后，无所顾惮。及为尚书令，常使尚书郎宋游道、邢昕在其宅视事，东西别坐，受纳诉讼，称命施行。其专恣如此。既总朝政，生杀自由，公行淫佚，无复畏避，信任群小，随其与夺。又欲收军人之意，加泛除授，皆以将军而兼散职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。自此五等大夫，遂致猥滥，又无员限，天下贱之。武定中，齐文襄奏皆罢，于是始革其弊。

世隆兄弟群从，各拥强兵，割剥四海，极其暴虐。奸谄蛆酷多见信用，温良名士罕预腹心，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厌毒。世隆寻让太傅，改授太保，又固辞，前废帝特置仪同三师之官，次上公之下，以世隆为之。赠其父买珍使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录尚书事、都督定相青齐济五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定州刺史。

及齐献武王起义兵，仲远、度律等愚戇恃强，不以为虑，而世隆独深忧恐。及天光战败，世隆请出收兵，前废帝不许。世隆令其外兵参军阳叔渊单骑驰赴北中，简阅败众，以次内之。

而斛斯椿未得入城，诡说叔渊曰：“天光部下皆是西人，闻其欲掠京邑，迁都长安。宜先内我，以为其备。”叔渊信而内之。椿既至桥，尽杀世隆党附，令行台长孙稚诣阙奏状，别使都督贾智、张劝率骑掩执世隆与兄彦伯，俱斩之。时年三十三。

初，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，忽闻局上欬然有声，一局之子尽皆倒立，世隆甚恶之。世隆又曾昼寝，其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持世隆首去，奚氏惊怖就视，而世隆寝如故也。既觉，谓妻曰：“向梦人断我头去，意殊不适。”又此年正月晦日，令、仆并不上省，西门不开。忽有河内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门亭长云：“今且为令王借车牛一乘，终日于洛滨游观。至晚，王还省，将军出东掖门，始觉车上无褥，请为记识。”时世隆封王，故呼为令王。亭长以令、仆不上，西门不开，无车入省，兼无车迹。此奴固陈不已，公文列诉。尚书都令史谢远疑谓妄有假借，白世隆付曹推检。时都官郎穆子容穷究之，奴言：“初来时至司空府西，欲向省，令王嫌迟，遣二防阁捉仪刀催车。车入，到省西门，王嫌牛小，系于阙下槐树，更将一青牛驾车。令王著白纱高顶帽，短黑色，宾从皆裙襦袴褶，握板，不似常时章服。遂遣一吏将奴送入省中，事东阁内东厢第一屋中。”其屋先常闭籥。子容以“西门不开，忽言从入；此屋常闭，奴言在中”诘其虚罔。奴云：“此屋若闭，求得开看，屋中有一板床，床上无席，大有尘土，兼有一甕米。奴拂床而坐，兼画地戏弄，甕中之米亦握看之。定其闭者，应无事验。”子容与谢远自入看之，户闭极久，全无开迹。及入，拂床画地，踪绪历然，米亦符同，方知不谬。具以此对。世隆怅然，意以为恶。未几见诛。

世隆弟世承。庄帝初，为宁朔将军、步兵校尉，栾城县开国伯。又特除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左卫将军。寻加侍中，

领御史中尉。世承人才猥劣，备员而已。及元颢内逼，诏世承守轘轳。世隆弃虎牢，不暇追告，寻为元颢所擒，裔杀之。庄帝还宫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冀州刺史，追封赵郡公。

世承弟弼，字辅伯。前废帝初，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封朝阳县开国伯。又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领左右，改封河间郡公。寻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天光等之赴韩陵也，世隆以其府长史房谟兼尚书，为齐州行台，召募士马，以趣四渎。口弼总东阳之众，亦赴乱城，疑

扬声北渡，以为犄角之势。及天光等败，弼乃州。世隆既擒，弼欲奔萧衍，数与左右割臂为约。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，乃说弼曰：“今方同契阔，须更约盟。宜可当心沥血，示众以信。”弼乃从之，遂大集部下，弼乃踞胡床，令绍隆持刀披心。绍隆因推刃杀之，传首京师。

尔朱度律，荣从父弟也。鄙朴少言。为统军，从荣征伐。庄帝初，除安西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封乐乡县开国伯。寻转安北将军、朔州刺史，复除军州刺史。后加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又除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兼京畿大都督。荣死，与世隆赴晋阳。元晔之立，以度律为太尉公、四面大都督，封常山王。与尔朱兆入洛，兆还晋阳，留度律镇京师。前废帝时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太尉、兼尚书令、东北道大行台，与仲远出拒义旗。齐献武王问之，与尔朱兆遂相疑贰，自败而还。度律虽在军戎，聚敛无厌，所至之处，为百姓患毒。其母山氏闻度律败，遂恚愤而发病。及度律至，母责之曰：“汝既荷国恩，无状反叛，我何忍见他屠戮汝也！”言终而卒，时人怪异之。后解大行台，总隶长孙稚，战于韩陵，败还。斛斯椿先据河梁，度律欲攻之，会大雨昼夜不止，士马疲顿，弓矢不得施用，遂

西走于堠波津，为人擒执。椿囚之，送于齐献武王。王送于洛，斩之都市。

尔朱天光，荣从祖兄子。少勇决，善弓马，荣亲爱之，每有军戎事要，常预谋策。孝昌末，荣将拥众南转，与天光密议。既据并肆，仍以天光为都将，总统肆州兵马。肃宗崩，荣向京师，以天光摄行肆州，委以后事。建义初，特除抚军将军、肆州刺史，长安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。荣将讨葛荣，留天光在州，镇其根本。谓之曰：“我身不得至处，非汝无以称我心。

“

永安中，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北秀容第一酋长。寻转卫将军。大将军元天穆东征邢杲，诏天光以本官为使持节、假镇东将军、都督，隶天穆讨破之。元顥入洛，天光与天穆会荣于河内。荣发之后，并肆不安，诏天光以本官兼尚书仆射，为并肆云恆朔燕蔚显汾九州行台，仍行并州，委以安静之。天光至并州，部分约勒，所在宁辑。顥破，寻还京师，迁骠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改封广宗郡公，增邑一千户，仍为左卫将军。

建义元年夏，万俟丑奴僭大号，朝廷忧之。乃除天光使持节、都督雍岐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率大都督、武卫将军贺拔岳，大都督侯莫、陈悦等以讨丑奴。天光初行，唯配军士千人，诏发京城已西路次民马以给之。时东雍赤水蜀贼断路，诏侍中杨侃先行晓慰，并征其马。侃虽入慰劳，而蜀持疑不下。天光遂入关击破之，简取壮健以充军士，悉收其马。至雍，又税民马，合得万余匹。以军人寡少，停留未进。荣遣责之，杖天光一百，荣复遣军士二千人以赴。天光令贺拔岳率千骑先驱，至岐州界长城西，与丑奴行台尉迟菩萨相遇，遂破擒之，获骑士三千，步卒万余。

丑奴弃岐州，走还安定，置栅于平亭。天光发雍至岐，与

岳合势于汧渭之间，停军牧马，宣言远近曰：“今时将热，非可征讨，待至秋凉，别量进止。”丑奴每遣窥覘，有执送者，天光宽而问之，仍便放遣。免者传其待秋之言，丑奴谓以为实，分遣诸军散营农稼，在岐州之北百里泾川。使其太尉侯伏、侯元进领兵五千，据险立栅，且耕且守。在其左右，千人已下为一栅者，乃复数处。天光知其势分，遂密严备。晡时，潜遣轻骑先行断路，以防贼知，于后诸军尽发。昧旦，攻围元进大栅，拔之，诸所俘执，并皆放散，须臾之间，左右诸栅悉来归款。前去泾州百八十里，通夜径进，后日至城，贼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疑

仍以城降。丑奴弃平亭而走，欲趋高平。天光遣岳轻骑急追，明日，及丑奴于平凉长平坑，一战擒之。天光明便共逼高平，城内执送萧宝夤而降。

贼行台万俟道洛率众六千人入山不下。时高平大旱，天光以马乏草，乃退于城东五十许里，息众牧马。于是泾、豳、二夏，北至灵州，贼党结聚之类，并来归降。天光遣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镇之。道洛招诱城人来掩袭，杀邪利并其所部。天光与岳、悦等驰赴之，道洛出城拒战，暂交便退，追杀千余人，道洛还走入山，城复降附。天光遣慰喻，道洛不从，乃率众西依牵屯山，据险自守。荣责天光失邪利，不获道洛，复遣使杖之一百，诏降为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削爵为侯。

天光与岳、悦等复向牵屯讨之。天光身讨道洛，道洛战败，率数千骑而走，追之不及，遂得入陇，投略阳贼帅王庆云。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，得之甚喜，便谓大事可图，乃自称皇帝，以道洛为大将军。天光欲讨之，而庄帝频敕，荣复有书，以陇中险邃，兼天盛暑，令待冬月。而天光知其可制，乃率诸军入

陇，至庆云所居永洛城。庆云、道洛出城拒战，天光复射中道洛臂，失弓还走。破其东城，贼遂并趋西城，城中无水，众聚热渴。有人走降，言庆云、道洛欲突出死战。天光恐失贼帅，焮衅未已，乃遣谓庆云曰：“力屈如此，可以早降。若未敢决，当听诸人今夜共议，明晨早报。”而庆云等冀得小缓，待夜突出，报天光云：“请待明日。”天光因谓曰：“相知须水，今为小退，任取河饮。”贼众安悦，无复走心。天光密使军人多作木枪，各长七尺，至黄昏时，布立人马为防卫之势，周匝立枪，要路加厚。又伏人枪中，备其冲突，兼令密缚长梯于城北。其夜，庆云、道洛果便突出，驰马先进，不觉至枪，马各伤倒，伏兵便起，同时擒获。余众皆出城南，遇枪而止。城北军士登梯上城，贼徒路穷乞降，至明尽收其仗。天光、岳、悦等议悉坑之，死者万七千人，分其家口。于是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凉、鄯善咸来款顺。天光顿军略阳，诏复天光前官爵，寻加侍中、仪同三司，增邑至三千户。

秦州城民谋杀刺史骆超，超觉，走归天光。天光复与岳、悦等讨平之。南秦滑城人谋害刺史辛琛显，琛显走赴天光。天光遣帅临之，往皆克定。初，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天光于平凉，后复北走，收聚部类谋为逆，攻降人叱干麒麟，欲并其众。麒麟求救于天光，天光遣岳讨之，未至，明达走于东夏。岳闻荣死，故不追之，仍还泾州以待天光。天光亦下陇，与岳图入洛之策。进至雍州北，此破叛已疑

。诏遣侍中朱瑞诣天光慰喻。天光与岳谋，欲令帝外奔，别更推立。乃频启云：“臣实无异心，惟仰奉天颜，以申宗门之罪。”又其下僚属启云：“天光密有异图，愿思胜算，以防微意。”既而庄帝进天光爵为广宗王，元晔又以为陇西王。及闻

尔朱兆已入京师，天光乃轻骑向都见世隆等，寻便还雍。世隆等议废元晔，更举亲贤，遣使告天光。天光与定策立前废帝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兼尚书令、关西大行台。天光出夏州，遣将讨宿勤明达，擒之送洛。时费也头帅纥豆陵伊利、万俟受洛干等据有河西，未有所附。天光以齐献武王起兵信都，内怀忧恐，不复北事伊利等，但微遣备之而已。又除大司马。

于时献武王义军转盛，尔朱兆、仲远等既经败退，世隆累使征天光，天光不从。后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：“非王无以能定，岂可坐看宗家之灭也？”天光不得已而东下，与仲远等败于韩陵。斛斯椿等先还，于河梁拒之。天光既不得渡，西北走，遇雨不可前进，乃执获之，与度律送于献武王。王致于洛，斩于都市，年三十七。尔朱专恣，分裂天下，各据一方。天光有定关西之功，差不酷暴，比之兆与仲远为不同矣。

史臣曰：尔朱兆之在晋阳，天光之据陇右，仲远镇捍东南，世隆专秉朝政，于时立君废主易于弈棋，庆赏威刑咸出于己。若使布德行义，忧公忘私，唇齿相依，同心协力，则磐石之固，未可图也。然是庸才，志识无远，所争唯权势，所好惟财色，譬诸溪壑，有甚豺狼，天下失望，人怀怨愤，遂令勍敌得容覘间，心腹内阻，形影外合。是以广阿之役，叶落冰离；韩陵之战，土崩瓦解。一旦殄灭，岂不哀哉！《传》称“师克在和”，《诗》云“贪人败类”，贪而不和，难以济矣。

列传第六十四

卢同·张烈

卢同，字叔伦，范阳涿人，卢玄之族孙。父辅，字显元，本州别驾。同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，善于处世。太和中，起家北海王详国常侍。稍迁司空祭酒、昌黎太守。寻为营州长史，仍带郡。入除河南尹丞，迁太尉属。

会豫州城民白早生反，都督中山王英、尚书邢峦等讨之，诏同为军司。事平，除冀州镇东府长史。遭父忧解任。后除司空谘议参军，兼司马，为营构东宫都将。延昌中，秦州民反，诏同兼通直常侍，持节慰谕之，多所降下。还转尚书右丞，进号辅国将军，以父讳不拜，改授龙骧。熙平初，转左丞，加征虏将军。时相州刺史奚康生征民岁调，皆七八十尺，以邀奉公之誉，部内患之。同于岁禄官给长绢，同乃举按康生度外征调。书奏，诏科康生之罪，兼褒同在公之绩。

肃宗世，朝政稍衰，人多窃冒军功。同阅吏部勋书，因加检覆，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。同乃表言：

窃见吏部勋簿，多皆改换。乃校中兵奏按，并复乖舛。臣聊尔拣练，已得三百余人，明知隐而未露者，动有千数。愚谓罪虽恩免，犹须刊定。请遣一都令史与令仆省事各一人，总集吏部、中兵二局勋簿，对勾奏按。若名级相应者，即于黄素楷书大字，具件阶级数，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。明造两通，一

关吏部，一留兵局，与奏按对掌。进则防揩洗之伪，退则无改易之理。从前以来，勋书上省，唯列姓名，不载本属，致令窃滥之徒轻为苟且。今请征职白民，具列本州、郡、县、三长之所；其实官正职者，亦列名贯，别录历阶。仰本军印记其上，然后印缝，各上所司，统将、都督并皆印记，然后列上行台。行台关太尉，太尉检练精实，乃始关刺，省重究括，然后奏申。奏出之日，黄素朱印，关付吏部。

顷来非但偷阶冒名、改换勋簿而已，或一阶再取，或易名受级，凡如此者，其人不少。良由吏部无簿，防塞失方。何者？吏部加阶之后，簿不注记，缘此之故，易生侥幸。自今叙阶之后，名簿具注加补日月，尚书印记，然后付曹。郎中别作抄目，印记一如尚书，郎中自掌，递代相付。此制一行，差止奸罔。

诏从之。同又奏曰：

臣顷奏以黄素为勋，具注官名、户属及吏部换勋之法，事目三条，已蒙旨许。臣伏思黄素勋簿，政可粗止奸伪，然在军虚诈，犹未可尽。请自今在军阅簿之日，行台、军司、监军、都督各明立文按，处处记之。斩首成一阶已上，即令给券。一纸之上，当中大书，起行台、统军位号，勋人甲乙。斩三贼及被伤成阶已上，亦具书于券。各尽一行，当行竖裂。其券前后皆起年号日月，破某处陈，某官某勋，印记为验。一支付勋人，一支付行台。记至京，即送门下，别函守录。

又自迁都以来，戎车屡捷，所以征勋转多，叙不可尽者，良由岁久生奸，积年长伪，巧吏阶缘，偷增遂甚。请自今为始，诸有勋簿已经奏赏者，即广下远近，云某处勋判，咸令知闻。立格酬叙，以三年为断。其职人及出身，限内悉令铨除；实官及外号，随才加授。庶使酬勤者速申，立功者劝，事不经久，

侥幸易息。或遭穷难，州无中正者，不在此限。

又勋簿之法，征还之日即应申送。顷来行台、督将，至京始造，或一年二岁方上勋书。奸伪之原，实自由此。于今以后，军还之日便通勋簿，不听隔月。

诏复依行。

元义之废灵太后也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起兵于鄴。熙败，以同为持节、兼黄门侍郎、慰劳使，乃就州刑熙。还授平东将军、正黄门、营明堂副将。寻加抚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本州大中正。同善事在位，为义所亲，戮熙之日，深穷党与，以希义旨，论者非之。又给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卫。同兄琇，少多大言，常云“公侯可致”。至此始为都水使者。同启求回身二阶以加琇，琇遂除安州刺史。论者称之。

营州城民就德兴谋反，除同度支尚书，黄门如故，持节使营州慰劳，听以便宜从事。同频遣使人，皆为贼害，乃遣贼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为良，赍书谕德兴，德兴乃降。安辑其民而还。德兴复反，诏同以本将军为幽州刺史，兼尚书行台慰劳之。同虑德兴难信，勒众而往，为德兴所击，大败而还。

灵太后反政，以同义党，除名。孝昌三年，除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兼左丞，为齐兖二州行台，节度大都督李叔仁。□庄帝践祚，诏复本秩，除都官尚书，复兼七兵。以同前慰劳德兴之功，封章武县开国伯，邑四百户。正除七兵，寻转殿中，加征南将军。普泰初，除侍中，进号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同时久病，强牵从务，启乞仪同。初同之为黄门也，与前废帝俱在门下，同异其为人，素相款托。废帝以恩旧许之，除仪同三司，余官如故。永熙初薨，年五十六。赠侍中、都督冀沧瀛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开国伯如故，赐帛四百匹，谥曰孝穆。三年，复加赠尚书右仆射。有四子。

长子斐，武定中，文襄王大将军府掾。

斐弟筠，青州治中。

同兄静，太常丞。

静子景裕，在《儒林传》。

张烈，字徽仙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高祖赐名曰烈，仍以本名为字焉。高祖↑希，为慕容俊尚书右仆射。曾祖恂，散骑常侍，随慕容德南渡，因居齐郡之临淄。烈少孤贫，涉猎经史，有气概。时青州有崔徽伯、房徽叔，与烈并有令誉，时人号曰“三徽”。高祖时，入官代都，历侍御、主文中散。迁洛，除尚书仪曹郎、彭城王功曹史、太子步兵校尉。

萧宝卷将陈显达治兵汉南，谋将入寇。时顺阳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，荆州刺史、广阳王嘉虑其有异，表请代之。高祖诏侍臣各举所知，互有申荐者。高祖曰：“此郡今当必争之地，须得堪济之才，何容泛举也？太子步兵张烈每论军国之事，时有会人意处，朕欲用之，何如？”彭城王勰称赞之，遂敕除陵江将军、顺阳太守。烈到郡二日，便为宝卷将崔慧景攻围，七十余日，烈抚厉将士，甚得军人之和。会车驾南讨，慧景遁走。高祖亲劳烈曰：“卿定可，遂能不负所寄。”烈拜谢曰：“若不值銮舆亲驾，臣将不免困于犬羊。自是陛下不负臣，非臣能不负陛下。”高祖善其对。

世宗即位，追录先勋，封清河县开国子，邑二百户。寻以母老归养。积十余年，频值凶俭，烈为粥以食饥人，蒙济者甚众，乡党以此称之。肃宗初，除龙骧将军、司徒右长史。又转征虏将军、司空长史。先是，元义父江阳王继曾为青州刺史，及义当权，烈托故义之怀，遂相谄附。除前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寻加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后灵太后反政，以烈义党，出为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于时议者以烈家产畜殖，僮客甚多，

虑其怨望，不宜出为本州，改授安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为政清静，吏民安之。更满还朝，因辞老还乡里。兄弟同居怡怡然，为亲类所慕。元象元年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七。烈先为《家诫》千余言，并自叙志行及所历之官，临终敕子侄不听求赠，但勒《家诫》立碣而已。其子质奉行焉。

质，博学多才艺。解褐奉朝请，员外郎、龙骧将军、谏议大夫。未袭爵。兴和中，卒于家。

质弟登，州主簿。

烈弟僧皓，字山客。历涉群书，工于谈说，有名于当世。熙平初，征为谏议大夫；正光五年，以国子博士征之；孝昌二年，征为散骑侍郎；并不赴。世号为征君焉。好营产业，孜孜不已，藏镪巨万，他资亦称是。兄弟自供俭约，车马瘦敝，身服布裳，而婢妾纨绮。僧皓尤好蒲弈，戏不择人，是以获讥于世。前废帝时，崔祖螭举兵攻东阳城，僧皓与同。事败，死于狱，籍没家产。出帝初，诉复业。

子轨，州主簿。

史臣曰：卢同质器洪厚，卷舒兼济。张烈早标名辈，气尚见知。趋舍深沉，俱至显达，雅道正路，其殆病诸。

列传第六十五

宋翻

辛雄

羊深

杨机

高崇

宋翻，字飞鸟，广平列人也，吏部尚书弁族弟。少有操尚，世人以刚断许之。世宗初，起家奉朝请，本州治中、广平王郎中令。寻拜河阴令。

翻弟道珣，先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。愉反，逼道珣为官，翻与弟世景俱囚廷尉。道珣后弃愉归罪京师，犹坐身死，翻、世景除名。久之，拜翻治书侍御史、洛阳令、中散大夫、相州大中正，犹领治书。又迁左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时萧衍遣将先据荆山，规将寇窃。属寿春沦陷，贼遂乘势径趋项城。翻遣将成僧达潜军讨袭，频战破之，自是州境帖然。

孝庄时，除司徒左长史、抚军将军、河南尹。初，翻为河阴令，顺阳公主家奴为劫，摄而不送，翻将兵围主宅，执主婿冯穆，步驱向县。时正炎暑，立之日中，流汗沾地。县旧有大枷，时人号曰“弥尾青”。及翻为县主，吏请焚之。翻曰：“且置南墙下，以待豪家。”未几，有内监杨小驹诣县请事，辞色不逊，命取尾青以镇之。既免，入诉于世宗。世宗大怒，敕河南尹推治其罪。翻具自陈状。诏曰：“卿故违朝法，岂不欲

作威以买名？”翻对：“造者非臣，买名者亦宜非臣。所以留者，非敢施于百姓，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驹者耳。”于是威振京师。及为洛阳，迄于为尹，畏惮权势，更相承接，故当世之名大致灭损。永安三年，卒于位。赠侍中、卫将军、相州刺史。出帝初，重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，谥曰贞烈。

子思远，卒于司空从事中郎。

翻弟毓，字道和，敦笃有志行。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子世轨，齐文襄王大将军府祭酒。

毓弟世景，在《良吏传》。

世景弟叔集，亦有学行。征东裴衍之讨葛荣也，表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引同戎役。及衍败，同时遇害。

叔集弟道珣，少而敏俊。世宗初，以才学被召，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，考正同异。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。临死，作诗及挽歌词，寄之亲朋，以见怨痛。道珣又曾赠著作佐郎张始均诗，其末章云：“子深怀璧忧，余有当门病。

“道珣既不免难，始均亦遇世祸，时咸怪之。无子，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继。

辛雄，字世宾，陇西狄道人。父暢，字幼达，大将军谘议参军、汝南乡郡二郡太守，太和中，本郡中正。雄有孝性，颇涉书史，好刑名，廉谨雅素，不妄交友，喜怒不形于色。释褐奉朝请。父于郡遇患，雄自免归，晨夜扶抱。及父丧居忧，殆不可识，为世所称。

正始初，除给事中，十年不迁职，乃以病免。清河王恽为司空，辟户曹参军，摄田曹事。恽迁司徒，仍随授户曹参军。并当烦剧，诤讼填委。雄用心平直，加以闲明，政事经其断割，莫不悦服。恽重之，每谓人曰：“必也无讼乎？辛雄其有焉。

“由是名显。忝迁太尉，又为记室参军。神龟中，除尚书驾部郎中，转三公郎。其年，沙汰郎官，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，余悉罢遣，更授李琰等。

先是，御史中尉、东平王元匡复欲舆棺谏诤，尚书令、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，诏恕死为民。雄奏理匡曰：“窃惟白衣元匡，历奉三朝，每蒙宠遇。謏谥之性，简自帝心；鹰鹯之志，形于在昔。故高祖锡之以匡名，陛下任之以弹纠。至若茹皓升辇，匡斥宜下之言；高肇当政，匡陈擅权之表。刚毅忠款，群臣莫及；骨鲠之迹，朝野共知。当高肇之时，匡造棺致谏，主圣臣直，卒以无咎。假欲重造，先帝已容之于前，陛下亦宜宽之于后，况其元列由绪与罪按不同也。脱终贬黜，不在朝廷，恐杜忠臣之口，塞谏者之心，乖琴瑟之至和，违盐梅之相济。祁奚云：叔向之贤，可及十世。而匡不免其身，实可嗟惜。”未几，匡除龙骧将军、平州刺史。右仆射元钦谓左仆射萧宝夤曰：“至如辛郎中才用，省中诸人莫出其右。”宝夤曰：“吾闻游仆射云：‘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，足矣。’今日之赏，何其晚哉！”

初，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，经恩竞诉，枉直难明，遂奏曾染风闻者，不问曲直，推为狱成，悉不断理。诏令门下、尚书、廷尉议之。雄议曰：

《春秋》之义：不幸而失，宁僭不滥。僭则失罪人，滥乃害善人。今议者不忍罪奸吏，使出入纵情，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别，岂所谓赏善罚恶，殷勤隐恤者也！仰寻周公不减流言之愆，俯惟释之不加惊马之辟，所以小大用情，贵在得所。失之千里，差在毫厘。雄久执案牍，数见疑讼，职掌三千，愿言者六。

一曰：御史所纠，有注其逃走者。及其出诉，或为公使，本曹给过所有指，如不推检，文案灼然者，雪之。二曰：御史

赦前注获见赃，不辨行赇主名。检无赂以置直之主，宜应洗复。三曰：经拷不引，傍无三证，比以狱案既成，因即除削。或有据令奏复者，与夺不同，未获为通例。又须定何如得为证人。若必须三人对见受财，然后成证，则于理太宽。若传闻即为证，则于理太急。令请以行赇后三人俱见，物及证状显著，准以为验。四曰：赦前断事，或引律乖错，使除复失衷，虽案成经赦，宜追从律。五曰：经赦除名之后，或邀驾诉枉，被旨重究；或诉省称冤，为奏更检。事付有司，未被研判，遂遇恩宥。如此之徒，谓不得异于常格，依前案为定。若不合拷究，已复之流，请不追夺。六曰：或受辞下检反覆，使鞫狱证占分明，理合清雪，未及告案，忽逢恩赦。若从证占而雪，则违正格；如除其名，罪滥洁士。以为罪须案成，雪以占定，若拷未毕格及要证一人未集者，不得为占定。

古人虽患察狱之不精，未闻知冤而不理。今之所陈，实士师之深疑，朝夕之急务，愿垂察焉。

诏从雄议。自后每有疑议，雄与公卿驳难，事多见从，于是公能之名甚盛。

又为《禄养论》，称仲尼陈五孝，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。《礼记》：“八十，一子不从政；九十，家不从政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复除之。”然则止复庶民，非公卿大夫士之谓。以为“宜听禄养，不约其年。”书奏，肃宗纳之。以母忧去任。卒哭，右仆射元钦奏雄起复为郎。俄兼司州别驾，加前军将军。

孝昌元年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，萧衍遣萧综来据彭城。时遣大都督、安丰王延明督临淮王彧讨之，盘桓不进。乃诏雄副太常少卿元晦为使，给齐库刀，持节、乘驿催军，有违即令斩决。肃宗谓雄曰：“诲朕家诸子，擿以亲懿。筹策机计，仗卿取胜耳。”到军，勒令并进徐州，综送降款。冀州刺史侯

刚启为长史，肃宗以雄长于世务，惜不许之，更除司空长史。于时，诸公皆慕其名，欲屈为佐，莫能得也。

时诸方贼盛，而南寇侵境，山蛮作逆。肃宗欲亲讨，以荆州为先，诏雄为行台左丞，与前军临淮王彧东趣叶城，别将裴衍西通鵠路。衍稽留未进，彧师已次汝滨。北沟求救，彧以处分道别，不欲应之。雄曰：“今裴衍未至，王士众已集，蛮左唐突，挠乱近畿，梁汝之间，民不安业，若不时扑灭，更为深害。王秉麾阃外，唯利是从，见可而进，何必守道，苟安社稷，理可专裁。所谓臣率义而行，不待命者也。”彧恐后有得失之责，要雄符下。雄以驾将亲伐，蛮夷必怀震动，乘彼离心，无往不破，遂符彧军，令速赴击。贼闻之，果自走散。

在军上疏曰：“凡人所以临坚陈而忘身，触白刃而不惮者，一则求荣名，二则贪重赏，三则畏刑罚，四则避祸难。非此数事，虽圣王不能劝其臣，慈父不能厉其子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赏必行，罚必信；使亲疏、贵贱、勇怯、贤愚，闻钟鼓之声，见旌旗之列，莫不奋激，竞赴敌场，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？利害悬于前，欲罢不能耳。自秦陇逆节，将历数年；蛮左乱常，稍已多载。凡在戎役，数十万人，三方师众，败多胜少，迹其所由，不明赏罚故也。陛下欲天下之早平，愍征夫之勤悴，乃降明诏，赏不移时。然兵将之勋，历稔不决；亡军之卒，晏然在家。致令节士无所劝慕，庸人无所畏惧。进而击贼，死交而赏賒；退而逃散，身全而无罪。此其所以望敌奔沮，不肯进力者矣。若重发明诏，更量赏罚，则军威必张，贼难可弭。臣闻必不得已，去食就信。以此推之，信不可斯须废也。赏罚，陛下之所易，尚不能全而行之；攻敌，士之所难，欲其必死，宁可得也？臣既庸弱，忝当戎使，职司所见，辄敢上闻。惟陛下审其可否。”

会右丞阙，肃宗诏仆射、城阳王徽举人，徽遥举雄。仍除辅国将军、尚书右丞。寻转吏部郎中，迁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郎中如故。上疏曰：“帝王之道，莫尚于安民，安民之本，莫加于礼律。礼律既设，择贤而行之，天下雍熙，无非任贤之功也。故虞舜之盛，穆穆标美；文王受命，济济以康。高祖孝文皇帝，天纵大圣，开复典谟，选三代之异礼，采二汉之典法。端拱而四方安，刑措而兆民治。世宗重光继轨，每念聿修，官人有道，万里清谧。陛下劬劳日昃，躬亲庶政，求瘼恤民，无时暂憩，而黔首纷然，兵车不息。以臣愚见，可得而言。自神龟末来，专以停年为选。士无善恶，岁久先叙；职无剧易，名到授官。执按之吏，以差次日月为功能；铨衡之人，以简用老旧为平直。且庸劣之人，莫不贪鄙。委斗筭以共治之重，托硕鼠以百里之命，皆货贿是求，肆心纵意。禁制虽烦，不胜其欲。致令徭役不均，发调违谬，箕敛盈门，囚执满道。二圣明诏，寝而不遵；画一之法，悬而不用。自此夷夏之民相将为乱。岂有余憾哉？盖由官授不得其人，百姓不堪其命故也。当今天下黔黎，久经寇贼，父死兄亡，子弟沦陷，流离艰危，十室而九，白骨不收，孤茕靡恤，财殫力尽，无以卒岁。宜及此时，早加慰抚。盖助陛下治天下者，惟在守令，最须简置，以康国道。但郡县选举，由来共轻；贵游俊才，莫肯居此。宜改其弊，以定官方。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，中等为第二清，下等为第三清。选补之法，妙尽才望，如不可并，后地先才。不得拘以停年，竟无铨革。三载黜陟，有称者补在京名官，如前代故事，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。则人思自勉，上下同心，枉屈可申，强暴自息，刑政日平，民俗奉化矣。复何忧于不治，何恤于逆徒也。窃见今之守令，清慎奉治，则政平讼理；有非其才，则纲维荒秽。伏愿陛下暂留天心，校其利害，则臣言可验，不待终朝。

昔杜畿宽惠，河东无警；苏则分粮，金城克复。略观今古，风俗迁讹，罔不任贤，以相化革，朝任夕治，功可立待。若遵常习故，不明选典，欲以静民，便恐无日。”书奏，会肃宗崩。

初，萧宝夤在雍州起逆，城人侯众德等讨逐之，多蒙爵赏。武泰中，诏雄兼尚书，为关西赏勋大使。未行之间，会尔朱荣入洛，及河阴之难，人情未安，雄潜窜不出。庄帝欲以雄为尚书，门下奏曰：“辛雄不出，存亡未分。”庄帝曰：“宁失亡而用之，不可失存而不用也。”遂除度支尚书，加安南将军。元颢入洛也，北中郎将杨侃从驾北出，庄帝以侃为度支尚书。及乘舆反洛，复召雄上。雄面辞曰：“臣不能死事，俯眉从贼，乃是朝廷罪人，纵陛下不赐诛罚，而北来尚书勋高义重，臣宜避贤路。”庄帝曰：“卿且还本司，朕当别有处分。”遂解侃尚书。

未几，诏雄以本官兼侍中、关西慰劳大使。将发，请事五条：一言逋悬租调，宜悉不征。二言简罢非时徭役，以纾民命。三言课调之际，使丰俭有殊，令州郡量检，不得均一。四言兵起历年，死亡者众，或父或子，辛酸未歇，见存耆老，请假板职，悦生者之意，慰死者之魂。五言丧乱既久，礼仪罕习，如有闺门和穆、孝悌卓然者，宜表其门闾。仍启曰：“臣闻王者爱民之道有六：一曰利之，二曰成之，三曰生之，四曰与之，五曰乐之，六曰喜之。使民不失其时，则成之也；省刑罚，则生之也；薄赋敛，则与之也；无多徭役，则乐之也；吏静不苛，则喜之也。伏惟陛下道迈前王，功超往代，敷春风而鼓俗，旌至德以调民。生之养之，正当兹日；悦近来远，亦是今时。臣既忝将命，宣扬圣泽，前件六事，谓所宜行。若不除烦收疾，惠孤恤寡，便是徒乘官驿，虚号王人，往还有费于邮亭，皇恩无逮于民俗。谨率愚管，敢以陈闻，乞垂览许。”庄帝从之，

因诏民年七十者授县，八十者授郡，九十加四品将军，百岁从三品将军。

三年，迁镇南将军、都官尚书、行河南尹。普泰时，为镇军将军、殿中尚书，又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秦州大中正。太昌中，又除殿中尚书、兼吏部尚书。寻除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仍尚书。永熙二年三月，又兼吏部尚书。于时近习专恣，请托不已，雄惧其谗慝，不能确然守正，论者颇讥之。

出帝南狩，雄兼左仆射留守京师。永熙末，兼侍中。帝入关右，齐献武王至洛，于永宁寺集朝士，责让雄及尚书崔孝芬、刘欽、杨机等曰：“为臣奉主，扶危救乱。若处不谏诤，出不陪随，缓则耽宠，急便窜避，臣节安在？”诸人默然不能对。雄对曰：“当主上信狎近臣，雄等不与谋议；及乘舆西迈，若即奔随，便恐迹同佞党；留待大王，便以不从蒙责。雄等进退如此，不能自委沟壑，实为惭负。”王复责曰：“卿等备位纳言，当以身报国，不能尽忠，依附谄佞，未闻卿等谏诤一言，使国家之事忽至于此，罪欲何归也！”乃诛之，时年五十。没其家口。二子士璨、士贞，逃入关中。

雄从父兄纂，字伯将。学涉文史，温良雅正。初为兖州安东府主簿。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，伯尚与咸阳王禧同逆，逃窜投纂。事觉，坐免官。积十余年，除奉朝请。稍转太尉骑兵参军，每为府主清河王怿所赏。及欲定考，怿曰：“辛骑兵有学有才，宜为上第。”转越骑校尉。尚书令李崇北伐蠕蠕，引为录事参军。临淮王彧北征，以纂随崇有称，启为长史。及广阳王渊北伐，又引为长史。寻拜谏议大夫。雅为彧所称叹，屡在朝廷荐举之。

萧衍遣将曹义宗攻新野，诏纂持节、兼尚书左丞、南道行台，率众赴接，至便破之。义宗等以其劲速，不敢复进。于时

海内多虞，京师更无继援，惟以二千余兵捍御疆场。又诏为荆州军司，除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。纂善抚将士，人多用命，贼甚惮之。会肃宗崩，讳至。咸以对敌，欲秘凶问。纂曰：“安危在人，岂关是也！”遂发丧号哭，三军缟素。还入州城，申以盟约。寻为义宗所围，相率固守。庄帝即位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、兼尚书，仍行台。后大都督费穆击义宗，擒之。入城，因举酒属纂曰：“微辛行台之在斯，吾亦无由建此功也。”入朝，言于庄帝，称纂固节危城，宜蒙爵赏，以劝将来。帝乃下诏慰勉之。

寻除持节、平东将军、中郎将，赐绢五十匹、金装刀一口。永安二年，元颢乘胜，卒至城下。尔朱世隆狼狈退还，城内空虚，遂为颢擒。及庄帝还宫，纂谢不守之罪。帝曰：“于时朕亦北巡。东军不守，岂卿之过？”还镇虎牢，俄转中军将军、荥阳太守。民有姜洛生、康乞得者，旧是太守郑仲明左右，豪猾偷窃，境内为患。纂伺捕擒获，梟于都市，百姓忻然。加镇东将军。太昌中，除左光禄大夫。纂侨寓洛阳，乃为河南邑中正。

永熙三年，除使持节、河内太守。齐献武王赴洛，兵集城下，纂出城谒王曰：“纂受诏于此，本有御防。大王忠贞王室，扶奖颠危，纂敢不匍匐。”王曰：“吾志去奸佞，以康国道，河内此言，深得王臣之节。”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：“吾行途疲弊，宜代吾执河内手也。”便入洛。

九月，行西荆州事、兼尚书、南道行台，寻正刺史。时蛮酋樊五能破析阳郡，应宇文黑獭。纂议欲出军讨之，纂行台郎中李广谏曰：“析阳四面无民，唯一城之地耳。山路深险，表里群蛮。今若少遣军，则力不能制贼；多遣，则减彻防卫，根本虚弱。脱不如意，便大挫威名。人情一去，州城难保。”纂

曰：“岂得纵贼不讨，令其为患日深！”广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唯须万全。且虑在心腹，何暇疥癣？闻台军已破洪威，计不久应至。公但约勒属城，使各修完垒壁，善抚百姓，以待救兵。虽失析阳，如弃鸡肋。”纂曰：“卿言自是一途，我意以为不尔。”遂遣兵攻之，不克而败，诸将因亡不返。城人又密招西贼，黑獭遣都督独孤如愿率军潜至，突入州城，遂至阁。纂左右惟五六人，短兵接战，为贼所擒，遂害之。赠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徒公、定州刺史。

子子炎，武定中，博陵太守。

雄从祖昙护，以谨厚见称。卒于并州州都。

子炽，武定中，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

雄族祖琛，字僧贵。父敬宗，延兴中，代郡太守。琛少孤，曾过友人，见其父母兄弟悉无恙，垂涕久之。释褐奉朝请，荥阳郡丞。太守元丽性颇使酒，琛每谏之。丽后醉，辄令闭阁，曰：“勿使丞入也。”高祖南征，丽从舆驾，诏琛曰：“委卿郡事，如太守也。”景明中，为伏波将军、济州辅国府长史。转奉车都尉，出为扬州征南府长史。刺史李崇，多事产业，琛每诤折，崇不从，遂相纠举，诏并不问。后加龙骧将军，带南梁太守。崇因置酒，谓琛曰：“长史后必为刺史，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？”琛对曰：“若万一叨忝，得一方正长史，朝夕闻过，是所愿也。”崇有惭色。卒于官。琛宽雅有度量，涉猎经史，喜愠不形于色，当官奉法，在所有称。

长子悠，字元寿，早有器业。为侍御史，监扬州军。贼平，录勋书，时崇犹为刺史，欲寄人名，悠不许。崇曰：“我昔值其父，今复逢其子。”早卒。

悠弟俊，字叔义，有文才。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。府主魏子建为山南行台，以为郎中，有军国机断。还京，于荥阳为

人劫害。赠征虏将军、东秦州刺史。

俊弟术，武定末，散骑常侍。

术弟休，字季令。休弟修，字季绪。俱有学尚，亦早卒，时人伤惜之。

琛族子珍之，少有力。太尉铠曹行参军，稍迁中坚将军、司徒录事参军、广州大中正。丁忧去任。寻起为汝北太守。永安中，司空谘议参军、通直常侍。永熙中，襄城太守。天平初，洛州以南人情骇惧，敕为大使，持节慰谕广洛二州。三年，除征东将军、行阳平郡事。郡民路黑奴起进攻郡，为黑奴所执。诸贼劝杀之，黑奴曰：“成败未可知，何为先杀太守也？”乃将珍之自随，待遇以礼。右卫将军郭琼讨平黑奴，乃得免。兴和中，为卫将军、司徒司马。武定三年，除骠骑将军、北海太守。还为仪同开府长史、兼光禄少卿。未几，诏珍之持节为广洛北荆扬雍襄六州慰劳大使、北荆镇城、行广州事，招纳有称。齐文襄王遣书慰勉，赐以衣帛。寻敕行平州，卒于官。赠骠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懿，武定末，开府铠曹参军。

羊深，字文渊，太山平阳人，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。早有风尚，学涉经史，好文章，兼长几案。少与陇西李神俊同志相友。自司空府记室参军转轻车将军、尚书骑兵郎。寻转驾部，加右军将军。于时沙汰郎官，务精才实，深以才堪见留。在公明断，尚书仆射崔亮、吏部尚书甄琛咸敬重之。肃宗行释奠之礼，讲《孝经》，侪辈之中独蒙引听，时论美之。

正光末，北地人车金雀等帅羌胡反叛，高平贼宿勤明达寇幽夏诸州。北海王顓为都督、行台讨之，以深为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行台左丞、军司，仍领郎中。顓败，还京。顷之，迁尚书左丞，加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萧宝夤反，攻围华州。王

平、薛凤贤等聚众作逆，敕深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大行台仆射长孙稚共会潼关，规模进止。事平，以功赐爵新泰男。

灵太后曾幸邙山，集僧尼斋会，公卿尽在座。会事将终，太后引见深，欣然劳问之。深谢曰：“臣蒙国厚恩，世荷荣遇，寇难未平，是臣忧责，而隆私忽被，犬马知归。”太后顾谓左右曰：“羊深真忠臣也。”举坐倾心。孝昌末，徐方多事，以深为东道慰劳使，即为二徐行台。庄帝践祚，除安东将军、太府卿，又为二兗行台。深处分军国，损益随机，亦有时誉。

初，尔朱荣杀害朝士。深第七弟侃为太山太守，性粗武，遂率乡人外托萧衍。深在彭城，忽得侃书，招深同逆。深慨然流涕，斩侃使人，并书表闻。庄帝乃下诏曰：“羊侃作逆，雾起瑕丘，拥集不逞，扇扰疆场。倾宗之祸，侃乃自贻；累世之节，一朝毁污。羊深血诚奉国，秉操罔贰，闻弟猖勃，自劾请罪。此之丹款，实戢于怀。且叔向复位，《春秋》称美；深之慷慨，气同古人。忠烈远彰，赤心已著。可令还朝，面受委敕。”乃归京师，除名。久之，除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元颢入洛，以深兼黄门郎。颢平，免官。后拜大鸿胪卿。普泰初，迁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监《起居注》。自天下多事，东西二省官员委积，前废帝敕深与常侍卢道虔、元晏、元法寿选人补定，自奉朝请以上，各有沙汰。寻兼侍中，废帝甚亲待之。

是时胶序废替，名教陵迟，深乃上疏曰：

臣闻崇礼建学，列代之所修；尊经重道，百王所不易。是以均塾洞启，昭明之颂载扬；胶序大辟，都穆之咏斯显。伏惟大魏，乘乾统物，钦若奉时，模唐轨虞，率由前训。重以高祖继圣垂衣，儒风载蔚，得才之盛，如彼薪槁。固以追隆周而并驱，驾炎汉而独迈。宣皇下武，式遵旧章，用能揄扬盛烈，聿

修厥美。自兹已降，世极道消，风猷稍远，浇薄方竞，退让寂寥，驰竞靡节。进必吏能，升非学艺。是使刀笔小用，计日而期荣；专经大才，甘心于陋巷。然治之为本，所贵得贤，苟值其人，岂拘常检？三代、两汉，异世间出。或释褐中林，郁登卿尹；或投竿钓渚，径升公相。事炳丹青，义在往策。彼哉邈乎，不可胜纪。

窃以今之所用，弗修前矩。至如当世通儒，冠时盛德，见征不过四门，登庸不越九品。以此取士，求之济治，譬犹却行以及前，之燕而向楚。积习之不可者，其所由来渐矣。昔鲁兴泮宫，颂声爰发；郑废学校，《国风》以讥。将以纳民轨物，莫始于经礼；《菁莪》育才，义光于篇什。自兵乱以来，垂将十载，干戈日陈，俎豆斯阙。四海荒凉，民物凋敝，名教顿亏，风流殆尽。世之陵夷，可为叹息。

陛下中兴纂历，理运惟新，方隅稍康，实惟文德。但礼贤崇让之科，沿世未备；还淳反朴之化，起言斯缪。夫先黄老而退《六经》，史迁终其成蠹；贵玄虚而贱儒术，应氏所以亢言。臣虽不敏，敢忘前载。且魏武在戎，尚修学校；宣尼确论，造次必儒。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，广延胄子，使函丈之教日闻，释奠之礼不阙。并诏天下郡国，兴立儒教。考课之程，咸依旧典。苟经明行修，宜擢以不次。抑斗筭喋喋之才，进大雅汪汪之德。博收鸿生，以光顾问；絜维奇异，共精得失。使区寰之内，竞务仁义之风；荒散之余，渐知礼乐之用。岂不美哉！臣诚暗短，敢慕前训，用稽古义，上尘听览。伏愿陛下，垂就日之监，齐非烟之化，倘以臣言可采，乞特施行。

废帝善之。

出帝初，拜中书令。顷之，转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永熙三年六月，以深兼御史中尉、东道军司。及出帝入关，深

与樊子鹄等同逆于兖州。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，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，招引山齐之民。天平二年正月，大军讨破之，于陈斩深。

子肃，武定末，仪同开府东阁祭酒。

杨机，字显略，天水冀人。祖伏恩，郡功曹，赫连屈丐时将家奔洛阳，因以家焉。机少有志节，为士流所称。河南尹李平、元晖并召署功曹，晖尤委以郡事。或谓晖曰：“弗躬弗亲，庶人弗信。何得委事于机，高卧而已？”晖曰：“吾闻君子劳于求士，逸于任贤。故前代有坐啸之人，主诺之守。吾既委得其才，何为不可？”由是声名更著。

解褐奉朝请。于时皇子国官，多非其人，诏选清直之士，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，愉甚敬惮之。迁给事中、伏波将军、廷尉评。延昌中，行河阴县事。机当官正色，不避权势，明达政事，断狱以情，甚有声誉。平东将军、荊州刺史杨大眼启为其府长史。熙平中，为泾州平西府长史。寻授河阴令，转洛阳令，京辇伏其威风，希有干犯。凡诉讼者，一经其前后，皆识其名姓，并记事理，世咸异之。迁镇军将军、司州治中，转别驾。荊州蛮叛，兼尚书左丞、南道行台讨之。还，除中散大夫，复为别驾，州牧、高阳王雍事多委机。出除清河内史，转左将军、河北太守，并有能名。建义初，拜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兼廷尉卿。又除安南将军、司州别驾。未几，行河南尹。转廷尉卿，徙卫尉卿，出除安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永熙中，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寻除度支尚书。机方直之心久而弥厉，奉公正己，为时所称。家贫无马，多乘小犊车，时论许其清白。与辛雄等并诛，年五十九。

子毗罗，解褐开府参军事，卒于镇远将军。

机兄顺，字元信，梁郡太守。

顺子僧静，武定中，太中大夫。

机兄子虬，少有公干，频为司州记室户曹从事。早卒。

高崇，字积善，渤海蓼人。四世祖抚，晋永嘉中与兄顾避难奔于高丽。父潜，显祖初归国，赐爵开阳男，居辽东，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，封武威公主。拜驸马都尉，加宁远将军，卒。

崇少聪敏，以端谨见称。征为中散，稍迁尚书三公郎。家资富厚，僮仆千余，而崇志尚俭素，车马器服，充事而已。自修洁，与物无竞。初崇舅氏坐事诛，公主痛本生绝胤，遂以崇继牧犍后，改姓沮渠。景明中，启复本姓，袭爵，迁领军长史、伏波将军、洛阳令。为政清断，吏民畏其威风，每有发擿，不避强御，县内肃然。朝廷方有迁授，会病卒，年三十七。赠渔阳太守。永安二年，复赠征虏将军、沧州刺史，谥曰成。

初，崇谓友人曰：“仲尼四科，德行为首。人能立身约己，不忘典训，斯亦足矣。故吾诸子。□”

子谦之，字道让。少事后母李以孝闻，李亦抚育过于己生，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异。论者两重之。及长，屏绝人事，专意经史，天文、算历、图纬之书，多所该涉，日诵数千言，好文章，留意《老》《易》。袭爵，释褐奉朝请，加宣威将军，转奉车都尉、廷尉丞。正光中，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，反被拘留。及蠕蠕大掠而还，置孚归国。事下廷尉，卿及监以下谓孚无坐，惟谦之以孚辱命，□以流罪。尚书同卿执，诏可谦之奏。

孝昌初，行河阴县令。先是，有人囊盛瓦砾，指作钱物，诈市人，因逃去。诏令追捕，必得以闻。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，宣言是前诈市马贼，今欲刑之。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。有二人相见忻然曰：“无复忧矣。”执送按问，具伏盗马，

徒党悉获。并出前后盗窃之处，资货甚多，远年失物之家，各来得其本物。具以状奏。寻诏除宁远将军，正河阴令。在县二年，损益治体，多为故事。弟道穆为御史，在公亦有能名，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当官之称。

旧制，二县令得面陈得失，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，遂共奏罢。谦之乃上疏曰：“臣以无庸，谬宰神邑，实思奉法不挠，称是官方，酬朝廷无赏之恩，尽人臣守器之节。但豪家支属，戚里亲媾，縲绁所及，举目多是，皆有盗憎之色，咸起怨上之心。县令轻弱，何能克济？先帝昔发明诏，得使面陈所怀。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，常得入奏是非，所以朝贵敛手，无敢干政。近日以来，此制遂寝，致使神宰威轻，下情不达。今二圣远遵尧舜，宪章高祖。愚臣望策其弩蹇，少立功名。乞新旧典，更明往制。庶奸豪知禁，颇自屏心。”诏曰：“此启深会朕意，付外量闻。”

谦之又上疏曰：

臣闻夏德中微，少康成克复之主；周道将废，宣王立中兴之功。则知国无常安，世无恆敝，唯在明主所以变之有方，化之有道耳。

自正光已来，边城屡扰，命将出师，相继于路，军费戎资，委输不绝。至如弓格赏募，咸有出身；槊刺斩首，又蒙阶级。故四方壮士，愿征者多，各各为己，公私两利。若使军帅必得其人，赏勋不失其实，则何贼不平，何征不捷也！诸守帅或非其才，多遣亲者妄称入募，别倩他人引弓格，虚受征官。身不赴陈，惟遣奴客充数而已，对寇临敌，曾不弯弓。则是王爵虚加，征夫多阙，贼虏何可殄除，忠贞何以劝诫也？且近习、侍臣、戚属、朝士，请托官曹，擅作威福。如有清贞奉法不为回者，咸共譖毁，横受罪罚。在朝顾望，谁肯申闻？蔽上拥下，

亏风坏政。使谗谄甘心，忠说息义。

况且频年以来，多有征发，民不堪命，动致流离，苟保妻子，竞逃王役，不复顾其桑井，惮比刑书。正由还有必困之理，归无自安之路。若听归其本业，徭役微甄，则还者必众，垦田增辟，数年之后，大获课民。今不务以理还之，但欲严符切勒，恐数年之后，走者更多，安业无几。

故有国有家者，不患民不我归，唯患政之不立；不恃敌不我攻，唯恃吾不可侮。此乃千载共遵，百王一致。且琴瑟不韵，知音改弦更张；骝驹未调，善御执辔成组。谚云：“迷而知反，得道不远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。陛下一日万机，事难周览；元、凯结舌，莫肯明言。臣虽庸短，世受荣禄，窃慕前贤匪躬之义，不避斧钺之诛，以希一言之益。伏愿少垂览察，略加推采，使朝章重举，军威更振，海内起惟新之歌，天下见复禹之绩。则臣奏之后，笑入下泉。

灵太后得其疏，以责左右近侍。诸宠要者由是疾之，乃启太后云：“谦之有学艺，宜在国学，以训胄子。”诏从之，除国子博士。

谦之与袁翻、常景、酈道元、温子升之徒，咸申款旧。好于赡恤，言诺无亏。居家僮隶，对其儿不挞其父母，生三子便免其一，世无髡黥奴婢，常称“俱禀人体，如何残害？”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，国书漏阙，谦之乃修《凉书》十卷，行于世。凉国盛事佛道，为论贬之，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。当世名士，竞以佛理来难，谦之还以佛义对之，竟不能屈。以时所行历，多未尽善，乃更改元修撰，为一家之法，虽未行于世，议者叹其多能。

于时朝议铸钱，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。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：

盖钱货之立，本以通有无，便交易。故钱之轻重，世代不同。太公为周置九府圉法，至景王时更铸大钱。秦兼海内，钱重半两。汉兴，以秦钱重，改铸榆荚钱。至文帝五年，复为四铢，孝武时，悉复销坏，更铸三铢。至元狩中，变为五铢。又造赤仄之钱，以一当五。王莽摄政，钱有六等，大钱重十二铢，次九铢，次七铢，次五铢，次三铢，次一铢。魏文帝罢五铢钱，至明帝复立。孙权江左，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权赤乌年，复铸大钱，一当千。轻重大小，莫不随时而变。

窃以食货之要，八政为首；聚财之贵，诒训典文。是以昔之帝王，乘天地之饶，御海内之富；莫不腐红粟于太仓，藏朽贯于泉府。储蓄既盈，民无困敝，可以宁谧四极，如身使臂者矣。昔汉之孝武，地广财丰，外事四戎，遂虚国用。于是草莱之臣，出财助国；兴利之计，纳税庙堂。市列榷酒之官，邑有告缗之令。盐铁既兴，钱币屡改，少府遂丰，上林饶积。外辟百蛮，内不增赋者，皆计利之由也。今群妖未息，四郊多垒，征税既烦，千金日费，资储渐耗，财用将竭，诚杨氏献税之秋，桑、兒言利之日。夫以西京之盛，钱犹屡改，并行小大，子母相权，况今寇难未除，州郡沦败，民物凋零，军国用少，别铸小钱，可以富益，何损于政，何妨于人也？且政兴不以钱大，政衰不以钱小，惟贵公私得所，政化无亏，既行之于古，亦宜效之于今矣。昔禹遭大水，以历山之金铸钱，救民之困；汤遭大旱，以庄山之金铸钱，赎民之卖子者。今百姓穷悴，甚于曩日，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？

臣今此铸，以济交乏，五铢之钱，任使并用，行之无损，国得其益，穆公之言于斯验矣。臣虽术愧计然，识非心算，暂充钱官，颇睹其理。苟有所益，不得不言。脱以为疑，求下公卿博议，如谓为允，即乞施行。

诏将从之，事未就，会卒。

初，谦之弟道穆，正光中为御史，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，大相挫辱，其家恆以为憾。至是，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，直谦之家僮诉良，神轨左右之，入讽尚书，判禁谦之于廷尉。时将赦，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，于狱赐死，时年四十二。朝士莫不哀之。所著文章百余篇，别有集录。永安中，赠征虏将军、营州刺史，谥曰康。又除一子出身，以明冤屈。谦之妻中山张氏，明识妇人也，教劝诸子，从师受业，常诫之曰：“自我为汝家妇，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。汝等宜各修勤，勿替先业。”

谦之长子子儒，字孝礼。元颢入洛，其叔道穆从驾北巡。子儒后逾河至行宫，庄帝见之，具访洛中事意，子儒备陈元颢败在旦夕。帝谓道穆曰：“卿初来日，何故不与子儒俱行？”对曰：“臣家百口在洛，须其经营。且欲其今日之来，知京师后事。”帝曰：“子儒非直合卿本怀，亦大慰朕意。”仍授秘书郎中，转通直郎。后除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、司徒中兵参军、兼祭酒。袭爵。兴和初，除兼殿中侍御史。时四方多有流民，子儒为梁州、北豫、西兖三州检户使，所获甚多。后以公事去官。武定六年卒，时年四十一。

子儒弟绪，字叔宗，明悟好学。谦之常谓人曰：“兴吾门者，当是此儿。”及长，涉猎书传，好文咏。司空行参军、转长流参军。除镇远将军、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，为府主封隆之所赏。隆之行梁州、济州，引自随，恆令总摄数郡。武定三年卒，年三十二。

绪弟孝贞，武定中，司徒士曹参军。

孝贞弟孝干，司空东阁祭酒。

谦之弟恭之，字道穆，行字于世。学涉经史，非名流俊士，

不与交结。幼孤，事兄如父母。每谓人曰：“人生厉心立行，贵于见知，当使夕脱羊裘，朝佩珠玉者。若时不我知，便须退迹江海，自求其志。”

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，道穆奏记于匡曰：“道穆生自蓬檐，长于陋巷。颇猎群书，无纯硕之德；尚好章咏，乏雕琰之工。虽欲厕影髦徒，班名俊伍，其可得哉？然凝明独断之主，雄才不世之君，无藉朽株之资，求人屠钓之下；不牵暗投之谄，取士商歌之中。是以闻英风而慷慨，望云路而低徊者，天下皆是也。若得身隶绣衣，名充直指，虽谢周生骑上之敏，实有茅氏就镬之心。”匡大喜曰：“吾久知其人，适欲召之。”遂引为御史。其所纠擿，不避权豪，台中事物，多为匡所顾问。道穆曾进说于匡曰：“古人有言，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，豺狼当道，不问狐狸。明公荷国重寄，宜使天下知法。”匡深然之。

正光中，出使相州。刺史李世哲即尚书令崇之子，贵盛一时，多有非法，逼买民宅，广兴屋宇，皆置鴟尾，又于马埽堠上为木人执节。道穆绳纠，悉毁去之，并发其赃货，具以表闻。又尔朱荣讨蠕蠕，道穆监其军事，荣甚惮之。还，除奉朝请，俄除太尉铠曹参军。

萧宝夤西征，以道穆为行台郎中，军机之事，多以委之。大都督崔延伯败后，贼势转强，属请益兵，朝廷不许。宝夤谓道穆曰：“非卿一行，兵无益理。”遂令乘传赴洛。灵太后亲问贼势，道穆具以状对，太后怒曰：“比来使人皆言贼弱，卿何独云其强也！”道穆曰：“前使不实者，当是冀陛下恩颜，望沾爵赏。臣既忝使人，不敢虚妄。愿令近臣亲检，足知虚实。”事讫当反，遇病不行。

后属兄谦之被害，情不自安，遂托身于庄帝。帝时为侍中，特相钦重，引居第中，深相保护。俄而，帝以兄事见出。道穆

惧祸，乃携家趣济阴，变易姓名，往来于东平毕氏，以避时难。庄帝即位，征为尚书三公郎中，加宁朔将军。寻兼吏部郎中，与薛昙尚书使晋阳，授尔朱荣职，赐爵龙城侯。九月，除太尉长史，领中书舍人。遭母忧去职，帝令中书舍人温子升就宅吊慰，诏摄本任，表辞不许。三年，加前军将军。

及元颢逼虎牢城，或劝帝赴关西者，帝以问道穆，道穆对曰：“关中今日残荒，何由可往？臣谓元颢兵众不多，乘虚深入者，由国家将帅征捍不得其人耳。陛下若亲率宿卫，高募重赏，背城一战，臣等竭其股肱之力，破颢孤军，必不疑矣。如恐成败难测，非万乘所履，便宜车驾北渡，循河东下。征大将军天穆合于荥阳，向虎牢；别征尔朱王军，令赴河内以掎角之。旬月之间，何往不克！臣窃谓万全之计，不过于此。”帝曰：“高舍人语是。”其夜到河内郡北，未有城守可依，帝命道穆秉烛作诏书数十纸，布告远近，于是四方知乘輿所在。除中军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安喜县开国公，食邑千户。于时尔朱荣欲回师待秋，道穆谓荣曰：“元颢以蕞尔轻兵，奄据京洛，使乘輿飘露，人神恨愤，主忧臣辱，良在于今。大王拥百万之众，辅天子而令诸侯，自可分兵河畔，缚筏造船，处处遣渡，径擒群贼，复主宫阙，此桓文之举也。且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，今若还师，令颢重完守具，征兵天下，所谓养虺成蛇，悔无及矣。”荣深然之，曰：“杨黄门侃已陈此计，当更议决耳。”

及庄帝反政，因宴次谓尔朱荣曰：“前若不用高黄门计，则社稷不安。可为朕劝其酒令醉。”荣对曰：“臣本北征蠕蠕，高黄门与臣作监军。临事能决，实可任用。”除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兼御史中尉。寻即真，仍兼黄门。道穆外秉直绳，内参机密，凡是益国利民之事，必以奏闻。谏诤极言，无所顾惮。选用御史，皆当世名辈，李希宗、李绘、阳休之、阳斐、

封君义、邢子明、苏淑、宋世良等四十人。

于时用钱稍薄，道穆表曰：“四民之业，钱货为本，救弊改铸，王政所先。自顷以私铸薄滥，官司纠绳，挂网非一。在市铜价，八十一文得铜一斤，私造薄钱，斤余二百。既示之以深利，又随之以重刑；惧罪者虽多，奸铸者弥众。今钱徒有五铢之文，而无二铢之实，薄甚榆荚，上贯便破，置之水上，殆欲不沉。此乃因循有渐，科防不切，朝廷之愆，彼复何罪？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，故铸四铢，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。此皆以大易小，以重代轻也。论今据古，宜改铸大钱，文载年号，以记其始，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。铜价至贱五十有余，其中人功、食料、锡炭、铅沙，纵复私营，不能自润。直置无利，自应息心，况复严刑广设也。以臣测之，必当钱货永通，公私获允。”后遂用杨侃计，铸永安五铢钱。

仆射尔朱世隆当朝权盛，因内见衣冠失仪，道穆便即弹纠。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，执赤棒卒呵之不止，道穆令卒棒破其车。公主深以为恨，泣以诉帝。帝谓公主曰：“高中尉清直之人，彼所行者公事，岂可私恨责之也？”道穆后见帝，帝曰：“一日家姊行路相犯，极以为愧。”道穆免冠谢曰：“臣蒙陛下恩，守陛下法，不敢独于公主亏朝廷典章，以此负陛下。”帝曰：“朕以愧卿，卿反谢朕。”寻敕监仪注。又诏曰：“秘书图籍所在，内典□书，又加缮写，缃素委积，盖有年载。出内繁芜，多致零落，可令御史中尉、兼给事黄门侍郎道穆总集帐目，并牒儒学之士，编比次第。”

道穆又上疏曰：“臣闻舜命皋陶，奸宄是托；禹泣罪人，尧心为念，所以举直错枉，事切曩贤；明德慎罚，议存先典。高祖太和之初，置廷尉司直，论刑辟是非，虽事非古始，交济时要。所谓礼乐互兴，不相沿袭者矣。臣以无庸，忝当今任，

所思报效，未忘寝兴。但识谢知今，业惭稽古，未能进一言以利国，说一策以兴邦，索米长安，岂不知耻？至于职司其忧，犹望僊俛。窃见御史出使，悉受风闻，虽时获罪人，亦不无枉滥。何者？得尧之罚，不能不怨。守令为政，容有爱憎。奸猾之徒，恆思报恶，多有妄造无名，共相诬谤。御史一经检究，耻于不成，杖木之下，以虚为实，无罪不能自雪者，岂可胜道哉？臣虽愚短，守不假器，绣衣所指，冀以清肃。若仍踵前失，或伤善人，则尸禄之责，无所逃罪。所以夙夜为忧，思有悛革。如臣鄙见，请依太和故事，还置司直十人，名隶廷尉，秩以五品，选历官有称、心平性正者为之。御史若出纠劾，即移廷尉，令知人数。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，所到州郡，分居别馆。御史检了，移付司直覆问，事讫与御史俱还。中尉弹闻，廷尉科按，一如旧式。庶使狱成罪定，无复稽宽；为恶取败，不得称枉。若御史、司直纠劾失实，悉依所断狱罪之。听以所检，迭相纠发。如二使阿曲，有不尽理，听罪家诣门下通诉，别加按检。如此，则肺石之傍，怨讼可息；丛棘之下，受罪吞声者矣。“诏从之，复置司直。

及尔朱荣之死也，帝召道穆付赦书，令宣于外。因谓之曰：“自今日后，常得精选御史矣。”先是，荣等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，故有此诏。及尔朱世隆等率其部类战于大夏门北，道穆受诏督战，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，世隆等于是北遁。加卫将军、假车骑将军、大都督、兼尚书右仆射、南道大行台。又除车骑将军，余官如故。时虽外托征蛮，而帝恐北军不利，欲为南巡之计。未发，会尔朱兆入洛，道穆虑祸及己，托病去官。世隆以道穆忠于前朝，遂害之，时年四十二。泰昌中，赠使持节、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子士镜，袭爵。为北豫州刺史。高仲密拥入关。

道穆弟谨之，继沮渠氏后。卒于沧州平东府主簿，年三十五，赠通直郎。无子。

谨之弟慎之，字道密。好学，有诸兄风。年二十三，卒。无子，以兄谦之第二子绪继焉。

史臣曰：宋翻刚鲠自立，猛而断务。辛雄以吏能历职，任智效官。羊深以才干从事，声迹可纪。杨机清断在公。高崇明济为用。谦之兄弟，咸政事之敏，饰学有闻，列于朝廷，岂徒然也。深失之晚节，至于颠覆，惜乎！

列传第六十六

孙绍·张普惠

孙绍，字世庆，昌黎人。世仕慕容氏。祖志入国，卒于济阳太守。父协，字文和，上党太守。绍少好学，通涉经史，颇有文才，阴阳术数，多所贯涉。初为校书郎，稍迁给事中，自长兼羽林监，为门下录事。朝廷大事，好言得失，遂为世知。曾著《释典论》，虽不具美，时有可存。与常景等共修律令。

延昌中，绍表曰：

臣闻建国有计，虽危必安；施化能和，虽寡必盛；治乖人理，虽合必离；作用失机，虽成必败。此乃古今同然，百王之定法也。伏惟大魏应天明命，兆启无穷，毕世后仁，祚隆七百。今二虢京门，了无严防；南、北二中，复阙固守。长安、鄴城，股肱之寄；穰城、上党，腹背所凭。四军五校之轨，领、护分事之式，征兵储粟之要，舟车水陆之资，山河要害之权，缓急去来之用，持平赴救之方，节用应时之法，特宜修置，以固堂堂之基。持盈之体，何得而忽？居安之辰，故应危惧矣。

且法开清浊，而清浊不平；申滞理望，而卑寒亦免。士庶同悲，兵徒怀怨。中正卖望于下里，主案舞笔于上台，真伪混淆，知而不纠，得者不欣，失者倍怨。使门齐身等，而泾渭奄殊；类应同役，而苦乐悬异。士人居职，不以为荣；兵士役苦，心不亡乱。故有竞弃本生，飘藏他土。或诡名托养，散在人间；

或亡命山藪，渔猎为命；或投仗强豪，寄命衣食。又应迁之户，逐乐诸州；应留之徒，避寒归暖。兼职人子弟，随逐浮游，南北东西，卜居莫定。关禁不修，任意取适。如此之徒，不可胜数。爪牙不复为用，百工争弃其业。混一之计，事实阙如；考课之方，责办无日。流浪之徒，决须精校。今强敌窥时，边黎伺隙，内民不平，久戍怀怨，战国之势，窃谓危矣。必造祸源者，北边镇戍之人也。

若夫一统之年，持平用之者，大道之计也；乱离之期，纵横作之者，行权之势也。故道不可久，须文质以换情；权不可恆，随湾隆以牧物。文质应世，道形自安；湾隆获衷；权势亦济。然则王者计法之趣，化物之规，圆方务得其境，人物不失其地。又先帝时，律令并议，律寻施行，令独不出，十余年矣。臣以令之为体，即帝王之身也。分处百揆之仪，安置九服之节；经纬三才之伦，包罗六卿之职；措置风化之门，作用赏罚之要；乃是有为之枢机，世法之大本也。然修令之人，亦皆博古，依古撰置，大体可观，比之前令，精粗有在。但主议之家，太用古制。若令依古，高祖之法，复须升降，谁敢措意有是非哉？以是争故，久废不理。然律令相须，不可偏用，今律班令止，于事甚滞。若令不班，是无典法，臣下执事，何依而行？臣等修律，非无勤止，署下之日，臣乃无名。是谓农夫尽力，他食其秋，功名之所，实怀于悒。

未几，出除济阴太守。还，历司徒功曹参军，步兵、长水校尉。正光初，兼中书侍郎，使高丽。还为镇远将军、右军将军。久之，为徐兖和杂使。还朝，大陈军国利害，不报。绍又表曰：“臣闻文质互用，治道以之缉熙；湾隆得时，人物以之通济。故能事恢三灵，仁洽九服。伏惟陛下，应灵践阼，冲明照物，宰辅忠纯，伊霍均美，既致升平之基，应成无为之业。

而漠北叛命，陇右构逆，中州惊扰，民庶窃议，其故何哉？皆由上法不通，下情怨塞故也。臣虽愚短，具鉴始末。往在代都，武质而治安；中京以来，文华而政乱。故臣昔于太和，极陈得失，具论四方华夷心态，高祖垂纳，文应可寻。延昌、正光，奏疏频上，主者收录，不蒙报问，即日事势，乃至于此，尽微臣豫陈之验。今东南有窃号之竖，西北有逆命之寇，岂得怨天，实尤人矣。臣今不忧荒外，正虑中畿，急须改张，以宁其意。若仍持疑，变乱寻作，肘腋一乖，大事去矣。然臣奉国四世，欣戚是同，但职在冗散，不关枢密，宁济之计，欲陈无所，可谓经纬甚多，无机可织。夫天下者，大器也；一正难倾，一倾难正。当今之危，蹶足之急，臣备肉食，痛心无已。泣血上陈，愿垂采察。若得言参执事，献可替否，寇逆获除，社稷称庆，虽死如生，犬马情毕。”

绍性抗直，每上封事，常至垦切，不惮犯忤。但天性疏脱，言乍高下，时人轻之，不见采纳。绍兄世元早卒，世元善弹箏，绍后闻箏声便涕泗呜咽，舍之而去，世以此尚之。除骁骑将军，使吐谷浑。还，为太府少卿。曾因朝见，灵太后谓曰：“卿年稍老矣。”绍曰：“臣年虽老，臣节乃少。”太后笑之。迁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绍曾与百僚赴朝，东掖未开，守门候旦。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，窃谓之曰：“此中诸人，寻当死尽，唯吾与卿犹享富贵。”雄甚骇愕，不测所以。未几有河阴之难。绍善推禄命，事验甚多，知者异之。建义初，除卫尉少卿，将军如故。转金紫光禄大夫。永安中，拜太府卿。以前参议《正光壬子历》，赐爵新昌子。太昌初，迁左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永熙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九。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宣。

子伯元，袭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伯元弟叔利，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绍从父弟瑜，济州长史。

瑜弟彝，字凤伦。太和中，举秀才，稍迁步兵校尉。卒于武邑太守。赠征虏将军、营州刺史。

子伯融，出继瑜后。武定末，□□太守。

伯融嫡弟子宽，开府田曹参军。

张普惠，字洪赈，常山九门人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。父晔，为齐州中水县令。随父之县，受业齐士，专心坟典，克厉不息。及还乡里，就程玄讲习，精于《三礼》，兼善《春秋》，百家之说，多所窥览，诸儒称之。

太和十九年，为主书，带制局监，与刘桃符、石荣、刘道斌同员共直，颇为高祖所知。转尚书都令史。任城王澄重其学业，为其声价。仆射李冲曾至澄处，见普惠言论，亦善之。世宗初，转积射将军。澄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，寻行冯翊郡事。

澄功衰在身，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，北园马射。普惠奏记于澄曰：“窃闻三杀九亲，别疏昵之叙；五服六术，等衰麻之心。皆因事饰情，不易之道者也。然则莫大之痛，深于终身之外；书策之哀，除于丧纪之内。外者不可无节，故断之以三年；内者不可遂除，故敦之以日月。《礼》：大练之日，鼓素琴。盖推以即吉也。小功以上，非虞祔练除不沐浴，此拘之以制也。曾子问曰：‘相识有丧服，可以与于祭乎？’孔子曰：‘缌不祭，又何助于人？祭既不与，疑无宴食之道。’又曰：‘废丧服，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？’子曰：‘脱衰与奠，非礼也。’注云：‘为其忘哀疾。’愚谓除丧之始，不与馈奠，小功之内，其可观射乎？杂记云：‘大功以下，既葬适人，人食之，其党也食之，非党也不食。’食犹择人，于射为惑。伏见明教，

立射会之限，将以二七令辰，集城中文武，肄武艺于北园，行揖让于中舍。时非大阅之秋，景涉妨农之节，国家缙褫甫除，殿下功衰仍袭，释而为乐，以训百姓，便是易先王之典教，忘哀戚之情，恐非所以昭令德、视子孙者也。按《射仪》，射者以礼乐为本，忘而从事，不可谓礼；钟鼓弗设，不可谓乐。舍此二者，何用射为？又七日之戏，令制无之，班劳所施，虑违事体。库府空虚，宜待新调。二三之趣，停之为便。乞至九月，备饰尽行，然后奏《狸首》之章，宣矍相之令，声轩悬，建云钲，神民忻畅于斯时也。伏惟慈明远被，万民是望，举动所书，发言唯则，愿更广访，赐垂曲采，昭其管见之心，恕其说言之责，则刍蕘无遗歌，輿人有献诵矣。”澄意纳其言，托辞自罢，乃答曰：“文武之道，自昔成规；明耻教战，振古常轨。今虽非公制，而此州承前，已有斯式，既不劳民损公，任其私射，复何失也？且纂文习武，人之常艺，岂可于常艺之间，要须令制乎？比适欲依前州府，相率王务之暇，肄艺良辰，亦未言费用库物也。《礼》：兄弟内除，明哀已杀；小功，客至主不绝乐。听乐则可，观武岂伤？直自事缘须罢，先以令停，方获此请，深具来意。”

澄转扬州，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，寻加威远将军。普惠既为澄所知，历佐二藩，甚有声誉，旋京之日，装束蓝缕，澄赉绢二十匹以充行资。还朝，仍羽林监。

又澄遭太妃忧，臣僚为立碑颂，题碑欲云“康王元妃之碑”。澄访于普惠，答曰：“谨寻朝典，但有王妃，而无元字。鲁夫人孟子称‘元妃’者，欲下与‘继室声子’相对。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，更无声子、仲子之嫌，窃谓不假‘元’字以别名位。且以氏配姓，愚以为在生之称，故《春秋》：‘夫人姜氏至自齐。’既葬，以谥配姓，故经书‘葬我小君文姜氏’，

又曰‘来归夫人成风之祫’，皆以谥配姓。古者妇人从夫谥，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，故特蒙褒锡，乃万代之高事，岂容于定名之重，而不称烈懿乎？”澄从之。

及王师大举，重征钟离，普惠为安乐王诠别将长史。班师，除扬烈将军、相州安北府司马。迁步兵校尉。后以本官领河南尹丞。世宗崩，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，免官。骁骑将军刁整，家有旧训，将营俭葬。普惠以为矫时太甚，与整书论之。事在《刁雍传》。故事：免官者，三载之后降一阶而叙；若才优擢授，不拘此限。熙平中，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，依才优之例，宜特显叙，敕除宁远将军、司空仓曹参军。朝议以不降阶为荣。时任城王澄为司空，表议书记，多出普惠。

广陵王恭、北海王颢，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，博士执意不同，诏群僚会议。普惠议曰：“谨按二王祖母，皆受命先朝，为二国太妃，可谓受命于天子，为始封之母矣。《丧服》‘慈母如母’，在《三年章》。《传》曰：‘贵父命也。’郑注云：‘大夫之妾子，父在为母大功，则士之妾子为母期。父卒则皆得申。’此大夫命其妾子，以为母所慈，犹曰贵父命，为之三年，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，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，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？轻重颠倒，不可之甚者也。

《传》曰：‘始封之君，不臣诸父昆弟’，则当服其亲服。若鲁卫列国，相为服期，判无疑矣。何以明之？《丧服》：‘君为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者’，《传》曰：‘何以大功？尊同也。尊同，则得服其亲服。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不得称先君。’然则兄弟一体。位列诸侯，自以尊同得相为服，不可还准公子，远厌天王。故降有四品，君、大夫以尊降，公子、大夫之子以厌降。名例不同，何可乱也？《礼》：大夫之妾子，以父命慈己，申其三年。太妃既受命先帝，光昭一国，二王胙土茅社，

显锡大邦，舍尊同之高据，附不祢之公子，虽许蔡失位，亦不是过。《服问》曰：‘有从轻而重，公子之妻为其皇姑。’公子虽厌，妻尚获申，况广陵、北海，论封则封君之子，语妃则命妃之孙。承妃纂重，远别先皇，更以先后之正统，厌其所生之祖嫡，方之皇姑，不以遥乎？今既许其申服，而复限之以期，比之慈母，不亦爽欤！《经》曰：‘为君之祖父母、父母、妻、长子’，《传》曰：‘何以期？父母长子君服斩，妻则小君。父卒，然后为祖后者服斩。’今祖乃献文皇帝，诸侯不得祖之，母为太妃，盖二王三年之证。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，差之毫毛，所失或远。且天子尊则配天，莫非臣妾，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？《记》曰：‘从服者，所从亡，则已。’又曰：‘不为君母之党服，则为其母之党服。今所从既亡，不以亲服服其所生，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？若以诸王入为公卿，便同大夫者，则当今之议，皆不须以国为言也。今之诸王，自同列国，虽不之国，别置臣僚，玉食一方，不得以诸侯言之。敢据《周礼》，辄同三年。”当时议者亦有同异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，书难普惠。普惠据《礼》还答，郑重三返，郁议遂屈。转谏议大夫。澄谓普惠曰：“不喜君得谏议，唯喜谏议得君。”

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，赠相国、太上秦公。普惠以前世后父无“太上”之号，诣阙上疏，陈其不可，左右畏惧，莫敢为通。会闻胡家穿圻下坟有磐石，乃密表曰：

臣闻优名宝位，王者之所光锡；尊君爱亲，臣子所以慎终。必使勋绩相侔，号秩相可，然后能显扬当时，传徽万代者矣。窃见故侍中、司徒胡公，怀道含灵，实诞圣后，载育至尊，母仪四海，近枢克唯允之寄，居槐体论道之明。故以功余九锡，褒假銮纛，深圣上之加隆，极慈后之至爱，宪章天下，不亦可

乎？而“太上”之号，窃谓未衷。何者？《易》称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”故曰“大哉乾元”，又曰“至哉坤元”，明乾坤不可并大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。尝禘郊社，尊无二上。”明君臣不可并上。伏见诏书，以司徒为太上秦公，夫人为太上秦君。夫人蒙号于前，司徒系之于后，尊光之美盛矣。窃惟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，故仰尊为太上皇，此因上上而生名也。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，盖取三从之道，远同文母，列于十乱，则司徒之为太上，恐乖系敕之意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葬称公，臣子辞。”明不可复加上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兹予大飨于先王，尔祖其从与飨之。”司徒位尊属重，必当配飨先朝，称太上以为臣，以事太上皇，恐非司徒翼翼之心。

汉祖创有天下，尊父曰“太上皇”，母曰“昭灵后”，乃帝者之事。晋有“小子侯”，尚曰僭之于天子。司徒，三公也，其可同号于帝乎？孔子曰：“必也正名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《易》曰：“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谦”，“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”，“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”又曰：“困于上者必反于下，故受之以井。”此克吉定兆，而以浅改卜，群心悲惋，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，启圣清。伏愿圣后，回日月之明，察微臣之请，停司徒逼同之号，从卑下不逾之称，畏困上之鉴，邀谦光之福，则天下幸甚。

臣闻见灾修德，灾变成善。此太戊所以兴殷，桑谷以之自灭。况今卜迁方始，当修革之会，愚以为无上之名，不可假之，脱讥于千载，恐贻不言之咎。且君之于臣，比葬三临之，礼也。司徒诚为后父，实人臣也。虽子尊不加于父，乃天下母以义断恩，不可遂在室之意，故曰：“女子有行，远父母兄弟。”况

乃应坤之载，承天之重，而朔望于司徒之殡，晨昏于郊墓之间，虽圣思蒸蒸，其不虞宜戒。离宸极之严居，疲云蹕于道路，此亦亿兆苍生，瞻仰失图。伏愿寻《载驰》之不归，存静方之光大，则草木可繁，人灵斯穆。臣职忝谏司，敢献狂瞽，谨冒上闻，不敢宣露，乞垂省览，昭臣微款，脱得奉谒圣颜，曲尽愚衷者，死且不朽。

太后览表，亲至国珍宅，召集王公、八座、卿尹及五品已上，博议其事，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，又令侍中元义、中常侍贾璆监观得失。任城王澄问普惠曰：“汉高作帝，尊父为太上皇。今圣母临朝，赠父太上公，求之故实，非为无准。且君举作则，何必循旧？”对曰：“天子称诏，太后称令，故周臣十乱，文母预焉。仰思所难，窃谓非匹。”澄曰：“前代太后亦有称诏，圣母自欲存谦光之义，故不称耳。何得以诏令之别，而废严父之孝？”对曰：“后父太上，自昔未有。前代母后岂不欲尊崇其亲？王何以不远谏古义，而近顺今旨。未审太后何故谦于称诏，而不谦于太上。窃愿圣后终其谦光。”太傅、清河王悛曰：“昔在僭晋，褚氏临朝，殷浩遗褚裒书曰‘足下，今之太上皇也’，况太上公而致疑？”对曰：“褚裒以女辅政，辞不入朝。渊源讥其不恭，故有太上之刺。本称其非，不记其是。不谓殿下以此赐难。”侍中崔光曰：“张生表中引晋有小子侯，出自郑注，非为正经。”对曰：“虽非正经之文，然述正经之旨。公好古习礼，复固斯难？”御史中尉元匡因谓崔光曰：“张《表》云，晋之小子侯，以号同称僭。今者，太上公名同太上皇，比晋小子，义似相类。但不学不敢辨其是非。”普惠对曰：“中丞既疑其是，不正其非，岂所望于三独？”尚书崔亮曰：“谏议所见，正以太上之号不应施于人臣。然周有太公尚父，亦兼二名。人臣尊重之称，固知非始今日。”普惠

对曰：“尚父者，有德可称；太上者，上中之上。名同义异，此亦非并。”亮又曰：“古有文王、武王，亦有文子、武子。然则太上皇、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？”普惠对曰：“文武者，德行之迹，故迹同则谥同。太上者，尊极之位，岂得通施于臣下！”廷尉少卿袁翻曰：“《周官》：上公九命，上大夫四命。命数虽殊，同名为上，何必上者皆是极尊？”普惠厉声诤翻曰：“礼有下卿上士，何止大夫与公！但今所行，以太加上，二名双举，不得非极。雕虫小艺，微或相许，至于此处，岂卿所及！”翻甚有惭色，默不复言。任城王澄曰：“谏诤之体，各言所见，至于用舍，固在应时。卿向答袁氏，声何太厉？”普惠对曰：“所言若是，宜见采用；所言若非，惧有罪及。是非须辨，非为苟竞。”澄曰：“朝廷方开不讳之门，以广忠言之路。卿今意在向义，何云乃虑罪罚？”议者咸以太后当朝，志相党顺，遂奏曰：“张普惠辞虽不屈，然非臣等所同。涣汗已流，请依前诏。”太后复遣元义、贾璨宣令谓普惠曰：“朕向召卿与群臣对议，往复既终，皆不同卿表。朕之所行，孝子之志；卿之所陈，忠臣之道。群公已有成议，卿不得苦夺朕怀。后有所见，勿得难言。”普惠于是拜令辞还。

初，普惠被召，传诏驰骅骝马来，甚迅速，伫立催去，普惠诸子忧怖涕泣。普惠谓曰：“我当休明之朝，掌谏议之职，若不言所难言，谏所难谏，便是唯唯，旷官尸禄。人生有死，死得其所，夫复何恨？然朝廷有道，汝辈勿忧。”及议罢，旨劳还宅，亲故贺其幸甚。时中山王弼遗书普惠曰：“明侯渊儒硕学，身负大才，秉此公方，来居谏职，謇謇如也，谔谔如也。一昨承胡司徒等，当面折庭诤，虽问难锋至，而应对响出，宋城之带始縈，鲁门之柝裁警，终使群后逡巡，庶僚拱默，虽不见用于一时，固已传美于百代。闻风快然，敬裁此白。”普惠

美其此书，每为口实。

普惠以天下民调，幅度长广，尚书计奏，复征绵麻，恐其劳民不堪命，上疏曰：

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，尊先皇之轨，夙宵惟度，忻战交集。何者？闻复高祖旧典，所以忻惟新；俱可复而不复，所以战违法。仰惟高祖废大斗、去长尺、改重秤，所以爱万姓，从薄赋。知军国须绵麻之用，故云幅度之间，亿兆应有绵麻之利，故绢上税绵八两，布上税麻十五斤。万姓得废大斗、去长尺、改重秤，荷轻赋之饶，不适于绵麻而已，故歌舞以供其职，奔走以役其勤。天子信于上，亿兆乐于下。故《易》曰：“悦以使民，民忘其劳。”此之谓也。

自兹以降，渐渐长阔，百姓嗟怨，闻于朝野。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，陛下居谅暗之日，宰辅不寻其本，知天下之怨绵麻，不察其辐广、度长、秤重、斗大，革其所弊，存其可存，而特放绵麻之调，以悦天下之心，此所谓悦之不以道，愚臣所以未悦者也。尚书既知国少绵麻，不惟法度之□易，民言之可畏，便欲去天下之大信，弃已行之成诏，追前之非，遂后之失，奏求还复绵麻，以充国用。不思库中大有绵麻，而群官共窃之。愚臣以为于理未尽。何者？今宫人请调度，造衣物，必度忖秤量。绢布，匹有尺丈之盈，一犹不计其广；丝绵，斤兼百铢之剩，未闻依律罪州郡。若一匹之滥，一斤之恶，则鞭户主，连三长，此所以教民以贪者也。今百官请俸，人乐长阔，并欲厚重，无复准极。得长阔厚重者，便云其州能调，绢布精阔且长，横发美誉，以乱视听；不闻嫌长恶广，求计还官者。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也。

今若必复绵麻者，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，明立严禁，复本幅度，新绵麻之典，依太和之税。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，不

依典制者，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、左右藏令，依今官度、官秤，计其斤两、广长，折给请俸之人。总常俸之数，千俸所出，以布绵麻，亦应其一岁之用。使天下知二圣之心，爱民惜法如此，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，明明慈信照布于无穷，则孰不幸甚！伏愿亮臣慙慙之至，下慰苍生之心。

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，时听奉见。自此之后，月一陛见。又以肃宗不亲视朝，过崇佛法，郊庙之事，多委有司，上疏曰：“臣闻明德恤祀，成汤光六百之祚；严父配天，孔子称周公其人也。故能馨香上闻，福传遐世。伏惟陛下，重晖纂统，钦明文思，天地属心，百神伫望，故宜敦崇祀礼，咸秩无文。而告朔朝庙，不亲于明堂；尝禘郊社，多委于有司。观射游苑，跃马骋中，危而非典，岂清蹕之意，殖不思之冥业，损巨费于生民。减禄削力，近供无事之僧；崇饰云殿，远邀未然之报。昧爽之臣，稽首于外；玄寂之众，遨游于内。愆礼忤时，人灵未穆。愚谓从朝夕之因，求祗劫之果，未若先万国之忻心，以事其亲，使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者也。伏愿淑慎威仪，万邦作式，躬致郊庙之虔，亲纡朔望之礼，释奠成均，竭心千亩，明发不寐，洁诚禋稷。孝悌可以通神明，德教可以光四海，则一人有喜，兆民赖之。然后精进三宝，信心如来。道由化深，故诸漏可尽；法随礼积，故彼岸可登。量撤僧寺不急之华，还复百官久折之秩。已兴之构，务从简成；将来之造，权令停息，仍旧亦可，何必改作？庶节用爱人，法俗俱赖。臣学不经远，言多孟浪，忝职其忧，不敢默尔。”寻别敕付外，议释奠之礼。

时史官克日蚀，豫敕罢朝。普惠以逆废非礼，上疏陈之。又表论时政得失。一曰，审法度，平斗尺，调租务轻，赋役务省。二曰，听舆言，察怨讼，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，请悉追改。三曰，进忠謇，退不肖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四曰，兴

灭国，继绝世，勋亲之胤，所宜收叙。书奏，肃宗、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，随事难诘，延对移时。令曰：“宁有先皇之诏，一一翻改！”普惠僂僂不言。令曰：“卿似欲致谏，故以左右有人，不肯苦言。朕为卿屏左右，卿其尽陈之。”对曰：“圣人之养庶物，爱之如伤。况今二圣纂承洪绪，妻承夫，子承父，夫、父之不可，安然仍行，岂先帝传委之本意？仰惟先帝行事，或有司之谬，或权时所行，在后以为不可者，皆追而正之。圣上忘先帝之自新，不问理之伸屈，一皆抑之，岂苍生黎庶所仰望于圣德？”太后曰：“小小细务，一一翻动，更成烦扰。”普惠曰：“圣上之养庶物，若慈母之养赤子。今赤子几临危壑，将赴水火，以烦劳而不救，岂赤子所望于慈母！”太后曰：“天下苍生，宁有如此苦事？”普惠曰：“天下之亲懿，莫重于太师彭城王，然遂不免枉死。微细之苦，何可得无？”太后曰：“彭城之苦，吾已封其三子，何足复言！”普惠曰：“圣后封彭城之三子，天下莫不忻至德，知慈母之在上。臣所以重陈者，凡如此枉，乞垂圣察。”太后曰：“卿云‘兴灭国，继绝世’，灭国绝世，竟复谁是？”普惠曰：“昔淮南逆终，汉文封其四子，盖骨肉之不可弃，亲亲故也。窃见故太尉咸阳王、冀州刺史京兆王，乃皇子皇孙，一德之亏，自贻悔戾，沉沦幽壤，缅焉弗收，岂是兴灭继绝之意？乞收葬二王，封其子孙，愚臣之愿。”太后曰：“卿言有理，朕深戢之，当命公卿博议此事。”

及任城王澄薨，普惠以吏民之义，又荷其恩待，朔望奔赴，至于禫除，虽寒暑风雨，无不必至。初，澄嘉赏普惠，临薨，启为尚书右丞。灵太后既深悼澄，览启从之。诏行之后，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，不应便居管辖，相与为约，并欲不放上省，纷纭多日乃息。

正光二年，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。普惠谓遣之将貽后患，上疏曰：“臣闻乾元以利贞为大，非义则不动；皇王以博施为功，非类则不从。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。伏惟陛下叡哲钦明，道光虞舜，八表宅心，九服清晏。蠕蠕相害于朔垂，妖师扇乱于江外，此乃封豕长蛇，不识王度，天将悔其罪，所以奉皇魏，故荼毒之、辛苦之，令知至道之可乐也。宜安民以悦其志，恭己以怀其心。而先自劳扰，艰难下民，兴师郊甸之内，远投荒塞之外，救累世之勍敌，可谓无名之师。谚曰‘唯乱门之无过’，愚情未见其可。当是边将窥窃一时之功，不思兵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夫白登之役，汉祖亲困之。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季布以为不可，请斩之。千载以为美。况今旱酷异常，圣慈降膳，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而欲定蠕蠕，忤时而动，其可济乎？阿那瑰投命皇朝，抚之可也，岂容困疲我兆民以资天丧之虏？昔庄公纳子纠，以致乾时之败；鲁僖以邾国，而有悬冑之耻。今蠕蠕时乱，后主继立，虽云散亡，奸虞难抑。脱有井陉之虑，杨钧之肉其可食乎！高车、蠕蠕，连兵积年，饥馑相仍，须其自毙，小亡大伤，然后一举而并之。此卞氏之高略，所以获两虎，不可不图之。今土山告难，简书相续，盖亦无能为也，正与今举相会，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，不欲使南北两强，并兴大众。脱狂狡构间于其间，而复事连中国，何以宁之？今宰辅专欲好小名，不图安危大计，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。那瑰之不还，负何信义？此机之际，北师宜停。臣言不及义，文书所经过，不敢不陈。兵犹火也，不戢将自焚。二虏自灭之形，可以为殷鉴。伏愿辑和万国，以静四疆，混一之期，坐而自至矣。臣愚昧多违，必无可采，匹夫之智，愿以呈献。”表奏，诏答曰：“夫穷鸟归人，尚或兴恻，况那瑰婴祸流离，远来依庇，在情在国，何容弗矜？且纳亡兴

丧，有国大义，皇魏堂堂，宁废斯德？后主乱亡，似当非谬，此送彼迎，想无拒战。国义宜表，朝算已决，卿深诚厚虑，脱用嘉戢。但此段机略，不获相从，脱后不逮，勿惮匡言。”

时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举城归顺，扬州刺史长孙稚遣别驾封寿入城固守，衍将裴邃、湛僧率众攻逼，诏普惠为持节、东道行台，摄军司赴援之。军始渡淮，而封寿已弃城单马而退。军罢还朝。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，朝廷颇事当迎，普惠上疏，请赴扬州，移还萧氏，不从。俄而，正德果逃还。凉州刺史石士基、行台元洪超并赃货被绳，以普惠为右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即为西行台。以病辞免。除光禄大夫，右丞如故。

先是，仇池武兴群氏数反，西垂郡戍，租运久绝。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、西道行台。给秦、岐、泾、华、雍、豳、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，任其召发，送南秦、东益二州兵租，分付诸戍，其所部将统，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，军资板印之属，悉以自随。普惠至南秦，停岐、泾、华、雍、豳、东秦六州兵武，召秦州兵武四千人，分配四统；令送租兵连营接栅，相继而进，运租车驴，随机输转。别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，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氏民。于时，南秦氏豪吴富聚合凶类，所在邀劫。公熙既至，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，言公熙旧是蕃国之胤，而诸氏与相见者，必有阴私，言宜加图防。普惠乃符摄公熙，令赴南秦。公熙果已密遣其从兄山虎与吴富同逆，又妄自说乡里，纷动群氏，托云与崔南秦有隙，拒而不赴。租达平落，吴富等果胁车营，实公熙所潜遣也。后吴富虽为左右所杀，而徒党犹盛。秦□所统武都、武阶，租颇得达。东益群氏先款顺，故广业、仇池、河池三城粟便得入。其应入东益十万石租，皆稽留费尽，升斗不至，镇戍兵武，遂致饥虚，咸恨普惠经略不广。事讫，普惠拜表按劾公熙。还朝，赐绢布一

百段。

时诏访冤屈，普惠上疏曰：

《诗》称“文王孙子，本枝百世”，《易》曰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”，皆所以明德睦亲，维城作翰。汉祖封爵之誓曰：“使黄河如带，太山如砺，国以永存，爰及苗裔。”又申之以丹书之信，重之以白马之盟。其以强大分王，罪犯蹙邑者，盖有之矣；未闻父基子构，世载忠贤，一死一削，用为恆典者也。故尚书令臣肇，未能远稽古义，近究成旨，以初封之诏，有亲王二千户、始蕃一千户、二蕃五百户、三蕃三百户，谓是亲疏世减之法；又以开国五等，有所减之言，以为世减之趣。遂立格奏夺，称是高祖本意，仍被旨可。差谬之来，亦已甚矣。遂使勋亲怀屈，幽显同冤，纷讼弥年，莫之能息。

臣辄远研旨格，深穷其事，世变减夺，今古无据。又寻诏书，称昔未可采，今始列辞，岂得混一，罔分久近也。故乐良、乐安，同蕃异封；广阳、安丰，属别户等。安定之嫡，邑齐亲王；河间戚近，更从蕃食。是乃太和降旨，初封之伦级，勋亲兼树，非世减之大验者也。博陵袭爵，亦在太和之年，时不世减，以父尝全食，足户充本，同之始封，减从今式。如此，则减者减其所足之外，足者足其所减之内。减足之旨，乃为所贡所食耳。欲使诸王开国，弗专其民，赋役之差，贵贱有等。盖准拟周礼公侯伯子男贡税之法，王食其半，公食三分之一，侯伯四分之一，子男五分之一。是以新兴得足充本，清渊更多减户。故始封承袭，俱称所减谓减之以贡，食谓食之于国，斯实高祖霁然之诏。减实之理，圣明自释，求之史帛，犹有未尽。时尚书臣琇疑减足之参差，旨又判之，以开训所减之旨，可以不疑于世减矣。而臣肇弗稽往事，曰五等有所减之格，用为世减之法；以王封有亲疏之等，谓是代削之条。妄解成旨，雷同

世夺。以此毒天下，民其从乎！故太傅、任城文宣王臣澄枢弼累朝，识洞今古，为尚书之日，殷勤执请，孜孜于重议。被旨不许，于此遂停。

又律罪例减，及先帝之缙麻；令给亲恤，止当世之有服。律、令相违，威泽异品。使七庙曾玄，不治未恤，嫡封则爵禄无穷，枝庶则属内贬绝。仪刑作孚，亿兆何观。夫一人吁嗟，尚曰亏治。今诸王五等，各称其冤；七庙之孙，并讼其切。陈诉之案，盈于省曹，朝言巷议，咸云其苦。恐非先王所以建万国，亲诸侯，睦九族之义也。

臣猥忝今任，于兹五年，推寻旨格，谓无世减之理。请近遵高祖减食之谟，远循百代象贤之诰，退由九伐，进从九仪，则刑罚有伦，封不虚黜。斯乃文王所以克慎，不敢侮于齔寡，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？今旨访冤滞，愚以为大者。求寻光锡之诏，并诸条格，所夺所请，事事穷审。诸王开国，非犯罪削夺者，并求还复。其昔尝全食，足户充本，减从令式者，从前则力多于亲懿，全夺则减足之格不行，愚谓禄力并应依所□之食而食之。若是则力少蕃王，粟帛仍本户邑虽盈之减两。秦既有全食足户之异，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。亲恤所衰，请依律断。伏惟亲亲尊贤，位必功立。尊贤以司民，可不慎乎？亲亲以牧族，其可弃乎？如脱蒙允求以旨判为始，其前来吏秩，悉年久不追。

臣又闻明德慎罚，文王所以造周；咸有一德，殷汤所以革夏。故能上令下从，风动草偃；畏之如雷电，敬之如明神。是以天子家天下，绥万国，若天之无不覆，地之无不载。迁都之构，庶方子来，泛泽所沾，降及陪阜。宁有岳牧、二千石、县令、丞、尉、治中、别驾及诸军幢，受命于朝廷，而可不预乎？此之班驳，云雨之不平，谓是当时有司出纳之未允。何以明

之？仰寻世宗诏书，百官普进一级，中有朝臣刺史登时褒授，则内外贵贱，莫不同泽。又覆奏称爰及陪阜，明无不逮。自后人率其心纷纶，盈庭嫌少，迷惑视听。限以泛前，更为年断。六年、三年之考，以意折之；泛前、泛后之岁，隔而绝之。遂使如纶之旨，顿于一朝。泛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泛，三年上第者蒙半阶而已。泛前泛后合考者隔绝而不得，无考者无折而全。泛前泛后，有考无考，并蒙全泛。与否乖违，勤旧弥屈。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其此之谓乎？《易》曰：“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下，可不慎欤！”言之不从，无以抑之，遂奏夺牧守外禄，全不与泛。散官改为四年之考，泛前者八年一阶。政令不一，冤讼惟甚，与而复夺，其本在兹。致使邀驾击鼓者，无理以加其罪；诽谤公听者，无辞以抑其言。噂沓所由生，慢悖所由起。

夫琴瑟不调，浇而更张。善人，国之本也，其可弃乎？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”《尧典》曰：“克明俊德。”《吕刑》曰：“何择非人。”《周官》曰：“官弗必备惟其人。”《咎繇》曰：“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悴。”又曰：“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”孔子曰：“不患贫而患不均。”如此则官必择人，泛则宜溥。请远遵正始元旨，近准圣明二泛，内外百官，悉同一阶，不以泛前折考，不以散任增年，则同云共澍，四海均洽。如谓未可，宜以权理折之。

《易》曰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实位曰仁。”《春秋传》曰：“一曰择人。”如此，则乃可无泛，不可无考，守宰之泛，既以追夺，则百官之泛，不应独沾。溥泽既收，复谁敢怨！夫三载之考，兴于太和；再周之陟，通于景明。闲剧禄力，自有加减。陪臣以事省降，而考则三年，朝官既禄等平曹，更

四周乃陟。考禄参差，各称其枉。且一日从军征戍，苦于烦任终年；专使决断，重于陪臣恆上。若通为三载之考，无泛隔折，则各盈其分，亦足以近塞群口，远绥四方。

日昃求贤，犹有所失，况不遵择人之训，唯以停久而进乎？自今已后，考黜愿以三宅革心，选进愿以三俊居德。《书》曰：“举能其官，惟尔之能；称非其人，惟尔弗任。”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，敢不敬守。臣忝官枢副，毗察冤讼，寤寐惟省，谓宜追正，愚固所陈，万无可采。

出除左将军、东豫州刺史。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，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，普惠乃依次括比，省减郡县，上表陈状。诏许之。宰守因此绌摄有方，奸盗不起，民以为便。萧衍遣将胡广来寇安阳，军主陈明祖等胁白沙、鹿城二戍，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、田僧达等窃陷石头戍，径据安陂城；郢州新塘之贼，近在州西数十里。普惠前后命将拒战，并破之。

普惠不营财业，好有进举，敦于故旧。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，早终，其子长瑜，普惠每于四时请禄，无不减贍给其衣食。及为豫州，启长瑜解褐，携其合门拯给之。孝昌元年三月，在州卒，时年五十八。赠平北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曰宣恭。

长子荣俊，武定末，齐王相府属。

荣俊弟龙子，扬州骠骑府长史。

史臣曰：孙绍关右之士，又能指论世务，亦其志也。张普惠明达典故，强直从官，侃然不挠，其有王臣之风矣。

列传第六十七

成淹
范绍
刘桃符
刘道斌
董绍
冯元兴
鹿念
张熠

成淹，字季文，上谷居庸人也。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。祖升，家于北海。父洪，名犯显祖庙讳，仕刘义隆，为抚军府中兵参军，早卒。淹好文学，有气尚。刘子业辅国府刑狱参军事，刘彧以为员外郎，假龙骧将军，领军主，令援东阳、历城。皇兴中，降慕容白曜，赴阙，授兼著作郎。时显祖于仲冬之月，欲巡漠北，朝臣以寒甚固谏，并不纳。淹上《接輿释游论》，显祖览之，诏尚书李欣曰：“卿等诸人不如成淹《论》通释人意。”乃敕停行。

太和中，文明太后崩，萧赜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，欲以朝服行事。主客执之，云：“吊有常式，何得以朱衣入山庭！”昭明等言：“本奉朝命，不容改易。”如此者数四，执志不移。高祖敕尚书李冲，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，冲奏遣淹。昭明言：“未解魏朝不听朝服行礼，义出何

典？”淹言：“吉凶不同，礼有成数；玄冠不吊，童孺共闻。昔季孙将行，请遭丧之礼，千载之下，犹共称之。卿远自江南奉慰，不能式遵成事，方谓议出何典，行人得失，何其异哉！”

“昭明言：“二国交和既久，南北皆须准望。齐高帝崩，魏遣李彪通吊，于时初不素服，齐朝亦不以为疑，那得苦见要逼。”

“淹言：“彪通吊之日，朝命以吊服自随，而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，乃逾月即吉。彪行吊之时，齐之君臣皆已鸣玉盈庭，貂珥曜日，百僚内外，朱服焕然，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，复何容独以素服间衣冠之中？来责虽高，未敢闻命。我皇帝仁孝之性，侔于有虞，处谅暗以来，百官听于冢宰，卿岂得以此方彼也？”

“昭明乃摇膝而言：“三皇不同礼，亦安知得失所归。”淹言：“若如来谈，卿以虞舜、高宗为非也？”昭明遂相顾而笑曰：

“非孝者，宣尼有成责，行人亦弗敢言。希主人裁以吊服，使人唯，赍裤褶，比既戎服不可以吊，幸借缙衣帟，以申国命。今为魏朝所逼，违负指授，还南之日，必得罪本朝。”淹言：“彼有君子也，卿将命折中，还南之日，应有高赏；若无君子也，但令有光国之誉，虽复非理见罪，亦复何嫌？南史、董狐，自当直笔。”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，淹以状对，高祖诏冲曰：“我所用得人。”仍敕送衣巾给昭明等，赐淹果食。明旦引昭明等入，皆令文武尽哀。后正侍郎。高祖以淹清贫，赐绢百匹。

十六年，萧贲遣其散骑常侍庾荦、散骑侍郎何宪、主书邢宗庆朝贡，值朝廷有事明堂，因登灵台以观云物。高祖敕淹引荦等馆南瞻望行礼，事毕，还外馆，赐酒食。宗庆语淹言：“南北连和既久，而比弃信绝好，为利而动，岂是大国善邻之义？”淹言：“夫为王者，不拘小节。中原有菽，工采者获多，岂眷眷守尾生之信。且齐先主历事宋朝，荷恩积世，当应便尔欺夺？”

宗庆、庾荜及行者皆相顾失色。何宪知淹昔从南入，而以手掩目曰：“卿何为不作于禁，而作鲁肃？”淹言：“我舍危效顺，欲追踪陈韩，何于禁之有！”宪亦不对。

王肃归国也，高祖以淹曾宦江表，诏观是非。乃造肃与语，还奏言实，时议纷纭，犹谓未审。高祖曰：“明日引入，我与语，自当知之。”及銮舆行幸，肃多扈从，敕淹将引，若有古迹，皆使知之。行到朝歌，肃问：“此是何城？”淹言：“紂都朝歌城。”肃言：“故应有殷之顽民也。”淹言：“昔武王灭紂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刘石乱华，仍随司马东渡。”肃知淹寓于青州，乃笑而谓淹曰：“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？”淹以肃本隶徐州，言：“青州本非其地，徐州间今日重来，非所知也。

“肃遂伏马上掩口而笑，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：“向者聊因戏言，遂致辞溺。”思宁驰马奏闻，高祖大悦，谓彭城王勰曰：“淹此段足为制胜。”舆驾至洛，肃因侍宴。高祖又戏肃曰：“近者行次朝歌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覆，卿试重叙之。”肃言：“臣前朝歌为淹所困，不谓此事仰闻听览。臣尔日失言，一之已甚，岂宜再说。”遂皆大笑。高祖又谓肃曰：“淹能制卿，其才亦不困。”肃言：“淹才词便为难有，圣朝宜应叙进。”高祖言：“若因此进淹，恐辱卿转甚。”肃言：“臣屈己达人，正可显臣之美。”高祖曰：“卿既为人所屈，欲求屈己之名，复于卿太优。”肃言：“淹既蒙进，臣得屈己伸人，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。”遂酣笑而止。乃赐淹龙厩上马一匹，并鞍勒宛具、朝服一袭，转谒者仆射。

时迁都，高祖以淹家无行资，敕给事力，送至洛阳，并赐假，日与家累相随。行次灵丘，属萧鸾遣使，敕驿马征淹。车驾济淮，淹于路左请见，高祖伫驾而进之。淹曰：“萧鸾悖虐，幽明同弃，陛下俯应人神，按剑江谿，然敌不可小，蜂虿有毒，

而况国乎？深愿圣明保万全之策。”诏曰：“此前车之辙，得不慎乎！”淹曰：“伏闻发洛已来，诸有谏者，解官夺职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。”高祖曰：“此是我命耳，卿不得为干斧钺。”淹曰：“昔文王询于刍荛，晋文听舆人之诵，臣虽卑贱，敢同匹夫。”高祖优而容之，诏赐绢百匹。

高祖幸徐州，敕淹与阎龙驹等主舟楫，将泛泗入河，溯流还洛。军次碣敖，淹以黄河峻急，虑有倾危，乃上疏陈谏。高祖敕淹曰：“朕以恆代无运漕之路，故京邑民贫。今移都伊洛，欲通运四方，而黄河急峻，人皆难涉。我因有此行，必须乘流，所以开百姓之心。知卿至诚，而今者不得相纳。”敕赐骅骝马一匹、衣冠一袭。除羽林监，领主客令，加威远将军。

于时宫殿初构，经始务广，兵民运材，日有万计，伊洛流渐，苦于厉涉，淹遂启求，敕都水造浮航。高祖赏纳之，意欲荣淹于众，朔旦受朝，百官在位，乃赐帛百匹，知左右二都水事。世宗初，司徒、彭城王勰曰：“先帝本有成旨，淹有归国之诚，兼历官著称，宜加优陟。高祖虽崩，诏犹在耳。”乃相闻选曹，加淹右军，领左右都水，仍主客令。复授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，都水、主客如故。淹小心畏法，典客十年，四方贡聘，皆有私遗，毫厘不纳，乃至衣食不充，遂启乞外禄。景明三年，出除平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还朝，病卒。赠本将军、光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子霄，字景鸾。亦学涉，好为文咏，但词彩不伦，率多鄙俗。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。知音之士，共所嗤笑；閭巷浅识，颂讽成群，乃至大行于世。历治书侍御史而卒。

范绍，字始孙，敦煌龙勒人。少而聪敏。年十二，父命就学，师事崔光。以父忧废业。母又诫之曰：“汝父卒日，令汝远就崔生，希有成立。今已过期，宜遵成命。”绍还赴学。太

和初，充太学生，转算生，颇涉经史。十六年，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，迁录事，令掌奏文集，高祖善之，又为侍中李冲、黄门崔光所知，出内文奏，多以委之。高祖曾谓近臣曰：“崔光从容，范绍之力。”稍迁强弩将军、积弩将军、公车令，加给事中，迁羽林监。

扬州刺史、任城王澄请征钟离，敕绍诣寿春，共量进止。澄曰：“须兵十万，往还百日。涡阳、钟离、广陵、庐江，欲数道俱进，但粮仗军资，须朝廷速遣。”绍曰：“计十万之众，往还百日，须粮百日。顷秋已向末，方欲征召，兵仗可集，恐粮难至。有兵无粮，何以克敌？愿王善思，为社稷深虑。”澄沉思良久曰：“实如卿言。”使还，具以状闻。后澄遂征钟离，无功而返。

寻除长兼奉车都尉，转右都水使者，录事如故。丁母忧去职。值义阳初复，起绍除守远将军、郢州龙骧府长史，带义阳太守。其年冬，使还都，值朝廷有南讨之计，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，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，广开屯田。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，加步兵校尉，绍勤于劝课，频岁大获。又绍绍诣钟离，与都督、中山王英论攻钟离形势，英固言必克。绍观其城隍防守，恐不可陷，劝令班师，英不从。绍还，具以状闻。俄而英败。诏以徐豫二境，民稀土旷，令绍量度处所，更立一州。绍以谯城形要之所，置州为便，遂立南兖。入为主衣都统，加中坚将军，转前军将军。追赏营田之勤，拜游击将军，迁龙骧将军、太府少卿，都统如故。转长兼太府卿。绍量功节用，甄烦就简，凡有赐给，千匹以上，皆别覆奏，然后出之。灵太后嘉其用心，敕绍每月入见，诸有益国利民之事，皆令面陈。出除安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清慎守法，颇得民和。值山胡来寇，不能击，以此损其声望。复入为太常卿。庄帝初，

遇害河阴。

刘桃符，中山卢奴人。生不识父，九岁丧母。性恭谨，好学。举孝廉，射策甲科，历碎职。景明中，羽林监，领主书。萧宝夤之降也，桃符受诏迎接。历奉车都尉、长水校尉、游击将军。正始中，除征虏将军、中书舍人，以勤明见知。久不迁职，世宗谓之曰：“扬子云为黄门，顿历三世。卿居此任始十年，不足辞也。”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，世宗频诏桃符为使慰喻之。桃符还，具称益宗既老耄，而诸子非理处物。世宗后欲代之，恐其背叛，拜桃符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与后军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。语在《益宗传》。桃符善恤蛮左，为民吏所怀，久之，征还。病卒，年五十一，赠后将军、洛州刺史。

子景均，殿中侍御史。

刘道斌，武邑灌津人，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。幼而好学，有器干。及长，腰带十围，须髯甚美。举孝廉。入京，拜校书郎，转主书，颇为高祖所知。从征南阳，还，加积射将军、给事中。高祖谓黄门侍郎邢峦曰：“道斌是段之举，便异济流矣。”世宗即位，迁谒者仆射。转步兵校尉、广武将军，领中书舍人。出为武邑太守。时冀州新经元愉逆乱之后，加以连年灾俭，道斌频为表请，蠲其租赋，百姓赖之。罢郡还，除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又以本将军出为恆农太守，迁岐州刺史，所在有清治之称。正光四年，卒于州。赠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改赠济州，谥曰康。道斌在恆农，修立学馆，建孔子庙堂，图画形像。去郡之后，民故追思之，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。

子士长，武定中，碭郡太守。卒。

董绍，字兴远，新蔡颍阳人也。少好学，颇有文义。起家四门博士，历殿中侍御史、国子助教、积射将军、兼中书舍人。

辩于对问，为世宗所赏。

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，诏绍慰劳。至上蔡，为贼所袭，囚送江东，仍被锁禁。萧衍领军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，便相器重。衍闻之，遣使劳绍云：“忠臣孝子，不可无之。今当听卿还国。”绍对曰：“老母在洛，无复方寸，既奉恩贷，实若更生。”衍又遣主书霍灵超谓绍曰：“今放卿还，令卿通两家之好，彼此息民，岂不善也？”对曰：“通好息民，乃两国之事，既蒙命及，辄当闻奏本朝。”衍赐绍衣物，引入见之，令其舍人周舍慰劳，并称：“战争多年，民物涂炭，是以不耻先言，与魏朝通好。比亦有书，都无报旨。卿宜备申此意，故遣传诏周灵秀送卿至国，迟有嘉问。”又令谓绍曰：“卿知所以得不死不？今者获卿，乃天意也。夫千人之聚，不散则乱，故须立君以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养一人。凡在民上，胡不思此？若欲通好，今以宿豫还彼，彼当以汉中见归。”先是，诏有司以所获衍将齐苟兒等十人欲以换绍，事在《司马悦传》。及绍还，世宗愍之。永平中，除给事中，仍兼舍人。绍虽陈说和计，朝廷不许。久之，加轻车将军、正舍人，又除步兵校尉。

肃宗初，绍上《御天马颂》，帝赏其辞，赐帛八十匹。又除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舍人如故。加冠军将军，出除右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绍好行小惠，颇得民情。萧衍将军曹义宗、王玄真等寇荊州，据顺阳马圈，裴衍、王罴讨之。既复顺阳，进围马圈。城坚，裴、王粮少，绍上书言其必败。未几，裴衍等果失利，顺阳复为义宗所据。绍有气病，启求解州，诏不许。

萧宝夤反于长安也，绍上书求击之，云：“臣当出瞎巴三千，生啖蜀子！”肃宗谓黄门徐紇曰：“此巴真瞎也？”紇曰：“此是绍之壮辞。云巴人劲勇，见敌无所畏惧，非实瞎也。”帝大笑，敕绍速行，又加平西将军。以拒宝夤之功，赏新蔡县开

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

永安中，代还。于是除安西将军、梁州刺史、假抚军将军、兼尚书，为山南行台，颇有清称。前废帝以元孚代之。绍至长安，时尔朱天光为关右大行台，启绍为大行台从事、兼吏部尚书，又除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天光赴洛，留绍于后。天光败，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谏议参军。永熙中，加车骑将军。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，绍悲而赋诗曰：“走马山之阿，马渴饮黄河。宁谓胡关下，复闻楚客歌。”后为宇文黑獭所杀。

子敏，永安中，为太尉西阁祭酒。

冯元兴，字子盛，东魏郡肥乡人也。其世父僧集，官至东清河、西平原二郡太守，赠济州刺史。元兴少有操尚，随僧集在平原，因就中山张吾贵、常山房虬学，通《礼》传，颇有文才。年二十三，还乡教授，常数百人。领僚孝廉，对策高第，又举秀才。时御史中尉王显有权宠，元兴奏记于显，召为检校御史。寻转殿中，除奉朝请，三使高丽。

江阳王继为司徒，元兴为记室参军，遂为元义所知。义秉朝政，引元兴为尚书殿中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御史。元兴居其腹心，预闻时事，卑身克己，人无恨焉。家素贫约，食客恆数十人，同其饥饱，曾无吝色，时人叹尚之。及太保崔光临薨，荐元兴为侍读。尚书贾思伯为侍讲，授肃宗《杜氏春秋》于式乾殿，元兴常为撚句，儒者荣之。及义欲解领军，以访元兴。元兴曰：“未知公意如何耳？”义曰：“卿谓吾欲反也？”元兴不敢言，因劝之。义既赐死，元兴亦被废。乃为《浮萍诗》以自喻曰：“有草生碧池，无根绿水上。脆弱恶风波，危微苦惊浪。”

丞相、高阳王雍召为兼属。未几，去任还乡。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，以元兴为本郡太守。寻征赴阙。以母忧还家，频值

乡乱，数为监军，元兴多所赏罚，乡党颇以此憾焉。上党王天穆之讨邢杲，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。元顥入洛，复为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领中书舍人。庄帝还宫，天穆以为太宰谘议参军，加征虏将军。普泰初，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领中书舍人。太昌初，卒于家，赠征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文集百余篇。元兴世寒，因元义之势，托其交道，相用为州主簿，论者以为非伦。

高祖时，有谯郡曹道，颇涉经史，有干用。举孝廉。太和中，东宫主书、门下录事。景明中，尚书都令史，领主书。后转中书舍人。行使每称旨。出除东郡太守。卒，赠仪同三司。

又有北海曹升，亦以学识清立见知。历治书侍御史，永安中，黄门郎、散骑常侍。出帝世，国子祭酒。不营家产，至以馁卒于鄴，时人伤叹之。

又齐郡曹昂，有学识，举秀才。永安中，太学博士、兼尚书郎，而常徒步上省，以示清贫。忽遇盗，大失绶，时人鄙其矫诈。

鹿恂，字永吉，济阴人。父生，在《良吏传》。恂好兵书、阴阳、释氏之学。太师、彭城王勰召为馆客。尝诣徐州，马疫，附船而至大梁。夜睡，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。船行数里，恂觉，问得禾之处，从者以告，恂大怒，即停船上岸，至取禾处，以绶三丈置禾束下而返。

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，恆劝以忠廉之节。尝赋五言诗曰：“峰山万丈树，雕镂作琵琶。由此材高远，弦响蔼中华。”

“又曰：‘援琴起何调？《幽兰》与《白雪》。丝管韵未成，莫使弦响绝。’”子直少有令问，恂欲其善终，故以讽焉。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仍卒任。子直出镇梁州，恂随之州。州有兵粮和余，和余者靡不润屋，恂独不取，子直强之，终不从命。

庄帝为御史中尉，恂兼殿中侍御史，监临淮王彧军。时萧

衍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，综密信通彧，云欲归款。综时为萧衍爱子，众议咸谓不然，彧募人入报，验其虚实。恽遂请行，曰：“若综有诚心，与之盟约；如其诈也，岂惜一人命也！”时徐州始陷，边方骚扰，综部将成景俊、胡龙牙并总强兵，内外严固。恽遂单马间出，径趣彭城，未至之间，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，问其来状，恽答曰：“兵交使在，自昔通言。我为临淮王所使，须有交易。”兵润遂先遣人白龙牙等，综既有诚心，闻恽被执，语景俊等曰：“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，将验其虚实。且遣左右为元略使，入魏军中，唤彼一人，其使果至。可令人诈作略身，在一深室，诡为患状，呼使户外，令人传语。”时略始被衍追还。综又遣腹心梁话迎恽，密语意状，令善酬答，引恽入城，诣龙牙所。

时日已暮，龙牙列仗举火引恽曰：“元中山甚欲相见，故令唤卿。”又曰：“安丰、临淮将少弱卒，规复此城，容可得乎！”恽曰：“彭城魏之东鄙，势在必争，得否在天，非人所测。”龙牙曰：“当如卿言。”复诣景俊住所，停恽在外门，久而未入。时夜已久，星月甚明。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恽语曰：“君年已长宿，又充今使，良有所达。元法僧魏之微子，拔城归梁，梁主待物有道。”乃举手上指：“今岁星在斗。斗，吴之分野。君何为不归梁国，我令君富贵。”恽答曰：“君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法僧者，莠仆之流，而梁纳之，无乃有愧于季孙也？今月建鹑首，斗牛受破，岁星木也，逆而克之。君吴国败丧不久。且衣锦夜游，有识不许。”言未及尽，引入见景俊，景俊曰：“元中山虽曰相唤，不惧而来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昔楚伐吴，吴遣蹇由劳师，今者此行，略同于彼。”又曰：“游历多年，与卿先经相识。”仍叙由缘，景俊便记。引恽同坐，谓恽曰：“卿不为刺客也？”答曰：“今者为使，欲返命

本朝，相刺之事，更卜后图。”为设饭食杂果，恁强饮多食，向敌数人，微自夸矜。诸人相谓曰：“壮士哉！”乃引向元略所，一人引入户内，指床令坐。一人别在室中，出谓恁曰：“中山有教，与君相闻。”恁遂起立。使人谓恁曰：“君但坐。”恁曰：“家国王子，岂有坐听教命？”使人曰：“顿首君，我昔有以向南，且遣相唤，欲闻乡事。晚来患动，不获相见。”恁曰：“且奉音旨，冒险祗赴，不得瞻见，内怀反侧。”遂辞而退。

须臾天晓，综军主范勛、景俊、司马杨 票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。恁云：“秦陇既平，三方静晏，今有高车、白眼、羌、蜀五十万，齐王、李陈留、崔延伯、李叔仁等分为三道，径趣江西；安乐王鉴、李神领冀、相、齐、济、青、光羽林十万，直向琅邪南出。”诸人相谓曰：“诟非华辞也？”恁曰：“可验崇朝，何华之有！”日晏令还。景俊送恁上戏马台，北望城垒，曰：“何此城之固，良非彼军士所能图拟，卿可语二王，回师改计。”恁曰：“金墉汤池，冲甲弥巧，贵守以人，何论险害！”还军，于路与梁话誓盟。契约既固，未旬，综果降。

诏曰：“日者，法僧父子，顽固自天，长恶不已，窃城外叛，职此乱阶，遂使彭宋名藩，翻为贼有。虽宗臣名将，挥戈于泗滨；虎士雄卒，竦剑于汴渚。然高墉峻堞，非可易登；广浚深隍，实为难践。是用日昃忘食，中宵愤惋者也，而衍都督、豫章王萧综体运知机，欲归有道，潜遣密信，送款于都督临淮王。于时事同夜光，能不按剑。殿中侍御史监军鹿恁，不惮虎口，视险若夷，便能占募，入验虚实。誓盟既固，所图遂果。返地复城，息我兵甲，亦是恁之力焉。若不酬以荣禄，何以劝厉将来？可封定陶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”

除员外散骑常侍。俄出为青州彭城王劭府长兼司马，寻解

长兼。广川人刘钧、东清河人房须反，劭遣恁监州军讨之，战于商山，颇有所捷。将统皆劭左右，擅增首级，妄请赏帛，恁面执不与，劭弗从。恁勃然作色曰：“竭志立言，为王为国，岂恁家事！”不辞而出，劭追而谢焉。窃劭者放言噂沓欲加私害，恁闻而笑之，不以介意。

先是，萧衍遣将彭群、王辩率众七万围逼琅邪。自春及秋，官军不至，而两青士马，裁可万余，师次郿城，久而未进。劭乃遣恁，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，并监勒诸将，径赴贼垒，大破之，斩群首，俘馘二千余级。肃宗嘉之，玺书劳问。永安中，入为左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又以前赏恁入徐之功未尽，增邑二百户，进爵为侯。虽任居通显，志在谦退，迎送亲宾，加于畴昔，而自无室宅，常假赁居止，布衣粝食，寒暑不变。庄帝嘉其清素，时复赐以钱帛。

及东徐城民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，南引贼众，屯栅曲术，诏恁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，为六州大使，与行台樊子鹄讨之。破文欣党，重以购之，文欣同逆人韩端正斩文欣送首，魁帅同死者十二人。诏书褒慰。还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寻诏为使持节、兼尚书左仆射、东南道三行台。至东郡，值尔朱仲远陷西兖，向滑台，诏与都督贺拔胜等拒仲远。军败还京。普泰中，加征东将军，转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兼度支尚书、河北五州和余大使。天平中，除梁州刺史，时荥阳民郑荣业等聚众反，围逼州城。恁不能固守，遂以城降。荣业送恁于关西。

张熠，字景世，自云南阳西鄂人，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。熠自奉朝请为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。入除步兵校尉。

永宁中，寺塔大兴，经营务广。灵太后曾幸作所，凡有顾问，熠敷陈指画，无所遗阙，太后善之。久之，除冠军将军、

中散大夫。后为别将，随长孙稚西征，转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，为关西都督。以功封长平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永安初，除平西将军、岐州刺史、假安西将军，寻加抚军将军。矜恤贫弱，为民所爱。代还，值元顼入洛，仍令复州，熠遂私还。庄帝还宫，出除镇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寻加散骑常侍、征蛮大都督，转荆州刺史。值尔朱兆入洛，不行。普泰中，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天平初，迁鄴草创，右仆射高隆之、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：“南京宫殿，毁撤送都，连筏竟河，首尾大至，自非贤明一人，专委受纳，则恐材木耗损，有阙经构。熠清贞素著，有称一时，臣等辄举为大将。”诏从之。熠勤于其事。寻转营构左都将。兴和初，卫大将军。宫殿成，以本将军除东徐州刺史。三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六十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兖州刺史，谥曰懿。

子孝直，武定末，司空骑兵参军。

史臣曰：成淹等身遭际会，俱得效其所能，以至于显达，苟曰非才，亦何可以致？

列传第六十八

朱瑞

叱列延庆

斛斯椿

贾显度

樊子鹄

贺拔胜

侯莫陈悦

侯渊

朱瑞，字元龙，代郡桑干人。祖就，字祖成，卒于沛县令。父惠，字僧生，行太原太守，卒。永安中，瑞贵达，就赠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惠赠使持节、冠军将军、恆州刺史。

瑞长厚质直，敬爱人士。孝昌末，尔朱荣引为其府户曹参军，又为大行台郎中，甚为荣所亲任。建义初，除黄门侍郎，仍中书舍人。荣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，故居之门下，为腹心之寄。录前后勋，封阳邑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。未几，又除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，黄门如故。丁父忧，去官。诏起复任，除青州大中正，及元颢内逼，瑞启劝北幸，乃从驾于河阳，除侍中、征南将军、兼吏部尚书，改封北海郡开国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庄帝还洛，加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又改封乐陵郡开国公，仍侍中。瑞虽为尔朱荣所委，而善处朝廷之间，庄帝亦赏遇之，曾谓侍臣曰：“为人臣当须忠实，至如朱元龙者，朕待之亦不

异余人。”瑞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，诏许之，仍转沧州大中正。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，意欲归之，故求为青州中正；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，而心好河北，遂乞移属焉。寻加车骑将军。

尔朱荣死，瑞与世隆俱北走。既而以庄帝待之素厚，且见世隆等并无雄才，终当败丧，于路乃还。帝大悦，执其手曰：“社稷忠臣，当须如此。”尔朱天光拥众关右，帝欲招纳之，乃以瑞兼尚书左仆射，为西道大行台以慰劳焉。既达长安，会尔朱兆入洛，复还京师。都督斛斯椿先与瑞有隙，数谮之于世隆。世隆性多忌，且以前日乖异，忿恨更甚，普泰元年七月，遂诛之，时年四十九。太昌初，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恭穆。

子孟胤，袭封。齐受禅，例降。

瑞弟珍，字多宝。太尉、上党王天穆录事参军。卒。

珍弟腾，字神龙。建义初，为龙骧将军、大都督司马。又封泾阳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累迁中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与瑞同遇害。太昌初，赠沧州刺史。

腾弟庆宾，卒于光禄大夫。

子清，武定末，齐王开府中兵参军。

叱列延庆，代西部人也，世为酋帅。曾祖鍤石，世祖末从驾至瓜步，赐爵临江伯。父亿弥，袭祖爵，高祖时越骑校尉。

延庆少便弓马，有胆力。正光末，除直后，隶大都督李崇北伐。后随尔朱荣入洛，仍从荣讨葛荣于相州。延庆，世隆姊婿也，荣亲遇之。葛荣既擒，除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假镇东将军、都督、西部第一领民酋长，封永宁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。永安二年，以本将军除恆州刺史。普泰初，世隆得志，特见委重，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进骠骑

大将军、开府，余如故。寻除都督恆云燕朔四州诸军事、大都督、兼尚书左仆射、山东行台，北海郡开国公，邑五百户。

时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幽崩，遂举兵唱义，诸州豪右咸相结附。灵助进屯于定州之安固。世隆白前废帝，以延庆与大都督侯渊于定州相会，以讨灵助。渊谓延庆曰：“灵助善于卜占，百姓信惑，所在响应，未易可图，若万一战有利钝，则大事去矣。未若还师西入，据关拒险，以待其变。”延庆曰：“刘灵助，庸人也。天道深远，岂其所识？大兵一临，彼皆恃其妖术，坐看符厌，宁肯戮力致死，与吾争胜负哉。如吾计者，政欲出营城外，诡言西归，灵助闻之，必信而自宽，潜军往袭，可一往而擒。”渊从之，乃出顿城西，声云将还。简精骑一千夜发，诘朝造灵助垒，战于城北，遂破擒之。仍兼尚书左仆射，为恆云燕朔四州行台。又除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恆云燕朔定五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余如故。

与尔朱兆等拒义旗于韩陵，战败，延庆与尔朱仲远走渡石济。仲远南窜，延庆北降齐献武王。王与之入洛，仍从王于并州。后赴洛，出帝以为中军大都督。延庆既尔朱亲昵，又党于权佞，出帝之西，齐献武王入洛，以罪诛之。

延庆兄子平，武定末，仪同三司、右卫将军、廩陶县开国侯。

斛斯椿，字法寿，广牧富昌人也。父敦，肃宗时为左牧令，时河西贼起，牧民不安，椿乃将家投尔朱荣，荣以椿兼其都督府铠曹参军。从荣征伐有功，表授厉威将军。稍迁中散大夫，署外兵事。椿性佞巧，甚得荣心，军之密谋，颇亦关预。

及肃宗崩，椿从荣入洛。庄帝初，封阳曲县开国公，食邑千户，迁散骑常侍、平北将军司马，寻除尔朱荣大将军府司马。从平葛荣，以功除上党太守。及元颢入洛，椿随荣奉迎庄帝，

遂从攻颢。颢败，迁安北将军、建州刺史，改封深泽县，转镇东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又转征东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

及尔朱荣死，椿甚忧惧。时萧衍以汝南王悦为魏主，资其士马，次于境上。椿闻大喜，遂率所部弃州归悦，悦授椿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、尚书左仆射、司空公，封灵丘郡开国公，邑万户，又为大行台前驱都督。会尔朱兆入洛，椿复率所部背悦归兆。尔朱世隆之立前废帝也，椿参其谋，以定策功，拜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京畿北面大都督，改封城阳郡开国公，增邑五百户，并前一千五百户，寻加开府。时椿父敦先在秀容，忽有传敦死问，请减己阶以赠之，自襄城将军超赠车骑将军、恆州刺史。寻知其父犹在，诏复椿官，仍除其父为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。世隆之厚椿也如此。

椿与尔朱度律、仲远等北拒齐献武王，次阳平。会尔朱兆与度律等相疑，遁还，语在《兆传》。椿后复与度律等同拒义旗，败于韩陵。椿谓都督贾显智等曰：“若不先执尔朱，我等死无类矣。”遂与显智等夜于桑下盟约，倍道兼行。椿入北中城，收尔朱部曲尽杀之，令长孙稚、贾显智等率数百骑袭尔朱世隆、彦伯兄弟，斩于闾阖门外。椿入洛，悬世隆兄弟首于其门树。椿父出见，谓椿曰：“汝与尔朱约为兄弟，今何忍悬其头于家门，宁不愧负天地乎！”椿乃传世隆等首，并囚度律、天光，送于齐献武王。出帝拜椿侍中、仪同开府。

初，献武王之入洛，顿于邙山，尔朱仲远帐下都督桥宁、张子期自滑台而至。献武王责宁等曰：“汝事仲远，擅其荣利，盟契百重，许同生死。前仲远自徐为逆，汝为戎首，今仲远南走，汝复背之。于臣节则不忠，论事人则无信。犬马尚识恩养，汝今犬马之不如！”遂斩之。椿自以数为反覆，见宁等之死，意常不安。遂密构间，劝出帝置阁内都督部曲，又增武直人数，

自直阁已下员别数百，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。又说帝数出游幸，号令部曲，别为行陈，椿自约勒，指麾其间。从此以后，军谋朝政，一决于椿。又劝帝征兵，诡称南讨，将以伐齐献武王，帝从之。遂陈兵城西，北接邙山，南至洛水，帝诘旦戎服与椿临阅焉。献武王以椿乱政，欲诛之。椿谮说既行，因此遂相恐动。出帝勒兵河桥，令椿为前军，营于邙山北。寻遣椿率步骑数千镇虎牢。椿弟豫州刺史元寿与都督贾显智守滑台，献武王令相州刺史奚泰击破之。椿惧己不免，复启出帝，假说游声以劫胁。帝信之，遂入关，椿亦西走长安。椿狡猾多事，好乱乐祸，于时败国，朝野莫不仇疾之。元寿寻为部下所杀。

贾显度，中山无极人。父道监，沃野镇长史。显度形貌伟壮，有志气。初为别将，防守薄骨律镇。正光末，北镇扰乱，为贼攻围。显度拒守多时，以贼势转炽，不可久立，乃率镇民浮河而下。既达秀容，为尔朱荣所留。寻表授直阁将军、左中郎将。

建义初，除汲郡太守，假平东将军。随尔朱荣破葛荣，又除抚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都督，封石艾县开国公，邑一千户。从上党王天穆破邢杲。值元颢入洛，仍与天穆渡河赴行宫于河内。颢平，以本将军除广州刺史、假镇南将军，转南兖州刺史。尔朱荣之死也，显度情不自安，南奔萧衍，衍厚待之。普泰初，还朝，授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，又行济州事。复随尔朱度律等北拒义旗，败于韩陵，与斛斯椿及弟显智等率众先据河桥，诛尔朱氏。出帝初，除尚书左仆射，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大中正。未几，以本官行徐州刺史、东道大行台。永熙三年五月，转雍州刺史、西道大行台。歿于关中。

弟智，字显智，少有胆决。孝昌中，告毛谧等逆，灵太后

嘉之，除伏波将军、冗从仆射，领直斋。

萧衍将夏侯夔攻郢州，以智为龙骧将军、别将讨之。至则夔退，智仍入城。及刺史元显达以城降于萧衍，智勒城人不欲叛者与显达交战，相率归阙。后为都督，隶太宰、上党王天穆征邢杲，临陈流矢中胸，仍战不已。元颢入洛，仍随天穆渡河，朝庄帝于河内。与尔朱兆同先渡河破颢军，以勋除持节、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义阳县开国伯，邑五百户。假卫将军，与行台樊子鹄讨吕文欣于东徐州，平之。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增邑三百户。寻行东中郎将，加散骑常侍。

及尔朱仲远为徐州刺史，智隶仲远赴彭城。尔朱荣之死也，仲远举兵向洛，智不从之，遂拥部下出清水东，招勒州民，与相拒击。庄帝闻而善之，除右光禄大夫、武卫将军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二百户，通前一千，因镇徐州。普泰初，还洛。仲远忿其乖背，议欲杀之。智兄显度先为世隆所厚，世隆为解喻得全。时赵修延起逆荆州，萧衍遣兵接援，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，遣智讨之，除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假骠骑大将军、荊州大都督，进爵为公。将发，会荊州斩送修延首，不行。又从尔朱度律北拒义旗，合尔朱兆于阳平。兆与度律自相疑阻，退还。除骠骑大将军。后随度律等败于韩陵，智与兄显度、斛斯椿谋诛尔朱氏。椿、显度据守北中，令智等入京，擒世隆兄弟。

出帝初，除散骑常侍、本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沧州刺史。在州贪纵，甚为民害，出帝征还京师。寻加授侍中，以本将军除济州刺史。率众达东郡，仍停不进，于长寿津为相州刺史窦泰所破，还洛。天平初，赴晋阳。智去就多端，后坐事死，时年四十五。

子罗侯，秘书郎。

樊子鹄，代郡平城人。其先荆州蛮酋，被迁于代。父兴，平城镇长史、归义侯。普泰中，子鹄贵显，乃赠征虏将军、荆州刺史。

子鹄值北镇扰乱，南至并州，尔朱荣引为都督府仓曹参军。孝昌三年冬，荣使子鹄诣京师。灵太后见之，问荣兵势，子鹄应对称旨，太后嘉之。除直斋，封南和县开国子，邑三百户，令还赴荣。荣以为行台郎中，行上党郡。及荣向洛，以为假节、假平南将军、都督河东正平军事、行唐州事。刺史崔元珍闭门拒守，子鹄攻克之。

建义初，拜平北将军、晋州刺史，封永安县开国伯，食邑千户，又兼尚书行台。治有威信，山胡率服。元颢入洛，薛修义及降蜀陈双炽等受颢处分，率众攻州城。子鹄出与战，大破之，又破修义等于土门。以功拜抚军将军。寻征授都官尚书、西荆州大中正。后兼右仆射，为行台，督贾智等讨吕文欣于东徐州，平之。还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进封南阳郡开国公，增户六百，尚书如故，仍假骠骑大将军，率所部为都督。时尔朱荣在晋阳，京师之事，子鹄颇预委寄，故在台阁，征官不解。后出除散骑常侍、本将军、殷州刺史。属岁旱俭，子鹄恐民流亡，乃勒有粟之家分贷贫者，并遣人牛易力，多种二麦，州内以此获安。

及尔朱荣之死，世隆等遣书招子鹄，欲与同趣京师，子鹄不从。以母在晋阳，启求移镇河南，庄帝嘉之。除车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假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二豫郢三州诸军事、兼尚书右仆射、二豫郢颖四州行台。子鹄到相州，又敕赉绢五百匹。行达汲郡，闻尔朱兆入洛，乃渡河见仲远，仲远遣镇汲郡。兆征子鹄赴洛，既见，责以乖异之意，夺其部众，将还晋阳。及纥豆陵步藩起，以子鹄为都督，征发粮仗。元晖以为侍中、御史

中尉、中军大都督，随晔向洛。普泰初，仍除旧任。及赵脩延叛于荆州，诏子鹄通三鶚道而还。遭母忧去职，前废帝闻其在洛无宅，凶费不周，赉绢四百匹、粟五百石，以本官起之。

太昌初，兼尚书左仆射、东南道大行台，总大都督杜德等追讨尔朱仲远。仲远已奔萧衍，收其兵马甲仗。时萧衍遣元树入寇，陷据谯城。诏子鹄与德讨之。树屯兵梁国，欲来逆战，见子鹄军盛，夜退还谯。子鹄引兵追蹙，树又背城为陈。子鹄勒兵直趣城下，纵骑冲突，树众大败，奔入城门，城门隘塞，多自杀害。于是斩千余级，获马数百匹，大收铠仗，遂围城。加仪同三司。树勒兵出战，辄被摧衄，遂不敢出，自守而已。子鹄恐萧衍遣救，乃分兵击衍苞州、然州、宕州、大涧、蒙县等五城，并望风逃散。树既无外援，计无所出，子鹄又令人说之，树遂请率众归南，以地还国。子鹄等许之，共结盟约。及树众半出，子鹄中击，破之，擒树及衍谯州刺史朱文开，俘馘甚多。班师，出帝赉马匹。迁吏部尚书，转尚书右仆射，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，典选。

初，青州人耿翔聚众反，亡奔萧衍，衍资其兵，偷据胶州。除子鹄使持节、侍中、青胶大使，督济州刺史蔡俊讨之。师达青州，翔拔城奔走。在军遇病，诏遣医给药。仍除兖州刺史，余官如故，便道之州。子鹄先遣腹心缘历民间，采察得失。及入境，太山太守彭穆参候失仪，子鹄责让穆，并数其罪状，穆皆引伏，于是州内震悚。

及出帝入关，子鹄据城为逆。南青州刺史大野拔、徐州人刘粹各率众就子鹄。天平初，遣仪同三司娄昭等率众讨之。子鹄先使前胶州刺史严思达镇东平郡，昭攻陷之，仍引兵围子鹄。城久不拔，昭以水灌城。静帝欲招慰下之，遣散骑常侍陆琛、兼黄门郎张景征赉玺书劳子鹄而入，野拔因与相见，左右斩子

鹄以降。

贺拔胜，字破胡，神武尖山人。祖尔逗，选充北防，家于武川。以窥觇蠕蠕，兼有战功，显祖赐爵龙城男，为本镇军主。父度拔，袭爵。正光末，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，度拔与三子、乡中豪勇援怀朔镇，杀贼王卫可瑰。度拔寻为贼所害。孝昌中，追赠安远将军、肆州刺史。

度拔之死也，胜与兄弟俱奔恆州刺史广阳王渊。胜便弓马，有武干，渊厚待之，表为强弩将军，充帐内军主。恆州陷，归尔朱荣，转积射将军，为别将，又兼都督。及荣入洛，以预义之勋，封易阳县开国伯，邑四百户，除直阁将军，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进号安南将军。寻除抚军将军，为大都督，出井陘，镇中山。元颢入洛，胜从东路率骑三百赴行宫于河梁。荣命胜与尔朱兆先渡，破擒颢息冠受及颢大都督陈思保。庄帝还宫，以功增邑六百户，复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征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武卫将军，改封真定县开国公。寻除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尔朱荣之死也，胜与田怙等奔走荣第。于时宫殿之门未加严防，怙等议即攻门。胜止之曰：“天子既行大事，必当更有奇谋，吾等众旅不多，何可轻尔？但得出城，更为他计。”怙乃止，及世隆夜走，胜遂不从，庄帝甚嘉之。仲远逼东郡，诏胜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，为东征都督，率众会郑先护以讨之。为先护所疑，置之营外，人马未得休息。俄而仲远兵至，胜与交战不利，乃降之。

普泰初，除右卫将军，进号车骑大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共尔朱仲远、度律北拒义旗，相与奔退，事在《尔朱兆传》。后俱败于韩陵，胜因降齐献武王。太昌初，拜领军将军，余官如故，又除侍中。出帝既纳斛斯椿等谗间之说，将谋

齐献武王，以胜弟岳拥众关西，仍欲广为势援，除胜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胜将图襄阳，攻萧衍下连戍，克之，擒其戍主尹道玩、戍副库峨。又使人诱动蛮王问道期，道期率种起义。衍雍州刺史萧续遣军击道期，为道期所败，汉南大骇。胜又遣军攻均口，擒衍将庄思延，又攻冯翊、安定、涇阳、鄠阳城，并平之。续遣将柳仲礼于谷城拒守，胜攻之不克，乃班师。涇北荡为丘墟矣。衍书敕续云：“贺拔胜北间骁将，汝宜慎之，勿与争锋。”其见惮如此。进爵琅邪郡公。

出帝末，诏胜统众北赴京师。军次汝水，出帝入关。胜率所部欲从武关趣长安，行至析阳，闻齐献武王平潼关，擒毛鸿宾，胜惧，复走荆州，城人闭门不纳。时献武王已遣行台侯景、大都督高敖曹讨之，胜战败，为流矢所中，乃率左右五百余骑奔萧衍。明年，从间道投宝炬。胜好行小数，志大胆薄，周章南北，终无所成，致殁于贼中。

胜兄可泥，永熙中，太尉公，封燕郡王。

胜弟岳，字阿斗泥。初为太学生，长以弓马为事。与父兄赴援怀朔，贼王卫可瑰在城西二百余步，岳乘城射之，箭中瑰臂，贼众大骇。后归恆州，广阳王渊以为帐内军主，表为强弩将军。州陷，投尔朱荣，荣以为别将，进为都督。

永安初，除安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武卫将军，赐爵樊城乡男。坐事失官爵。二年，诏并复之。寻除使持节、假卫将军、西道都督，隶尔朱天光为左厢大都督，讨万俟丑奴。天光先知岳，喜得同行，每事论访。寻加卫将军、假车骑将军，余如故。岳届长安，荣遣兵续至。时万俟丑奴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向武功，南渡渭水，攻围趣栅。天光遣岳率骑一千驰往赴救，菩萨攻栅已克，还向岐州。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水擒贼，令杀掠其

民，以挑菩萨。菩萨果率步骑二万余人至渭水北。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，岳称扬国威，菩萨自言强盛，往复数返。菩萨乃自骄，令省事传语。岳怒曰：“我与菩萨言，卿是何人，与我对语！”省事恃水，应答不逊。岳举弓射之，应弦而倒。时已逼暮，于此各还。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置精骑，四十、五十以为一所，随地形便，骆驿置之。明日，自将百余骑，隔水与贼相见，并且东行。岳渐前进，先所置驿骑随岳而集。骑既渐增，贼不复测其多少。行二十里许，便至浅可济，岳便驰马东出，以示奔遁。贼谓岳走，乃弃步兵，南渡渭水，轻骑追岳。岳东行十余里，依横岗伏兵以待之。贼以路险不得前进，前后继至，半渡岗东。岳乃回战，身先士卒，急击之，贼便退走。岳号令所部，贼下马者皆不听杀。贼顾见之，便悉投马。俄而虏获三千人，马亦无遗。遂渡渭北，降步兵万余，收其辎重。其有土民，普皆劳遣。丑奴寻弃岐州，北走安定。

其后，破侯伏、侯元进，降侯机长贵，擒丑奴、萧宝夤、王庆云、万俟道洛，走宿勤明达，事在《尔朱天光传》。天光虽为元帅，而岳功效居多。加车骑将军，增邑二千户，进封樊城县开国伯。寻诏岳都督泾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改封清水郡公。

天光入洛，使岳行雍州事。元晔立，除骠骑大将军，增邑五百户，余如故。普泰初，都督二岐东秦三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岐州刺史。寻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，仍诏开府。俄兼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，仍停高平。后以陇中犹有土民不顺，岳助侯莫陈悦，所在讨平。二年，加岳都督三雍、三秦、二岐、二华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关西行台，余如故。及尔朱天光率众赴洛，将抗齐献武王，岳与侯莫陈悦下陇赴雍，以应义旗。

永熙初，仍开府、兼仆射、大行台、雍州刺史，增邑千户。

二年，诏岳都督雍、华、北华、东雍、二岐、鹵、四梁、二益、巴、二夏、蔚、宁、南益、泾二十州诸军事，大都督。岳自诣北境，安置边防，率部趣泾州平凉西界，布营数十里，使诸军士田殖泾州。身将壮勇，托以牧马，于原州北招万俟受洛于等，并远近州镇聚结者。灵州刺史曹泥身诣岳军请代，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为州。彼民不促，击破季海部下，独听季海口三年正月，岳召侯莫陈悦会于高平，将讨之，令悦前驱，北趣灵州。闻渴波隘中河水未解，将往趣之。岳既总大众，据制关右，凭强骄恣，有不臣之心。齐献武王恶其专擅，令悦图之。悦素服威略，既承密旨，便潜为计。时岳遣悦先行，悦乃通夜东进，达明晦日，岳行军前与悦相见。悦诱岳入营，坐论兵事。悦诈云腹痛，起而徐行，悦女夫元洪景抽刀斩岳。后岳部下收岳尸葬于雍州北石安原。六月，赠大将军、太保、录尚书事，都督、刺史、开国并如故。

侯莫陈悦，代郡人也。父婆罗门，为驼牛都尉，故悦长于河西。好田猎，便骑射。会牧子逆乱，遂归尔朱荣，荣引为都督府长流参军，稍迁大都督。庄帝初，除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柏人县开国侯，邑五百户。

尔朱天光之讨关西，荣以悦为天光右厢大都督，本官如故。西伐克获，皆与天光、贺拔岳略同劳效。以本将军除鄯州刺史，余如故。尔朱荣死后，亦随天光下陇。元晔立，除车骑大将军、渭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改封白水郡，增邑五百户。及天光向洛，使悦行华州事。普泰中，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天光之东出，将抗义旗，悦与岳下陇以应齐献武王，至雍州，会尔朱覆败。永熙初，加开府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仍秦州刺史。

永熙三年正月，岳召悦共讨灵州。悦诱岳斩之，岳左右奔散，悦遣人安慰云：“我别稟意旨，止在一人，诸君勿怖。”

众皆畏服，无敢拒违。悦心犹豫，不即抚纳，乃还入陇，止永洛城。

岳之所部，聚于平凉，规还图悦，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黑獭。黑獭至，遂总岳部众并家口入高平城，以自安固，乃勒众入陇征悦。悦闻之，弃城，南据山水之险，设陈候战。黑獭至，遥望见悦，欲待明日决斗。悦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，其夜，景和遣人诣黑獭，密许翻降。至暮，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驴驼，云：“仪同有教，欲还秦州，守以拒贼”，令军人严备。景和复给悦帐下云：“仪同欲还秦州，汝等何不装办？”众谓为实，以次相惊，人情惶惑，不可复止，皆散走而趣秦州。景和先驱至城，据门以慰辑之。

悦部众离散，猜畏傍人，不听左右近己，与其二弟并兄及谋杀岳者八九人弃军并走。数日之中，盘回往来，不知所趣。左右劝向灵州，而悦不决，言下陇之后，恐有人所见。乃于中山令从者悉步，自乘一骡，欲向灵州。中路，追骑将及，望见之，遂缢死野中，弟、息、部下悉见擒杀，唯先谋杀岳者悦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，后奔晋阳。悦自杀岳后，神情恍惚，不复如常，恆言：“我仅睡即梦见岳语：‘我兄欲何处去，随我不相置。’”因此弥不自安，而致败灭。

侯渊，神武尖山人也。机警有胆略。肃宗末年，六镇饥乱，渊随杜洛周南寇。后与妻兄念贤背洛周归尔朱荣。路中遇寇，身披苦褐，荣赐其衣帽，厚待之，以渊为中军副都督。常从征伐，屡有战功。

孝庄即位，除领左右，封厌次县开国子，邑四百户。后从荣讨葛荣于滏口，战功尤多。荣启渊为骠骑将军、燕州刺史。时葛荣别帅韩楼、郝长等有众数万，屯据蓟城，尔朱荣令渊与贺拔胜讨之。会元颢入洛，荣征胜南赴大军，留渊独镇中山。

及庄帝还宫，荣令渊进讨韩楼，配卒甚少。或以为言，荣曰：“侯渊临机设变，是其所长，若总大众，未必能用。今击此贼，故当不足定也。”止给骑七百。渊遂广张军声，多设供具，亲率数百骑，深入楼境，欲执行人以问虚实。去蓟百余里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，渊遂潜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虏其卒五千余人。寻还其马仗，纵令入城。左右谏曰：“既获贼众，何为复资遣之也？”渊曰：“我兵既少，不可力战，事须为计以离隙之。”渊度其已至，遂率骑夜进，昧旦，叩其城门。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，遂遁走，追擒之。以勋进爵为侯，增邑八百户。寻诏渊以本将军为平州刺史、大都督，仍镇范阳。

及尔朱荣之死也，范阳太守卢文伟诱渊出猎，闭门拒之。渊率部曲屯于郡南，为荣举哀，勒兵南向。庄帝使东莱王贵平为大使，慰劳燕蓟。渊乃诈降，贵平信之，遂执贵平自随。进至中山，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，为渊所败。会元晔立，渊欲归之。常山太守甄楷屯据井陘，渊又击破之。晔乃授渊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左军大都督、渔阳郡开国公，邑一千户。前废帝立，仍加开府，余如故。幽州刺史刘灵助举义兵，屯于安国城，渊与叱列延庆等破擒之。后随尔朱兆拒义旗于广阿，兆既败走，渊降齐献武王，后从王破尔朱于韩陵。永熙初，除齐州刺史，余如故。

出帝末，渊与兖州刺史樊子鹄、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密信往来，以相连结，又遣间使通诚于献武王。及出帝入关，复怀顾望。汝阳王暹既除齐州刺史，次于城西，渊拥部据城，不时迎纳。民刘桃符等潜引暹入据四城，渊争门不克，率骑出奔，妻儿部曲为暹所虏。行达广里，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。齐献武王又遗渊书曰：“卿勿以部曲轻少，难于东迈。齐人浇薄，唯利是从。齐州城民尚能迎汝阳王，青州之人岂不能开门待卿也？”

但当勉之。”渊乃复还，暹始归其部曲。而贵平自以斛斯椿党，亦不受代。渊进袭高阳郡，克之，置部曲家累于城中，身率轻骑游掠于外。贵平使其长子率众攻高阳，南青州刺史茹怀朗遣兵助之。时青州城人馈粮者首尾相继，渊亲率骑夜趣青州，诈馈粮人曰：“台军已至，杀戮都尽，我是世子下人，今已走还城，汝何为复去也？”人信其言，弃粮奔走。比晓，复谓行人曰：“台军昨夜已至高阳，我是前锋，今始到此，颇知侯公竟在何处？”城人凶惧，遂执贵平出降。渊自惟反覆，虑不获安，遂斩贵平，传首京师，欲明不同于斛斯椿也。

及子鹄平，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。渊既不获州任，情又恐惧，行达广川，遂劫光州库兵反。遣骑诣平原，执前胶州刺史贾璐。夜袭青州南郭，劫前廷尉卿崔光韶，以惑人情，攻掠郡县。其部下督帅叛拒之，渊率骑奔萧衍，途中亡散，行达南青州南境，为卖浆者斩之，传首京师，家口配没。

史臣曰：朱瑞以背本向义，责不见原。延庆党旧违顺，常刑所及。斛斯椿奸佞为心，谗忒自口，取譬苍蝇，交乱四国，投于豺虎，天实弃之。贾智、侯渊，反覆取毙。破胡器小谋大，终于颠蹶。子鹄迷机寡算，竟以殄殄。岳负力无谋，制以一剑。悦果行虑浅，死不旋足。观其亡灭，自取之也。

列传第六十九

綦俊

山伟

刘仁之

宇文忠之

綦俊，字才剡显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代人。祖辰，并州刺史。俊，庄帝时仕累迁为沧州刺史，甚为吏人畏悦。寻除太仆卿。

及尔朱世隆等诛，齐献武王赴洛，止于邙山。上召文武百司，下及士庶，令之曰：“尔朱暴虐，矫弄天常，孤起义信都，罪人斯翦。今将翼戴亲贤，以昌魏历，谁主社稷，允惬天人？”申令其烦，莫有应者。俊乃避席曰：“人主之体，必须度量深远，明哲仁恕。广陵王遇世艰难，不言淹载，以人谋察之，虽为尔朱扶戴，当今之圣主也。”献武王欣然是之。时黄门侍郎崔俊作色而前，谓俊曰：“广陵王为主，不能绍宣魏纲，布德天下。为君如此，何圣之有！若言其圣，应待大王。”时高乾邕、魏兰根等固执俊言，遂立出帝。及出帝失德，齐献武王深思俊言，常以为恨。寻除御史中尉。于路与仆射贾思度相逢，思度恃勋贵，排俊驸列倒，俊忿见于色，自入奏之。寻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俊佞巧，能候当涂，斛斯椿、贺拔胜皆与友善。斛斯椿之构间也，出帝令俊奉诏晋阳，齐献武王集文武与俊申释，俊辞

屈而退。性多诈。贺拔胜出镇荆州，过俊别，因辞俊母，俊故见败氈敝被，胜更遗之钱物。后兼吏部尚书，复为沧州刺史。征还，兼中尉，章武县伯。寻除殷州刺史，薨于州。赠司空公，谥曰文贞。

子洪寔，字臣正。位尚书左右郎，魏郡邑中正。嗜酒好色，无行检。卒官。

山伟，字仲才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代人。祖强，美容貌，身長八尺五寸，工骑射，弯弓五石。为奏事中散，从显祖猎方山，有两狐起于御前，诏强射之，百步内二狐俱获。位内行长。父稚之，营陵令。伟随父之县，遂师事县人王惠，涉猎文史。稚之位金明太守。

肃宗初，元匡为御史中尉，以伟兼侍御史。入台五日，便遇正会。伟司神武门，其妻从叔为羽林队主，挝直长于殿门，伟即劾奏。匡善之，俄然奏正。帖国子助教，迁员外郎、廷尉评。

时天下无事，进仕路难，代迁之人，多不沾预。及六镇、陇西二方起逆，领军元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，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。又欲杜之，因奏立勋附队，令各依资出身。自是北人悉被收叙。伟遂奏记，赞义德美。义素不识伟，访侍中安丰王延明、黄门郎元顺，顺等因是称荐之。义令仆射元钦引伟兼尚书二千石郎，后正名士郎。修《起居注》。仆射元顺领选，表荐为谏议大夫。

尔朱荣之害朝士，伟时守直，故免祸。及庄帝入宫，仍除伟给事黄门侍郎。先是，伟与仪曹郎袁升、屯田郎李延孝、外兵郎李奂、三公郎王延业方驾而行，伟少居后。路逢一尼，望之叹曰：“此辈缘业，同日而死。”谓伟曰：“君方近天子，当作好官。”而升等四人，皆于河阴遇害，果如其言。俄领著

作郎。前废帝立，除安东将军、秘书监，仍著作。初，尔朱兆之入洛，官守奔散，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，故不遗落。伟自以为功，诉求爵赏。伟挟附世隆，遂封东阿县伯，而法显止获男爵。伟寻进侍中。孝静初，除卫大将军、中书令，监起居。后以本官复领著作，卒官。赠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文贞公。

国史自邓渊、崔琛、崔浩、高允、李彪、崔光以还，诸人相继撰录。綦俊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，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，不宜委之余人，是以俊、伟等更主大籍。守旧而已，初无述著。故自崔鸿死后，迄终伟身，二十许载，时事荡然，万不记一，后人执笔，无所凭据。史之遗阙，伟之由也。外示沉厚，内实矫竞。与綦俊少甚相得，晚以名位之间，遂若水火。与宇文忠之之徒代人为党，时贤畏恶之。而爱尚文史，老而弥笃。伟弟少亡，伟抚寡训孤，同居二十余载，恩义甚笃。不营产业，身亡之后，卖宅营葬，妻子不免飘泊，士友叹愍之。长子昂，袭爵。

刘仁之，字山静，河南洛阳人。其先代人，徙于洛。父尔头，在《外戚传》。仁之少有操尚，粗涉书史，真草书迹，颇号工便。御史中尉元昭引为御史。前废帝时，兼黄门侍郎，深为尔朱世隆所信用。出帝初，为著作郎，兼中书令，既非其才，在史未尝执笔。出除卫将军、西兖州刺史，在州有当时之誉。武定二年卒，赠卫大将军、吏部尚书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敬。

仁之外示长者，内怀矫诈。其对宾客，破床敝席，粗饭冷菜，衣服故败，乃过逼下。善候当途，能为诡激。每于稠人广众之中，或挝一奸吏，或纵一孤贫，大言自炫，示己高明，矜物无知。浅识皆称其美，公能之誉，动过其实。性又酷虐，在晋阳曾营城雉，仁之统监作役，以小稽缓，遂杖前殷州刺史裴

瑗、并州刺史王綽，齐献武王大加谴责。性好文字。吏书失体，便加鞭撻，言韵微讹，亦见捶楚，吏民苦之。而爱好文史，敬重人流。与齐帅冯元兴交款，元兴死后积年，仁之营视其家，常出隆厚。时人以此尚之。

宇文忠之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南单于之远属，世据东部，后入居代都。祖阿生，安南将军、巴西公。父侃，卒于治书侍御史。

忠之猎涉文史，颇有笔札，释褐太学博士。天平初，除中书侍郎。裴伯茂与之同省，常侮忽之，以忠之色黑，呼为“黑字”。后敕修国史。元象初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副郑伯猷使萧衍。武定初，为安南将军、尚书右丞，仍修史。未几，以事除名。忠之好荣利，自为中书郎，六七年矣，遇尚书省选右丞，预选者皆射策，忠之入试焉。既获丞职，大为忻满，志气嚣然，有骄物之色，识者笑之。既失官爵，怏怏发病卒。

子君山。

史臣曰：纂俊遭逢受职。山伟位行颇爽。仁之虽内怀矫诈，而交情自笃。忠之虽文史足用，而雅道蔑闻。谓全德者，其难矣哉！

列传第七十

李琰之
祖莹
常景

李琰之，字景珍，小字默蠡，陇西狄道人，司空韶之族弟。早有盛名，时人号曰神童。从父司空冲雅所叹异，每曰：“兴吾宗者，其此儿乎？”恆资给所须，爱同己子。

弱冠举秀才，不行。曾游河内北山，便欲有隐遁意。会彭城王勰辟为行台参军，苦相敦引。寻为侍中李彪启兼著作郎，修撰国史。稍迁国子博士，领尚书仪曹郎中，转中书侍郎、司农少卿、黄门郎，修国史。迁国子祭酒，转秘书监、兼七兵尚书。迁太常卿。孝庄初，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，以琰之兼御史中尉，为北道军司。还，除征东将军，仍兼太常。

出为卫将军、荊州刺史。顷之，兼尚书左仆射、三荊二郢大行台。寻加散骑常侍。琰之虽以儒素自业，而每语人言“吾家世将种”，自云犹有关西风气。及至州后，大好射猎，以示威武。尔朱兆入洛，南阳太守赵修延以琰之庄帝外戚，诬琰之规奔萧衍，袭州城，遂被囚执，修延仍自行州事。城内人斩修延，还推琰之厘州任。出帝初，征兼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永熙二年薨。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文简。

琰之少机警，善谈，经史百家无所不览，朝廷疑事多所访

质。每云：“崔博而不精，刘精而不博；我既精且博，学兼二子。”谓崔光、刘芳也。论者许其博，未许其精。当时物议，咸共宗之，又自夸文章，从姨兄常景笑而不许。每休闲之际，恆闭门读书，不交人事。尝谓人曰：“吾所以好读书，不求身后之名，但异见异闻，心之所愿，是以孜孜搜讨，欲罢不能。岂为声名劳七尺也？此乃天性，非为力强。”前后再居史职，无所编辑。安丰王延明，博闻多识，每有疑滞，恆就琰之辨析，自以为不及也。

二子纲、惠，并从出帝入关。

祖莹，字元珍，范阳道人。曾祖敏，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。太祖定中山，赐爵安固子，拜尚书左丞。卒，赠并州刺史。祖凝，字元达。以从征平原功，进爵为侯，位冯翊太守，赠幽州刺史。父季真，多识前言往行，位中书侍郎，卒于安远将军、钜鹿太守。

莹年八岁，能诵《诗》《书》；十二，为中书学生。好学耽书，以昼继夜，父母恐其成疾，禁之不能止。常密于灰中藏火，驱逐僮仆，父母寝睡之后，燃火读书，以衣被蔽塞窗户，恐漏光明，为家人所觉。由是声誉甚盛，内外亲属呼为“圣小兒”。尤好属文，中书监高允每叹曰：“此子才器，非诸生所及，终当远至。”

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《尚书》，选为都讲。生徒悉集，莹夜读书劳倦，不觉天晓。催讲既切，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《曲礼》卷上座。博士严毅，不敢还取，乃置《礼》于前，诵《尚书》三篇，不遗一字。讲罢，孝怡异之，向博士说，举学尽惊。后高祖闻之，召入，令诵五经章句，并陈大义，帝嗟赏之。莹出后，高祖戏卢昶曰：“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，那得忽有此子？”昶对曰：“当是才为世生。”以才名拜太学博

士，征署司徒、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。高祖顾谓勰曰：“萧贲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，今为汝用祖莹，岂非伦匹也？”敕令掌勰书记。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京师楚楚袁与祖，洛中翩翩祖与袁。”再迁尚书三公郎。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《悲平城》诗，云：“悲平城，驱马入云中。阴山常晦雪，荒松无罢风。”彭城王勰甚嗟其美，欲使肃更咏，乃失语云：“王公吟咏情性，声律殊佳，可更为诵《悲彭城》诗。

“肃因戏勰云：“何意《悲平城》为《悲彭城》也？”勰有惭色。莹在座，即云：“所有《悲彭城》，王公自未见耳。”肃云：“可为诵之。”莹应声云：“悲彭城，楚歌四面起。尸积石梁亭，血流睢水里。”肃甚嗟赏之。勰亦大悦，退谓莹曰：“即定是神口。今日若不得卿，几为吴子所屈。”

为冀州镇东府长史，以货贿事发，除名。后侍中崔光举为国子博士，仍领尚书左户部。李崇为都督北讨，引莹为长史。坐截没军资，除名。未几，为散骑侍郎。孝昌中，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，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，令辨何世之物。莹云：“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。”乃以墨涂字观之，果如莹言，时人称为博物。累迁国子祭酒，领给事黄门侍郎，幽州大中正，监起居事，又监议事。元颢入洛，以莹为殿中尚书。庄帝还宫，坐为颢作诏罪状尔朱荣，免官。后除秘书监，中正如故。以参议律历，赐爵容城县子。坐事系于廷尉。前废帝迁车骑将军。初，庄帝末，尔朱兆入洛，军人焚烧乐署，钟石管弦，略无存者。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、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，三载乃就，事在《乐志》。迁车骑大将军。及出帝登阼，莹以太常行礼，封文安县子。天平初，将迁鄴，齐献武王因召莹议之。以功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伯。薨，赠尚书左仆射、司徒公、冀州刺史。

莹以文学见重，常语人云：“文章须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。何能共人同生活也？”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用。而莹之笔札，亦无乏天才，但不能均调，玉石兼有，制裁之体，减于袁、常焉。性爽侠，有节气，士有穷厄，以命归之，必见存拯，时亦以此多之。其文集行于世。子珽，字孝征，袭。

常景，字永昌，河内人也。父文通，天水太守。景少聪敏，初读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，一受便览。及长，有才思，雅好文章。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，高祖亲得其名，既而用之。后为门下录事、太常博士。正始初，诏尚书、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，敕景参议。

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，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、并州刺史高聪、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，并以呈御，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，光以景所造为最，乃奏曰：“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，文出诸人之上。”遂以景文刊石。肇尚平阳公主，未几主薨，肇欲使公主家令居户制服，付学官议正施行。尚书又以访景，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，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，乃执议曰：“丧纪之本，实称物以立情；轻重所因，亦缘情以制礼。虽理关盛衰，事经今古，而制作之本，降杀之宜，其实一焉。是故臣之为君，所以资敬而崇重；为君母妻，所以从服而制义。然而诸侯大夫之为君者，谓其有地土，有吏属；无服文者，言其非世爵也。今王姬降适，虽加爵命，事非君邑，理异列土。何者？诸王开国，备立臣吏，生有趋奉之勤，死尽致丧之礼；而公主家令，唯有一人，其丞已下，命之属官，既无接事之仪，实阙为臣之体。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，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，理无自达，必也因人。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，及典主家之事耳，无关君臣之理，名义之分也。由是推之，家令不得为纯臣，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。且女人之为君，男子之为臣，

古礼所不载，先朝所未议。而四门博士裴道广、孙荣义等以公主为之君，以家令为之臣，制服以斩，乖谬弥甚。又张虚景、吾难羈等，不推君臣之分，不寻致服之情，犹同其议，准母制齐，求之名实，理未为允。窃谓公主之爵，既非食菜之君；家令之官，又无纯臣之式。若附如母，则情义罔施；若准小君，则从服无据。案如经礼，事无成文；即之愚见，谓不应服。”朝廷从之。

景淹滞门下，积岁不至显官，以蜀司马相如、王褒、严君平、扬子云等四贤，皆有高才而无重位，乃托意以赞之。其赞司马相如曰：“长卿有艳才，直致不群性。郁若春烟举，皎如秋月映。游梁虽好仁，仕汉常称病。清贞非我事，穷达委天命。”其赞王子渊曰：“王子挺秀质，逸气干青云。明珠既绝俗，白鹄信惊群。才世苟不合，遇否途自分。空枉碧鸡命，徒献金马文。”其赞严君平曰：“严公体沉静，立志明霜雪。味道综微言，端蓍演妙说。才屈罗仲口，位结李强舌。素尚迈金贞，清标陵玉彻。”其赞扬子云曰：“蜀江导清流，扬子挹余休。含光绝后彦，覃思邈前修。世轻久不赏，玄谈物无求。当途谢权宠，置酒独闲游。”

景在枢密十有余年，为侍中崔光、卢昶、游肇、元晖尤所知赏。累迁积射将军、给事中。延昌初，东宫建，兼太子屯骑校尉，录事皆如故。其年受敕撰门下诏书，凡四十卷。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请景为司马，以景阶次不及，除录事参军、襄威将军，带长安令。甚有惠政，民吏称之。

先是，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，未及班行。别典仪注，多所草创。未成，芳卒，景纂成其事。及世宗崩，召景赴京，还修仪注。拜谒者仆射，加宁远将军。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后徒步兵校尉，仍舍人。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，凡五十

余卷。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，亲奉庙祀，与帝交献。景乃据正，以定仪注，朝廷是之。正光初，除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舍人如故。时肃宗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，司徒崔光执经，敕景与董绍、张彻、冯元兴、王延业、郑伯猷等俱为录义。事毕，又行释奠之礼，并诏百官作释奠诗，时以景作为美。

是年九月，蠕蠕主阿那瑰归阙，朝廷疑其位次。高阳王雍访景，景曰：“昔咸宁中，南单于来朝，晋世处之王公、特进之下。今日为班，宜在蕃王、仪同三司之间。”雍从之。朝廷典章，疑而不决，则时访景而行。

初，平齐之后，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，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，给其资宅。聪后为允立碑，每云：“吾以此文报德，足矣。”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。景尚允才器，先为《遗德颂》，司徒崔光闻而观之，寻味良久，乃云：“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，自许报允之德，今见常生此《颂》，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。”侍中崔光、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，敕景参修其事。寻进号冠军将军。

阿那瑰之还国也，境上迁延，仍陈窘乏。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，阿那瑰执孚过柔玄，奔于漠北。遣尚书令李崇、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，不及。乃令景出塞，经瓷山，临瀚海，宣敕勒众而返。景经涉山水，怅然怀古，乃拟刘琨《扶风歌》十二首。

进号征虏将军。孝昌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。寻除左将军、太府少卿，仍舍人。固辞少卿不拜，改授散骑常侍，将军如故。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萧衍，衍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。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、大行台，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。既而萧综降附，徐州清复，遣景兼尚书，持节驰与行台、都督观机部分。景经洛汭，乃作铭焉。是时，尚书令萧宝夤，都督崔延伯，

都督、北海王顥，都督、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，诏景诣军宣旨劳问。还，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。

杜洛周反于燕州，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，与幽州都督、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。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，山路有通贼之处，权发兵夫，随宜置戍，以为防遏。又以顷来差兵，不尽强壮，今之三长，皆是豪门多丁为之，今求权发为兵。肃宗皆从之。进号平北将军。别敕谭西至军都关，北从卢龙塞，据此二嶮，以杜贼出入之路。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，悉令捍塞。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 闰，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。俄而安州石离、冗城、斛盐三戍兵反，结洛周，有众二万余落，自松岍赴贼。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。仲哲战没，洛周又自外应之，腹背受敌，谭遂大败，诸军夜散。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，代谭征下口，降景为后将军，解州任，仍诏景为幽安玄等四州行台。贼既南出，钞掠蓟城，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，破之，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。都督李琚为贼所攻，蓟城之北军败而死。率属城人御之，贼不敢逼。洛周还据上谷。授景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行台如故。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、马叱斤等率众蓟南，以掠人谷，乃遇连雨，贼众疲劳。景与都督于荣、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国邀其走路。大败之，斩曹纥真。洛周率众南趋范阳，景与延年及荣复破之。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虎眼泉，擒斩及溺死者甚众。后洛周南围范阳，城人翻降，执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。洛周寻为葛荣所吞，景又入荣。荣破，景得还朝。

永安初，诏复本官，兼黄门侍郎，又摄著作，固辞不就。二年，除中军将军、正黄门。先是，参议《正光壬子历》，至是赐爵高阳子。元顥内逼，庄帝北巡，景与侍中、大司马、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，安慰京师。顥入洛，景仍居本位。

庄帝还宫，解黄门。普泰初，除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秘书监。以预诏命之勤，封濮阳县子。后以例追。永熙二年，监议事。

景自少及老，恆居事任。清俭自守，不营产业，至于衣食，取济而已。耽好经史，爱玩文词，若遇新异之书，殷勤求访，或复质买，不问价之贵贱，必以得为期。友人刁整每谓曰：“卿清德自居，不事家业，虽俭约可尚，将何以自济也？吾恐挈太常方餒于柏谷耳。”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，乃率刁双、司马彦邕、李谐、毕祖彦、毕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。天平初，迁鄴，景匹马从驾。是时诏下三日，户四十万狼狽就道，收百官马，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。齐献武王以景清贫，特给车牛四乘，妻孥方得达鄴。后除仪同三司，仍本将军。武定六年，以老疾去官。诏曰：“几杖为礼，安车致养，敬齿尊贤，其来尚矣。景艺业该通，文史渊洽，历事三京，年弥五纪，朝章言归，禄俸无余，家徒壁立，宜从哀恤，以旌元老。可特给右光禄事力，终其身。”八年薨。

景善与人交，终始若一，其游处者，皆服其深远之度，未曾见其矜吝之心。好饮酒，澹于荣利，自得怀抱，不事权门。性和厚恭慎。每读书，见韦弦之事，深薄之危，乃图古昔可以鉴戒，指事为象，赞而述之，曰：

《周雅》云：“谓天盖高，不敢不跼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跼。”有朝隐大夫监戒斯文，乃惕焉而惧曰：“夫道丧则世倾，利重则身轻。是故乘和体逊，式铭方册，防微慎独，载象丹青。信哉辞人之赋，文晦而理明。仰瞻高天，听卑视谛；俯测厚地，岳峻川渟。谁其戴之，不私不畏；谁其践之，不陷不坠。故善恶是征，物罔同异。论亢匪久，人咸敬忌。嗟乎！唯地厚矣，尚亦兢兢。浩浩名位，孰识其亲？搏之弗得，聆之无闻。故有

戒于显而急乎微。好爵是冒，声奢是基。身陷于禄利，言溺于是非。或求欲而未厌，或知足而不辞。是故位高而势愈迫，正立而邪愈欺。安有位极而危不萃，邪荣而正不凋？故悔多于地厚，祸甚于天高。夫悔未结，谁肯曲躬？夫祸未加，谁肯累足？固机发而后思图，车覆而后改蹻。改之无及，故狡兔失穴；思之在后，故逆鳞易触。

君子则不然。体舒则怀卷，视溺则思济。原夫人之度，邈于无阶之天；势位之危，深于不测之地。饵厚而躬不竞，爵降而心不系。守善于已成，惧愆于未败。虽盈而戒冲，通而虑滞。以知命为遐龄，以乐天为大惠；以戢智而从时，以怀愚而游世。曲躬焉，累足焉。苟行之昼已决矣，犹夜则思其计。诵之口亦明矣，故心必赏其契。故能不同不诱，而弭谤于群小；无毁无誉，而贻信于上帝。托身与金石俱坚，立名与天壤相敝。器竞无侵，优游独逝。夫如是，故绮阁金门，可安其宅；锦衣玉食，可颐其形。柳下三黜，不愠其色；子文三陟，不喜其情。

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，欲乘高以据荣；见直道可以修己，欲专道以邀声。夫去声，然后声可立，岂矜道之所宣？虑危然后安可固，岂假道之所全？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，故去声而怀道；鉴专道不可以守势，故去势以崇道。何者？履道虽高，不得无亢；求声虽道，不得无悔。然则声奢繁则实俭凋，功业进则身迹退。如此，则精灵遂越，骄侈自亲。情与道绝，事与势邻。方欲役思以持势，乘势以求津。故利欲诱其情，祸难婴其身。利欲交，则幽明以之变；祸难构，则智术无所陈。若然者，虽縻爵帝扃，焉得而宁之？虽结佩皇庭，焉得而荣之？故身道未究，而崇邪之径已形；成功未立，而修正之术已生。福禄交蹇于人事，屯难顿萃于时情。忠介剖心于白日，耿节沉骨于幽灵。因斯愚智之所机，倚伏之所系，全亡之所依，其在

逊顺而已哉。呜呼鉴之！呜呼鉴之！

景所著述数百篇，见行于世，删正晋司空张华《博物志》及撰《儒林》、《列女传》各数十篇云。

长子昶，少学识，有文才。早卒。

昶弟彪之。永安中，司空行参军。

史臣曰：琰之好学博闻，郁为邦彦。祖莹干能艺用，实曰时良。常景以文义见宗，著美当代。览其遗稿，可称尚哉。